武俠世界

智擒過江龍（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名捕手「海角天涯」蕭原，替其女友到梧州尋找一個親人，那知道却被人誣爲姦殺女人的兇徒，令他蒙受奇耻大辱，爲了洗脫罪嫌，查出誣告者，他出生入死，冒險犯難，窮追猛打，終於……！



第29年

17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所著⌊智擒過江龍⌉，故事中主角蕭原是一名追捕手，他一生所緝捕的兇手擢髮難數，可是這回他却遇到一件令他難堪的事，他被誣告爲姦殺女人的兇手，爲此他不惜出生入死，追查眞兇，爲自己洗脫罪嫌，在他努力下，眞相終於大白……本故事情節曲折離奇，陰謀陷阱，觸目皆是，請讀友切勿錯過。

☆　☆　☆

馮嘉的著作向以緊張刺激，奇情香艷稱著，今期刊登的⌊天繭⌉內容更是精彩絕倫，迂迴變幻，黑白二神竟能吸收神力……且看奇俠司馬洛是如何去應付此二神吧！

☆　☆　☆

下期西門丁先生將替本刊撰著殺手傳奇故事之⌊無情殺手有情人⌉，故事主角岑三郎自幼被一個殺手頭子所撫養，長大後就當殺手，替師父賣命，岑三郎無意中捲入一宗武林糾紛中，險死還生，使他幡然大悟，決心擺脫殺手頭子的控制，洗手不幹，幾經艱辛，才能達到願望。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智擒過江龍（民初⌊追捕⌉故事集）
名震遐邇的追捕手蕭原緝捕過兇徒無數，這回却被仇家誣告，令他蒙受不白之冤，結果……雲劍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鬧江州（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二）◀一▶　高石　4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將軍（七大寇故事）◀三▶
將軍禮賢敬客　俠盜樂意效勞……溫瑞安　49

新月刀（俠情中篇故事）
紫沙門助紂爲虐　溫如風沉着應戰……東方玉　57

快樂的毒藥（江湖外史秘辛錄）
垂淚持刀殺友　販毒殺手傷亡……傅紅雪　65

賭命浪子（俠情風趣小說）
神秘蒙面人　追殺小叮噹……歐陽雲飛　71

天繭（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異寶已掘出　土人遭滅口……馮嘉　79

簫劍情仇（俠情倫理中篇故事）
統一盟下毒手　杜家莊遭毀滅……西門丁　87

借屍還魂（怪異奇情中篇故事）
變成陰陽人　能行屍走魂……黃鷹　97

仇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大結局▶
犧牲心愛百鳥　對付黑道高手……東方白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魔血指環（新派武俠長篇）
死亡邊緣施援手　以怨報德非君子……逍遙客　113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猶記往日情　捨身救檀郎……徐諾　120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一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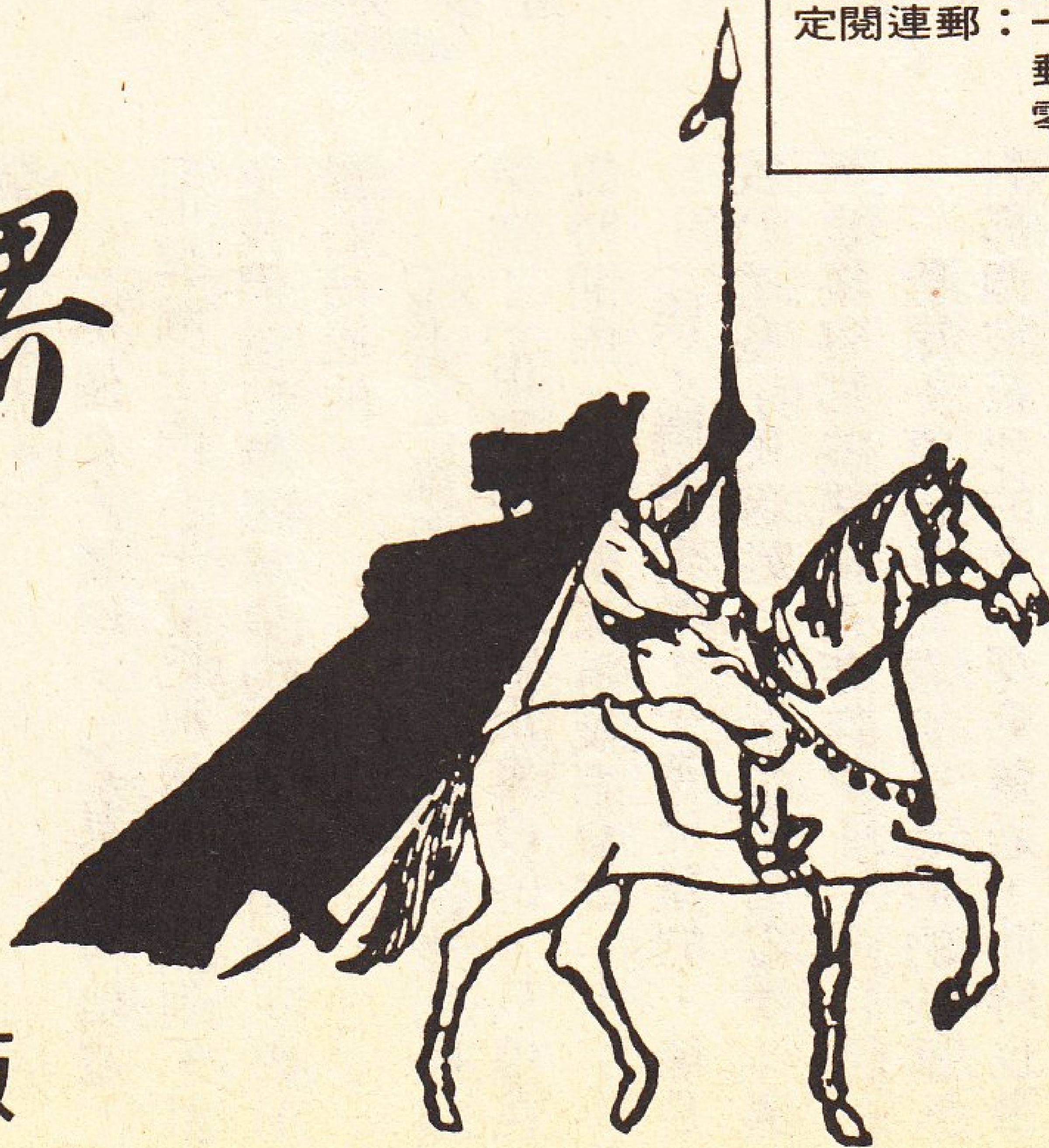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7期
（總號146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受托代尋人　莫名遭逮捕

六月天時。

靠東那面的窗口一大早便射入一大片陽光，令到蕭原再也睡不下去。於是起身下床，在床頭墻上掛着的那件外衣袋中拿出袋錶，打開來看了一眼，才不過是早上六時十分。這個時間，若是沒有什麼事好做，那最好去飲早茶了。

一刻鐘左右，蕭原便已穿着整齊，出外飲茶去了。

來到蓮香茶樓，找了個座位坐下來，要了一盅龍井，自斟自飲。

喝了幾口茶，便滿有興趣地慢慢溜視着店堂內的茶客，聽着附近那些茶客的談說。

那時候的人都習慣早起，也喜歡喝早茶，因此，店堂裏滿是茶客，幾乎座無虛席。

蕭原也是搭坐別人的枱子的。

這種地方最雜，各式人等皆有。而談說的話題自然五花八門，因而，可以聽到各種消息──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最瑣碎的家常話。

龍江



這種地方，可以說是打聽消息的最佳去處。

就拿與蕭原同枱飲茶的那兩個茶客來說吧，這時候，就在談說着一件發生在昨天晚上的命案，蕭原正滿有興趣地聽着。那兩個茶客是彼此相熟的。

「老吳，我猜，昨晚那個女人有可能是被那個神出鬼沒的採花賊殺死的。」坐在蕭原右手那邊的那個茶客說──聲音不高不低。

被稱為老吳──坐在蕭原對面的那個茶客瞟了蕭原一眼，沒有意識的說道：「老何，那個女人死時衣衫整齊，看不出有被姦污過的痕跡，我看不會吧。」

「老吳，那個女人雖然沒有被姦污過的跡像，但是據說她致死的原因，與早些日子先後被姦的那兩個女子的致死手法，如出一轍。」被稱為老何的那個茶客滿有根據地說。

「那個女人莫非也是被人扭斷頭骨致死的麼？」老吳瞧着老何。拿起杯子，呷了一口茶。

「正是！」老何肯定地點了頭。「我是聽隊上那個做雜工的毛初說的。」

一頓，又說道。「聽毛初說，他是聽隊上那個負責偵辦那兩件姦殺案的孫隊目說的。」

「這麼說，那就八九不離十了。」老吳道。「一連發生了幾件命案，想想也令人心寒，家裏有女人的，只怕都提心吊胆的，不敢讓家中的女人晚上外出了。」

「誰說不是！」老何担憂地道：「我已吩咐老婆及兩個女兒一入黑後便不要再外出，待在家中，以免出……」

「嗯，等會回我家也要對我女人及女兒叮囑一番，不准她們晚上外出。」老吳緊張地道。跟着唉了一聲，語氣不滿地道：「隊上那些吃餉的人不知是幹什麼的，直到昨晚發現那個女人被殺死為止，仍然查不出什麼來，若是在短時間內仍然抓不到那個該殺的兇手，只怕還會有人被害。」

「老吳，這個你就錯怪隊上那些偵辦此案的人了。」老何搖頭道：「據打雜的毛初說，隊上的人一直在四出偵查，那個張隊目更是日夜不綴，據說，昨天晚上他就一夜沒有睡過，整晚都在那女人被殺的附近搜查，並詢問那一帶的人家，希望查到那個兇手的下落。」

「查到什麼沒有？」老吳關切地問。

「毛初沒有說。」老何拿起茶盅往杯子裏倒茶。「不過，毛初說，那個女人似乎是外地來的，附近那一帶人家都說，不認識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眞慘。」老吳感嘆地道：「但願隊上的人早日把那個兇手抓到，以免我們這些無權無勇的百姓小市民，終日提心吊胆的。」

「老吳，誰不是那樣想啊！」老何吁口氣道：「但那個兇手神出鬼沒的，只怕在短時間內，很難偵破這幾宗命案。」

「唉，時勢不好，受苦受難的，總是我們這些小民百姓。」老吳嘆口氣道：「連天也縱容那些惡徒為非作歹！」

蕭原一直側耳聽着老吳老何的談話，對那個被殺死的女人深感難過，同時也激發了他的俠義之心，他幾乎想開口詢問那接二連三發生的命案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他想插手管一管，替天行道。

但他隨即又想到，自己貿然開口詢問，只怕會引起那兩個茶客的驚疑誤會，不會相告，反而會馬上離去；就算那兩人不嫌他冒昧唐突，他又能管得了多少？世間上每日不知發生多少悲慘的事情，更不知有多少惡人歹徒在幹着喪天良，昧天理的壞事，他一個人又能制止得了多少，何況，他來到這裏，是要找一個人，至今來到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智擒過



了梧州已有十日左右，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他又那有時間去管這件「閒事」？

因之，他還是按捺住，沒有開口向那兩個茶客詢問，不過，他不免耿耿於懷。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一切的罪惡，都深惡痛絕，恨不得能夠將那些爲非作歹的惡人奸徒，繩之於法。因此，他才會幹上追捕手這一種既兇險刺激，又能夠大快人心的「職業」。

就在他思想之間，老吳與老何已變換了話題，談說起一件快將來到的一件婚嫁喜事上面。

蕭原聽了幾句，聽起來那件喜事是老吳與老何都認識的一位老鄰居的兒子會在兩日後結婚，而且，兩人都接到喜帖，怪不得兩人談說得興緻勃勃的。

由此，蕭原不自禁地想起了他那位居住在石鼓鄉的意中人張鳳琴。

他忽然也生出一份成家立室的强烈衝動來。

雖然張鳳琴沒有應承嫁給他，但他從最近這一次與她的相聚，看出張鳳琴對他一片深情，只要他開口向她提親，她一定會含羞答應的。

那一次的相聚，他只是在張鳳琴家中住了半個多月，之後，他又回鄉走了一趟，看望生病的姑母，直到清明過後，這才轉回南寧，辦理了一點私事，這才趕來梧州，找尋一個人。

他這一次趕來梧州找人，是受張鳳琴的一位遠房叔伯所托，找尋他的一位兒子的。

據張鳳琴那位遠房叔伯說，他的兒子

張楚材是在兩年前，跟了一位堂叔伯到南寧去學做生意，不到一年，便又跟了一位從梧州來的行商到梧州，帮那位行商打理生意，起初，還有信回來的，並且滙過幾次錢返鄉，就在去年春節前，還寄過一封信，告知家中父母，會返鄉過春節，那知道却沒有返鄉，做父母的不免焦慮掛心，却以爲兒子可能因事不能返鄉，也就不往壞的方面去想，直到過了正月十五，仍接不到兒子的音訊，這才大爲焦急，本想趕往梧州探望一下，看看兒子爲何既不返鄉，又不寄信回家，以解家中各人的懸念，但張鳳琴那位遠房叔伯活了大半輩子，却從來未出過遠門，甚至連縣城也未去過，而從石鼓鄉到梧州，少說點也有三百多里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走法，因此躊躇不決，後來聽說蕭原是個走南闖北的追捕手，曾到過梧州幾次，於是便托蕭原有空的話，到梧州找他的兒子，看一下其子到底因爲什麼不返鄉渡節，更連信也不寄回家，並囑托蕭原，要是見到其子，着其馬上寫信返家，以解家中各人的懸念。

蕭原看在張鳳琴的面上，一口便答應了。

本來，他是想趕回南寧後，要是沒有什麼事辦，便趕往梧州的，那知道第三日便接到姑母帶一位鄉親帶來的書信，說她病了，很想他回鄉一趟。在這個世上，姑母是他唯一至親的人，他接信之後，憂慮姑母不知生了什麼病，重不重，横竪暫時沒有什麼事幹，於是便趕返鄉中。

待到他自鄉中返回南寧。已經是個多月之後了。

在南寧又躭了十多日，辦妥了一些私事後，他才趕到梧州，這時候已經是春殘夏至時分了。

他按照張鳳琴那位遠房叔伯給他的地址，找到那家的山貨棧，那知道舖門全關上。

他拍門，沒有人應門，他在納悶之下，便到隔鄰那間藥材舖詢問，得到的答覆是：山貨棧在新春過後，便結束生意，關門大吉了。

蕭原忙問爲什麼會結束生意，那位藥材舖伙計回答說：因爲山貨棧那位關老闆在正月尾病死了，他的妻子因爲對於做生意一道，一竅不通，因此，便將棧內的貨物賣光，結束了生意。

蕭原問那伙計認不認識在山貨樓做工的張楚材，那伙計迭聲說認識，並說與他甚爲投契，跟着又大讚張楚材爲人忠厚，任勞任怨，爲了老闆生病，他寧願不回鄉過年，留在貨棧內替老闆看舖……

蕭原聽那伙計那麼說，知道張楚材不返鄉過年原來是因老闆生病，而不是在返鄉途中出了事，頓時放下心來，但爲了弄清楚張楚材在山貨棧結束之後，是否回了鄉，也好有個交待，因此，他向那個伙計詢問了那已病故的關老闆的住址後，便立刻趕往關家。

從那個關老闆的遺孀口中，蕭原知道張楚材在關老闆死後，並沒有返鄉，留在梧州，他是否找到工做，她就不知道了。

跟着她又說，張楚材在找工做的期間，住在一家柳山會館內。

蕭原便到柳山會館去打聽張楚材的下落，得到的結果是：張楚材已在個多月前，離開了，據說是找到一份工做了，至於他在那裏做工，會館的人都說不知道。

蕭原不得要領，只好自已去找，在梧州各處找尋及打聽，並且托了兩個相熟的朋友找尋打聽，但直到現在，却仍未有張楚材的消息。

本來，蕭原是可以就此寫信給張鳳琴的，但他做事一向負責，從不虎頭蛇尾，他一定要找尋到張楚材的下落，或是打聽到他的確實下落才罷休，這樣，才好交待。

也因此，他便留下來。

＊　＊　＊

「蕭老兄，你果然在這裏飲茶。」忽然間耳邊响起一把聲音，將蕭原從思想中驚轉過來，忙扭頭一看，只見一個年約三十許的漢子，正自左側數張枱子外走過來。

他頓時高興地站起身來，抬手朝那人招呼道：「許老兄，是你，快過來坐下喝茶。」

那個漢子快步走到蕭原面前，笑說道：「你今日起得好早啊！我剛才到客棧去找你，那知道你却不在，便到這裏來找你，果然找到你。」

「先坐下來喝杯茶再說。」蕭原拍拍那漢子的肩頭，讓開一點，讓那漢子走到右手邊那張空着的櫈子坐下來。

一個伙計馬上過來招呼，問明了那漢子要喝什麼茶後，便馬上去泡了一盅茶，送上來。

待那漢子喝了口茶，蕭原才說道：「許老兄，可是有消息？」

原來，這姓許的漢子原來就是蕭原拜托打聽找尋張楚材下落的兩位朋友之一，名叫許大勤。

許大勤點了點頭道：「要不是打聽到你那位朋友的消息，我怎會大清早便來找你……」

「快說，他在那裏？」蕭原高興地問。

知道張楚材的下落，找到他後，這趟「差事」總算辦妥了，他就可以向張鳳琴回覆了。

「你那位朋友聽說在碼頭那條大街上的一家山貨棧內做事……」

「那家山貨棧寶號叫什麼？我們馬上去找他。」蕭原急不及待地道。

「蕭老兄，別心急，且聽我把話說完好嗎？」許大勤笑看着一臉急切之色的蕭原。

蕭原點點頭。

「你那位朋友本來在那間叫廣泰棧的山貨棧內做事。」許大勤道：「不過，那是四個多月前的事了。」

「許老兄，你是說，他現今已不在那間廣泰棧做事了麼？」蕭原一團高興頓時消散了大半。

「廣泰棧那位老闆是這樣說的。」

「那你有沒有問那位老闆，他辭工不幹後，是返鄉還是找到別的事做？」蕭原心急地打斷了許大勤的說話。

「那當然有啊！」

「那位老闆怎麼說？」

「那位老闆說，你那位朋友覺得替人打工，終是寄人籬下，沒有什麼作爲，因此，他辭了工後，與一個朋友合伙做生

意。」許大勤說完，拿起杯子呷了口茶。

「知道他做的是什麼生意，開的店鋪在那裏麼？」

「據那位老闆說，你那位朋友與人合伙，做的也是山貨生意。」許大勤道：「不過，那位老闆也不知道你那位朋友的店鋪開在那裏。」

「這……」蕭原本來想說「這豈不是又要花一番工夫去找尋麼」，但話到口邊，覺得這麼說有點不妥，硬是將話咽回肚子裏，改口說道：「許老兄，多謝你替我打聽到我那個朋友的消息，煩勞你了。」

跟着又道：「來，吃些點心。」恰好有一個伙計捧着一大籠鼓汁排骨走過，便拿了兩碟，招呼許大勤快吃。

吃着，許大勤熱心地道：「蕭老兄，雖然打聽到你那位朋友的消息，但他的下落，還是未找到，待我再替你去打聽找尋吧。」

吐出一塊骨，蕭原客氣地道：「許老兄，怎好意思再痲煩你。」

許大勤一聽，馬上停止咀嚼，說道：「蕭老兄，別說客氣話，我們是朋友，是不是？再說，我這個地頭蟲總比你這個外來客熟悉這裏的地方，找人自然比你省氣省力。」

蕭原聽他那麼說，也就不再客氣。「許老兄，那就多多勞煩你了。」

「小事一件，何足掛齒。」許大勤充滿信心地道：「我担保不出三五日，便可以替你找尋到貴友的下落。」

「嗯。」蕭原感激地拍拍許大勤的肩頭。「暫時別說它了，來瓶白干怎樣？」

不等許大勤說話，他已招手叫來一個伙計，吩咐他拿一瓶半斤庄的玉冰燒來。

蕭原與許大勤喝完那半斤玉冰燒，已經是上午八時二十九分了，由他付了賬，走出茶樓。

「許老兄，你要到那裏去？」蕭原隨口問一聲。

「我想馬上去替你打聽一下貴友的下落。」許大勤說道：「他既然合伙與人做山貨生意，只要向同行生意的人打聽一下，總會有人認識貴友的。」

「好主意。」蕭原讚道：「橫豎我也無所事事，我跟你一道去吧。」

「好啊。」許大勤道：「我們先去東成街走一趟，那條街都是些山貨店鋪，說不定，那裏有人認識貴友，並且知道他的下落。」

「那就走吧。」蕭原道。

許大勤點點頭，與蕭原往東成街的方向走去。

＊　＊　＊

東成街雖然像許大勤說的那樣，整條街都是山貨鋪，街上滿是載貨的大板車與馬車，正在上貨落貨，好不熱鬧。

蕭原雖然曾來過梧州幾次，但却從來沒有來過東成街，要不是許大勤帶他來，他根本不知道有這一條滿是山貨店鋪的街道。

他們由街頭第一家店鋪問起，一直問到最尾的一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不認識張楚材這個人。

蕭原望一眼沒有氣餒的許大勤，心中大是敬佩，「許老兄，這裏的人都不認識他。」

「別灰心，也別忘了，對面那一列店鋪我們還未詢問啊！」許大勤滿有信心地說，同時伸手指一下對面那一列店鋪。「貴友既然是做山貨生意，而這裏又是最大的山貨集散地，應該有人認識他的，除非他根本不到這裏來買賣貨物，但這是不可能的，凡是做山貨生意的，都要來這裏走動，因此，只要他眞的是做山貨生意，那麼，這裏總會有人認識他的。」

一頓，忽然皺皺眉頭，說道：「只怕他忽然改變了主意，不做山貨生意，改做別的，那麼這裏就無法查問到他的消息了。」

「嗯，這不無可能。」蕭原沉吟着道。

「不過，無論如何，既然來了，那就問個徹底吧。」許大勤說着一扯蕭原，往對面那列店鋪走去。「走，問問對面那列店鋪的人吧。」

於是兩人又從對面第一家店鋪問起，逐家查問，查問到第五家時，終於查到張楚材的消息。

據那位年約四十許的伙記，張楚材每一次從外地將收購的山貨販運回梧州，都是將貨物交售給他們的，與他合伙的那個人姓王，與張楚材的年紀差不多。

那個伙計還帶着羡慕的口氣說，幹販運山貨這一樣生意雖然辛苦一點，並有可能遇到危險，但利錢不錯，估計張楚材與姓王的合伙才不過販運了兩三趟貨物，便賺了百多塊大洋。

跟着又感嘆地道，要不是年紀大了，他也會幹販運山貨這樣賺錢的生意，好好地賺它一筆，晚年便不用愁了。

打聽到張楚材的確實去向，蕭原不但放下心來，也很高興，這件事情總算有了交待，他可以據此覆信給張鳳琴了。

不過，他仍然想見到張楚材，因此，他問道：「叔台，知道他住在那裏麼？」

「這我可不知道了。」那伙計道：「他上次將那批貨賣給我們，大約是在二十日之前，曾聽他說，準備過十天左右便又去外地收購山貨，相信他這時候不在梧州。每一次出外購貨，起碼要一個月過外，有時候甚至兩三個月，你就算知道他住在那裏，相信也找不到他。」

跟着又熱心地道：「這麼吧，你將姓名住址留下來，待他這一次販運山貨回來交售給我們時，我轉告他，叫他去找你，好麼？」

蕭原馬上搖搖頭道：「叔台，我不是信不過你，只因過兩天我便要回南寧，告訴你轉告他，他也找不到我。不過，我想煩勞你轉告他一句話，他在鄉下的親人都很掛念他，他若是還沒有捎過信回鄉，那就趕緊寫信返鄉，以免鄉中的家人心內不安。」

那伙計滿口答應，蕭原為免阻碍人家做生意，便與許大勤告辭離去。

在離去前，他一再多謝那位熱心的伙計。

＊　＊　＊

打聽到張楚材的確實消息，蕭原彷似卸下了千斤重担，渾身輕鬆，心情也輕快起來，眼看已到吃午飯的時候，便拉了許

大勸到趣香居去吃飯，就算是多謝他的一番幫忙。

許大勸的心情也很輕鬆，終算幫蕭原打聽到張楚材的消息，也算不負其所托了，因此，欣然與蕭原一道去吃午飯。

才坐下來，蕭原便吩咐店伙計來一瓶天津五加皮酒，再要了四五個菜，待酒菜送上，便與許大勸相對暢飲起來。

這一頓午飯兩人足足吃了兩個鐘頭，才由蕭原結賬離去。

走出外面，許大勸便別過蕭原，逕自趕回他父親開設的那家洋貨舖，照顧店舖內的生意。

蕭原由於喝多了兩杯，微有酒意，加上又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便決定返回旅店，睡個午覺，然後，到南門外頭的馬車站去看一下，明天可有馬車往南寧，好乘車回去。

他已決意明天便離開梧州，趕回南寧。打了個飽呃，他便慢慢地走回旅店。

才走入旅館，那個坐櫃的伙計一眼看到他，臉上閃過一絲異色，馬上站起來，大聲與他招呼。「蕭老哥，你回來了，吃了午飯麼？」

蕭原不以爲意地朝那伙計點點頭。「吃了。」

「你喝了酒麼？快回房間躺一會吧。」那伙計仍然大聲說話，似乎生怕蕭原聽不到。

蕭原「嗯」了一聲，便往裏面走去。

那個伙計看着往裏面走的蕭原，臉上又閃現出一絲異色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旅館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客人，往日，不會這麼靜的。蕭原雖然感到有點奇怪，但却沒有放在心上開了房門，便往房內走進去。

他才走入房中，驀地左邊墻邊急風撲襲，雖然微有酒意，但反應仍然很快，吃驚之下，身子往右邊一歪，順勢斜撲出去。

「噗」地一聲，人影閃現，他的左肩背上還是挨了一下，痛得他哼了一聲。

跟着，一條從右邊墻撲出來的人影有如餓虎撲羊一樣，撲壓在他的身上。

蕭原的身子才跌落在地上，便奮力一個翻側，硬是將壓在身上的那個人從身上掀翻落去，並且順勢一肘撞在那人的胸肋上，撞得那人痛叫出聲。

身子一挺，他正欲從地上挺躍起來，又有兩條人影向他猛撲過去。

蕭原才挺躍起的身子猝然跌落回地上，雙腳飛起，急踢向那兩條人影。

那兩條人影顯然料不到蕭原的反應這麼快，身手如此敏捷，要想收住勢子，已經來不及，只聽「蓬蓬」兩聲被踢得歪跌出去。

但蕭原的左腰上，也挨了一腳。

那一腳，是第一個向蕭原撲襲的人乘機踢出的。

而那人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把手鎗，要是他向蕭原射去，就是有十個蕭原，也死光了。

但他却沒有向蕭原發射。

蕭原挨了那一脚，痛得他叫出聲來，但却乘勢滾開去。

那恰好避過了被他掀翻落地的那個人一記猛砸！

「拍」地一聲，那人一下砸在地上，居然將地上的方磚砸得磚屑飛濺，看清楚，原來那人的手上也握着一支手鎗！

奇怪的是，他們爲何不使用手上的鎗？

而蕭原也在這幾下糾纏中，瞥到那兩個人的手上有鎗，心中驚駭不已，同時，他亦弄清楚，房內一共埋伏了四個人。

以一敵四，就算他身手再好，也不可能應付得了，更何況其中兩個人的手上有鎗，只要那個人朝他開鎗，他便死定了。

本來，他的身上是帶着鎗的，但由於這一次只是來找人，不是要捕捉什麼悍匪巨盜，因此，他便將那支匣子鎗放在床上枕下，沒有隨身帶着，不過，他的腿上仍然暗藏了一支只有巴掌大小的勃朗寧手鎗，但在急切之間，他跟本沒有機會將之取出來。

就算將之取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沒有把握可以應付得了房內的四個人和兩支鎗！

這四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這個念頭才從他的心中閃過，被他踢翻開去的那兩個人又雙雙向他猛撲過去。

同時間，「砰」地响了一下鎗聲。

蕭原被那一下突响的鎗聲震得心頭一震，人也爲之窒了一下，就這麼一下，那兩個人已幾乎是同時撲向在他的身上。

蕭原這才回過神來，急忙奮力掙扎，企圖將那兩個壓在他身上的人撲跌。

但那兩個人却死死地壓着他，並將他的手腳緊緊按住，令到蕭原幾乎無法掙扎。

「你媽的別再動，不然，我一鎗將你的腦袋轟爆！」隨着一聲狠喝，一支冷硬的鎗咀抵在他的太陽穴上！

蕭原立時全身一陣冰冷，人也僵住了。

「嘿嘿，要不是要將你生擒活捉，取口供，好將你公開正法，以安民心，你他媽的，我早已一鎗將你斃了！」用鎗將他抵着的那個人正是第一個向他撲襲的人。

「馬仔，阿金，將他鎖起來！」

壓在蕭原身上那兩個人立刻將蕭原的雙手反扭到背後，用手銬將他的雙手鎖起來。

「你們是什麼人？」蕭原忍着痛問，他已從那人的說話中，猜到對方四人的身份，因此，心定了不少，但弄不清楚，對方爲何要捉他。

「我們是偵緝隊的人！」用鎗抵着蕭原的那個人似乎是四個人當中領頭的。「你這個傢伙姦殺女人，作惡多端，今次你法網難逃了！」

蕭原聽那人說是偵緝隊的人，與自已所猜想的一樣，頓時完全放下心來，急忙道：「這位長官，我到底犯了什事？你們不是認錯人吧？」

「哼哼，認錯人？」領頭的那人哈哈一聲。「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們是接到舉報，才來捉你的，又怎會認錯人！」

「那我到底犯了什麼事？」蕭原昂起頭問。

「哈，還在裝傻扮懵！」領頭那人生氣

地道：「你這個禽獸！一連姦殺了三個女人，害得那一帶的人家莫不人心惶惶，你倒會躲啊！幸好昨晚你殺了那個女人，被人在暗中發現了，跟蹤你，看到你走回旅店，於是便在今早來到隊部舉報！」

不等蕭原說話，他又沉聲道：「你抵賴不了的，我們在房中床上枕頭下，搜出一支匣子鎗，你若是好人，怎會有鎗！」

「長官，請問是誰舉報我的？」蕭原這時已完全鎮定下來，因爲他已從那人的說話中，聽出是有人誣告陷害他的，而他在偵緝隊上，有幾個熟人，他相信那幾個朋友會証實他的身份，並替他開脫的。

「你想報復麼？」那人冷笑一聲：「今生今世你也別指望了，你想知道，那等你到了地府，去問閻羅王吧。」

「長官，你怎麼稱呼？」蕭原將頭貼在地上，喘口氣問。

趴在地上，將頭昂起來，時間長了，很辛苦的。

「我姓張！」那人頭一昂。「我才不怕你會向我報復！嘿！我是不信鬼神的，你別想死後化作厲鬼向我索命！」

蕭原聽他姓張，心頭一動，驀然想起今早飲茶時聽那兩個同檯的茶客說及負責偵辦昨晚那件命案的，是偵緝隊一位姓張的隊目，莫非這人就是那個張隊目？

「請問，你就是張隊目麼？」蕭原脫口問。

「是又怎樣？」那人瞪着眼。「瞧清楚吧，我才不怕你！」

蕭原暗笑一聲。他看出這位張隊目口裏說得好聽，實則是個敬畏鬼神的人，不過，他沒有心情道破他。「張隊目，莫隊副好麼？我想請你帶我去見見他。」

「莫隊副？」張隊目聽蕭原說出他的上司，偵緝隊的副隊長莫鎮中，不禁愕了一下，但隨即便冷笑一聲：「你他媽的，你以爲抬出莫隊副的大名，我便不敢抓你回去麼？眞是發你的白日夢！你唬不了我的！」說着，踢了蕭原一脚！

蕭原被踢得在地上打了個滾，悶哼一聲，禁不住心頭火發，但他馬上便按捺下去若是生氣發火，那只會吃更多的苦頭，那犯不着。而他更知道，無論他怎麼說，也決不能令到對方相信他是淸白的，因爲，從眼前的情形看來，對方已深信他就是那個姦殺了三個女人的兇手。因此，他本來想說出自已的姓名身份的，也改變了主意，不說了。

「那請你將我帶回隊上吧。」蕭原忍着痛說：「我想見一見莫隊副。」

在這裏既然說什麼也沒有用，那只有盡快見到莫隊副，那才能爲自已開脫，因此，蕭原只想盡快被帶回偵緝隊。

「你他媽的，我這就帶你回隊去！」張隊目又踢了蕭原一脚。「就算你認識莫隊副，也救不了你！」

跟着，他帶那兩個手下喝道：「將他拉起來，押回隊上！」

那叫馬仔及阿金的隊員應一聲，上前左右執住蕭原的手臂，硬生生將他拉起來。

由於雙手被反扭在背後鎖銬着，被那兩人這一拉，痛得蕭原連臉也白了，肩膊處像被扯脫般劇痛。

但他却咬牙忍痛着。

「押他回去！」張隊目神氣地呼喝一聲，當先走出房外。

馬仔與阿金左右執住蕭原的手臂，將他推出去。

那一個一直持鎗站得較遠，一點的隊員則押後。

＊　＊　＊

從旅店走向隊部的那一段路，可說是蕭原這一輩子最難堪難走的一段路，沿途觀看的人越來越多，都對他指指點點的鄙視唾罵，到後來，他們一行人幾乎是從人堆中擠出去的，不少人乘機向他身上脚踢拳打。

張隊目與三名偵緝隊員挺胸昂首，一副自得的樣子，根本不理會那些圍觀的人向蕭原「動手脚」。

蕭原唯有啞忍。

而令到那麼多人「夾道」觀看，並對蕭原唾罵，復拳打脚踢，原來是有人向外傳播出去，說蕭原就是殺死昨晚那個女人，並且是先一段日子接連姦殺了兩個女子的淫兇，因而才會引起哄動，令到那些觀看的人對他如此痛恨。

蕭原曾經屢歷兇險，面對死亡，也沒有這一次的遭遇令到他刻骨難忘！

有時候，對一個人來說，奇恥大辱比死亡還要難受及忘不了！

蕭原這時候的心情正是這樣。

這是他一生之中，唯一遭受到的奇恥大辱。

因此，他在心中暗自發誓，決不放過那個誣告陷害他的人！

好不容易走到隊部，蕭原這才鬆了口氣。

「嘿嘿，你也看到那些人對你是如何痛恨，羣情多麼激憤了吧！」一脚才走入隊部，張隊目便扭頭冷笑着對蕭原說：「就算你認識省府的大官，也救不了你的！」

「他是死有餘辜！」阿金惡狠狠地在蕭原的腰上擂了一拳。

蕭原脚步一蹬，差點跌倒在地上。但他咬牙啞忍，沒有哼一聲。

「你媽的！看你在行刑那一天，還這麼硬骨頭麼？」馬仔也狠狠地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蕭原仍然強忍着。

「先別碰他，慢慢的，才好好地讓他享受享受！」張隊目朝馬仔阿金搖搖手。

「我要看一下，他的骨頭有多硬？」

阿金和馬仔才不再爲難蕭原，押着他一直往裏走。

來到一間小室前，張隊目往門邊一站，阿金與馬仔同時一推蕭原，將蕭原推得仆跌入去，要不是他反應夠快，身子一個歪側，才不至跌了個狗吃屎，說不定會跌得鼻破唇腫，但那一跌仍然跌得他肩膊骨就像碎斷了一樣。

「看着他，待我去通知梁隊長，向他訊問口供！」張隊目朝著阿金馬仔三名手下吩咐一聲，便走了。

阿金與馬仔還有那一個隊員答應了一聲，守在室門外，看着蕭原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臉上都露出冷酷的笑意。

蕭原好不容易從地上爬起來，喘了幾

口氣，强壓着心中的怒火，橫了阿金三人一眼，怒聲道：「你們這樣對付一個還未確定是犯了罪的人，難道沒有法紀的麼？」

「對待你這個罪該萬死的淫兇，根本不用講什麼法紀！」阿金惡狠狠地道：「要不是等一會梁隊長要來問口供，我不將你好好地整治一番才怪！」

「等一會梁隊長來了，你們會後悔的！」蕭原氣憤地道。

「後悔的應該是你！」那一個一直沒有開聲的隊員叱道：「梁隊長來了又怎樣，他一樣不會放過你這種禽獸不如的淫兇！」

蕭原知道他們三人對他成見很深，說什麼也是白說，因此，他只好忍下那口氣，不再說話。

阿金三人也不再說話，六道目光狠狠地盯着他，要是目光可以殺人的話，蕭原已被三人碎屍萬段了！

外面忽然間响起一陣沓雜的脚步聲，和着一個人的說話聲。「老張，你這一次捉到那個淫兇，我會記你一功。」

「隊長，這都是托你的福，我與手下弟兄才會這麼快捉到那個傢伙！」

「弟兄們沒有什麼損傷吧？」另一人關切的問。

「隊長，沒有。」張隊目的聲音。「那傢伙萬料不到我們這麼快便查到他的下落，懵然不知地走回旅店，被我們出其不意地一下子制服了！」

蕭原在室內聽到莫隊副是他認識的一個朋友也來了，心情頓輕鬆下來。

脚步聲來到室門前，三個人出現在門外，當先走進來的那個人，正是張隊目。

蕭原木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張隊目却狠狠地盯着他。

跟着進來的是梁隊長——蕭原也認識他，不過不太熟識，最後走入來的是莫鎭中。

「隊長，隊副，就是這個傢伙。」張隊目讓開兩步，好讓兩個頂頭上司看清楚蕭原。

梁隊長與莫隊付四道目光齊射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馬上朝兩人苦澀地一笑。「梁隊長，莫隊副，我本來想到隊上拜候兩位的，想不到却被這位張隊目帶了三個弟兄，將我『請』了來！」

那個「請」字，他特別加重了語氣。

梁隊長與莫隊副自然一眼便認出了蕭原，怔了一下，隨即幾乎同時脫口說道：「蕭老兄，是你！」

「我還以爲兩位認不得我了！」蕭原說笑地道。

旁邊的張隊目看到兩位頂頭上司與他心目中的淫兇是認識的，不禁儍了眼，同時也感到有點不妙。

「蕭老兄，他們怎會將你當作那個淫兇的？」莫鎭中詫聲道。

「我也莫名其妙，還是問你們那位張隊目吧。」蕭原冷冷地瞥了張隊目一眼。

「大成，你怎會認爲這位蕭老兄是殺死昨晚那個女人的兇手的？」莫鎭中不滿地望着張隊目。

張隊目正想發話，梁隊長却說道：

「快放開蕭老兄！大成，你怎麼這樣糊塗？你知道他是誰麼？」

張隊目不是一個糊塗人，否則，他也不會在兩三年之間，便升爲隊目，觀言察色，他已猜到自己這一次由於邀功心切，可能捉錯了人，而眼前這個「殺人兇手」，可能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物。

「是，隊長！」他急忙應了一聲，摸出鑰匙，走到蕭原的身後，將手銬打開。

「這位……是誰啊？」他微顯不安地問。

「你睜大眼瞧清楚，這位蕭原兄就是本省大名鼎鼎的追捕手，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梁隊長正色道：「你不會沒有聽聞過蕭老兄的大名吧？」

張隊目聽梁隊長報出蕭原的名字，頓時吃驚得張口瞪眼，好一會，才吶吶地說道：「蕭……老兄的大名……怎會沒有聽過……我怎麼也想不到，會是他。」臉上露出愧疚之色。

「你去找蕭老兄時，難道沒有問他是誰麼？」梁隊長沉下臉來。

「沒有！」張隊目垂下頭。

「你這麼糊塗，怎辦事？」梁隊長教訓地道：「幸好這一次沒有動鎗，要是動了，萬一將蕭老兄打死了，那怎辦？」梁隊長聲色俱厲。

張隊目噤若寒蟬，將頭垂得更低。

「隊長，是我一時糊塗，我錯了……都怪我邀功心切，才會……」

「你能夠知錯，這一次就算了，下不爲例！」梁隊長的口氣緩和下來。「還不向蕭老兄道歉一聲。」

張隊目透了口氣，忙上前抱歉地對蕭原道：「蕭……老兄，這一次抓錯了你，令你吃了點苦頭，很對不起，請你不要記在心上！」

蕭原果然對張隊目很不滿，但知道他一心想早點破案，才會抓錯了他，而他這麼做，都是出於一種責任心，因此，他原諒了他。「張隊目，這一次算了，希望你下一次辦案抓人時，查証確實才抓人，不然，很容易會寃枉好人的！」

「蕭老兄，很多謝你的教訓，我會緊記的。」張隊目連連點頭道。

原來他以前雖然沒有見過蕭原，但却聽聞過他的大名，及流傳的事跡，對蕭原敬仰得很，在他的心目中蕭原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在梁隊長說出蕭原的大名後，便知道這一次冒失地抓錯了人。

他不相信一個嫉惡如仇，曾經將不少悍匪巨盜抓拿歸案的有名追捕手，會是一個姦殺女人的兇徒。

莫鎭中在張大成替蕭原打開手銬後，便已走過去，握住蕭原的手，向他道歉。

說起來，他與蕭原認識也有五六年了，並且相交頗深，對於蕭原的爲人，他甚爲了解，就連梁隊長梁超也不相信蕭原是兇手，他更加不會了。

「大成，你是怎會以爲蕭老兄是兇手的？」莫鎭中看着張隊目問。

梁超也不眨眼地看着他。

至於站在室外的馬仔阿金三人，自知道他們抓回來的人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又看到正副隊長與他都認識，不禁心頭忐忑，面面相覷，不知會受到什麼處罰，及至聽蕭原說「這一

次算了」才鬆了口氣，但也為捉錯了人而感到內疚，尤其是曾對蕭原頗為粗暴。

張大成在梁、莫兩人的注視下，只好硬着頭皮，將事情的因由說出來。

「今天早上，大約九時左右，在外面值勤的王東走入來向我報告，有一個人將一封信交給他，要他轉交給我，說明是有關昨天那件命案的，王東不敢怠慢，吩咐那人站在外面等一下，便進來找到我，將那封信交給我。」

張大成頓了一下，掃了梁、莫、蕭三人一眼，看到三人都定定地看着他，於是趕緊往下說：「我將那封信打開來，看了一遍，信上寫着，他——就是那個送信來的人——昨晚返回家時，碰巧被他窺看到那個兇手殺死了那個女人後，急急竄逃，於是他壓着驚恐，偷偷地跟着那個人，一直跟着來到那家廣安旅店前，看着那兇手走入旅店內，他才折返家中，經過一夜思想，才下決心來舉報那個兇手的下落，接下來詳細地描述了那個兇手的身材樣貌，最後，還特別加以說明，他之所以要用這個方法舉報那個兇手，是怕萬一我們捉不到那個兇手，反而被那個兇手查出是他告發的，會找他報復。我見信上寫得確鑿，加上在這個多兩個月內，先後發生了三宗命案，却仍然查不到那個兇手的一絲半點綫索，驟然接到這個消息，驚喜之下，也不細加思考，便相信了，急急帶了阿金三個趕往廣安旅店。

「不過，我在看完信後，曾叫王東到外面叫那個人進來，想當面問清楚他，但那人已經走了。」

「那人在信上既然沒有指名道姓，那你是怎麼樣斷定是蕭老兄幹的？」莫鎮中問。

「我們趕到廣安旅店，向那個坐櫃的照着信上所描述的說出來，那個掌櫃的想了一下，便說很像是住在八號房那個姓蕭的客人，我一直認定這個人，在驚喜之下，也不問清楚掌櫃，那個姓蕭的房客的名字，便要掌櫃的帶我們去開了八號房的門，搜查之下，在枕下搜到一支匣子鎗，這就更加令我斷定姓蕭的是兇手了，於是候在房中匿伏起來，叫掌櫃的出去鎖上門，並與他約定，要是姓蕭的回來了，馬上高聲與他打招呼，讓我們知道，好作準備，結果……」下面的話，張隊目以一聲苦笑代替了。

蕭原頓時恍悟，那個坐櫃的看到他回來，那麼大聲與他招呼，原來是通知房間內的張大成四人。

「聽你這麼說，倒是情有可原。」梁超道：「但你也粗心大意了一點，記着以後辦案要小心冷靜，那是關乎人命的啊！」

「隊長，我會記住這次教訓的。」張大成忙道。

「你們一定有難為蕭兄了！」梁超盯着張大成道。

張大成垂下頭，沒有吭聲，梁超正想要他向蕭原道歉，他已鼓起勇氣，吶吶地道：「蕭老兄……我與……弟兄方才……開罪之處，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這時候的火氣已消散了，知道他們那樣對待他，都是基於對那個兇手的憎恨，若是見怪，那未免氣量狹小，當下忙說道：「既然是一場誤會，我又怎會見怪。」

「蕭老兄，你來梧州幹麼？怎麼來了也不找我與阿莫敍敍？」梁超接口說道。

他雖然不相信蕭原會是殺人兇手，但空穴來風，自不免令人有所思疑，但又不好直說，所以，他才這樣問。

「梁隊長，我這一次來梧州，是受人所托，來找一個人的，不怕對你說，我在十天前已來到梧州，本來想來找你與莫隊副去喝兩杯的，但一直忙於找那個人，所以無暇找你們，直到今日，才算打聽到要找的那個人的下落去向，總算辦妥了，我便打算明天來找你們，那知道就被張隊目『請』來了。」蕭原看出梁超對他有所思疑，便將他來梧州的目的說出來，好令他釋疑。

而且，他也不怪梁超對他思疑，換轉是他，也會這麼想。

「還有，我這幾日的行踪都有人知道的，許天勤一直陪着我在梧州各處查訪。而昨晚，我與許天勤八時左右，才在碼頭對面那家江記飯店吃晚飯，連吃飯帶喝酒，足足吃了個多鐘頭，回到旅店的時候，那個姓李的伙計坐在櫃後，他還與我打了個招呼，而牆上的那個大掛鐘，恰好敲響，連敲了十下。」蕭原看了梁隊長一眼，舐舐咀唇，說下去。「梁隊長，許天勤你是認識的，你可以派人去查問一下。」

「蕭老兄，別這麼說，要是連你也不信，那世上便沒有什麼人可信的了。」梁超聽了蕭原那番話，頓時釋疑，跟着又打了個哈哈，伸手拍拍蕭原的臂膀。「總之，這一次誤會了你，認眞對不起。」

「老蕭，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還不知道麼？」莫鎮中接上口道：「你若是會幹出傷天害理的事，只怕世間上沒有一個是好人了！」

「梁隊長，莫隊副，難得你們這樣信任我，我很感激。」蕭原正色道：「不過，既然有人舉報我是兇手，在公事上來說，我便有嫌疑，你們一定要查個清楚，我不會怪你們的。」

「蕭老兄，你這麼說，可是對張隊目將你錯抓回來，不肯原諒麼？」梁隊長似笑非笑地道。

「梁隊長，我不是這個意思。」蕭原忙解說道：「我只是不想有人誤會由於我與你們認識，因而徇私。」

「老蕭，這一點你無須顧慮。」莫鎮中道：「你所說的都有根有據，還有人証，足以証明你不是昨晚殺死那個女人的兇手。那個女人被人發現時，是在晚上八時左右，那你怎樣分身去殺那個女人？」

頓一下，又說道：「再說，人命關天，別說你只是我的朋友，就算是親人，要是眞的有嫌疑，我們也不敢，更不會徇私，一樣公事公辦。」

梁超也道：「蕭老兄，老莫說的，正是我的意思，你既然那麼說，那我也不怕對你明說，在未找到眞兇之前，你仍然有嫌疑，因此，你要協助我們偵查！」

蕭原坦然說道：「這一點，我是明白的，為了洗脫嫌疑，我會留在梧州，直到你們抓到眞兇！」

「如此最好了！」梁超狡猾地笑笑。

「蕭老兄，你也想我們盡快捉到兇手，洗脫嫌疑，好快些離開梧州吧？」

「那是當然了。」蕭原道：「不怕對你們說，我正準備後天返回南寧，想不到却禍從天降，無端惹上殺人嫌疑，眞是始料不及。」

「蕭老兄，爲公爲私，我相信你不會袖手旁觀吧？」梁超笑意更盛，狡猾地看着蕭原。

蕭原不是個傻子，聽他那麼說，頓時明白了他的意思，當下也極快回應道：「梁隊長，你不用拿話來引我入套了，就是你不說，爲了洗脫我的罪嫌，我也不會呆在梧州發悶，袖手不理的！」

「哈！有你蕭老兄這一句話，那我就有信心盡快偵破這件案子了。梁超忍不住心中的歡喜，笑出聲來。「老蕭，那個誣告你的人雖然可惡，但對我們來說，却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將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捲入了這件命案中，令到你不得不插手偵查，我們得到了一個好幫手，這可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莫鎮中聽到這裏，總算知道梁超剛才說的那些話，原來不過是想蕭原答應偵查那件命案，不禁對這位頂頭上司大爲佩服。

「老梁，我眞是服了你。」他由衷地說，同時，也因可以與蕭原相聚多幾日而感到高興。

「梁隊長，你好厲害！」蕭原說笑地道。

「比起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我可差多了。」梁超爲自己的「杰作」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

「老蕭，剛才只顧說話，忘了招呼你，快坐下來再說話。」莫鎮中伸手指指蕭原身旁不遠的一張櫈子。

梁超道：「阿莫，這裏怎好用來招呼朋友，還是到我的房間去吧。」

莫鎮中拍拍腦袋道：「我怎麼忘了這裏是訊問犯人的地方，我眞糊塗。」

「別客氣，這裏說話也一樣。」蕭原無所謂地道。

「蕭老兄，還是到我的房間吧。」梁超道：「方才難爲了你，這時候怎能再讓你在這種地方與我們說話，你不是……」

蕭原忙說道：「梁隊長既然這麼說，恭敬從命便是。」

「這才是啊！」梁隊長笑着拍拍蕭原的肩頭，當先走出室外。

「來吧。」莫鎮中拉着蕭原跟着往外走。

由於梁超與莫鎮中都沒有招呼他一起去，所以，張大成不敢跟着去，看着梁超三人走出室外後，不自禁吐吐舌頭，抓抓後腦，嘀咕一句：「你奶奶的，這一次邀功不成，幾乎闖出禍來，幸好姓蕭的大人大量。」

* * *

在梁超的房間內，才坐下來，蕭原便馬上開口道：「梁隊長，昨晚那件命案的情形是怎樣的，可否說一遍？」

「當然可以。」梁超點着一根烟卷，抽了一口，噴出一口烟來。「就是你不問我，我也準備向你說的了。」

但隨即又轉對莫鎮中道：「阿莫，你知道得比我詳細，還是由你來說吧。」

莫鎮中點點頭，想了一下，對着蕭原說道：「那個女人被殺的時間，大約是在昨晚七時許到八時這一段時間之內，那個首先發現那女人的人，雖然不知道當時確實的時間，但張大成接到報告帶兄弟趕去察看時，那時的時間是八時二十七分，從隊部趕往那裏，大約要走二十分鐘，算上躭擱的時間，那個人發現那女人的屍體時，大約是在八時左右，而據張大成在那附近一帶查問所得，其中有人說，他在七時左右返家時路經那裏，沒有看到什麼，因此，我們才確定那個女人是在七時許到八時這一段時間被殺的。」

「查出那個被殺的女人的身份麼？」蕭原問道。

「還未查出。」莫鎮中道：「據張大成說，他曾派出弟兄訪查遍那附近一帶的人家，都說不認識那個女人，而從那個女人的穿着，以及遺下的一個包袱來看，似乎不是本地人，因此我們猜測那女人極可能是外地來的。」

「她致死的原因呢？」

「據張大成說，她是被人扼碎喉管致死的，與前一段日子先後被姦殺的那兩個女子死因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她沒有被姦，而那兩個女子却有明顯被姦的痕跡，雖然這樣，我們根據其致死的原因，推斷那女人極可能是姦殺兩個女子的兇手殺死的！」

「至於那女人因何沒有被姦，據張大成偵查所得，那女人的身上有不少傷痕，地上也有掙扎過的痕跡，因而，他推測那女人極可能拚命掙扎，令到那兇手一時間不能遂其獸慾，一怒之下，便將那女人扼死！」

「那女人很强壯麼？」

「張大成說，那女人手粗脚大，人健碩高大，似乎是個慣於勞動的少婦，樣貌不錯，這大概就是兇手向她下手的原因吧，那想到，却是很難吃的雞肋骨！」

「那兩個被殺的女子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最先被殺的那個女子姓陳，名玉娟，只有十九歲，家住西斜巷，上有父母，下有三個弟妹，被殺的地點就是她家附近不遠的一處荒廢的屋地內，下體赤裸，明顯有被姦的痕跡，發現屍體的時候，是在晚上十時許，而她是在吃過晚飯後，出外買東西，一去不回，她的父母不見她回來，便到她要去買東西的那家店舖去找她，店舖的人却說她沒有來過，她的父親頓感不妙，便找了幾個隣人在附近一帶找尋女兒的下落，結果，在那處荒廢屋地找到她。」

莫鎮中說到這裏，似乎難過得說不下去。半晌，才透口氣，道：「當時我也有去察看，那女子年紀輕輕的，死得好慘，那個兇手簡直不是人！」

蕭原聽着，心裏也感到有點難受。

「那傢伙要是讓我們找到，我一定先將他閹了！」梁超憤憤地道。

「當時有沒有查到什麼綫索？」蕭原吸口氣問。

「一點綫索也查不到。」莫鎮中搖搖頭：「那傢伙幹得乾淨俐落，沒有留下任何

可供追查的綫索。」

「第二個又怎樣？」

「第二個女子姓李，名嬋娟，年紀亦很輕，只有二十歲，已訂了婚，而且已擇了十月初九成親，她被殺的日子距陳玉娟被姦殺只有十日，她家距陳玉娟的家不遠，總之，都是居住在附近那一帶地方的，那一晚，她在外面買了一些日用品回家，那是準備用來做嫁粧的，那知道又遭了毒手，她的父母一直不見她回家，至到九時左右，終於忍不住，出去找她，後來，在左鄰右舍的協助下，終於在附近的一處荒地樹下，找到了她。

「李嬋娟與陳玉娟一樣，都是被姦殺的，致死的原因也一樣，都是被扼碎了喉管，氣絕死去，因而我們斷定，殺死兩人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同樣一點綫索也沒有找到麼？」

「找不到。」莫鎮中有點喪氣地搖搖頭。

「蕭老兄，要是找到有關那兇手的蛛絲馬跡，有可能已找到那傢伙！」梁超接口說道：「不怕對你說，我們正爲那兩件命案頭痛得很，因爲上頭催得很緊，但我們却束手無策，那知道昨晚又有一個女人被殺，這眞是『禍不單行』，我與阿莫正在一籌莫展，你却被大成那糊塗鬼抓了回來，不怕對你說，當我一眼看到是你時，便在心裏暗叫一聲，救星來了。如今可好了，有你這位『永不落空』的有名追捕手幫忙偵查這三件案子，我相信很快便可以將那兇手抓到！」

頓一下，又說道：「蕭老兄，總之，我是一切都指望你的了！」

「梁隊長，我與你們都是一樣的啊。」蕭原忙謙虛說道：「我可不是神仙，神通廣大！」

「蕭老兄，別謙了，誰不知道，誰要是被你盯上了，就算有孫悟空的本領，也逃不出如來佛祖的五指山！」梁超笑說道：「不是我有意奉承你，你的出現，可說是我們的救星！」

接轉對莫鎮中道：「阿莫，你說是麼？」

莫鎮中由衷地道：「老蕭確是我們的救星。」

「好了，我們別說這個了。」蕭原忙「言歸正傳」。「老莫，昨晚那個女人被殺，距李嬋娟被姦殺相隔多久？」

「二十一日。」莫鎮中想了一下才說：「自從陳、李兩個女子被姦殺後，那附近一帶的人家都惶惶不安的，晚上都不准家中的女人出外，因此平靜了一段日子，那知道那傢伙又下手了，只怕又有一段日子，那一帶的人家一到晚上，都提心吊胆的，不准家中的女人出外。」

「你們有沒有搜查過那一帶的人家？」

「有啊。」莫鎮中馬上道：「可是，都發現不到認爲有可疑的人。」

「自從第一宗命案發生後，每一晚都有派出人手在那一帶暗中巡查，但卻毫無發現！」梁超握拳道：「那傢伙不但兇殘，也很奸狡。」

「你們有沒有試過以餌誘那傢伙現身？」蕭原道。

「你是說，利用一個女子來誘那兇手現身下手？」莫鎮中順口道。

蕭原點點頭。

「這一點，我們倒沒有想過。」莫鎮中道：「就算想到，那裏去找一個女子肯冒這個險！」

「可以找一個人來扮的啊！」蕭原道。

「好！」梁超一拍大腿。「這個主意不錯！」

頓一下，跟着又道：「蕭老兄，你果然使得，一下子便想到這個絕妙的好主意！」

「梁隊長，那你是贊成這個主意了？」

「這個當然了。」梁超認眞地道：「但找誰來扮女人呢？」

「可以找一個身材較爲矮小瘦削的人來扮女人。」蕭原道：「扮起來比較像。」

「就找周仔吧。」莫鎮中一拍大腿道：「他臉色白淨的，扮起來準像個女人！」

「嗯，他確是最適當的人選。」梁超點頭道：「不過起碼要隔一段日子才成。那傢伙昨晚才殺了一個女人，不會這麼快便出來做案的！」

「我也是這個意思。」莫鎮中道：「從先後發生的三件命案來看，每一次都是在風聲稍息，人們驚魂稍安後，才出來做案的！」

「那我們就在十天半月後，才使用這個方法吧。」蕭原道：「不過，在這一段日子，須要加緊在那一帶地方巡查，以免又有人遭了毒手。」

「待會我會吩咐大成這麼辦的。」梁超道。

「還有，我總覺得，那個兇手三番兩次在那一帶做案，很可能是在那一帶地方居住的，不然，怎會在那一帶做案。」

「這一點，我們也推測到了。」梁超道：「但我們三番四次在那一帶地方逐戶搜查，就是查不出稍有可疑的人，這也是令到我們一籌莫展的原因。」

「梁隊長，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再去那一帶搜查一遍。」

「能夠得到你的幫忙偵查這一連串發生的命案，我與阿莫歡喜還來不及，又怎會介意呢。」梁超忙道：「有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出馬，說不定馬上便查出什麼綫索！」

「梁隊長，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是眞心話。」梁超認眞地道：「而且，我有一種預感，有你插手，這一連串的命案很快便會偵破！」

蕭原正想開口，莫鎮中已搶先道：「老蕭，你準備在什麼時候去查？」

「這個……」蕭原沉吟了一下，正想說下去，梁超已道：「蕭老兄，天已快黑了，今日恐怕來不及了，明天怎麼樣？」

「那就明天吧。」蕭原點點頭。

「阿莫，明天你帶大成及他手下的弟兄陪着蕭老兄去吧。」梁超轉對莫鎮中道。

「好啊。」莫鎮中馬上道。

「現在，讓我們來談論一下那個寫信誣告蕭老兄的傢伙是誰，這是重要綫索。」梁超看一眼蕭原。

「老梁，我正有此意。」莫鎮中道：「這件事據我猜測，必然是老蕭的仇家幹的。」

「老莫，我也是這麼猜想。」蕭原蹙着眉頭道：「但我想遍了也想不出在梧州有什麼仇家。」

「蕭老兄，你以爲那個送信來的人，會不會就是誣告陷害你的人？」梁超看着蕭原。

「我猜不大可能。」蕭原目光凝着。「他既然想出這條毒計來陷害我，斷不會笨到親自冒險送信的，那送信的人雖然在王東將信拿給張隊目時乘機溜走了，但他竟讓王東看到他的樣貌，那就有被查到的危險，因此，我猜，那個送信的人，極有可能是受人差遣的。」

「有道理！」梁超拇中二指用力一擦，發出「得」的一下响聲。「我也是這麼想。」

「既然王東見過那人，那我們可以循着這條綫索查下去，只要查出送信的是誰，那就可以從他的身上，追查出要他送信的人是誰？」莫鎮中興奮地道。

「這確是唯一的一條綫索。」蕭原道：「不過，我恐怕就算找到那個人，却未必可以從那個人的身上，找出要他送信的那個人。」

「爲什麼？」莫鎮中不解地問。

「換轉是你，你會不會不想到這一點？」蕭原看着莫鎮中道。

「這也是。」莫鎮中不由頷首道。

「蕭老兄，眼前要想查出誣告你的人是誰，就只有這一條綫索，雖然你說的極有道理，但也只有從這方面下手追查啊！」梁超道。

「梁隊長，我只是將我想到的說出來。」蕭原道：「你說得不錯，我會從這條綫索追查的。」

「好了，我們就談到這裏爲止。」梁超說着站起來。「是吃晚飯的時候了，走，我們到蓮香茶樓喝兩杯，就算是我替蕭老兄洗塵壓驚吧。」

「梁隊長，我本來就想找你與老莫叙叙的，還是由我請吧。」蕭原忙說道。

「不成，今晚由我請！」梁超堅持道：「阿莫，你不用爭了。」

蕭原知道爭不過梁超，只好說道：「梁隊長，那我下次請你吧。」

「好吧，下次才是你的。」梁超忽然「噢」地一聲。「我幾乎忘了叫大成將那支匣子鎗交還給你，走吧，順便去找大成。」

協助查案 義不容辭

翌日大清早，蕭原便趕到偵緝隊，找到莫鎮中與張大成，立刻到發生三件命案的那一帶地方去訪查。

他們先帶蕭原到那發生命案的三處地方去察看了一下，才將帶去的人手分成幾撥，逐家逐戶地訪查。

那一帶住的都是普通人家，大約有上百戶人家，他們足足訪查了整日，結果毫無所獲。

雖然一無所獲，但蕭原却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兇手必定是那一帶地方居住的人，因爲那一帶街巷縱橫，他在那裏走了一遍，幾乎找不到路走出去。這樣的一種地方，若不是很熟悉那一帶地方的人，不可能神出鬼沒地連續做案，而案發的地方，都是較僻靜少人經過的地方。

在走回偵緝隊隊部的路上，莫鎮中對蕭原道：「老蕭，你也認爲棘手了吧？」

蕭原頷首道：「確是棘手，走了這一趟，我才明白了你們爲何至今還未找到有關那兇手的綫索了。」

「老蕭，但願你那個辦法有效。」莫鎮中緊鎖着雙眉。「要不，那就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那兇手了！」

「除非他不再出來做案，否則，我那個辦法一定可以將那個兇手引出來的！」蕭原滿有信心地道：「我不相信那個兇手會從此『洗手不幹』，這種人肯定是個色慾狂徒，這種人，就算是閹了他，也會繼續幹下去的！」

跟着他又問道：「那一連串的命案發生之前，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這我不大清楚。」莫鎮中道：「大成應該清楚，問問他就知道。」

接着扭轉頭朝跟在後面的張大成道：「大成，你知道在這三件命案發生之前，曾否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麼？」

張大成急走兩步，來到莫鎮中的身邊，說道：「這一點，我曾經向那些人家查問過，他們都說，那一帶以前是很太平的，從來沒有發生過那樣的事情。」

「老莫，你有沒有想到，既然以前從沒有發生過命案，那兇手會不會是在這一年半載才搬到那裏居住的……」

「這……我可沒有想到！」莫鎮中雙眼倏睜。「老蕭，你眞行，我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老莫，這只是我的推測。」蕭原道：「有可能我推測錯了，不過，我們不妨從這方面下手去查一下，這未嘗不是一條綫索。」

「這確是一條綫索！」莫鎮中精神一振。「而且，將偵查的範圍縮小了很多，値得去查一下！」

跟着對身邊的張大成吩咐道：「大成，明天帶弟兄去那一帶查問一下，有那些人家是在這一年半載……或是這兩年之內才搬去居住的。」

「是，隊長！」張大成答應一聲。

經過這一日與蕭原的接觸，聽到他這時所說的，張大成對蕭原更加欽敬，也對他更增好感，同時，也爲昨天對蕭原的「不敬」感到深深的悔疚。

「老蕭，希望明天有所突破吧。」莫鎮中希冀地道。

「我也是這樣希望。」蕭原道。

「你準備什麼時候才去查那個送信到隊上的人？」莫鎮中話題一轉。

「要是明天還沒有什麼進展，我想後天便着手追查。」

「要不要我幫忙？」莫鎮中熱心地道。

「老莫，那是我的事，我想自己解決。」蕭原充滿自信地道：「你們爲了那三件案，已夠頭痛的了，這件事，還是讓我來『頭痛』吧。」

「老蕭，我知道你不想爲了那件事，抽掉了我們的人手，不過，我們在這裏是『地頭蛇』，要查一個人，比你容易百倍。」莫鎮中不以爲然地道：「你別誤會，我不是說你查不出那個人，但比起我們來

，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你也想盡早找到那個人吧。」

蕭原想想，覺得他說得有道理，當下改變主意道：「好吧。你查出那個人之後，以後的事就交給我去辦。」

「放心吧，查到那人的消息，便由你去對付那個人。」莫鎮中拍拍蕭原的肩頭。「不過，若是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只管開口。」

「我不會客氣的。」蕭原笑着拍了他的肩頭。

＊　＊　＊

在碼頭對面的那家江記飯店與莫鎮中吃過晚飯後，蕭原便獨自返回旅店。

摸出袋錶來看一下，已經是八時四十一分了，街上的店舖大多已關了門，行人也不多，顯得冷清。

回到旅店，那個老闆及伙計都很熱情地與他招呼，大概是由於昨晚梁超與莫鎮中親自送他回去的緣故吧（原來梁超在臨走時，親自對那個老闆說，蕭原是他的朋友，至於日間的事，那是一場誤會，要那老闆好好招待蕭原，那老闆自然認識梁超與莫鎮中是偵緝隊的正副隊長，忙不迭沒口答應），蕭原朝他們點點頭，便走回房間。

才坐下來，房門便被敲響了，他警惕地一手摸向腰間，聲音略高地朝房門那邊叫道：「誰啊？」

「蕭爺，我是阿發，老闆吩咐我替你泡了一壺上好的龍井茶送來給你。」

阿發是旅店內最年輕的一個伙計，蕭原認得他的聲音，聽出確是他，便說道：「房門沒有上門，進來吧。」右手仍然摸在腰間上，以防不測。

——自從在昨天知道有人暗中誣告陷害他之後，他便一直提高警覺，以防遭到暗算。

——他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不然，也不會幹上這種隨時都會遭遇到兇險的「行業」，正因為隨時會遇到兇險，他才時時警惕於心，以免死得不明不白，那太不值得了。也由於他處處小心，才能夠活到現在，要不，只怕他早已死了不知多少次。

房門推開，進來的果然是阿發，手上捧着一個小托盤，上面放了一壺茶，還有一個精緻的茶杯。

阿發走到房中那張桌子前，將托盤上的茶壺與杯子放在桌上，然後對蕭原說道：「蕭爺，請喝茶。有什麼事，只管吩咐。」

「沒有什麼事了，你出去吧。」蕭原道。

阿發馬上往外走。

「阿發，等一等。」蕭原忽然開口將已走到房門的阿發叫住。

阿發應聲停住脚步，轉過身，朝蕭原說道：「蕭爺，有什麼吩咐？」

「過來，坐下喝杯茶。」蕭原含笑道。

阿發疑惑地看了蕭原一眼，遲疑地道：「蕭爺……」

蕭原道：「阿發，我有幾句話想問你，坐下來說話啊。」

阿發聽蕭原這麼說，才釋然地笑笑，走到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等着蕭原問他。

蕭原先替他斟了一杯茶，再替自己斟了一杯，拿起杯子道：「這麼好的龍井茶，你一定很少喝到吧，我也很少喝到，來，喝一口，看看這壺茶好不好。」跟着，他喝了一口，不禁讚道：「好，果然是好茶！」

阿發看到蕭原那麼隨和，拘謹稍減，也喝了一口，果然是好，入口軟滑甘香，不禁為之精神一振。

「怎樣？」蕭原帶笑問。

「我還是第一次喝到這麼好的茶。」阿發由衷地說，忍不住又喝了一口。

「來，再喝一杯。」蕭原拿起茶壺，給他杯子裏斟滿茶。

待到阿發連喝了兩杯茶，拘謹之態沒有了，蕭原才說道：「阿發，這幾天你有沒有發覺什麼形跡可疑的人在附近出現，或是向你們打聽我的事情。」

阿發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啊。」

但隨即又道：「我明天替你問一下其他的伙計，好麼？」

蕭原點頭道：「好，麻煩你。」

「蕭爺，別客氣了，我知道你是個好人，昨天偵緝隊的人來抓你，我便不相信你會是個壞人。」阿發認真地道：「我說的是真心話，不是故意奉承你。」

「阿發，謝謝你。」蕭原拍拍阿發的肩頭。「來，再喝一杯。」拿起茶壺替他斟茶。

阿發也不客氣，慢慢地喝完那杯茶，便站起身來，說道：「蕭爺，不打擾你了，我還有事要做，你慢慢喝吧。」

蕭原沒有留他，朝他點點頭，阿發便走了出去，順手替他將房門關上。

蕭原待阿發出去後，便整個人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喝着茶，腦袋却不停地在思想着一些問題。

不知不覺間，他在椅子上矇矓睡着了。

驀地，他悚然驚醒過來，睜大雙眼，凝神盯視着房外那邊。剛才，他在矇矓中，聽到了一下很輕的脚步聲在房外响起。

「蕭爺，你睡了麼？」房門外倏地响起兩下敲門聲，叫聲也隨之响起。

「是誰？」蕭原聽出那不是阿發的聲音。

「我是徐榮。」外面那人道：「我燒好了一鍋熱水了，來問一下你，要不要熱水洗個澡。」

蕭原一聽，這才放鬆下來，徐榮是旅店內另一個年紀頗大的伙計，蕭原伸了個懶腰，說道：「要啊，我一會就出來。」

「那我先替你裝一桶熱水拿到澡房吧。」徐榮邊說邊走向澡房那邊。

「榮叔，勞煩你了。」蕭原邊說邊站起身來，走到床頭拿了一套乾淨衣服，便走出房間。

洗完澡後，蕭原覺得精神爽利，一點睡意也沒有，忽然間心頭一動，將洗澡前放在枕下的匣子鎗拿出來插在腰間褲頭上，便一逕走出旅店。

夜闌珊，街上也一片凄冷，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影。

蕭原兩道目光在街道兩旁很快地掃瞥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這才快步往前走

去了。

自從發生了昨天的事情後，他便一直加了小心，時刻提高警覺，以防遭到暗算。

那個誣告他的人眼見一計不成，必然不會甘心的，說不定一直在暗中窺視着，找機會向他下手。

他忽然外出，是有兩個目的，一是想試探一下，那個誣告他的人，是否一直在暗中窺伺着他；二是想到發生命案的那一帶地方，暗中查看一下，看看那一帶的人家中，有那一家情形有異，希望能有所發現。

他一直認爲，那個兇手極有可能是居住在那一帶地方的。

夜闌人寂，街上只有他一個人在走着，單調的脚步聲，就像吊靴鬼一樣，追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响着。

要是胆小一點的人，走在這樣寂寥幽黑的街道上，單是自己行走時發出的脚步聲，只怕就會被嚇得拔脚狂奔。

蕭原一直走到那晚那個女人被殺的地方，一路上沒有遇到一個人。

那個女人被殺的地方，是在一條後巷尾的一堵破牆下，雖然破牆毗連的那間屋子沒有人住，但對面的屋子却有人居住，而那個女人明顯是經過一番掙扎，那個兇手强姦不遂，惱怒之下才將她殺死的。那麼，在掙扎中，肯定會發出聲响的，而那時候巷子兩邊的人家肯定還未睡覺，雖然是在屋後，但也不可能沒有人聽不到什麼的，但日間蕭原與莫鎮中帶人來查問時，每一戶人家都說沒有聽到什麼，蕭原覺得，有人可能由於害怕，所以不敢實說。還有，他甚至有一個大胆的假設：那個兇手說不定就住在那條巷子兩邊的其中一間屋子內。

後巷內靜得像墳墓一樣，蕭原放輕了脚步，在後巷內慢慢地走了一遍，小心地傾心察看每一戶人家的動靜，但却什麼也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每一戶人家已進入了睡鄉，黑燈瞎火的，沒有一絲光亮透出來，要是這時候有人發現，不將他當作一名夜盜才怪。

蕭原在後巷內走了三遍，都沒有什麼發現，這才帶着失望的心情，往巷尾那頭走去。

走出巷尾，轉入右邊的那條街巷，便可以一直走到第二個女子李嬋娟被殺的地方。

才走出巷尾，蕭原一眼便瞥到左邊不遠的一處屋角旁，有一條人影一閃而沒。心頭微震之下，他將身子一彎，疾喝道：「誰？」

喝聲過後，那邊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刷地一聲，將匣子鎗抽出來，扳開了機頭，弓着身子，往那邊竄過去。

那條人影是誣告我的人，還是那個兇手？又或是一個鼠竊夜盜？

蕭原邊竄邊在心中忖測着。

由於他那一聲不很大聲，可能沒有驚動那間屋子內的人，那一列的人家都沒有動靜。

蕭原一下子竄到牆角前，却沒有往那邊竄出去，却竄到屋子的另一邊，從屋子的旁邊繞向後面。

要是那條人影仍然伏在那邊的牆角後，那他從另一邊繞過去，那不但減少了被襲的危險，也可以兜截住那條人影。

那知道他才貼着牆邊往屋後竄去，屋後牆角人影一閃，火光閃吐，「砰」一聲，响起一下鎗聲。

蕭原在那刹那猛地往前一撲，只聽「嘯」的一聲，一顆子彈自他的頭上激射過去，他不禁驚出一身冷汗來。

要不是他一直警惕地注視着前面牆角，加上反應夠快，只怕那顆子彈已射在他的身上。

他才撲在地上，正欲抬手向牆角開鎗射擊，那條人影已閃沒回牆角後，他扣在鎗機上的食指也倏地一窒，沒有開鎗射擊，同時間身形猛地往外一滾，以防那條人影又自牆角乍閃出來，向他開鎗射擊。

但牆角後人影寂寂，一點動靜也沒有。

倒是屋內的人及附近的人影，都被那一下鎗聲驚醒了，一時間人聲狗吠接連响起。

蕭原爲免被那人影逃逸，猛地一咬牙，從地上竄起來，同時隨手抓了一塊碎石，順勢往牆角那邊擲去，而他的人却直竄前去，手上的鎗對準了牆角那邊。

那塊石子擲在牆角前的牆上，發出「啪」的一下聲响，牆角後却沒有反應。

蕭原與前一樣衝到與牆角平行的地方，目光閃掃一下，牆角後人影已杳。

他急忙往屋角後那邊掃視，恰好瞥到一條人影閃沒在距那屋後約二丈外的一個巷口內。

「站住！」蕭原急喝一聲，人却不但沒有往前衝，反而往下一伏，隨着他的喝聲出口，一串鎗火就在那霎間自巷口噴射出來。

蕭原要不是往下一伏，那一串鎗彈肯定射中他。

鎗管一抬，蕭原還擊了兩鎗。

一時間，鎗聲有如爆竹一樣，在夜空中震响着。

而蕭原在開鎗還擊的刹那，身子自地上標竄起來，邊開鎗邊朝巷口那邊衝過去。

那人沒有還擊。

蕭原一口氣衝到巷口前，身子往牆上一貼，隨即手臂往巷口內一伸，連開了五鎗。

而他的身子也猛地閃出去。

那刹那，他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很快地竄向巷子的另一頭，他急急一擺鎗咀，朝那人影開鎗。

驀地，一聲厲喝自他的身後响起。

「別動，否則開鎗！」

蕭原頓時僵住了，欲扣動鎗機的食指也爲之一窒。

那一鎗沒有射出。

要不是他聽出那一聲厲喝距他身後不太遠，他是不會被「震」住的。

「將雙手擧起來！」背後隨即又响起一聲沉喝。

而就這一瞬之間，蕭原已瞥到那人影竄入了巷子那頭的橫巷內，蕭原懊惱得眞想破口大罵背後那個喝叫他不要動的人！

不過，懊惱歸懊惱，他可不敢莽動，「乖乖」地將雙手舉起來。

「是偵緝隊的人麼？」他雖然已有幾分猜到，背後的人可能是偵緝隊的人，但却不敢肯定，所以他開口問。

「鬆開拿鎗的手，讓鎗掉在地上。」背後的人不答他，又厲聲喝叫。

蕭原雖然氣炸了肺，却只好照做。「你們到底是誰？我是蕭原。」他憤憤地大聲道。

「是你……蕭……老哥！」背後的人驚疑地失聲說道。

「正是我！」蕭原一聽，心頭篤定了很多，霍地轉過身去。

他馬上便看到在背後兩丈的一處屋墻邊，閃出一個手握短鎗的人來，兩道目光緊緊地射在他的身上。

在那人對面的一處屋角，也有一個人探出半邊腦袋來。

那人警惕地用鎗指着蕭原，一步步走前去，終於，走到兩人可以互相看清楚對方樣貌的地方停下來，一眼看清楚後，立刻失聲叫道：「蕭老哥，果然是你！」

蕭原也看清楚，那人果然是偵緝隊的人阿金！

「金大哥，我可以將手放下來了麼？」

蕭原一想到要不是他驀地喝叫他別動，方才那一鎗肯定可以射中那條人影，禁不住心中有氣，語聲中也帶着怒氣。

「蕭……老哥，原來是你，……眞對不起……」阿金不安地說道：「天這麼黑，我根本看不出是你，所以才會誤會你……」

蕭原聽他那麼說，想想，要是換了是他，在這種情形下，也會這樣做的，心中氣惱頓消，將手放下來，邊俯身將腳下的匣子鎗檢回來，邊說道：「你們怎會在這附近的？」語氣緩和下來。

「今晚我與阿崔在這裏附近巡邏，忽然間聽到鎗聲，便馬上循聲趕過來，正好看到你衝到那巷口，往巷內開鎗，由於我與阿崔知道這附近只有我兩個在此巡邏，所以，我與他便以爲你是……才會喝住你。」阿金不安地說。

這時候，匿在屋角後的阿崔也走了上來，接上口道：「蕭老哥，我們確是不知道是你，不然，也不會那麼緊張喝叫你別動了。」

「算了，這也怪不得你們。」蕭原搖搖手道。

「蕭老哥，你開鎗射擊的那個人是誰？」阿金着急地道：「我與阿崔幫你去追截那人！」

「算了，追不到那人的了。」蕭原想不到還是被那人逃了，不禁又懊惱起來。「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誰，我根本看不到他的樣貌。不過，我猜那個人有可能是先後殺死那三個女人的兇手，又或是誣告陷害我的人！」

「唉，都是我們壞了事！」阿金深感不安地道：「要是我們在遠一點的地方，便不會這麼快趕來，喝阻住你了。」

「別責怪自己了。」蕭原安慰阿金兩人。「這一次抓不到那個傢伙，遲早也會抓到他的。」

「蕭老哥，你怎會忽然跑來這裏的？」阿金好奇地問。

「我睡不着，便來這裏查看一下，碰碰運氣，希望能夠發現那個兇手的踪跡，也想將那個誣告陷害我的傢伙引出來。」蕭原說道：「想不到果然有所收獲，雖然抓不到那個人。」

「蕭老哥，等一會張隊目趕到來時，請你，替我們說兩句好話，好麼？」阿金哀求地道。

「說起來，那不是你們的過失，我相信張隊目不會責罰你們的。」蕭原道：「你們放心吧。」

跟着他又問道：「張隊目也在附近巡查嗎？」

阿金點點頭道：「張隊目與幾個弟兄就在另外那兩個女子被殺的地方附近巡查，以免再發生命案。」

「嗯，那我們就在這裏等他趕來吧。」蕭原將匣子鎗插回腰間褲頭上。

這時候，附近的狗隻仍然吠個不停，而被鎗聲驚醒的人家都不敢開門出來探看，甚至不敢點亮燈火，大概怕會被殃及吧。

＊　＊　＊

「老蕭，昨晚抓不到那個傢伙，眞可惜。」莫鎮中在與蕭原吃完午飯後，沒有馬上結賬離去，仍然坐在茶樓內，與蕭原談論昨晚的事情。

不等蕭原說話，他接着又道：「要是昨晚抓到那個傢伙，那就可以弄清楚他到底是那三件命案的兇手，還是誣告陷害你的那個人，而你也不用兩面兼顧了。」

「老莫，昨晚雖然抓不到那個傢伙，但他總算露了形跡，換言之，不論那個傢伙是誰，總算有了一點收獲，這比以前一點頭緒也沒有好多了。」蕭原摸着茶杯，淡然地說。

「老蕭，以你估計，那人會是那一方面的人呢？」

「我猜，那人極可能是誣告陷害我的人，這個可能性多一些。」蕭原沉吟着道：「老莫，你想一下，殺死三個女人的兇手每一次殺人，都是用手扼斷受害者的喉管令其窒息而死的，從來沒有用過鎗，由此推測，那個兇手可能沒有鎗，但手力奇大，而我的仇家可以說，都是玩鎗的亡命之徒，昨晚那傢伙絕無疑問是一個玩鎗的高手，要不是在黑夜之中，加上我警覺得快，我肯定會倒在他的鎗下，因此，我猜測那傢伙極有可能是誣告我的那個人。」

「聽你這麼說，我也認爲是誣告你的那個人的可能性大些。」莫鎮中連連點頭，隨即又吃驚地道：「若你猜得的不錯那個人豈不是自你走出旅店後，便一直暗中跟着你？在跟踪你的那段路上，他隨時都可以開鎗襲擊你，想想，你昨晚眞危險，我眞替你捏了把冷汗！」

跟着，他又惑然不解地道：「既然他在跟踪你的那一段路上，隨時有機會向你放冷鎗，而且……射中你的機會很高，他爲何又不向你下手呢？我可想不通了。」

「關於這一點，我也想到。」蕭原表面鎮定，實則，心底一陣寒氣升起。「我也想不通，他爲何不在跟踪我的那段路上向我放冷鎗，除非他不想我這麼快便死在他的鎗下，要我終日提心吊胆的，受夠了，

才向我下手。」

「極有可能是這樣！」莫鎮中一拍大腿道：「他媽的，他也算惡毒了！」

跟着，他又關切地道：「老蕭，這麼吧，從今天開始，我派兩個弟兄暗中保護你，那你不但安全多了，說不定，還能夠查出那個傢伙是誰？」

「老莫，我看不用了。」蕭原搖頭道：「我自信還能夠應付得了那個傢伙。」

莫鎮中却不以爲然。「老蕭，明鎗易躲，暗箭難防。而且，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你也不想每日緊緊張張的，那種滋味可不好受。還有，你也想早日抓到那個傢伙，解除那種無形的威脅吧！說不定，暗中在你附近保護你的弟兄，很快便發現那個傢伙，一下子將他抓住。」

蕭原想一下，認爲莫鎮中說的有道理，於是不再堅持。「老莫，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爲了盡早把那個暗箭傷人的傢伙揪出來，就照你那個辦法吧。」

「這才是啊！」莫鎮中見說服了蕭原，頓時高興地道：「老蕭，等一會我與你回隊部一趟，讓你認識一下那兩個暗中保護你的弟兄，以免發生誤會。」

蕭原點點頭，却轉了話題。「老莫，關於那個送信的人，有消息了麼？」

「還未有。」老莫搖搖頭道：「他們仍在各處查找那個人，我相信在這一兩日內，必會查出那個人的消息。」

「要是查到，請盡快通知我。」

「那當然了，你放心吧。」老莫道。

忽然，他定眼瞧着蕭原，說道：「老蕭，你有沒有想到，那個兇手與誣告暗算你的傢伙，可能是同一個人！」

「這一點，我曾經想過，我認爲不大可能是同一個人。」蕭原摸着下巴上的鬍渣子，凝着眼神，說道：「老莫，你想一下，最先那兩件命案是在我還未到梧州便已經發生的了，那個兇手要是同一個人，他怎知道我會來梧州？預先殺人等着我來誣告嫁禍我？因此，我猜，兩個人不可能是同一個人，而那個誣告嫁禍我的人，我猜，極可能是在我來到梧州後，不知那一日被他遇到我，他要向我報復，適逢第三個女人被殺，於是靈機一動，想出這個嫁禍殺人的毒計。」

莫鎮中聽着，連連點頭，待蕭原說完，馬上說道：「老蕭，聽你這麼說，我同意你的推測。」

「老莫，我始終覺得，那個兇手是居住在命案發生的附近一帶那些人家之中的！」蕭原忽然認眞地道。

「要是你的猜測不錯，老蕭，那你那個『餌』誘之法，一定可以奏效的！」老莫道。

「但願如你所說！」蕭原道：「不然，那就不但大費手脚，也很頭痛了！」

「老蕭，該走了。」莫鎮中忽然拿眼掃一下店堂，發覺幾乎只是剩他這一桌，忙站起來，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

蕭原摸出袋錶看一眼，只差一刻便是下午二時，算一下，他與莫鎮中這頓飯差不多吃了兩個鐘頭。

＊　＊　＊

一連兩日，都風平浪靜的，而案情也沒有進一步的發展，那兩個暗中保護着蕭原的偵緝隊員，亦沒有發現有什麼可疑的人在暗中監視或跟踪他。

莫非那個傢伙認出那兩個保護他的偵緝隊員，所以不敢出現，躲匿起來？

這是蕭原在第二日晚上聽莫鎮中說出那兩個偵緝隊員日間暗察所得的結果後，第一個閃過他心中的猜想。

不過，這也令他輕鬆了很多，不用整天緊張兮兮的，時刻提防那個人暗算他。

已經是第三日了。

這天早上，蕭原喝完早茶，才走到偵緝隊部門前，一眼便看到莫鎮中急匆匆地自裏面走出來，忙招呼道：「老莫，走得這麼快，到那裏去？」

莫鎮中聞聲抬眼一看，喜道：「老蕭，我正要去找你，你却來了正好啊。」

「找我有什麼事？」蕭原忽然心頭一動，驚喜地道：「是不是有消息了？」

「正是！」莫鎮中一手拉住蕭原就往裏走。「到裏面我再告訴你。」

來到他的房間內，莫鎮中才對蕭原說道：「昨晚一位弟兄終於查出那個送信的人是誰。」

「老莫，快說他是誰！」蕭原一陣興奮。

「那個傢伙是個流氓地痞。」莫鎮中道：「姓蔡，名青，一向游手好閒，從來不幹正經事，經常出入烟館妓寨賭檔，要不是他的樣子像個大烟鬼，加上王東又記得他左眉梢有一塊金錢疤，根據這些特徵，昨晚那位弟兄在一處賭檔內打聽，一個荷官肯定地對那位弟兄說，那是蔡青，並說出他的住處。」

「那個蔡青住在那裏？」蕭原急問。

「住在西壩路福仁街十一號。」

「我馬上去找他。」蕭原立刻便往外走。

「老蕭，別急，知道了他的住處，還怕他會飛了？」老莫忙說道：「我已派了弟兄，在他的屋子附近暗中監視，他逃不了的。」

「老莫，等了三四天，才查出他的姓名住處，不心急才怪！」蕭原在門口停下來。「福仁街在西路的那一邊？」

「走吧，我帶你去。」莫鎮中邊說邊走向門口，伸手推推蕭原。

蕭原張口欲說，莫鎮中又推他一把，搶着道：「你放心吧，找到那個蔡青後，由你去對付他。」

蕭原這才閉上咀巴，朝莫鎮中一笑，走出房外。

＊　＊　＊

「嗱，前面那條橫街，就是福仁街。」莫鎮中伸手指着五六丈外那個頗寬闊的街口，對蕭原說。

「嗯。」蕭原放眼往那個街口打量。

「老莫，這個時候，那傢伙還在屋子裏麼？」

「找到阿崔或是馬仔問一下，不就知道了麼？」莫鎮中一點也不着急。「像蔡青這種不務正業的地痞，除非有什麼事，不然，要不是日頭晒在他的屁股上，是不會這麼早起床的。」

將近走到那個街口時，從對面馬路的一家舖子內，走出一個人來，一邊朝他走過去，一邊朝兩人直揚手。

莫鎮中一眼看到那人，對蕭原道：「那就是阿崔。」跟着朝那人招呼道：「阿崔。」

阿崔快步走到莫鎮中的身邊，壓低聲音道：「隊副，來找那個地痞麼？」

莫鎮中點點頭，介紹道：「這就是蕭原。」

蕭原朝阿崔含笑點點頭。

阿崔也點頭爲禮。

「那個地痞在家麼？」莫鎮中問。

「大概還在睡覺吧。」阿崔道：「他一直在屋內，沒有外出。」

「馬仔在那裏？」莫鎮中目光四下掃視着。

「在橫街的那一頭守着。」阿崔道。

「嗯，你守在街口，我與老蕭去找他。」莫鎮中吩咐阿崔，兩眼直往街內張望。

這時，他們已走到那條橫街口。

阿崔點點頭，在街口站住，摸出一根烟卷，點着了火抽起來。

莫鎮中朝蕭原打了個眼色，往橫街內走入去。

街內兩旁的人家大都開着門，也有人坐在門口做家務，幾個小孩子在街內嬉戲，一切都是那麼平常。

兩人才走入橫街內，立刻就引起了那幾個小孩子的好奇，都停下來，好奇的看着兩人。

莫鎮中沒有理會那些小孩，雙眼只顧在每一家的門牌上瞧着。蕭原笑着朝那幾個小孩點點頭。

那幾個小孩馬上害羞地低頭走開，又去玩他們的遊戲。

「老蕭，是這間屋子了。」莫鎮中伸手一指左邊第七間屋子。「十三號。」

蕭原往那間屋子的門牌上一看，上面寫着十三兩個紅字，低聲對莫鎮中道：「老莫，待我拍門。」

說着話，他已急走兩步，搶在莫鎮中的前面，幾步走到那間屋子前，抬手往門上拍了幾下。

屋內却沒有動靜。

蕭原稍爲大力再拍幾下。

這一次，屋內終於有反應。「誰啊？」語聲含混，似乎才從睡夢中被拍門聲驚醒過來。

「是我啊，快開門。」蕭原含糊地叫道。

「阿雄麼？」屋內那人說道，跟着是一個大大的呵欠。「這麼早來找我，準沒有好事！」

「快開門吧，還早麼！快到吃午飯時候了。」蕭原順着屋內那人的話叫道：「眞是狗咬呂洞賓！我是來請你去吃飯，順便喝兩杯的！」

「你他媽的，大概昨晚贏了錢吧！」屋內那人似精神一振，聲音也响亮起來。跟着，便是「踢踺踢踺」的脚步聲。

站在蕭原身旁的莫鎮中不由用手肘輕輕碰了他一下，蕭原回以會意的一瞥。

脚步聲在門前停下來，跟着是拔開門閂的聲音，隨即，兩扇門便拉開來，現出一個身子瘦削，頭髮蓬亂，睡眼惺忪的漢子。

「你——」那漢子一眼看到站在門外的人並不是阿雄，不禁愕了一下，隨即雙眼一睜，沒好氣地道：「喂，你是誰？亂拍門，將我吵醒？」

蕭原定定地瞧着那漢子，眞想一拳揍過去，但却忍住了，不愠不火道：「你就是蔡青？」

「是又怎樣？」蔡青伸手抓抓頭上的亂髮，惡聲惡氣地道：「快走，懶得理你！」說着便用力將門一關。

但蕭原馬上用力一推，蔡青冷不防之下，被那兩扇「啪」地一聲撞在頭上身上，直撞得他一個身子向後踉跌開去。

「你——」他才站穩，馬上便像一頭惡狗般，吼叫着撲向蕭原，那知道蕭原的動作比他還快，在用力推門的刹那，已一步搶入屋內，一手便叉住了他的喉頭，令到他吼不出聲。

跟着，蕭原一巴掌摑在蔡青的臉上，直摑得蔡青身子打了個轉，摔倒在地上，半邊臉頓時又紅又腫，咀巴也似乎有點歪。

蕭原那一巴掌也將蔡青的胆氣摑掉了，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看着一步跨到他身前的蕭原，張大咀巴，却說不出話來。

屋內光綫一黯，原來莫鎮中已跟着閃入屋內，隨手將屋門關上。

「五日前，你是不是將一封信送到偵緝隊部？」蕭原惡狠狠地逼視着蔡青，一脚踏在地的胸口上。

「是……」蔡青不由自主抖顫了一下，吐出那個字來。「你……們是誰？」

「那封信是你寫的？」蕭原厲聲問，同時那隻脚稍爲用力壓下去。

蔡青那只有骨，沒有肉的胸口頓時塌陷下去，咀巴隨之張開來，吃力地道：「不……是我……寫的……」

「還想抵賴？」蕭原厲喝握拳作勢砸向他的面門。

「別……我說的都是實話！」蔡青雙手亂搖，頸上血管暴現。「是一個人叫我替他將那封信送到隊部的。」

「是誰？」蕭原逼問。

「我不認識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誰！」蔡青艱難地喘息着。

「謊話！」蕭原喝道：「就是小孩子，也不會替一個不認識的人送信，何况，還是送到偵緝隊部的！」

「他給我錢！」蔡青啞聲急叫：「當時我輸得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有人給錢，不要說是送一封信，就是要我去背一個死人，我也幹！」

「眞的？」蕭原的語聲冰冷得令到蔡青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我要是有半句假話，天打雷劈！」蔡青劈神誓願。

「那個人是在什麼地方要你替他送信的？」

「就在金牙趙的賭檔門外。」蔡青馬上答。

「他給你多少錢？」

「五個大洋！」

「送一封信五個大洋，你不覺得奇怪麼？」

「我當時確是感到奇怪。」蔡青氣促地道：「但我當時身無分文，一心在盤算怎樣弄到一點錢，那個人出五個大洋要我送

一封信，我驚喜之下，那還管他那麼多！」

「那個人的身材樣貌，多大年紀，你不會不記得吧？」

「記得！」蔡青一口便道：「出五塊大洋要我送一封信的人，我在驚喜奇怪之下，怎會不多看他兩眼！」

「說吧。」蕭原稍爲放鬆踏着蔡青胸口上的那隻脚，好讓他說得順暢一點。

「那個人身子很粗壯，不很高，樣貌沒有什麼特別。」蔡青重重喘了口氣。「不過，雙眼很兇，頭髮又粗又硬，剪得很怪，其他的，我說不上來了。」

「你有再遇到他麼？」蕭原迅速地在腦中想了一遍，却想不出曾經「得罪」過這麼一個人。

「沒有。」蔡青一口便說，跟着哀求地道：「放開我好麼？」

蕭原却不理睬他，惡狠狠地道：「聽着，你要是說謊，我不會放過你的！」

「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蔡青急聲道：「他又不是我的什麼人，我爲什麼要幫着他，說謊話來騙你。」

「最好像你所說的那樣。」蕭原冷冷地說，一會，才將踏在他胸口上的那隻脚移開。

蔡青躺在地上，立時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來。

蕭原朝一直站在門邊的老莫擺擺頭，老莫立刻示意地將門打開，當先走了出去。

蕭原再狠狠地瞪了地上的蔡青一眼，才走出屋外。

兩人才走出屋外，馬上便發現附近的人家都站在門前，好奇地瞧着他們，兩人不禁互相看了一眼，急急向街口外面走出去。

兩人是在那些「男女老少」的目送下，走出街口外的，不過，沒有人敢攔阻他們。

走出街口外面，莫鎮中馬上透了口氣，說道：「老蕭，我剛才眞怕那些人會『好管閒事』，那就要費一番口舌解釋了。不過，那些人的目光可不好受。」

吸口氣，他又說道：「老蕭，你那個辦法眞管用，一下子嚇得他像拉肚子般，都說了出來。」

蕭原笑笑，「對付這種地痞賴皮，你若客氣地問他，那他必然不會這麼合作，要花樣裝佯的，總之，他不會痛痛快快地說話，對付這種人，非要使用强硬的手段不可！」

「老蕭，你認爲他說的話，信得過麼？」老莫問，同時，一眼看到阿崔自街口右邊不遠的一家店舖門前快步向他們這邊走過來。

「他被我嚇得屁滾尿流的，相信他不敢說謊話騙我們。」蕭原說道：「我瞧得出，他不是一個吃得苦，骨頭硬的人。」

「像他那種人，簡直是人渣，又怎會有『骨頭』！」莫鎮中鄙視地說。

「隊副，怎麼辦？」阿崔才走到莫鎮中的身邊，便急不及待地低聲問。

「那地痞將知道的都說出來了。」莫鎮中道。跟着轉對蕭原，皺着眉頭道：「老蕭，那地痞所說的幾乎沒有什麼特徵，梧州這麼多人，只怕不易找到他！」

「那是當然的了。」蕭原點點頭道：「不過，我想到一個辦法，或許很快便可以找到那個傢伙。」

「老蕭，快說出來聽聽。」莫鎮中焦急地道。

蕭原笑笑，說道：「辦法很簡單，只要暗中跟着蔡青，他可能會替我找到那個人！」

「老蕭，那地痞根本不認識那個傢伙，就算他想去找他，也不知到那裏找啊，這個辦法……」莫鎮中惑然地瞧着蕭原。

「老莫，他雖然不認識那個傢伙，但像他那種人，要找一個不是幹正經事的人，自有他的門道的，你說是麼？」蕭原看到莫鎮中點點頭，才接說下去：「我現在只担心他不去找那個傢伙，否則，他一定會找到他的。」

一頓一下，又說道：「不過，我相信他極有可能去找那個傢伙！」

莫鎮中雖然沒有說話，但他的目光却盡露詢問之意。

「老莫，你說，像他那種人，要是找到一個發點小財的機會，會放棄麼？」蕭原笑問。

「那當然不會！」答他的是阿崔：「像他那種嫖賭飲蕩吹五大症皆齊，又無家財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想法子弄錢，要不，怎麼過日子！」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道：「我們去找他，查問他有關那封信的事，老莫，你想一下，他會不會靈機一觸，認爲這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老蕭，你是說，他會找那個要他送信的人，將我們曾找過他的這回事，像貨物一樣，賣給那個人，好弄點錢？」老莫終於恍然明白了蕭原的意思。

「正是！」蕭原用力點了頭，「他要是這樣做，那我暗中跟着他，豈不就可以找到那個傢伙麼？」

「對，這確是一個絕妙的辦法！」莫鎮中佩服地道：「老蕭，你果然厲害。」

隨即他又道：「不過，要是他想不到呢？那豈不是白費功夫？」

「那確是白費一番功夫。」蕭原道：「不過，我不相信蔡青那地痞腦子那麼不開通，連這麼現成的一個弄錢機會也想不到，要不，他怎出來混，怎麼過日子！」

「那地痞不務正業，這是一個好機會，他一定不會想不到，也不會放過的！」阿崔也附和道。

「老莫，你與崔老哥及馬仔回去吧，我一個人看着他便成了。」

「老蕭，萬一他今日都不出外，那……」

莫鎮中還未說完，蕭原已截口道：「老莫，他這種人，要他一天不出外，只怕比死還難受，我才不相信他會一整天不出外。」

「眞的不用我們幫忙？」莫鎮中看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對付這種無賴，我一個人足夠了。」

「那我與阿崔到街尾那頭招呼馬仔一聲，一道回去。」莫鎮中不再堅持，但却加了一句：「小心點。」

「放心吧。」蕭原朝莫鎭中與阿崔點點頭。「你們走吧。」

看着莫鎭中與阿崔走入街內，直往街尾那頭走去，蕭原也走入街口第一戶人家中。

＊　＊　＊

蕭原在進入那戶人家後，對那兩個顯得驚疑慌怯的婦人只說了一句話：「兩位大嫂別怕，我是偵緝隊的，要辦點事，請你們通融一下，讓我待一會，不要聲張。」那兩個婦人一聽他是偵緝隊的人，那敢不答應。

蕭原看到那兩個婦人惶恐不安的，只好在心裏說一聲：「很對不起。」

大約一刻鐘左右，蕭原便從那戶人家的一條門縫中，窺到蔡青自家中走出來，一直走出街上。

他沒有馬上跟出去。

他猜想蔡青不會沒弄清楚是否有人在街口街尾兩頭監視着，是不會放心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的猜想果然沒有錯，一會，他便從門縫中窺到蔡青自街口走回來，一直走回家中。

如是者兩次，待蔡青第三次從家中走出來，走出街口後，他才從那戶人家中走出來。

從蔡青的舉動，他幾乎可以肯定，蔡青果然不是一個笨人，他不想錯過發財的機會，一定是去找尋那個人。

他沒有立刻緊跟出去，在那戶人家的門口站了一會，才脫下那件外衣，也將插在腰間的那支匣子鎗掩藏在那件外衣內，搭在手臂上，這才走出街口。

才走出街口，他馬上便瞥到蔡青急步往馬路的左邊走去，已走出了老遠一段路。他忙閃在一個路人的後面，遠遠地跟着他。

蔡青不時扭轉頭往後瞥望一眼，顯然，他是担心有人在後面跟着他。

但他却沒有發現一直跟在不同的路人後面的蕭原。

蕭原就用這個辦法一直跟着他。

蔡青忽然走入一家茶樓內。

而這時候，已是午飯時分。蔡青大概進去吃午飯。

但蕭原却不這麼想。

他幾乎是奔跑着，繞到那家茶樓的後面，自墻角探頭往那條後巷內打量一眼，發現那家茶樓是有後門的，他更加肯定他的想法。

不久，他果然瞥到蔡青自後門走出來，往兩頭張望一眼，居然往他這頭走出來。

蕭原慌忙離開墻角邊，將手上的衣服搭在肩頭上，再行跟踪着，撥亂頭髮，搖動着身子，往來路那邊走去。

後巷頭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微响，蕭原猜到，必是蔡青走出來了。

跟着脚步聲一停，蕭原猜想蔡青必是停在巷口頭，往這邊張望，因此，他根本不敢稍爲轉過頭往後瞥望，繼續搖搖晃晃地往前走。

跟着，他似乎聽到脚步聲又响起，他忙假裝打個噴嚔，接彎下腰來用力抹鼻涕，却乘機自褲襠下往後瞥望一眼。

他馬上瞥到蔡青急步脚斜走過對街那面，往街道的另一頭走去。

蕭原却沒有立刻轉過身跟踪蔡青，繼續往前走了幾步，偸偸扭頭瞥望一眼，看到蔡青已走到一條橫街口，並轉了入去，他才急不迭轉身，快步往那邊走去。

接下來，蔡青似乎很放心，沒有再疑神疑鬼地往後瞥望，大概他以爲那一招「金蟬脫殼」很高明吧。

蕭原也跟踪得比較從容了。

轉入另一條路中，蔡青又走入一家茶樓內。

這一次，蕭原沒有繞到後面去窺看，却走入斜對面的一家飯店內，在門口靠墻邊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來，要了一碟飯，邊吃邊注視着那家茶樓的門口。

約一個鐘頭左右，蔡青從裏面出來了，口裏咬着一根牙簽，與一個也是咬牙簽的年輕人互相搭着膊頭，說說笑笑地往茶樓的右邊走去。

蕭原看着蔡青與那人走出一段路，才結賬離開，在後面跟着他們。

蔡青與那個人先是走入一間烟館內，但很快便走了出來，之後，又走入一間賭檔內，這一次，足足逗留了大半個鐘頭，才走出來。

這一次，他是獨自走出來的。

而他的神情，也顯得有點興奮，脚步也較快起來。暗中盯着他的蕭原看到他那樣子，猜想他必是在那賭檔內打聽到那個人的消息，便遠遠地跟着他。

蔡青又來到一間賭檔前，口裏吹了一聲口哨，一頭走了進去。

蕭原就在不遠處的一個巷口站下來，監視着。

但這一次蔡青在裏面足足逗留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仍未出來，這就令到蕭原不禁思疑起來。

蔡青那地痞會不會從賭檔的後面溜走了？又或是，他在裏面賭錢？

蕭原想到第一個念頭時，幾乎忍不住要走入賭檔內看一下蔡青是否溜了。

但他忍住了，又等了半個鐘頭，終於看到蔡青從裏面走出來。

瞧他難看的表情，蕭原猜他必是輸了。

在賭檔的門外吐了口口水，蔡青才往街道的另一頭走去。

蕭原噓了口氣，從巷口內走出來，跟着他。

蔡青左轉右拐地走了好一會，又走到一條街道，抬頭往街內瞧看了一會，才走進去。

蕭原發覺這附近一帶比較僻靜，來往的人不多，他估計蔡青這一次可能來這地方找那個人。

但却不見了蔡青的踪影。

他估計蔡青可能走入街口那幾間屋子的其中一間。

他忙往街口附近張望一眼，恰好看到街口對面有一戶人家的側墻是凸出一截的，那正好用來掩遮住身子，而又能夠窺看到街內的情形，於是他便急步奔了過去，躲在那截墻後。

透口氣，他才稍微探出墻外往對面窺望，一眼便瞥到蔡青與一個漢子自街內左

邊的第五間屋內走出來。

利那間，蕭原的心頭禁不住劇跳了一下。

與蔡青一道從那間屋子內走出來的人，正是蔡青向他描述的那個人！

蔡青口裏不知在說些什麼——蕭原猜他在向那人「兜售」他知道的「秘密」，只見那人兩眼兇光閃閃，點了一下頭，與蔡青一直往街道的另一頭走去。

蕭原隱忍着，沒有立刻衝出去。

他想待蔡青與那人交易後，才出奇不意地衝出去，將那人抓住。

蔡青不停地在說着話，那漢子忽然停下來，從身上拿出一疊大洋，放在蔡青的手上，蔡青似乎很滿意，將大洋放在褲頭的腰包內，又向那漢子說了一番話。

那漢子在聽着，臉上的表情變化不定。

由於這時那漢子與蔡青就站在街道當中，面對面站着，因此，蕭原可以看到兩個人的側面，自然也看到兩人的表情。

那漢子待蔡青說完，伸手拍拍蔡青的肩頭，對他說了兩句話，蔡青點頭，這才轉身往街口走出來，臉上滿是笑意，似乎很滿意這一次的「交易」。

他才走了兩步，那漢子忽然急走兩步，開口叫住蔡青，「朋友，等一等。」

由於那漢子說得頗大聲，因此，連蕭原也隱約聽到。

蔡青聞聲停下來，轉過身，那漢子恰好走到他的身前（本來是背後的，由於他轉過身，便變成來到他的身前），幾乎是與蔡青「貼上」了。

那剎那，由於那漢子是面對街口道邊。因此，蕭原清楚地看到他的雙眼中兇光大盛！

蕭原心頭一跳，忽然間從那截墻後衝出來，同時疾喝：「蔡青，小心！」

但却遲了。

就在那霎間，只見那漢子右手動了一下，蔡青頓時「呃」地悶叫一聲，身子抽搐了一下，隨即便有如一隻跳落滾水中的大蝦般，彎弓起來。

那漢子獰笑一聲，陡聞蕭原那一聲喝，神情驚震了一下，却沒有拔腿便跑，而是猛地往下一蹲。

彎弓着身子的蔡青便恰好將他遮擋住。

原來，蕭原在衝出來的時候，已將手上那件外衣甩掉，亮出握在手上的匣子鎗，指向這邊，要是那漢子拔腿便跑，肯定快不過蕭原從鎗咀噴射出來的鎗彈，但他這麼往下一縮，蔡青便成了他的擋箭牌。

那漢子不但兇狠，反應也好快！

蕭原就在那漢子往下一縮的剎那，亦飛快地往地上伏下去。

他的反應同樣快，而且猜得很準。

「砰砰砰」，陡地，自蔡青的身下，噴射出一串鎗火來。

原來，那漢子在往下一縮的剎那，已從身上抽出一支鎗，朝蕭原掃射了四、五鎗！

這人的動作好快。

幸好蕭原的反應也不慢，而且目光銳利，經驗豐富，快那麼一點點撲伏在地上，不然，他肯定會被射中。

鎗彈「嘯嘯」地從他的頭上激射過。他一扣食指，朝蔡青的雙脚掃了三鎗！

因爲只有蔡青的雙脚下，才有空隙露出來，可以射中那漢子的雙脚，所以，蕭原才向蔡青的雙脚掃射。

但那人却在開鎗向蕭原射出的剎那，有如一頭豹子般，自蔡青的身下標竄出來，撲向右手面的一間屋子。

蕭原那三鎗便射了個空，不，準確一點說，有一鎗射擊在蔡青的腿上。

那漢子在竄撲出去的剎那，反手一甩，朝地上的蔡青開了一鎗。

蕭原在無遮擋之下，只好急滾開去。

他的身子才滾開去，便馬上一停，手上的匣子鎗一晃，正欲向那漢子還擊出，只聽「砰」的一聲大响，那漢子已一頭撞開那間屋子的大門，竄進屋內。

屋內立時响起一陣驚叫聲。

蕭原扣在鎗機上的食指頓時一鬆。

他不想累及無辜，何况，也未必可以射中那個漢子。

而這時，蔡青已撲倒在地上，肚子下面流出一灘血來，染紅了石板路。

而附近的人家亦已被那陣陣鎗聲驚動了，一時間大人驚叫孩子哭，却沒有人敢走出來看一下，大概都怕鎗彈無眼，無辜被流彈打中。只有那個漢子走出來的屋子內，有三幾個漢子走到門口，閃縮地往外張望。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個漢子，蕭原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他跑了，馬上從地上標起來，箭一樣衝入那間屋子內。

屋內的幾個老少立到又驚慌地尖叫起來，縮在屋子的墻邊椅下，看着蕭原直往裏面衝入去。

蕭原自那漢子衝入屋子後，便已猜到，屋子必然有後門，不然，那漢子不會「自投羅網」的。

屋子的後面果然有後門，而且大開着，而後門之內，是一個小小的天井，蕭原在衝出天井時，順手抓起一個木桶，用力扔出後門外面！

他這一着，是「投石問路」，要是那漢子掩藏在門外，驟見木桶飛出來，在誤以爲是蕭原自裏面衝出來的情形下，必定會開鎗的，那蕭原就不會再貿然衝出去。

木桶飛砸在後門外的墻上，發出「砰」的一聲大响，散碎開來，蕭原也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長長的後巷，蕭原才衝出去，便立刻向兩邊張望，但却看不到那個漢子的影踪。

他不由怔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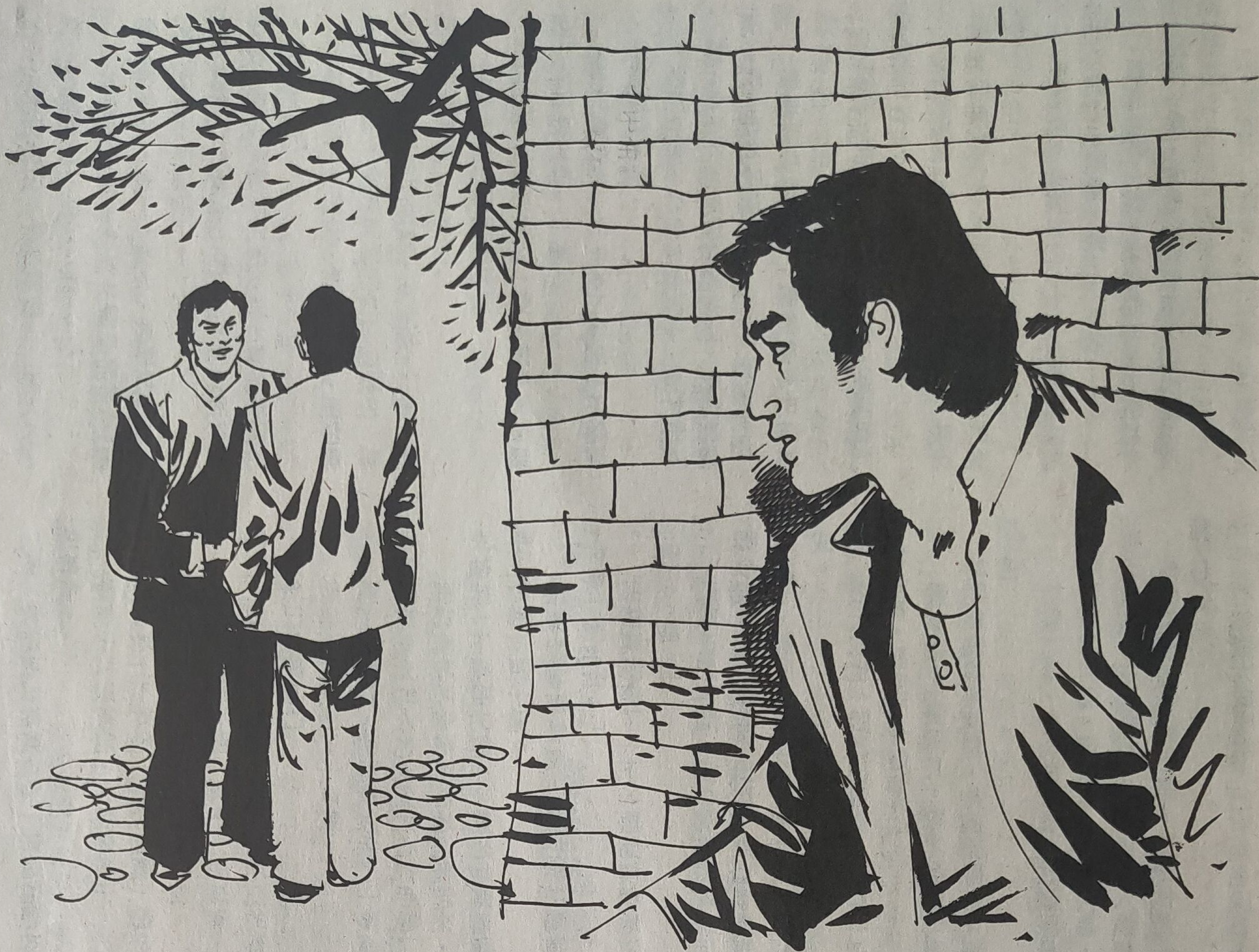
他不相信那漢子跑得那麼快，在他追出來的剎那，便已跑出後巷外面！

既然這一間屋子有後門，那麼，這一列屋子也應該有後門的。

一念及此，蕭原頓時想到，那漢子必是又從不知那一家的後門竄了進去，否則，斷不會這麼快便跑得沒了影踪！

這一條後巷很長，少說點也有三四十間屋子，而每一間的屋子都沒有動靜，一時之間，令到蕭原無從判斷那漢子到底竄入了那一間屋子內。

不過，他只猶豫了一剎那，便判斷那漢子極有可能竄入了從街口數過來第五間



蕭原躲在牆角偷窺蔡青與那人交易的情形。

屋子——也就是蔡青進去將他找出來的那間屋子內。

蕭原之所以這麼猜想，是有根據的，蔡青既然從那間屋子將他找出來，那絕無疑問，那個漢子可能是居住在那裏，將是與那間屋子主人是朋友，又或是那間屋子可能是一處賭檔，那漢子正在裏面賭錢。那麼，他只有竄入那間屋子內，才不會引起屋內的人的驚慌惶叫，否則，不論他竄入那一家，也必然會引起恐慌，發出叫聲，除非那是一間空屋，但他又怎麼會知道？他自然不會冒這個險！

蕭原不再猶豫，就像一陣風般，轉身又自剛才從衝出來的那道後門口，衝入屋子內！

他之所以沒有跑到第五間屋子的後門前，衝入屋內，一來是弄不清楚那間屋子的內裏情形，二來，要是那間屋內的人都是那漢子的同伙，那他衝入去，，等於自投羅網，而就算屋內的人不襲擊他，說不定也會故意阻攔他，好讓那漢子從前面走出去，跑得遠遠的，待他追出去時，已沒了影踪，基於前面的那些原因，他才沒有貿然返入那間——第五間屋子內。

而他自返出來的屋子內，再衝回屋子的前門外面，那肯定沒有攔阻，至多令到屋內那幾個老少再受一次驚嚇。

但在目前的情形下，蕭原也顧及不了那麼多，唯有事後向那戶人家致歉。

果然，他像一陣風般穿過屋子，往前面衝出去的時候，屋內那幾個驚魂甫定的老少，又驚嚇得發出一陣惶叫。

才衝出屋外，立刻便有幾個人衝上來，嚷叫着：「就是他，地上那個人是他殺死的！」將他圍堵起來。

他先是愕了一下，繼之，他便明白到是怎麼一回事。

——眼前這幾個人橫眉豎眼的，流裏流氣，一看便知道不是正經人，極有可能是第五間屋內的人——也就是那個漢子的朋友或是同伙，他們這麼一哄而上，將他圍堵住，極可能是阻止他追捕那個漢子，好讓那漢子逃掉。

蕭原立時大喝一聲：「你們是什麼人？快讓開！」跟着抬手朝天開了一鎗。

他本以為，那樣可以將那幾個漢子嚇得散開，那他便可以脫身，那知道那幾個人只是在鎗聲乍响的刹那，退縮了一下，隨即又蜂擁而上，並且嚷叫：「他殺死了人，不能讓他跑了，捉住他，捉住他！」

有兩人隨即喝叫聲，撲向他的身上。

蕭原氣急之下身子斜斜一閃，避過那個自他前面撲過來的漢子，同時一抬手，用握在手中的匣子鎗狠狠地砸在另一個自斜側撲上來的漢子的肩頭上！

那個漢子被砸得痛叫一聲，跌落地上。

「住手，要不我開鎗！」蕭原疾喝一聲，鎗管一擺，指向那幾個欲撲上來的漢子，頓時將他們震住。

「你們都是什麼人？」蕭原用鎗指住面對着他的一個矮漢，厲聲道：「快說，否則我打斷你的左脚！」鎗咀向下一指，對準那矮漢的左脚膝頭。

那矮漢嚇得臉色遽變，驚慌地向後閃縮，吶吶地道：「我……我是住在這裏

的……光天白白，你敢開鎗……傷人……那……還有……法……麼……」

其他幾個漢子也哄地嚷叫起來：「這個人好兇啊，殺了一個人，還敢再行兇，說什麼也不能讓跑了！」

蕭原忽然靈機一動。「你們既然不讓我走，那我就與你們泡下去，等偵緝隊的人趕來……」

他的話還未說完，那幾個漢子臉色都變了，其中一個朝其餘的打了個眼色，叫一聲：「他想殺死我們，快跑啊！」第一個轉身撒腳便跑。

其餘幾個跟着四散奔跑。

「站住！」蕭原暴喝一聲，撲向那個矮漢，同時朝天開了一鎗！

但那幾個漢子却根本不理那一下鎗聲，反而跑得更快。

蕭原見嚇不住那幾個漢子，急忙飛身一撲，飛撲在那個矮漢的身上，壓得那個漢子跌了個狗吃屎！

那矮漢頓時發出一聲很難叫的痛叫聲。

原來，他不但碰破了上唇，連兩顆門牙也碰落了，一口是血。

蕭原用鎗咀頂在矮漢的後腦上，咬牙道：「你再動一下，我便一鎗打爆你的腦袋。」

那矮漢渾身震抖了一下，語聲驚惶地道：「別……開鎗，我……不敢……」

蕭原冷哼一聲，才從他的身上跳起來，回頭一眼，其他的幾個漢子經已跑得沒了影踪。

蕭原也不以爲意，他知道，只要抓住一個，肯定可以從其口中，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

他幾乎可以肯定，那幾個漢子，包括乖乖地在地上不敢動一下的矮漢，都是那個眼露兇光的漢子的同伙或是朋友。

「起來！」蕭原踢一腳地上的矮漢，同時看一眼倒伏在地上，流了一地血的蔡青，果然已氣絕身亡。

他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

爲了一點錢，蔡青竟然丟了一條命，那個眼露兇光的人也未免太心狠手辣了！

那矮漢哼哼唧唧地從地上爬起來，用衣袖抹一下滿咀的鮮血，驚恐地瞧着蕭原手上的那支匣子鎗。

蕭原瞪着那矮漢，惡狠狠地喝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矮漢瑟縮了一下，語聲模糊地道：「何……昌。」

蕭原正想再問，街口那邊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響起，跟着便出現了幾個手握短鎗的漢子，蕭原便認出當先那個人正是張大成。

張大成也一眼認出蕭原，張口叫道：「蕭老哥，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道：「張隊長，剛才發生的事情一時間很難說得清楚，待回到隊部才慢慢說吧。」

話聲才落，張大成與其他五個隊員已奔到蕭原的前面，蕭原馬上指指何昌，對張大成道：「張隊長，請將這個人鎖起來，他與那個殺死地上那人的傢伙是一伙的！」

不等張大成吩咐，已有兩名隊員上前去，將何昌雙手反鎖起來。

何昌聽蕭原稱張大成爲張隊長，頓時知道來的這幾個人是偵緝隊的，一張臉不由發白起來，大概後悔不跑得快一點，以至落在蕭原的手上。

「蕭老哥，地上那個人是誰？」張大成扭頭瞧着趴在地上，就像一條死狗一樣的蔡青，皺着眉頭問。

「他叫蔡青，就是他將那封信送給王東的！」蕭原道：「我跟踪他來到這裏，找到那個托他將信送到隊部的那個人，大概是想用知道的消息，向那傢伙敲幾個錢，那知他看走了眼，大概是財迷心竅吧，又或者他根本不知道那傢伙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結果，被那個傢伙用刀插在小腹內，登時了賬，我欲救他已來不及……後來，還是讓那個傢伙跑掉了。」

頓了一下，又補充道：「這個蔡青，老莫與我上午時，曾到他的家中找過他，關於這點，你回去可以問老莫。而他與另外幾個逃跑的人堵截住我，不讓我去追捕那個傢伙，後來被我一句話嚇得一哄而逃，算他倒霉，被我抓住。」

「蕭老哥，你曾與那個傢伙駁火麼？」張大成關切地道：「沒有受傷吧？」

「可惜幹不倒那個傢伙。」蕭原邊說邊看一眼手上的匣子鎗，隨即將它插回腰間，跟着用手指一下靠近街口的第五間屋子。「張隊目，請你叫兩個弟兄到那間屋子內搜查一下，那個傢伙是被蔡青自那間屋子內找出來的。」

「阿坤、徐安，到那間屋子內搜查一下，看看還有什麼人在裏面！」張大成扭頭朝兩個手下吩咐。

阿坤與徐安答應一聲，馬上向那間屋子走去。

張大成跟着又吩咐那個站在他身後的手下：「劉波，快趕回隊部，帶兩個人來，將那死人抬回去。」

劉波答應一聲，快步走出街口，趕回隊部。

蕭原猛省起剛才追趕那個傢伙時，曾毀壞了那戶人家的一個木桶，忙對張大成道：「張隊長，請等一下，待我到那戶人家去賠償被我砸爛的木桶。」

張大成朝蕭原點點頭，蕭原便走入那戶人家中，對那個年老的婦人說了聲，對不起，并拿出三個大洋放在桌上，說是賠償被他砸爛的木桶的。不等那個年老的婦人說什麼，他趕快走出去了。

而那三塊大洋，足夠那個年老的婦人買回四隻同樣的木桶有餘。

蕭原才從那戶人家中走出來，張大成已對他說道：「蕭老哥，我們何不也到那間屋子裏看一下？」

蕭原當然不會說不，與張大成一齊走入那間屋子內，留下那兩個抓住何昌手臂的隊員，看着地上蔡青的屍體。

那間屋子除了傢俬枱椅雜物外，什麼也沒有，更別說人了，而在蕭原與張大成走進去時，阿坤與徐安已差不多搜查過整間屋子了。

結果，自然是搜不到什麼人出來，而且，也發現不到什麼值得思疑的事物。

不過，蕭原却留意到，其中那間有床鋪的房子內，那張桌上擺放着一包花生，

一包鹵水猪雜，還有一包鹵水鴨脚鴨翼，兩包烟卷，三個酒瓶(其中兩個空的)，六個酒杯，大多還有剩酒，而桌子的周圍則擺放了七張椅櫈。從桌上擺放的東西看來，蕭原猜想在蔡青未找到來之前，這房中共有六個人在喝酒，而大白天的躲在屋內的房中喝酒，那些人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人，那就令人思疑了。

「張隊長，那幾個人大白天的躲在房中喝酒，說不定在商量着要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等一會回到隊部要好好地查問一下那個何昌，他們到底在談說些什麼？」

「蕭老哥，要不是你提出，我還想不到這上面去。」張大成眨眨眼道：「聽你這麼說，我也覺得，那幾個溜掉了傢伙，肯定在商議什麼見不得人的壞主意！」

頓一下，他又誠心誠意地對蕭原道：「蕭老哥，你要是……當我是朋友，請叫我一聲大成吧。」

「張隊長，相識便是朋友。」蕭原道：「我一直當你是我的朋友！」

「蕭老哥，那天的事，很對不起。」張大成緊握住蕭原的手，殷切地說。

「張……老哥，既然那是一場誤會，而你與弟兄們又是執行職責，那怎能怪你，請你別耿耿於懷。」蕭原也握住張大成的手。「我早已忘了那天的事。」

「但……」

張大成才說了一個字來，便被蕭原堵住了。「張老哥，除非你不將我當作朋友，否則，以後都不要再提那回事了。」

「蕭老哥，我實在佩服你！」張大成激動地用力搖一下蕭原的手。「我今晚非要請你喝兩杯不可！」

蕭原爽快地道：「張老哥請我喝酒，我一定奉陪，喝個痛快的！」

「張隊長，我們搜遍了屋子每一處，都找不到什麼。」阿坤與徐安從屋子的閣樓上走下來，向張大成報告。

「既然搜不到什麼，那我們回隊部吧。」張大成揮揮手說：「幸好蕭老哥捉住那個何昌，回到隊部後，可要好好地質問他一番。」

「張隊長，外面那條屍……」徐安望着張大成。

「就由黃狗與馬順看着吧，我們先帶那個矮漢回去。」張大成邊說邊招呼蕭原走出屋外。

歹徒狡猾　幾番逃脫

經過一番質問，何昌終於從實招供。

原來何昌就是住在那間屋子的。

至於那個目露兇光的漢子——也就是找蔡青替其送信到偵緝隊部的那個人，是何昌的遠房表兄，姓郭，名勝，約在兩個月之前，來梧州找他，就住在他的家中。

由於何昌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而郭勝自從住在他家後，每天都與他吃喝玩樂，因而臭味相投。

在蔡青去找郭勝之前，他們確是在房子內喝酒，除了郭勝之外，其餘的五個人都是何昌的朋友，也是他依照郭勝的意思，替其物色的。

他更招認，郭勝之所以要他物色幾個相熟并靠得住的朋友，是要做一筆大買賣，所以要找人幫手，并對他說，要是做成那筆買賣，他們每人可以分到二百個大洋，足夠他們快活個一年半載。

聽說可以分到那麼多錢，他不禁爲之怦然心動，而他平日也是幹些不正當的勾當來弄錢的，但都是鷄零狗碎小買賣，難得能夠有機會弄一大筆錢，他怎會放過，馬上一口答應下來。

但到底幹的是什麼買賣，他至今仍然不清楚。

他曾問過郭勝，他只對他說，待到事機成熟的時候，自會告訴他。

而在蔡青未找到郭勝之前，他與郭勝還有另外五個朋友在房中喝酒，郭勝也沒有對他們說幹的是什麼買賣，只是逐個詢問那五個人，是否有興趣及胆量，入伙幹那筆大買賣。

能夠分到那麼大筆錢，那五個傢伙都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

當時，也曾有人向郭勝詢問，幹的是什麼買賣，郭勝仍然不肯透露一點口風，只對他們說，在動手幹買賣之前，自會對他們說清楚，并一再叮囑他們，不可洩漏風聲，以免幹不成那筆買賣。

何昌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而他是在吃了不少苦頭後，才說出來的。

對於蕭原與莫鎮中張大成他們來說，收獲不少。

雖然捉不到郭勝，但終於知道了他是誰，並且，還有意外的收獲，知道郭勝要在梧州幹一筆大買賣，而不是專門來對付蕭原的。

蕭原曾一再詢問何昌，是否知道郭勝對付他的原因，何昌劈神誓愿，說郭勝根本就沒有對他提說過「暗算」蕭原這回事，他是毫不知情。

蕭原根據何昌所說，一時間也猜不透郭勝因何要對付他。

因爲他根本就沒有聽過郭勝這個名字，自然不認識這個人。

不過，他已下了決心，一定要將郭勝捉到，弄清楚他因何要對付他。

更重要的是要解除這個隱患。

他曾經一再向何昌盤問，郭勝在這裏還有什麼親戚或是信得過的朋友，何昌却一直搖頭說，郭勝在梧州只有他這麼一個表弟，根本就沒有什麼相熟的朋友，更別說親戚了。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打斷了從這方面找尋郭勝的打算。

但他却詳細地向何昌詢問了在他房中喝酒的那五個朋友的姓名，以及住址。

蕭原是想從那個傢伙下手，查出郭勝的下落。

吃過晚飯後，蕭原本想一個人去追查郭勝的下落的，但莫鎮中堅持要與他一起去，說是好有個照應，他拗不過他，只好答應。

才走了一段路，蕭原忽然停下來，對莫鎮中說道：「老莫，我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你看行不行。」

莫鎮中先是怔了一下，繼之說道：「老蕭，你想出來的主意，一定行的。」

蕭原笑笑，說道：「老莫，我這個主意與今日利用蔡青找到郭勝的一樣，利用何昌替我們找到郭勝，或是將他引出來，你說行得通麼？」

「應該行得通。」莫鎮中想了一下，點頭道：「何昌被我們捉住的事，郭勝一定知道，他必然很關心何昌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當他知道何昌被我們放回去後，他肯定會去找何昌問個清楚，以決定是否還繼續幹那筆買賣。」

頓了一下，他繼續說下去。「而何昌在獲釋後，他必然想找到郭勝，向他解釋一番，或說謊騙他——根本就沒有說過有關他的事情；或者說實話——將對我們說過的話都說出來，無論是那一種情形，他都會替我們將郭勝『釣』出來！」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說道：「不過，我們今晚仍然去找那五個傢伙，明天才放走何昌，利用他找出郭勝。」

「你怎麼說，就怎麼辦。」莫鎮中笑說道：「現在去在找那一個？」

「先去找何根。」蕭原說。

何根就是何昌所說的五個猪狗朋友中的一個。

「那走吧。」莫鎮中一拍蕭原的肩頭。

這一晚，他兩個找遍了那五個傢伙的家，也找不到其中一個，再找遍了他們平時常去的地方賭館妓寨，也找不到他們的影踪。

看來，那五個傢伙可能躲藏起來了。

找不到那五個人，蕭原與莫鎮中只好「敗興」而歸。

這時候已經凌晨時分。

兩人走到一個路口時，兩人都同時停下來，張口欲說話，但發覺到對方都想說話，又同時將到口的話咽回去，讓對方先說。

後來，還是莫鎮中先說：「老蕭，我們在這裏分手吧，你回旅店，我回隊部。」

蕭原其實也想說這句話，便點點頭道：「好吧，我回旅店去。」跟着朝莫鎮中揚揚手，便向左邊那條路走去。

莫鎮中也揚揚手，說一句：「老蕭，夜深人靜，小心點！」

街上確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除了他兩個。

「你也要小心。」蕭原扭頭說道。人已走出十多步。

莫鎮中則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驀地，他們才走開的那個路口內，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在靜夜中，特別響。

蕭原與莫鎮中同時停住脚步，警惕地往那望過去，一隻手習慣地摸在腰間的短鎗上。

路口那邊隨即跑出一個人來，左右一望，馬上停下來，朝莫鎮中那邊呼叫：「莫隊副，我是羅貴，我聽大眼仁說，你要找我！」

莫鎮中與蕭原一聽那人是羅貴，同時精神一振，急急自左右兩邊向羅貴走過去。

這個自稱羅貴的人，就是他們今晚想找尋的那五個傢伙的其中一個。

這豈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

費功夫麼?

不過，兩人興奮之餘，却沒有放鬆警惕，以防有詐，走到街口的兩邊轉角處便停下來，瞧着街口當中的那個人——羅貴。

兩人分別站在街口轉角處之前，利用墻角墻邊遮住自己，那就不怕街口裏面埋伏着人，向他們開鎗襲擊了。

那羅貴顯然認得莫鎮中，看着莫鎮中，說道：「莫隊副，我知道你找我爲了什麼，是不是爲了郭勝?」

莫鎮中與蕭原只是聽何昌說那五個人中，有一個叫羅貴，却從未見過他的樣貌，因此，兩人都不太敢肯定，眼前這個人就是羅貴。

「你就是羅貴?」莫鎮中不答反問，雙眼緊緊地盯着那人。

而蕭原則留意着附近的動靜，特別是那人身後，街口內的動靜。

他們找了一晚，也找不到羅貴這五個人的踪影，忽然間他却自動找上他們，怎不令蕭原心生猜疑。

「我就是羅貴啊!」那人說道：「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問一下賭館內的那些人!」

剛才，莫鎮中與蕭原就是從街口那頭的吉祥賭館內走出來的，而據何昌所說，羅貴與他的豬狗朋友經常到那裏賭兩手的。

「你怎麼知道我去找你?」莫鎮中思疑地問。

不過，他已有九分相信眼前的人就是羅貴。因爲，眼前這人不是羅貴，斷不敢要他去問一下賭館內的人，以証實他的身份的。

「是賭館內做荷官的阿七告知我的。」羅貴道：「當時，我就躲在賭館後面的一個房間內。不怕對你說，開賭館的三手楊通，是我的堂叔，是我央求他，讓我躲在賭館內的。」

「你既然躲起來，爲什麼又忽然改變主意，趕來找我?」莫鎮中已完全相信他是羅貴。

「我已想通了，這麼躲下去，總不是辦法，除非我不再在這裏混下去了，要不，我躲得了一時，也躲不了一輩子，正像我堂叔對我說的，我又不是犯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大不了被你們關兩天，總好過躲躲藏藏的，他還對我說，與郭勝又不是深交，犯不着替他受罪，他並勸我向你們自首，只是我當時有點怕，聽不進去。剛才阿七到後面找我時，也勸我不要再躲藏，去找你，我才下了決心。」

「日間你與其他人跑掉後，有沒有見過郭勝?」蕭原在一邊插口問。

「沒有。」羅貴搖搖頭。「莫隊副，我與郭勝相識全是何昌介紹的，雖然我曾與何昌他們阻截那個人追截郭勝(他說到『那個人』時，用手指一下蕭原)，但當時我們根本不知他犯了什麼事，更不知道那人(又指一下蕭原)是隊上的人，所以，才會那麼做，那不算很大罪吧?」

「羅貴，看在你自動來找我，我放過你這一次。」莫鎮中道：「不過，你要說出郭勝的下落。」

「我連他的人也沒有再看到，又怎知他的下落。」羅貴攤攤手道：「但我知道，他可能會去一處地方躲藏。」

「什麼地方?」莫鎮中雙眼陡睜，定定地看着羅貴。

「這只是我的猜想。」羅貴不敢肯定地道：「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到那裏躲藏的。」

「說出來聽聽。」莫鎮中揮揮手。

「有一次，我與他，還有何昌、何根、大蝦公在鐵頭老大那間賭館賭完錢出來，當時我們都贏了錢，便到附近的一家飯店去吃喝了一頓，吃完之後，我們幾個都有了酒意，便提議去樂一下，何昌幾個人都說好，只有郭勝推說有點不舒服，要回去躺一下，便獨自走了，走不幾遠，我記起他與我去厠所時，因爲他要大解，便將帶在身上的一支左輪鎗交給我，待他出來再交還給他，大概當時有幾分酒意。他出來後，我却忘記了，而他也似乎忘記了。我去找女人，自然不好帶着鎗在身上，免得被問三問四，便對何昌他們說了一聲，要他們先去一步，我追上郭勝，將鎗交回給他後，自會到那間妓寨去。」

羅貴說到這裏，禁不住現出一種曖昧的笑意來，繼續說下去。「郭勝走得好快，我追了好一段路，看到他，正想將他叫住，他却忽然轉入一條街巷中，我當時不禁怔了一下——那可不是走回何昌的家的方向，也因之，我頓時將叫聲頓住，同時，好奇心大起，決意偷偷跟着他，看他要到那裏去。當時我心裏想，既然要與他做一單大買賣，知道他這個人多一點，是不會吃虧的。

「跟着他穿過兩條街巷，又轉入一條短巷中，在巷子的一家後門前停下來，往前後張望了一眼，才舉手敲門，很快，那道後門便自裏面打開來，一個女人探出頭來，跟着又縮了回去，郭勝一閃身，走了進去。

「這件事，我本來想告訴何根他們的，但想一下，覺得還是不告訴他們較好，免得他們向郭勝取笑時，說出是我看到的，後來我向一個朋友打聽，果然與我猜想的那樣，那屋子的女人是個暗娼。」

頓一下，他看到莫鎮中仍然看着他，便又說下去：「我聽何根說，郭勝在這裏只有他一個親戚，認識的人就只有我們這幾個，因而我才會猜想，他既然不能夠躲在何根的家中，那他幾乎無處可去，而我相信他一定會想到，你們會去找我們幾個查問他的下落的，所以，他不大可能去找何根他們，那只有去找那個暗娼，對他來說，那應該是沒有人知道的。而我猜想，他之所以偷偷摸摸地去找那個女人，連我們也不告知，不可能是臉皮薄，不好意思對我們說，他不是那種人，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他想保留一個萬一發生什麼事時，可以躲藏的秘密地方。」

「你還記得那個暗娼的屋子在那條街巷麼?」蕭原開口問。

「記得。」

「我認爲你說的不無可能。」蕭原道：「你帶我們去吧。」

「要是找不到他，你們不會怪我，或是以爲我作弄你們吧?」羅貴看着莫鎮中，等他說話。

「既然那只是你的猜想，當然不可能

是肯定的，在那個暗娼的家中找不到他，怎能怪你。你放心吧。」莫鎭中道：「你只管帶我們去。」

但他馬上補加一句：「你要是串通了郭勝，誘我們落陷阱，那你大概是活膩了！」

「莫隊副，他又不是我的什麼人，我犯得着爲他冒這險麼？」羅貴發急地道。

「希望你說的都是眞的。」莫鎭中道：「走吧。」

莫鎭中沒有再說什麼，當先向對面那條街道走去。

蕭原與莫鎭中交換了一瞥眼色，才跟着羅貴往前走。

不過，莫鎭中很快便跟貼在羅貴的背後，而蕭原則墮後兩人一丈左右，右手則始終在腰間的鎗把上，以便隨機應變。

兩人雖然有幾分相信羅貴所說的話，但仍然有一分思疑，所以，暗中提高警惕，以防遭到襲擊。

＊　＊　＊

夜很靜，除了他們三人的脚步外，沒有別的聲响，在這麼靜寂的深夜中，若是有什麼動靜，憑蕭原那敏銳的聽覺，肯定可以及時察覺出來。

走在前面的羅貴沒有什麼異樣的舉動，只是偶爾扭轉頭看一眼莫鎭中是否跟着。

莫鎭中自信，若是有什麼風吹草動，羅貴肯定逃不出他手中。

穿街走巷的，前面的羅貴終於停下來，側轉身對莫鎭中說：「莫隊副，轉入左面那條巷子便是了。」邊伸手往前面指一下。

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因爲這條街的兩旁，都是人家，要是大聲說話，很容易便會驚醒那些人家。而他們停下來的地方，距前面的街口不過一丈遠，說不定因而也會驚動了那條巷子內的人家，要是郭勝眞的匿在那個暗娼的家中，那就有可能被他「聞風先遁」了。

「你認淸楚了麼？」莫鎭中也壓低聲音問。

「不會錯。」羅貴肯定地道。

「那條巷子有多長？」莫鎭中問。

「大約有二十戶人家左右。」羅貴眨眨眼說，看到莫鎭中張口欲說，他似乎猜到他想說什麼，搶先說道：「那個暗娼住在巷口數進去第七間屋子。」

莫鎭中深深地盯了羅貴一眼，沒有說什麼。羅貴却忍不住道：「莫隊副，我那一日看得淸淸楚楚的，絕對不會錯。」

「沒有記錯最好。」莫鎭中這才開口道。跟着，朝後面的蕭原招了招手。

蕭原立刻快步走上前去，莫鎭中將羅貴說的話，對他說了一遍，跟着又道：「老蕭，是在前面叫門，還是從後面偷偷地潛進去？」

蕭原望一眼羅貴，說道：「那些屋子的後面有天井的麼？」

「沒有。」羅貴馬上搖搖頭說道。

「老莫，旣然後面沒有天井，那很難從後面潛進去的，我看，還是由你與他在前面叫門，我在後面匿着，提防郭勝會從屋後偷偷溜走！」

「嗯，前後堵着，若郭勝眞的藏在那間屋內，那他就無路可逃了！」莫鎭中頷首道：「老蕭，就依你的法子行動。」

蕭原道：「老莫，待我悄悄地走入後巷內，你與他才去拍門。」

莫鎭中朝蕭原點點頭：「老蕭，那你先走吧。」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馬上朝街道的那頭走去。

莫鎭中待蕭原走到街口頭，才與羅貴走前去。

轉入左手面那條巷子中，蕭原回過頭來望着羅貴，羅貴忙會意地伸手一指前面的第二條橫巷口，蕭原馬上點點頭，表示知道，快步朝那條橫巷口走去。

莫鎭中與羅貴就在第一個橫巷口前停下來，看着蕭原轉入那個巷口內，估計他已走到第七間屋子的後門前，這才與羅貴走入橫巷內。

兩人雖然已盡量放輕脚步，但仍然覺得自己的脚步聲有如牛蹄踩在地上般沉响——巷子內寂靜得有如一座墳墓那樣。

走到第七間屋子的門前，用手指一下，朝羅貴嗡動咀唇，却沒有說出聲來，羅貴立刻朝他用力地點點頭。

莫鎭中打量了那兩扇緊閉的屋門一眼，然後朝羅貴招招手，示意他走近去。

待羅貴走到他的身前，他馬上附耳說道：「等一會你去叫門，若是屋內那女人問你是誰，你就說是來找她睡覺的，知道麼？」

羅貴猶豫了一下，才點點頭。

他這時候已是騎在虎背上，不由他不答應。

莫鎭中推推羅貴，羅貴吸了口氣，硬着頭皮走上前去，擧手在門上敲了三下。

屋內沒有動靜。

莫鎭中在羅貴擧手敲門的時候，已閃到屋子的旁邊，並且將駁壳鎗抽出來，扳開機頭，以應付萬一。

羅貴聽不到屋內有什麼動靜，只好又在門上敲了幾下。這一次，他稍爲用力一點。

屋內馬上有了反應。「誰啊？」是一個女人慵懶的聲音。

「是我。」羅貴壓着聲音說道：「妳聽不出來麼？」

「是阿山？」屋內那女人道。

「是啊。」羅貴含糊地應道：「快開門吧，我等不及了。」

「你走吧。我床上躺着一個人，還未走。」屋內那女人說道：「你有心來找我，早點來啊。」

羅貴頓時無話可說，扭頭看着莫鎭中，看他的意思如何。

莫鎭中一時間也想不出，有什麼藉口可以令到屋內那女人開門，只好上前，附在羅貴的耳邊，悄聲說道：「撞門！」

羅貴猶豫地看着莫鎭中：「莫隊副，那……很危險的啊，要是郭勝在屋內的話，他身上有一支鎗的啊！」

「別怕。」莫鎭中道：「有我在一旁防備着，我手上也有一支鎗啊。」莫鎭中拍拍他的肩頭，在他的眼前晃動一下手中的駁壳鎗，跟着推推他。

羅貴知道不撞門是不行的了，只好點點頭，向後走開幾步，以便猛走幾步撞

門。

屋內那女人沒有再說話，大概以為羅貴走了。

蕭原仍在門旁站着，等着羅貴撞門。

羅貴猛吸一口氣，有如一頭牛犢般，急奔幾步，一肩膀撞在門上，發出「彭」的一聲大响。

兩扇門却只是猛烈地搖晃了一下，却沒有被撞開。

羅貴只好再撞，莫鎮中也幫着一脚踢在門上。

這一次，大門終於被撞開。但他驚動了巷子內的人家，刹時間响起一陣騷動聲。

門一開，羅貴自然收勢不及，衝跌入屋內。

莫鎮中則閃貼回門邊的墻上，手上的鎗則自門邊伸入屋內。

羅貴在撞門的時候已打好主意，一撞開門便立刻趴在地上，以防萬一。他在衝跌入去的刹那，慢不迭跌落地上。

屋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甚至連那個女人也沒有大呼小叫，更別說有人向他們開鎗了。

這就是不對勁了。

刹那間，莫鎮中心頭一動，貼着門邊閃入屋內。

羅貴則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為了安全起見，他仍然向墻邊滾過去。

* * *

就在羅貴在前面撞門的時候，屋子後面那道後門悄沒聲地打開來，一顆腦袋探出來，往巷子的兩頭張望一眼，接又縮回去，隨即，一個人影閃了出來。

匿在第五間屋子後門墻邊的蕭原一眼瞥到，不禁緊了緊手中的匣子鎗。

那條人影才閃了出來，那道後門內又閃出一條人影。

巷內雖然很黑，但蕭原仍然分辨得出，第一條人影是個女人，第二個才是男人。

他馬上便斷定那個男人是郭勝。

也只有郭勝，才會在前面撞門時，從後門溜出來，若不是，根本不用溜。

就在那兩條人影在門外略一猶豫的一刹那，蕭原厲喝一聲：「郭勝，不要動，你逃不了的！」

那兩條人影聞喝整個人震了一下，那個女人張口發出一聲尖叫。

蕭原那一聲厲喝在靜寂的夜空中仿似打了個响雷，他之所以喝得那麼大聲，是要讓屋內的莫鎮中聽到。

就在那個女人發出尖叫的時候，那個男人——蕭原已確定他就是郭勝，猛地張臂箍住那女人的頸脖，令到那女人的尖叫聲戛然而止。

「你別想捉到我！」那個男人兇狠地道：「你若開鎗，打死的首先是這個無辜的婊子。」

蕭原一聽，不由猶豫地稍為放鬆了欲扣動鎗機的食指。

就在那霎間，蕭原心頭劇震了一下，身子往後的墻上一貼的同時，往下一滑。

他瞥到郭勝抬起握鎗的右手。

「砰砰砰」鎗火自郭勝手上的鎗咀中噴射出來，起碼開了五六鎗。

鎗彈射擊在門邊的墻角上，及門上，發出「錚錚篤篤」的聲音，磚屑激射。

蕭原要不是目光銳利，反應夠快，那一定會被郭勝那一輪射擊射中。

「砰砰」兩聲，蕭原在滑坐在地上的刹那，也向郭勝還了兩鎗。

但由於郭勝利用那個女人擋在身前，因而令到蕭原投鼠忌器，不敢向郭勝開鎗，只是威嚇性地射向他的頭上及身旁的墻上。

那兩鎗仍然嚇得郭勝往下縮了縮，並往門旁的墻上緊貼過去，又向蕭原那邊開了兩鎗。

由於角度的關係——雙方同處於「一條綫」上，而蕭原又躲在門邊凸出的墻角後，因此，郭勝那兩鎗根本射不到他，但也「逼」得他不敢動一下身子。

而那個女人自那一聲尖叫後，便沒有再發出聲音，不知是嚇暈，還是被郭勝將她箍暈過去。

後門內响起急促的脚步聲，同時，也响起莫鎮中的叫聲：「老蕭——」

「老莫，小心一點，郭勝就在後門外的墻邊！」蕭原恐怕莫鎮中貿然從裏面衝出來，忙大叫一聲。

「砰砰砰」郭勝又向蕭原連開三鎗，跟着猛地將箍着的那個女人往前一推。

蕭原正想開鎗還擊，却驟見那個女人直撲過來，吃驚之下，勾動鎗機的食指不由僵住了。

要是他開鎗，肯定會打中那個女人，畢竟那女人是無辜的，他不想誤傷無辜。

但他馬上想到郭勝利用那個人來阻擋他開鎗向他射去，並乘機竄逃——往巷子的那一頭竄奔，立刻從那個墻角後衝出來。

他才衝出來，往巷子那頭衝出的郭勝驀地雙手朝後面掃射五六鎗！

鎗聲巨响的刹那，蕭原疾往地上撲落去，那女人的身子陡地挺搐了一下，發出一聲尖叫，重重地摔跌在地上，恰好將蕭原的鎗咀阻擋住，令到他不能即時開鎗向郭勝射擊。

待到那個女人斜撲在地上，他急抬手中的時候，郭勝已經衝到巷口那頭，他急忙扣動食指，朝郭勝連開兩鎗！

郭勝的身子應聲歪閃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但仍然身子一轉，閃入了右邊的那條巷子內。

蕭原又開了一鎗，却慢了一刹那，那一鎗射擊在巷口轉角處的墻上，火星濺射。

「老蕭，你沒有什麼吧！」隨着話聲，從那道後門內，閃出一個人來——正是莫鎮中。

蕭原從地上一躍竄了起來，疾聲道：「老莫，你看一下地上那個女人怎麼了，我去追那傢伙！」

不等莫鎮中說話，他已有如一支激矢般，向前面的巷口飛奔前去。

「老蕭，小心！」莫鎮中猶豫了一下，決定留下來。看一下地上那個女人是死是活。

——雖然這個女人與郭勝在一起，但她可能不知情，那她就是無辜的了，而她的身世又是那樣可憐，令到他不由大起惻

忍之心。

他蹲下來，馬上就看到那女人的背上有兩個血孔正湧流出血來，他不用探她的鼻息，也知道她是沒有救的了。

不過，他仍然伸手將那女人扳轉身，赫然發現她的心胸部位有兩個血窟窿，再伸手一探她的鼻息，果然沒有了。

「他媽的！」他不由罵出一句粗話來。

既然她已經死了，留下來也沒有用，而他也不放心蕭原，吸口氣，忙從地上跳起來，往前面那頭奔去。

至於羅貴，他已無暇理會了。

還未奔到巷口，前面驀然響起兩聲鎗聲，他正愁不知蕭原往那裏追下去，辨別了一下，便循聲追下去。

＊　＊　＊

也不知奔過多少條街巷，前面是一個岔路口，莫鎮中不知蕭原往那一條街道追下去，只好停下來，希望可以聽到什麼聲響，從而判斷往那一條街道追下去。

四下裏一片沉寂，他只聽到自己粗促的呼吸聲，別的聲响一點也聽不到。

這一來，就令到他難以下決定了。

這麼站下去可不是辦法，正當他決定往右邊的一條街道追下去時，當中的那條街道內，响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急忙閃到左手的一間屋子的墻角後。

隨着迅速奔近的脚步聲，奔出一個人來，莫鎮中一眼瞥到，鬆了一口氣，從墻角後走出來，朝那人叫道：「老蕭。」

那人正是蕭原，聞聲往莫鎮中那邊一望，隨即走過去：「老莫，你怎麼也追來了？」

莫鎮中却不先答他問話，急急說道：「老蕭，那傢伙溜掉了？」

蕭原重重地吁了口氣，說道：「給他溜掉了，在前面那幾條街巷中，失了他的踪影，我找遍了，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他媽的，又給他溜了。」莫鎮中不甘心地吐了口氣。「那傢伙不但溜滑，也很心狠手辣。」

「老莫，那個女人不是——」蕭原驚疑地看着莫鎮中。

「死了。」莫鎮中目光閃動一下。「那可憐的女人死得眞無辜。」

「哼，連一個無辜的女人也狠心殺死，根本不是人！」蕭原不由用力緊握着拳頭。

「老蕭，這一次又讓那傢伙溜掉，不知那傢伙會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要找到他，只怕沒有那麼容易。」莫鎮中有點不甘心。

「老莫，就算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蕭原揮動一下拳頭。

「老蕭——」莫鎮中才說了兩個字，驀地，一聲尖厲的叫聲劃破夜空傳來，兩人不禁心頭一震，互相對望了一眼。

「老莫，是一個女人的叫聲！」蕭原疾聲道。

「會不會——」莫鎮中目光一轉，忽然睜眼疾聲道：「老蕭，這裏距那三個女人被殺的那三處地方很近，會不會是——」

「快跑去看一下！」蕭原眼色一變，截斷了莫鎮中的說話，轉身便往右邊那條街道奔去。

——剛才那一聲尖厲的叫聲，正是從右邊傳來的。

莫鎮中緊跟着蕭原。

奔過幾條街道，蕭原忽然停下來，兩眼很快地打量附近的街道——眼前有三四條街道，倉促間，他不知往那一條奔入去才對。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要是判斷錯了，那可能會令到一個女人被殺死——要是剛才那一聲尖厲的叫聲是一個遇到襲擊的女人發出來的話。

「老莫，你應該熟悉這裏的街道，你說，往那一條街道跑下去？」蕭原喘口氣道。

「這——」老莫猶豫地掃了前面的幾條街道一眼，始終難以下決定。「老蕭，那一帶地方我不是經常到的，不大熟悉，而那一帶的街道有如八陣圖般，縱橫交錯，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往那一條街道趕下去才對。」

蕭原聽他那麼說，心中更急，忽然，他靈機一動，舉起手上的匣子鎗，朝天開了一鎗！

鎗聲在夜空中震响着，這附近一帶的人家，肯定會被那一下鎗聲驚醒。

「老蕭——」老莫先是一怔，隨即他便恍然明白蕭原朝天開鎗的用意。「你是想用鎗聲將那個兇手嚇走？」

「希望如此。」蕭原點點頭，又朝天開了一鎗。

「老蕭，你這個辦法，應該可以將那個兇手嚇走的。」莫鎮中佩服地看一眼蕭原。「既然不知走那一條街道才對，那就胡亂揀一條走。」

「只好這樣。」蕭原說着伸手一指其中一條街道：「往那條街走好麼？」

「隨便吧。」莫鎮中頷首道。

兩人便向那條街道走前去了。

那裏面的街巷果然像莫鎮中說的那樣，就像一個八陣圖，兩人走着，幾乎不辨東南西北，只好有路便走。

走着走着，沿路都沒有發現什麼，直到走入一條陋巷的盡頭處，兩人終於有所發現。

這條陋巷內東一間西一間地搭建了不少木屋，因此，有些屋子是相連的，也有些是隔着一塊爛地的，住在這裏的人家，不用說，都是較貧苦的人家了。

兩人才在走入那條陋巷內，馬上便發覺前面盡頭處人聲嘈雜的，心頭一動，急急走前去，看到在陋巷盡頭的外面，圍了一堆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並且有昏黯的油燈光透出來，似乎在圍着看什麼。

莫鎮中緊走兩步，走在蕭原的前面，大聲對那些人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是偵緝隊的人。」

那些人聞聲「哄」地起了一陣騷動，紛紛轉過身望向莫鎮中與蕭原，其中有人說道：「好了，偵緝隊的長官來了，省了我們派人去報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莫鎮中兩道目光直往人堆內射入去。

站在前面的人馬上讓開一點，其中一個漢子說道：「長官，住在那間屋子的曾大嫂被人揰暈在地上。」說話時用手指一下巷口左邊第一間木屋。

「你們有看到那個將她揰暈的人麼？」

莫鎮中邊走入人堆內一邊問。

蕭原緊跟在莫鎮中的後面。

仍是那個漢子說話：「長官，我們起初聽到曾大嫂的叫聲，本想走去屋外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但跟着聽到兩下鎗聲，又嚇得不敢走出去。長官，你也知道的，鎗彈無眼，要是被射中，那就……待到鎗聲响過後，過了一會，聽不到什麼動靜，住在我隔隣的炳叔才大着胆子第一個走出屋外張望一下，看不到有什麼，便招呼我出去。跟着，伙頭丁也出來，我們幾個人便大着胆子往發出叫聲的地方走前去，結果，在這裏發現曾大嫂暈倒在這裏，我們起先以為她死了，察看之下，發覺她還有氣息，但頸脖上有一道被手臂勒過的痕跡，估計她是被人箍暈過去的。」

「你們怎不將她救醒過來？」莫鎮中隨口道，脚步一停，雙眼看着地上的一個女人。

仍是那個漢子說道：「長官，被箍暈過去的人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都不知道怎樣才能救醒她，我女人曾替她搽了點藥油在兩邊太陽穴，她到現在似未醒過來，我們正在商量是先將她救醒，還是先將她抬回屋子內，你們便來了。」

莫鎮中與蕭原沒有再說什麼，打量着地上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年紀在四十左右，大概因為生活困苦的原因吧，面上的皺紋不少，穿了一套有補釘的內衣褲，但身體却頗豐腴，不過，手脚的皮膚頗粗糙。

兩人是在三兩盞油燈光照下，勉強看清楚那女人的衣着樣貌的。

雖然聽那個漢子說曾大嫂只是暈了過去，莫鎮中仍然蹲下去，伸手探一下她的氣息。

果然還有氣息。

「半夜三更的，她走出外面幹麼？」莫鎮中邊站起來邊朝那漢子問道。

「大概去茅厠吧。」說話的不是那個漢子，而是一個年紀在三十多歲的女人。「昨天她對我說，早上去茅厠倒尿糞時，不知怎的，馬桶底掉了下來，她看清楚，原來是桶底的那個鐵箍銹爛斷了，桶底也有點霉爛，她只好將馬桶洗乾淨，待吹乾了，才叫人修整，大概今晚半夜時便急，又沒有馬桶用，只好到那茅厠去吧。」

「那茅厠在什麼地方？」蕭原問。

「就在那一頭。」那個漢子用手朝人堆外一指。

蕭原循指望過去，看到距他們站着的地方大約二十步左右遠的一塊空地上，有一間以板皮搭起來的屋子，那應該是茅厠了。

「你們先將她抬回屋子裏。」莫鎮中對那漢子道：「她的家人呢？」

那漢子道：「她的丈夫在五年前死了，本來，她有一個女兒的，也有十多歲了，但在一年前，被一口生了銹的大鐵釘刺穿了脚板……過不多久，傷口發膿，身子發燒……可憐……雖然看了兩次醫師……還是死了。」那漢子說到最後那四個字時，聲音也變了，不由自主的悲傷起來。

同是天涯可憐人，自然有一份相憐相戚之意。

「現在就只剩下她一個人了。」一個女人戚然地道。

蕭原聽着，也不禁對那可憐的女人生出一份同情，心頭一陣惻然。

那漢子說完後，便招呼了兩個漢子，將曾大嫂抬回她的屋子內。

呼口氣，莫鎮中也有點感喟地道：「老蕭，那女人眞可憐，要不是你想出『向天開鎗』這個辦法，只怕她已被那個沒有人性的禽獸扼殺了！」

「待她醒過來，問問她，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蕭原說着往地上看了一眼。

陡地，他的雙眼倏睜，疾聲道：「老莫，你看一下地上，那是什麼東西？」

莫鎮中剛移步欲隨在那些人的後面走向曾大嫂的屋子，聽蕭原那麼說，急忙向地上望去。

蕭原經已蹲下來，撿起地上那樣東西。

那是一塊衣布。

「老莫，說不定這塊衣布是從那個人的身上撕下來的。」蕭原翻過來翻過去地看着那塊衣布，但他馬上否定了自己剛才的說話。「這塊布雖然是撕下來的，但很整齊，看來又不大可能是在掙扎時，撕下來的。」

「唔，看樣子是很小心地撕下來的。」老莫接過來看了一下，點頭同意蕭原的說話。「待會等曾大嫂醒過來，問一下她就知道了。」

「我們進去看看她醒過來沒有。」蕭原說着當先向那間屋子走去。

莫鎮中跟在他的後面。

＊　＊　＊

曾大嫂終於醒過來。

屋子內，就只有蕭、莫兩人，還有那個漢子，與兩個年紀比較大的女人，其他的人都回去睡覺了。

這時候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莫、蕭看到曾大嫂醒轉過來，忙走到床前，對她說道：「大嫂，我是偵緝隊的人，妳沒有什麼事吧？」

那個漢子插口說道：「曾大嫂，他們是聽到妳的尖叫聲，特地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的。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曾大嫂喝了一口那個頭髮花白的老婦遞給她的一碗水，定定神，才說道：「我從茅厠走回來，忽然間，被一個人從後面將我箍住，當時我不知道那是人還是鬼，驚嚇得忍不住發出尖叫，幷拚命掙扎，但却被他緊箍着脖子，令到我幾乎透不過氣，也叫不出聲，也使不出力氣掙脫他的箍抱，忽然間天上响起兩下鎗聲，那個人忽然用力將我一箍，我頓時透不過氣來，暈了過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說時，臉上猶有餘悸。

「曾大嫂，那兩下鎗聲是這兩位長官在附近聽到妳的尖叫聲，向天放的。」那漢子說道：「大概那個襲擊你的人聽到那兩下鎗聲，以為有人趕來，才將妳箍暈過去，匆匆逃竄而去。說起來，妳可說撿回了一條命，這兩位長官救了妳一命。」

「阿漢，依我看，那個天殺的一定就是先一段日子，先後姦殺了三個女人的禽獸！」另一個一直坐在床前，握着曾大嫂一隻手的老婦，憤恨的說。

「我也是這樣猜。」那漢子咬着牙道：

「居然連曾大嫂也……不放過，簡直不是人！」

「長官，曾大嫂……只剩下一個人，要是……那眞是可憐啊！」頭髮花白的老婦狠狠地道：「長官，你們快些捉住那個天殺的，免得又有人遭殃。」

「阿婆，我們一定會盡快將那個傢伙捉住的。」蕭原說道。

「曾大嫂，妳眞的沒有遭到那個天殺的……」坐在床前那個老婦不放心地問。

「五姑，那個天殺的本來是想的。」曾大嫂囁嚅地道。「要不是那兩下鎗聲，我……一定會被那天殺的……」下面的話她雖然說不出口，但蕭原等人都知道她的意思。

「這塊布是妳的嗎？」蕭原將拿在手中的那塊衣布遞到曾大嫂的眼前。「我是在妳暈倒的地下撿到的。」

曾大嫂看了兩眼，氣憤憤地道：「這塊布一定是我在掙扎時，從他臉上抓下來的那一塊，我記起來了，當我一手抓下他的臉上那塊布時，他哼了一聲，我就知道他不是鬼，而是人，心裏也沒有那麼驚怕了，我抓下那塊布，便掉落地上，繼續去抓他的臉，但後來被他箍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再無力掙扎了。」

「妳有看到那人的樣貌麼？」莫鎮中問。

「看不到。」曾大嫂道：「那天殺的一直在後面箍抱着我，令到我根本轉不了身，我只是舉起雙手亂抓，不過，那個天殺的很高大，氣力很大，我舉起手，才抓到他的臉。」

「曾大嫂，妳不用怕，沒事的了，我們一定盡快將那個傢伙捉到。不過，以後妳半夜起身外出，可要小心一點。」莫鎮中安慰她幾句。

「我還敢半夜起床外出麼！」曾大嫂猶有餘悸地道：「沒有馬桶，就是尿濕了褲子，也不敢再去茅厠了。」

後面那句話說得蕭原他們不由失笑起來了。

「好了，我們走了。」莫鎮中說着便往外走了。

蕭原從懷中摸出一張數目二十塊的大洋票子，塞在曾大嫂的手中，「拿去買個新的馬桶。」不等曾大嫂說話，他已快步向屋外走出去。

曾大嫂仍然感激地衝着蕭原的背後大聲說道：「長官，我不能收下……謝謝你，長官你眞是個好人。」

＊ ＊ ＊

「老蕭，這裏距十多天前那個女人被殺的地方，大約只有五六條街遠，加上曾大嫂說的，我敢肯定，箍暈曾大嫂的人，與連續殺死三個女人的兇手是同一個人！」莫鎮中長長地吁了口氣，邊往前走，邊打量着附近的環境。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說道：「而且，我更加肯定，那個傢伙應該住在附近的街巷中，不然，他根本不用在臉上幪上一塊布，以防人家看到他的眞面目。」

「曾大嫂說那人生得很高大，而且氣力很大，而你又認爲他是居住在附近的，有了這些綫索，那查起來就比較有根據了。」莫鎮中顯得有點興奮。「老蕭，根據這些綫索，我相信很快便會查出這個傢伙是誰。」

「老莫，我提議你明天馬上派出人手，到這附近一帶地方查問一下。」蕭原說道。

「嗯，天快亮了，我們回隊部吧。」莫鎮中抬頭望一眼天邊微露的魚肚白，伸了個懶腰。

「也好。」蕭原道：「順便，我們沿路察看一下。」

兩人邊說邊往前走，并且將插回腰間的短鎗抽出來，以防萬一。

兩人默默地往前走着，留意着附近的動靜，一路上，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

這一帶盡是縱橫交錯的街巷，要不是莫鎮中還認得路，他們眞會迷失在這個「八陣圖」中。

走到第一個少女——陳玉娟被殺的地方——那間破爛得只剩下墻脚的廢屋前，兩人不由停下脚步，看一眼。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又繼續往前走。

一下鎗聲就在那刹那驀地响起。

兩人疾快地往地上撲下去。

蕭原只覺在鎗聲乍响的刹那，肩側有如被火炙了一下。

「小心！」他不禁疾說一聲。

身子才撲在地上，也便一個滚身，只聽「砰砰」兩聲鎗聲又响起，射在他剛才撲落的地上，發出「砰砰」兩下疾响。

蕭原不管三七二十一，抬手就向鎗聲响起的方向，開了兩鎗，跟着有如一頭豹子般，從地上一躍而起，衝向那邊，同時疾聲道：「老莫，掩護我！」

撲伏在地上的老莫急叫一聲：「老蕭，小心。」跟着連開三鎗。

那邊放冷鎗的人却沒有再開鎗，大概眼見一擊不中，趕緊溜之乎也。

蕭原弓着腰，有如一頭豹子般，邊猛衝過去，邊向那邊開鎗。

這一次，他不顧一切地冒險衝撲過去，爲的是要將郭勝抓住。

他斷定那個放鎗的人，是郭勝！因爲郭勝是往這個方向逃竄的。

一口氣衝到那邊的一間屋子旁邊，身子往墻上一貼，屏息着往屋後悄悄移過去。

他在撲倒在地上的霎間，瞥到一道鎗火從這間屋子的後面墻角閃射出來的。

那間屋子內的人不知是驚嚇得一家大小摟着一團，還是沒有人在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倒是附近的人家發出慌恐的叫聲。

莫鎮中伏在地上，一直一鎗接一鎗地向那間屋子的後面射擊，掩護着蕭原。

要是那個放冷鎗的傢伙仍然匿在屋後，那就根本沒有機會探出頭來向蕭原射擊。

迅速地移到屋後的墻角前，蕭原深吸了一口氣，猛地一個閃身，閃出墻角外面，手中的匣子鎗也疾快地指向屋後。

屋後根本就沒有人影。那個傢伙果然溜了。

蕭原自然不甘心就這樣讓郭勝跑了，他一邊朝莫鎮中揮揮手，招呼他跑上來，一邊已往屋後那條窄巷內飛奔入去。

跑出那條窄巷，眼前是一條斜巷，蕭

原一眼瞥到一個人影閃入左手邊的巷子內，他抬手「砰」地朝那人影開了一鎗，却沒有射中，就在他開鎗的霎間，那人影已閃入了那條巷子內。

蕭原撥腳猛追，無暇顧及後面的莫鎮中是否追上來。

轉入那條巷子內，却失去了那個人影的踪跡了。

原來，那條巷子很短。

他猜測郭勝大概竄出了短巷外面，奔入了另一條巷子內。

蕭原一頭奔出短巷外面，眼前却是一條橫巷，一時之間，他不能肯定郭勝奔向那一頭，自不覺猶豫地停下來，往巷子的兩頭張望一眼。

但巷子的兩頭人影寂寂，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就教他難下判斷了。

身後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响起，他知道是莫鎮中追上來了，他沒有扭回頭便高聲說道：「老莫，我追這一頭，你往那頭追下去。」語聲未落，他已往右手那邊奔跑前去。

右邊這頭比左邊那一頭短了一截，蕭原估計郭勝往右邊這頭逃竄的可能性大些，當然，郭勝可能會竄入左手那頭的，不過，他認爲這一頭較短，那自然能夠快一點跑入另一條巷子中，對於一個在逃竄中的人來說，當然是越快跑離追趕者的視綫外，越安全，因爲蕭原的手上是有鎗的。

蕭原飛快地奔到巷口頭，莫鎮中才奔出短巷，望一眼那頭的蕭原，追入左手邊這一頭。

轉出那條橫巷，眼前却是一條長街，但其中却有三條巷子。

蕭原馬上便朝最近的那個巷口奔入去。

他估計郭勝逃竄入那個巷口的可能性大些。

奔入了那條巷內，飛一樣奔到那一頭，又是一條橫巷，但他却仍然看不到郭勝的影子，他不由有點洩氣地停下來，喘了口氣，拿不定主意往那頭追下去。

他開始懷疑自己追錯了方向。

他甚至覺得自己有如身在八陣圖中。

事實上，這一帶的街巷確縱橫交接，複雜得很，盡是直街橫巷，四通八達的，走到那裏也有通路，令人轉得暈頭轉向。

深深地吸了口氣，思忖了一下，他決定放棄追趕郭勝，既然連他的影子也看不到，這麼追下去，追得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運氣好，因此，他決定不再追下去。

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了一個主意。

於是，他折回那條長街上，朝天開了一鎗。

他知道莫鎮中在聽到這一下鎗聲後，必會趕來這裏的，除非他追對了方向，發現郭勝的踪跡。

一會，他便聽到從他剛才奔來的方向，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猜到來的極可能是莫鎮中。

果然沒有猜錯，奔來的正是莫鎮中。

他忙招呼一聲：「老莫。」

莫鎮中已看到他，喘着道：「老蕭，又被他跑了……」

蕭原却道：「暫時被他溜掉了，不過，他跑不了的。」

「老蕭，我一直追下去，都沒有發現那傢伙的踪影，正心生思疑，是否追錯了方向，便聽到一下鎗聲，猜想可能是你放的，可能追上了那傢伙，所以我便折返回來。」

「老莫，你認得路走回隊部麼？」蕭原抬頭向夜空望了一眼。「天快亮了。」

「這裏雖然街巷縱橫，要走出去，還難不倒我。」莫鎮中沒有把握地四下打量一眼。「老蕭，這麼急返回隊部幹麼？」

蕭原眉梢一揚，「老莫，我想盡快趕回隊部，召集人手趕來這裏，全面搜查一番。郭勝那傢伙有可能會在這裏迷了路，要是我們帶了人手趕來這裏，他仍未走出這一帶地方，那我們就有機會將他捉到。」

「好主意！」莫鎮中頓時目光一亮。「我猜他在一時三刻內，走不出這裏的八陣圖。老莫，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趕回隊部。」

兩人說走就走，莫鎮中在前面帶路，往長街的那頭走去。

一箭雙鵰　勇擒兇徒

走不了幾步，蕭原道：「老莫，這次要是運氣好，就可以一箭雙鵰，順便也將那個禽獸揪出來！」

「要是能一箭雙鵰，那眞是太好了。」莫鎮中興奮地道：「那時，我要好好地與你喝個痛痛快快的！」

「老莫，那就走快一點吧。」蕭原心急地道。

天色發亮的時候，蕭原與莫鎮中帶着一隊偵緝隊來到那一片有如八陣圖般的地方。

莫鎮中隨即將人手分派成十撥，分別從不同的街道往裏面搜查。

每一撥有三個人，這一次，總共動用了三十個偵緝隊員，這一次的行動，是這些年來，最大陣仗的一次了。

蕭原與莫鎮中分別加入一撥人手中，各自從一個街口搜入去。

這個時候，雖然天才亮，但那時候的人都習慣早起，有不少人家已有了動靜，有些人甚至出門了。

莫鎮中在分派人手時，已經將郭勝的樣貌特徵，以及那個屢次姦殺女人的兇徒的身材高矮，向那些手下詳說一遍，並囑他們要特別小心，因爲郭勝手上有鎗。

蕭原那一撥人中，有兩個是他已認識的，那就是馬仔與徐安，還有一個叫孫明。

而每一撥人中，都有一個人是熟悉或是較熟悉這一帶地方的。帶路的職責，自然落在那個人的身上。

蕭原那一撥人中，孫明熟悉這一帶的街巷情形，因此便由他帶路。

沿路遇到一些早起的人，看到他們荷鎗實彈的，都投以驚異的一瞥，有些胆小的，趕緊加快脚步。

但却被蕭原他們截下來，詢問有沒有看到一個身材壯實，樣貌普通，身穿一套灰色竹紗唐裝衫褲，眼露兇光的漢子，或是一個身很高大，並很强壯的男子。

但得到的答覆都是：沒有遇到那麼樣

的男人。

而一路上，他們也沒有發覺什麼地方有可疑，徐安與馬仔不由放鬆下來，蕭原却仍然警惕着，絕不放鬆。

左轉右折的，他們「深入」那片地方的中心地帶，其實，那是一片橫七豎八，縱橫交接的街巷房屋，此時仍然沒有發現，徐安不由與馬仔嘀咕起來。

「馬仔，就算是一隻不會飛的雀仔，也早已跳出這片地方了，何況是一個人，我擔保這一次空手而返，但却累得我們連個早覺也沒得睡。」

「唉，我昨晚半夜才睡，怎知道這麼早便要出動，等一會回去，非要好好地睡一覺不可！」馬仔說着大大地打了個呵欠，一眼瞥到蕭原扭頭向他瞥望，忙伸手捂住嘴巴。

兩個也不敢再嘀咕。

轉過一個街口，走到一條比較破爛的街巷中，蕭原忽然間瞥到他們走過的左邊一間屋子大門微微拉開一條縫，有一對眼睛閃縮地向他們窺瞥。

他不由脚步一停，示意徐安三人停下來，接打了個要他們小心的手勢，然後半轉身，向那間屋子走去。

徐安與馬仔三人散開來，跟在蕭原的後面，走向那間屋子。

這條街巷的路面不但破爛，那些屋子也很殘舊，而且間中有一間破損得連大門也霉爛，瓦檐通天，大概那裏沒有人居住的。

住在這條破巷內的人，只怕都是較爲貧苦的人家。

在蕭原停下來的時候，那間屋子拉開一線的大門迅快地悄沒聲闔上了。

蕭原來到那間屋子的門前，側着身子，伸出手去拍門：「喂，請開開門，我們是偵緝隊的！」

他的話還未說完，那兩扇屋門驀地拉開來，（不是大開，不過比剛才拉開了一點），一顆腦袋從門縫中稍微探出來，一雙閃爍的目光溜射在蕭原的臉上。「你們……眞是偵緝隊的長官？」那人懷疑地說道。

「老哥，我們當然是偵緝隊的人。」蕭原忙道：「你爲什麼這樣問？」

「你們有什麼憑證？」那人瞪着蕭原。

蕭原聽他問得蹊蹺，不由心頭一動，轉頭對孫明道：「拿出憑證給他看看。」

孫明馬上從衣袋內拿出一個證章，走前一步，遞到那個中年男人的眼前：「嘩，看清楚吧。」

那人仔細地看過，隨即將門拉開一點：「長官，你們果然是偵緝隊的長官？」

「喂，剛才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徐安不耐煩地朝那人瞪瞪眼。

「長官，我剛才想出門，看你們手上拿着鎗，驚怕之下，縮回屋內。」

「眞的麼？」徐安仰起臉。

「長官，我說的都是實話。」那人慌忙說道。

蕭原對於徐安的「官威」頗爲不滿，但他知道自己是個「外人」，因此，他隱忍着。而他根據那人的衣着外表，看出那人是個胆小怕事的老實人。

「老哥，你現在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不用怕了。」蕭原放緩語聲，對那人說。

「知道你們是偵緝隊的長官，我……不怕了。」那中年男人說時目光閃縮地瞥了徐安一眼。

徐安馬上哼了一聲：「喂，你叫什麼名字？」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

「我叫胡百年。」那中年男人怯怯地說。

蕭原再也忍不住了。「徐老哥，請你說話的語氣不要那麼兇巴巴的，好麼？」

徐安被蕭原那麼一說，有點不服氣，正想說話，驀地想到蕭原的身份特殊，開罪不得，馬上閉上咀巴，將那口氣吞回肚子。

「胡老哥，請問你可曾看到一個身子壯實，個頭比我矮一點了，樣貌普通，但雙眼兇光畢露的男子麼？」蕭原比劃着，對胡百年說。

「長官，我沒有見到這麼一個人。」胡百年搖搖頭。

蕭原一聽，不由有點失望，但胡百年隨即又道：「長官，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的。」

「什麼事？」蕭原精神一振。

「就在半個鐘頭之前，我開門倒水的時候，看到一個人翻入了那邊的一間屋子內……本來，我是不想多事的，但既然長官你來問我，我才說出來。」

「是那一間屋子？」蕭原心頭劇跳了一下，疾聲問。

他猜想胡百年看到的那個人，極有可能就是郭勝，不由一陣興奮！

胡百年身子探出一點，伸手指向斜對面一間破屋後面的另一間屋子。

蕭原順着胡百年所指望過去，由於那間破屋塌了一邊牆，從那個缺口望過去，恰好可以看到後面那間屋子內天井圍牆的一角。

「胡老哥，那個人是翻牆進去的麼？」蕭原打量着那間屋子，邊問。

「那個人就是從那個牆角下翻進去的。」胡百年肯定地道。

「你認識那間屋子的人麼？」

「以前的就認識，後來那戶人家搬走了，聽說叫了一個親戚來替他看屋，那個人我一直沒有看到過。」

「那戶人家是什麼時候搬走的？」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

「大半年前吧。」胡百年抓抓耳朵道。

「從那一面可以去到那間屋子？」

「前後兩頭都可以走到去。」胡百年指指街巷的兩頭。「不過，從你們走來的那一頭走去較近，從後面那頭走去，要繞一段路，才能夠走到去。」

「胡老哥，謝謝你。」蕭原向胡百年友善地笑笑。

「長官，別這麼說。」胡百年忙說道：「這一帶經常有鼠竊狗偷來偷竊東西，希望你們能夠捉到那個人，令到那些鼠輩不敢那樣猖獗！」

「你放心吧，我們會捉到那個人的。」蕭原道：「你若是不出門，就呆在屋子內，將門關上，說不定那個人的身上有鎗。」

「長官，我正要出門。」胡百年慌忙走出屋外，然後將門鎖上，急急往蕭原他們

走來的那頭走去。

「蕭老哥，要不要去通知莫隊副？」徐安有點心怯地對蕭原說道。

「不用了。」蕭原說道：「那個人要是仍匿藏在那間屋子內，必然留意屋外附近的動靜，說不定早已窺瞥到那位胡老哥與我們說話的情形，驚疑之下，打算溜竄，因此，我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頓一下，又說道：「我們有四個人，他只有一個，若那個人眞是郭勝，雖然身上有鎗，我們以四對一，應該足以應付他。」

徐安聽蕭原那麼說，也就不便再說甚麼。

馬仔本來想說什麼的，也不敢開口了。

孫明認爲蕭原說的有道理，他雖然沒有說話，心裏却是讚同蕭原所說的。

「徐安，你到那間破屋裏面守着，提防那個傢伙狗急跳牆，從那裏翻牆逃走。」蕭原馬上分派人手。「馬仔，你從那一頭繞到那間屋子的後側守着，我與孫明到前面破門入去。」

徐安與馬仔答應一聲，分別向斜對面那間破屋及街巷的另一頭走去。

蕭原也與孫明往走來的那頭走去。

* * *

那是一間兩層高的屋子，後面有一個天井。

這一條街巷內的屋子大都是兩層的，比較整齊結實，大概住在這條街巷內的人家，生活較過得去吧。

街巷內的其他人家多半已起了床，有些還打開了大門，蕭原看到這種情形，眉頭皺了起來。

萬一發生鎗戰，流彈有可能射入那些人家中的，他不想有無辜的人被誤傷。

但眼下，又不能逐家去叫他們將門關起來，那很容易便被那間屋內的人驚覺，那唯有希望在他撞門進去時，那些人家發覺情形不對時，趕緊將門關上。

蕭原與孫明在那條街口的牆角後注視着那間屋子，估計馬仔已繞到那間屋子的後面，他才低聲對孫明道：「等一會我去撞門，你在外面掩護我，尤其要注意樓上，提防有人從樓上跳下來。」

孫明點點頭，蕭原便向那間屋子走過去。

由於他猜測那個翻牆潛入那間屋子的人極可能是郭勝，而郭勝身上是有鎗的，因此，他不敢直接走過去，以免成爲鎗靶。

他閃跳着來到那間屋前面，掩在屋門邊的牆上，傾聽了一下，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馬上退後幾步，然後猛向前衝，撞向那兩扇屋門。

「砰砰！」一聲大响，那兩扇大門被撞開來，蕭原也一頭衝了進去，身子一歪，斜撲落地上。

沒有人向他開鎗。

但樓上却有了動靜。

他馬上一骨碌從地上竄起來，撲向梯口的側面。

「砰砰」兩聲，梯口上面有人向下面開鎗，鎗彈射在梯口附近的地上，「砰砰」聲中，地面的方磚頓時開花。

蕭原立刻揮臂朝上面開了一鎗，身子一閃，匿在梯後。

梯上的人立刻還擊了兩鎗。

「郭勝，快棄鎗投降，這間屋子已經被我們包圍了，你插翅也飛不起了！」蕭原高聲喝叫，同時向後閃退開去，以防樓上的人聞聲向他開鎗。

這時，他已肯定樓上那個人是郭勝了。

「蕭原，你捉不到我的！」樓上那人大叫。「我一定會殺死你！」跟着鎗聲又響。

這一次，樓上的郭勝（他剛才一開口，便被蕭原認出他果然就是郭勝）不是盲目地向樓下開鎗，而是認準了，從樓板上向他剛才站立的地方向下射去，子彈穿過地板，射擊在蕭原剛才站的地上，散開兩朵「磚花」！

蕭原要不是飛快地閃退開去，肯定會被射中。

他不由暗叫了一聲：「好險！」抬手向現出兩個洞孔的樓板附近連開四鎗！

樓板上立刻又多了四個洞孔。

蕭原又已閃退到屋角那邊。

他剛才開的四鎗似乎射不中郭勝，因爲樓上的郭勝馬上開鎗還擊。他剛才站着的地方，立刻又有三朵「磚花」散開來，上面的樓板也現出兩個洞孔。

緊接着，樓上的郭勝像是發了瘋般，朝樓板胡亂地開鎗掃射，方圓約一丈左右的樓板上，頓時密麻麻地開滿了洞孔，少說點，也有十五六個洞孔。

蕭原動也不敢動一下，緊貼在牆角上，手心揑滿了冷汗。

因爲有兩鎗就在他脚前的地上散開兩朵「磚花」來，要是射得近一點，他就會被射中。

但這一來，他就可以從那些洞孔中往上窺望。

他正欲抬頭往上窺望，樓上脚步聲响，他立刻食指一扣，追着那脚步聲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射出去。

隨即，他便竄向梯口那邊。

樓上立時響起了一聲痛哼，大概郭勝被那一輪鎗彈射中了。

蕭原貼在梯旁，飛快地換了一匣子彈。

奇怪的是，屋內鎗聲砰砰，屋外的孫明、徐安及馬仔三人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大概是待機而發吧。

樓上的郭勝頓時沒了動靜，蕭原喘口氣，不由猜疑起來。

但他馬上便釋然。

屋子的三面有徐安三人守着，他不相信郭勝可以逃得了！

本來，他想硬衝上樓上去的，但想一下，他認爲還是不要冒險的好，就這樣將郭勝困在樓上，待莫鎮中他們聽到鎗聲趕來，那時才在密集的鎗聲掩護下，才強衝上去，比較安全一點，而郭勝就眞的插翅也飛不了。

耗下去只會對他們有利，那他自然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法了。

他不再吭聲，就貼在梯口側，決定與樓上的郭勝耗下去。

樓上的郭勝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他

躲在樓上在打什麼主意。

驀地，他心頭一動——要是樓上的瓦面開了天窗，那……一念及此，他馬上一個閃轉，往樓上衝上去！

也就在這刹那，一下鎗聲從左邊屋間後响起，跟着，樓上連響兩下鎗聲！

一聲大叫緊接響起！

蕭原馬上聽出那是守在那間破屋內的徐安的叫聲。

不用說，第一下鎗聲是徐安放的，跟着那兩鎗是郭勝放的了。

而他更聽出，樓上響起的兩下鎗聲，是在瓦面上放的，這就是說，郭勝眞的從瓦面上逃竄！

蕭原就像一陣風般，衝上樓上。

樓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抬頭往上面打量，馬上便發覺在一個房間的上面，有一個打開了的天窗，他一頭衝入那個房間內。

房間內空無一人，天窗下却有兩張疊起來的櫈子，他先俯身往床下張望一眼，沒有人，便登上那兩張櫈上面，探頭往天窗外面。

頭才探出去，他馬上便看到右邊的瓦面上，有兩個人就像貓般在快速地順着瓦面爬行。

——怎會有兩個人的？

蕭原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心頭一喜——另一個人可能就是那個姦殺了三個女人，在昨晚曾襲擊曾大嫂的那個兇徒，仔細地打量了一眼，在後面的那個身材高大，正與曾大嫂所描述的相像，他心中一陣興奮。

他馬上斷定那身材高大的人就是那個兇徒！

這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這時，那兩個人已遠在七八間屋子外的瓦面上，下面間歇地有人向上面射擊，但由於那兩個傢伙順着屋脊這一面——向街的瓦面上爬行，因此，屋後下面那人根本射不中那兩個人。

蕭原估計那個在下面放鎗的人，就是馬仔。

他馬上扭頭朝匿在街口的孫明大叫：「孫明，快跑到街巷的那一頭，截住他們！」邊叫，邊瞄準了後面那個人，開了一鎗。

那個人應聲大叫一聲，往前一撲，順着瓦面滾下去。

前面那人敏捷地扭身伸手一把將那人抓住，那人才沒有順着瓦面滾下街上。

前頭那個漢子立刻反手向蕭原開了一鎗。

蕭原眼快，頭往下一縮，同時亦已認出，前頭那個人正是郭勝！

才縮下去，他立刻揮手往郭勝那邊開了一鎗，隨即探出腦袋，一眼便瞥到郭勝用力拉住那人，利用那人遮擋住自己。

這就怪不得他要抓住那個人了。

蕭原就算鎗法再準，也只能夠射中那個人，而射不到郭勝。

郭勝一眼瞥到蕭原探出頭，立刻向他掃射了四五鎗！

蕭原被壓迫得只好急不迭縮下去。

瓦面上的郭勝就在蕭原將頭縮下去的刹那，一把將抓住的那個人用力推下去，自己則斜往下滾。

那個人本已受了鎗傷，痛得哼哼唧唧的，要不是郭勝將他抓住，他已滾了下去，正自感激郭勝的相救，那知道郭勝却用力推他下去，他不由驚怒得張口大叫聲，雙手亂抓，但却無法抓得牢，一個身子快速地往下滾。

下面的孫明聽到蕭原的叫聲，急不迭從街口外衝入那條街巷中，往另一頭奔去，才奔到一半，猛聽到瓦面上有人大叫，身後不遠的瓦面上「啪碌」作響，忙停下來，轉身往瓦面上張望。

一個人隨即疾滾到瓦檐邊，收不住勢子，扎手扎脚地滾跌下來。

他立刻用鎗指着那個滾跌下來的人。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滾跌下來的人，極有可能是被蕭原一鎗射中，滾跌下來的郭勝。

因此，他只顧注視着滾跌下來的那個人！

待到他猛地驚覺還有一個人隨後自瓦面上滾下來，抬頭上望的刹那，那人却猛地一停，鎗聲乍響，他應聲大叫一聲，身子打了個半轉，斜跌落地上，手上的鎗也甩脫出去。

一聲慘叫也就在那刹那隨着「叭嗟」的墮地聲響起來。

原來是那個從瓦檐上滾跌下來的人，摔跌落地上。

郭勝這個人不但兇猛，也很奸狡，他利用那個人吸引孫明的注意，一鎗將他打倒，馬上滑到瓦檐邊，縱身往街上跳下去！

蕭原就在郭勝一鎗打倒孫明的刹那，猛地從天窗下探出頭來，一眼瞥到郭勝滑落到瓦檐邊，往下跳，他急忙朝他開了一鎗。

郭勝就在那刹那往下跳。因此，這一鎗射空了。

他立即伸手抓住天窗兩邊，用力一攀，登上瓦窗，快速地往下爬滑，希望能夠將郭勝截住！

郭勝的身手頗爲敏捷，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居然沒有受傷，雙脚落地的刹那，身子一側，滾了兩滾，霍地跳起來，飛一樣跑向那間屋子，一頭衝了進去。

一陣風般，他已衝出屋子後面的天井中，一躍攀上牆頭，探頭往外張望一下，屋後那條窄巷一個人影也沒有，立刻翻上牆頭，跳落牆外地上，竄向丈外的那間破屋子。

破屋內的徐安慘叫一聲後，便沒有動靜，不知是死了還是暈了過去了。

而郭勝什麼地方也不竄去，却竄回那間屋子內，這一着不但大出蕭原的意料之外，也顯出他頗有頭腦，不是那種沒有頭腦的莽夫。

正因爲他那一着大出蕭原等人意料之外，也就是說，想不到他會竄回那間屋子內，因此，可說是最安全的了。

而他從屋後翻出去，竄入那間破屋內，也不怕會遇到堵截，因爲破屋內的徐安已被他中了一鎗，馬仔也必然從那一頭繞到前面。他這一着看似冒險，實則很安全，其實也証明他的猜測不錯。

不過，他沒有料到蕭原的頭腦那麼精細靈活。

蕭原才滑下一半，仍然聽不到下面有什麼動靜，也看不到郭勝的影子，却瞥到馬仔從街巷的那一頭轉了出來，他頓時心頭一動，莫非他行險着，貪近便，竄入了下面那一家的屋中麼？

但他隨即便否定了這個想法，要衝入下面那一家的屋子中，肯定有撞門聲响起的。同時，那間屋子內的人必然會驚怕發出叫聲的，除非竄入那間屋子內，才不會發出聲响！

這個念頭才閃過，他立刻一個轉身，手脚並用，疾往屋脊上竄上去！

他的頭才冒出屋脊上面，目光往那屋子一瞥，果然看到郭勝竄到那間破屋的斷牆下，手往斷牆上一按，身子一聳一跳入牆內。

蕭原疾忙抬手朝那邊放了一鎗！

這一鎗他開得很匆忙，但仍然沒有射歪，只見跳起來的郭勝身子窒了一下，發出一聲悶叫，但仍然跳進了屋子內。

蕭原立刻高聲大叫：「馬仔，那傢伙跑入了那間破屋內，快去追！」大叫聲中，他就像一頭野貓般，顧不了會踏破瓦片，連竄帶滑，順着瓦面往屋後那面竄下去，竄到檐前，也不收住勢子，就那樣順勢滑墜落地上。

郭勝確是中了鎗，不過只是擦傷了右手臂的皮肉，傷得不算重，但也很痛。

他跳入牆內，咬着牙，一眼便看到地上躺着一個右肩頭上中了一鎗，流得半身是血，業已昏迷過去的人。

那人正是徐安。

他朝失了知覺的徐安獰笑一聲，却痛得忍不住哼了一聲，不敢多作逗留，却不忘順手取去徐安那支駁殼鎗，往前面竄去。

他才竄到屋子的前面，便聽到後面那條街巷傳來一陣人聲，隨即便聽到一個聲音大叫：「莫隊副，快派人追截那個傢伙，他逃往後面那邊！」

郭勝一聽，知道有其他的偵緝隊員趕到來，他更不敢稍作停留，雖然手臂上的傷口很痛，而且在流着血，他也不敢停留包扎一下，看到斜對面不遠處有一間屋門經已脫了半邊的爛屋，他立刻疾奔過去，竄入那間爛屋內。

蕭原跳下地，才縱起跑了幾步，便聽見那陣人聲與那聲大叫。

他聽出那是孫明的叫聲，知道他沒有死，心裏輕鬆了一點，但却無暇停下來開口大叫，好讓莫鎮中知道他的所在，他只想跑快一點，能夠追上郭勝，不讓他再溜掉！

因此，他沒有稍停，拚盡氣力，往那間破屋奔去。

跳入破牆內，他一眼便看到躺在地上的徐安，這令到他不能不停下來察看一下徐安是死是活。

喘了口氣，他一邊蹲下來，一邊朝天放了一鎗，好讓莫鎮中與他的手下往那裏追趕過來。

伸手探一下徐安的鼻息，雖然微弱，還有氣息，他的心定了一點，看着徐安的肩頭上仍然在流血，要是繼續那樣流，是會失血過多至死的，他忙撕下一塊衣衫，替他包扎好。

吁口氣，他跳起來，衝往屋子的前面。

他仍然想將郭勝捉到。

他才衝出屋外，便聽到前面遠處一聲尖叫。

他立刻往斜對面那間爛屋奔過去。

因爲那一聲尖叫就是從那間爛屋後不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他才衝到那間爛屋前，兩頭傳來一陣脚步聲，他猜想大概是其他的人手趕來了，忙停下來，往兩頭張望，果然是其他的偵緝隊員跑到來，那一頭當先從巷口跑入來的，正是張大成。

他忙張口大叫：「張大哥，快帶人從那邊追下去，那傢伙就在那邊！」

不等張大成答話，他已一頭跑入那間破屋子內。

但往下追去很遠，却追丢了，連郭勝的影子也看不到。

蕭原也累得兩脚發軟，又不知道自己是否追錯了方向，只好停下來，喘息一下，同時判斷一下，郭勝有可能逃往那裏。

思忖一下，他認爲郭勝極有可能躲匿在附近其中一戶人家的屋子內。要不，他若是在街巷中逃竄，一定會引起經過的那些人的驚恐，發出叫聲的，但自從那爛屋的後面追出去，跑過幾條街巷後，便再聽不到有驚叫聲响起。

說不定郭勝這時候正用鎗指嚇着一戶人家內的老少，那戶人家在鎗口的指嚇下，驚恐得不敢發出叫聲，因而，便發覺不到他的踪跡！

他不相信郭勝這麼快便逃出這有如八陣圖般的地方！

喘息了一會，他終於看到張大成帶着幾個偵緝隊員從一條巷子內轉出來，一眼看到他，直奔過來。

「蕭老哥，追不到那個……」張大成還未停下來，便喘着氣大聲問。「

「追掉了！」蕭原吐口氣，說道：「那個傢伙就是郭勝！」

「他媽的！好溜滑啊！又讓他溜了！」張大成氣得揑揑拳頭，粗喘了兩口氣。

「張老哥，不用喪氣，他跑不了的！」蕭原滿有信心的說。

「蕭老哥，他既然已溜脫了，你——」張大成不解的望着蕭原。

「張老哥，他雖然擺脫了我的追逐，但我認爲他仍未跑出這一帶地方。」蕭原解釋道：「這裏的街巷有如八陣圖一樣，不熟悉這地方的人，很難走得出這個地方，你說是麼？」

張大成不由點點頭：「蕭老哥，你說的是，就是我，曾到過這裏幾次，但要我在這附近亂轉一通後，再走出去，我可沒有把握。」

「張隊目，這裏眞是有如八陣圖一樣，走了入來，便找不到路走出去。」一個隊員開口道。

「蕭老哥，我們現在怎辦？」張大成看着蕭原問。

「就在這裏等其他人趕來，然後再作決定。」蕭原口裏這樣說，實則，他已想到一個主意。

張大成對蕭原敬佩得五體投地，蕭原的說話，他自然聽從。

他們就站在那條街巷內等其他人趕來，同時，也好好地歇一歇。

* * *

郭勝果然匿藏在一戶人家屋子內，正如蕭原的猜想那樣，那戶人家在他的鎗咀指嚇下，雖然驚恐得幾乎昏迷過去，却不敢發出一點聲息。

郭勝曾惡意地對那家人說，要是發出聲响，就將那家人全部殺死，在死亡的威嚇下，那戶人家怎敢哼一聲，甚至恐怕兩個小孩會哭喊，一直用手捂住他們的咀巴。

郭勝跟着吩咐那個女人，替他用乾淨的布條將手臂的傷口包扎起來，並倒些酒在傷口上，當作消毒。

之後，他又要那女人拿些吃的給他。

他自昨天下午到現在，只啃了一塊糕餅，那是在那間屋子內，那個被他從瓦面上推落地上的漢子給他吃的唯一食物，一塊糕餅自然塡不飽肚子，他這時餓得很。

吃了東西後，肚子不餓，人也精神了很多，他隨即吩咐兩夫婦照平時一樣要幹什麼便幹什麼，但却不準離開屋子太遠，要是他們敢洩漏風聲，便殺了他們兩個孩子，那雙夫婦在郭勝的威脅下，怎敢不從，唯有聽他的話，以免害死兩個孩子。

* * *

蕭原與莫鎭中，還有一小隊偵緝隊員，已回到部隊，但却留下大部份人手，在那一帶街道巡查，而且，在那一個地方外面的幾個主要路口，派人守着，以防郭勝溜出來。

這都是蕭原的主意。

莫鎭中在聽完蕭原的一番說話後，馬上贊成他這個主意。

那個受了鎗傷，又被郭勝從瓦面上推跌落地上的漢子，居然沒有跌死，只是跌斷了一條手臂，暈了過去，此時也被抬回部隊內。

莫鎭中與蕭原曾經在那間屋子搜查過，因爲蕭原懷疑那人就是襲擊曾大嫂的傢伙，結果，他們在那間屋子內搜出不少女人的內衣褲，並且發現一件撕破的女人內衣，與蕭原檢到的那塊衣布，質料與花點是一樣的，拿出來一拼，正是從那件內衣撕下來的，這就証實那人確是昨晚襲擊曾大嫂的傢伙了。

這可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居然捉到了這個傢伙，雖然蕭原在聽胡百年說那人時，他已心中思疑可能就是這個傢伙，仍然感到興奮。

那個人終於醒過來。

但却很虛弱，因他受的傷很重，流了不少血。

蕭原與莫鎭中立刻向那人訊問。

那人起初什麼也不說，一直閉着咀巴，直到蕭原拿出那塊衣布，放到他的眼前，他全身震抖了一下，睜大一雙眼，看着那塊衣布，好一會，才開口招供。

那人供認，姓施，名叫達根，現年三十五歲，是在碼頭幹苦力的，他直認陳玉娟與李嬋娟都是他姦殺的，但那女人拚命掙扎，誓死不從，他在惱怒之下，便將那女人扼死。

昨晚襲擊曾大嫂的也是他，而且，也是唯一逃過他毒手的第一個。

他更承認，他的慾火很旺，但又沒有那麼多錢每晚去妓寨發洩，只好在晚上出外襲擊遇到的女子，將其強姦，爲了滅口，便先姦後殺。

他還說，他之所以與郭勝在一起，那眞是無巧不成話，郭勝那屋子也不竄進去，偏偏潛入他那間屋子，他發覺的時候，幾乎與郭勝動手，但却被郭勝的鎗震住了，之後他看出郭勝不是好人，便向他直說自已也是被偵緝隊緝拿的人，並將他的「杰作」說出來，郭勝也曾聽聞過早些日子這地方曾發生過姦殺案，聽他說得頭頭是道，繪形繪聲的，相信了，兩人既是「同路人」，便成了朋友。

他却想不到，郭勝居然會拿他來當作逃竄的墊脚石，在危急的關頭不但不加以援手，還將他從瓦面上推下去！

對於郭勝的無情無義，施達根憤恨難忘，並一再說，要是讓他見到他，決不放過他。

可惜，他永遠也不會再見到郭勝。

就在那天晚上，因爲失血過多，死了。

大概知道自已活不了，所以，才招認他幹過的罪行。

——莫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 * *

施達根雖然死了，令到莫鎭中不能將他法辦，不過，那三件姦殺案總算了結了。

他也可鬆了一口氣。

吃過午飯，莫鎭中與蕭原睡了一覺，精神好了很多，張大成他們一直沒有消息送回來，兩人也就樂得休息多一會。

「老蕭，郭勝眞會那麼笨，自動入網口麼？」莫鎭中大有信心他對蕭原說道：「你也說他是個狡猾精明的人，他怎會想不到，你是故意留下那個網口，讓他踩入去的了，一個人就是愚蠢，也不會明知那是陷阱，也會踩下去的！」

「老莫，我打個譬喻。」蕭原滿有把握地道：「我當郭勝是一條魚，一條很兇猛，也很精明的大魚，他被圍在一個網內，他自然不甘心被網住抓到，而那張網却有一個缺口，他出於本能，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往那個缺口游出去，雖然明知那個是缺口，後面可能還有一個袋網在等着他進入，但在無路可逃之下，他乃會冒險一試的。」

「對，聽你這麼說，也是道理。」莫鎭中點點頭。「狗急也會跳牆，一個人在無路可逃之下，忽然發現有一條罅隙可以逃出去，雖然明知道可能危險重重，定會不顧一切地冒險試一下的。」

「現在你有信心他會自投羅網了吧？」蕭原笑着道。

「就算狡猾如狐狸，在走投無路之下，也只好自投羅網了。」莫鎭中也笑起來。「老蕭，我眞的佩服你！」

「老莫，我估計郭勝躲了今日，躲不了明日，遲早他都會蹩不住，偸偸溜出那個地方的，而最方便行動的，莫如在夜晚了，因此，我們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守在那個缺口外面，等着他自投羅網。」蕭原

伸了個懶腰，却「唷」地叫了一聲，皺起眉頭。

「老蕭，你肩膊上被擦傷的地方，仍很痛麼？」莫鎮中關切地問。

蕭原伸手輕撫一下左肩膊被鎗彈擦傷的地方，吐口氣道：「有點痛，不碍事的！」

「要不要敷點藥？」

「不用了，才敷了藥不久。」蕭原笑道：「抓到郭勝後，我一定要向他問個淸楚明白，他爲何要誣告暗算我！」

「老蕭，你放心吧，他一定會說個淸楚明白的。」莫鎮中冷笑一聲。「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哼，就算他是個啞巴，我也會叫他開口說話的！」

蕭原看了莫鎮中一眼，想說甚麼，却沒有說出來，莫鎮中似知道他想要說什麼，笑笑道：「老蕭，不要那樣看着我，只有對付那些窮兇極惡之徒，我才會不客氣的。」

「老莫，徐安與孫明沒有什麼大碍了吧？」蕭原改變話題。

「據那個洋鬼子醫師說，這兩人死不了，但起碼要躺一個月。」莫鎮中道：「他們這一次死不了，算他們夠運氣！」

「老莫，再躺多一會吧。」蕭原感到肩膊上的傷口隱隱作痛，不由吸了口氣，不想再說話。

「那就躺躺吧。」莫鎮中說着已躺倒在床上，打了個呵欠。

蕭原也躺落床上，閉上眼，心裏却在想着事情。

* * *

郭勝果然蹩不住。

而他在躲入那戶人家的屋子內那時起，便打定主意，在晚上偷偷地溜出這個鬼地方(他在心裏這樣稱呼這個地方)，而在午後到黃昏那段時間內，他聽屋外不時有一撥偵緝隊的人走過，並且屋內那漢子說，偵緝隊的人要搜遍這地方的每一家，每一戶，大概明天就會搜到這裏，他更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在今晚溜出這鬼地方，以免成爲甕中之鼈，網中之魚。

打定主意後，他便叫那漢子到外面打聽探看一下，這附近一帶，是否有偵緝隊員的人在守着路口，結果，漢子出去轉了轉走回來，對他說，不少地方都有偵緝隊的人在守着，看樣子正在逐漸將個「網」收緊。

而事實上，張大成正依照蕭原的吩咐，在慢慢地將撒開的「網子」收縮，逼郭勝出來，要是逼不出，那就來個甕中捉鼈。

郭勝聽了那漢子的「報告」之後，馬上便猜到，蕭原與偵緝隊的人是想將他逼出去，他雖然明知，但又不想變甕中的鼈，他決定冒險也要設法溜出「網」外。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

那雙夫婦爲了兩個孩子的生死，依足了郭勝的吩咐去做，不敢「行差踏錯」半步。

煮晚飯時，還特地宰了一隻雞，「孝敬」郭勝，那漢子還拿出一瓶燒酒，讓他喝兩杯。

郭勝也不客氣，大口酒喝，大塊雞吃，並要那漢子也陪他喝，結果，一瓶酒給他喝掉了大半。

但他却一點醉意也沒有。

倒是那漢子量淺，才喝了兩杯，便已臉紅耳赤，雖然沒有醉倒，也有七分酒意。

郭勝馬上將那漢子綁起來，跟着又綁起那女人及兩個孩子，將他們的口封起來，關在房間內，然後到前門往外窺望了一陣，看不到有可疑的人出現，他才走到後面，拉開後門，溜了出去。

在下午那段時間內，他已很仔細地向那漢子詢問了外面大街小巷，有多少條路可以走出這地方，那漢子在這裏住了半輩子，對這裏的街巷瞭如指掌，一一詳細地向他說出來，郭勝緊緊記在心中。

他溜出後門後，走出那條後巷，便往左邊的一條街巷走去。

他聽那漢子說，從那條街巷往前走，左轉一次，右拐兩次，再往前直走，跟着又左轉，然後折入一條長巷中，一直往前走，便可以走出外面。

——這是其中的一條出路。

他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試圖溜出去，他認爲這時是一般人家吃晚飯的時候，那守在這片地方外面及街道上的偵緝隊員，也是要吃飯的，說不定他們會撤走大部份人去吃飯，只留下少數的人在守着，那他就有機可乘了。

因此，他選擇了這個時候往外溜。

他在離開那戶人家時，先將自己的樣子略爲改變一些——衣服早已換過了，將咀上的鬚渣子刮得精光，臉上用鍋灰混水稍爲塗黑一點，可惜，他那一頭短髮却無法改變，他也沒有留意到。

那些偵緝隊員大概眞的如他所料，都不見了踪影，而他一路上閃閃縮縮的，這一帶的人家或許經過日間的追逐鎗戰，心有餘悸，又或是得到偵緝隊的人勸告，家家戶戶大都是關上門的，街上的行人也幾乎絕跡，大概那些人家沒有必要的話，都躲在家中，不出外。

這自然有利郭勝的行動，起碼，不用顧慮碰到什麼人覺得他可疑，將他的行踪告知偵緝隊的人。

不過，走在這些空蕩蕩，沉寂寂的街道上，令到他有一種走在墓道裏的感覺，心中忐忑，就像隨時有危機發生，令到他一顆心懸着，不敢放下來。

他終於摸到那個街口前。

他閃在一間屋子的牆角後，往外張望，却沒有發現什麼，但隨即，他便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驀地瞥到，街口對面的一間屋子的瓦脊上，赫然坐着一個人。

絕無疑問，那個人一定是偵緝隊的人，坐在對面的屋脊上，不但可以監視着這個街口左右一帶的動靜，甚至連這瓦面上的一切情形，也一目了然。

「他媽的，眞會揀地方監視！」他在心裏咒罵一聲，知道從這個街口根本無法溜出去，甚至在附近找到地方溜出去，也無法逃過屋脊上那個人的眼睛，他當機立斷，決定摸到另一個街口溜出去。

他很快便摸到另一個通出外面的街口。

這個街口的情形與先前那個街口一樣，對面的屋脊上同樣有偵緝隊的人在上面

監視這附近的動靜，他不由恨得牙癢癢的。

而他從那個街口摸到這個街口的路上，更發覺到，靠着街口附近一帶的街巷，每一家都是關門閉戶的，甚少有燈光透出來，這令到他感到一陣不安。

他猜那些街巷的人家，可能是得到偵緝隊員的勸告，因而關門閉戶，提防他可能會摸進去，伺機溜出去。

他更感到，這一片地方就像一張網一樣，他自己就像一條被困在網中的魚，若是找不到缺口溜出去，那他遲早會被人用袋網撈起來。

他發覺自己身陷羅網，更加迫切想破網而出。

但他不敢亂闖亂撞，那樣，非但闖不出去，甚至會令到自己更快地落在偵緝隊的手中。

他只好又摸向另一個街口。

他經過的街道，都是一片沉寂，彷似走在一片「死地」中一樣，令到他神經緊張。

第三個街口的情形也是一樣，對面的瓦面上，同樣有人在監視，他只好又往另一個街口摸去。

他不相信偵緝隊的人眞的將這片鬼地方圍困得鐵桶也似的，他相信，他會找到一個缺口溜出去的。

只要能夠溜出這片鬼地方，那他就有如魚游大海，蕭原與偵緝隊的人要想找到他，那無異有如大海撈針。

他更發誓，只要他這一次能夠「破網而出」，無論用什麼手段，也要殺死蕭原，而他更後悔，當初不在蕭原毫不察覺的情形下，放冷鎗將他一鎗幹倒，却偏要自作聰明，寫信誣告他，好讓他嘗一下被關起來的滋味，然後，才找機會殺他。

根據那個漢子所說，這一片地方一共有近十個出口，通往外面的，結果，他先後摸到八個出口前，都因爲發現有偵緝隊的人在監視着，不敢冒險衝出去，只好折回去。

現在，只剩下一個出口了。

要是這個出口也有人在外面監視着，那他就眞是無路可遁了。

這時，他開始按捺不住了。他懷着緊張無比的心情，摸到最後這個出口前，匿在一條後巷頭的牆角後，往外窺望。

先前在那八個出口窺望過，從這邊摸到那邊的，又從這頭摸到那頭，加上他又不熟路，經常走錯路，花了他不少時間，少說點，也有四五個鐘頭。

探頭往這最後一個街口張望的刹那，他的一顆心吊到了嗓子眼，連手心也沁出汗來。他很緊張。

才往外瞥了一眼，他整個人便像癱瘓了一樣，一下子滑坐在地上，幾乎連手上的鎗也無力握住。

對面的一間屋面上，赫然坐着一個人！

不用說，那是負責監視這個出口的偵緝隊的隊員！

「他媽的，狗急也會跳牆，何況我是人，手上還有鎗，大不了拚他媽的一個夠本，兩個有賺，說不定，可以衝出去！」他在心裏大聲吼叫。

這一「叫」，令到他陡地振奮起來，馬上挺挺身子，抹去手心的汗，用力握緊手中的鎗，就坐在地上，再探頭往外張望。

這一次，他定定地望着對面屋面的那個偵緝隊員！

忽然間，他睜大了雙眼，咀邊也泛起一絲笑，瞬也不瞬地望着。

原來，對面屋面上的那個偵緝隊員就像雞啄米那樣，不停地一上一下點着頭。

「他在打瞌睡！」郭勝喜得差點沒有叫出聲來，只有用力捏緊拳頭，抑壓着心中那股狂喜。

他終於找到一個「缺口」溜出去了。

這是他唯一的逃生機會，怎不教他狂喜不已？

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冷靜，吸了口氣，他繼續注視着對面屋面上那個人，判斷是否眞的在打瞌睡。

萬一那是假裝的，目的在誘他溜出去，他要是貿然溜出去，那就永不得超生了。

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而外面已有一張羅網在張開，等他「投」進去！

郭勝在心裏不停地思忖着。

「管他媽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在心裏暗自嘀咕。「眼前只有這一條路可以溜出去，是生是死，也只好闖他媽的一闖了！」

不，不！還是看過一會才作決定，那傢伙不是裝出來的，總會露出馬脚！

他馬上又在心裏否定了他剛才的衝動。

對面屋面上那個人仍然一下一下地點着頭，有一次幾乎沒有一頭從屋脊上一頭滾下去，頓時醒了一醒，但不一會又「點」起頭來。

郭勝定定地望着對面那個人的動作，怎麼看，也看不出對方是假裝的，他可看不出有任何破綻。

夜很靜，偶然，傳來一兩聲狗吠聲，令人感到夜更深更靜，郭勝甚至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外面一點異動也沒有，街巷內也是，要不是對面屋面上那個傢伙，郭勝在心裏那麼稱呼他，就像裝上彈簧發條的洋娃娃般，不停地一下一下「點」着頭，他眞以爲自己置身在一處闃無人跡的「死地」上。

「不能再等下去。」他在心裏對自己說：「萬一那傢伙醒過來，又或是有人接替他，那就沒有機會再逃出去了！」

吸口氣，他抖擻精神，挺挺身子，作勢欲竄。

「皇天保佑，要是讓我平安溜脫出去，我一定不會放過蕭原那傢伙！」他在心裏祈禱。

「要溜出去了，別再猶豫了，是生是死，也要冒險闖他媽的一闖！」他在心裏大叫一聲，猛咬牙，弓着身子，有如一頭夜貓子般，從街角後竄出去，貼着牆邊，悄然竄向街口。

而他也在心裏拿定主意，要是有什麼不對，首先一鎗幹掉對面屋面瓦上那個傢伙，然後硬衝出去！

他雙眼一直注視着對面瓦面上那個傢伙，順利地竄了街口前的牆角邊。

緩緩地喘了口氣，壓抑一下緊張的心

情，他悄然探頭往街口外張望一眼。

街上靜悄悄的，一切都像「睡」着了一樣，他看不到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也看不到有任何「醒」着的東西。

甚至連狗也不見一隻！

他又瞥了一眼對面屋瓦上的那個傢伙，仍在打瞌睡，眼前，只要他一頭竄出去，竄到對面的屋子前，然後貼着屋子往左邊奔走，轉入十數丈外的那條巷子內，那他就脫險了。

但一時間，他却鼓不起那般勇氣！

他感到一陣心虛。

畢竟，這是生死的抉擇！

深吸了一口氣，他在心裏對自己說：

「郭勝，你的胆氣去了那裏？再不溜出去，只怕就沒有機會了！」

「嘿，管他媽的，是福是禍就讓天公作主吧！」咬咬牙，郭勝就像一頭老鼠般，從牆角邊猛竄出去。

他一顆心提到嗓子眼，差一點沒有跳出口，手心也担着一把汗。

他已竄到街心，四下裏仍然沒有一絲異動，他幾乎狂喜得大笑出聲。

只要他再竄前幾步，就可以竄到對面的屋子前，就算瓦面上的人那時候驚醒過來，也無法可以看到他了。

眼看着就要竄到屋子前，他提起來的一顆心也倏地落回原位，驀地，對面的屋面上——也就是他背對的瓦面上，响起一下笑聲！

這一下笑聲，有如一聲焦雷，震得郭勝整個人恍似一下子掉落了冰窟般，全身僵冷，「定」在那裏！

「郭勝，你以爲網破魚游？那知道却是游入了另一個袋網中！」

對面的瓦面上，一下子冒出不少人來，他才差三幾步便竄到去的那排屋子的瓦面上，也冒出影影綽綽的人影，街道兩頭也閃出幾條人影來，手上的鎗都指着他。

他確是「投」入了天羅地網中。

郭勝全身一陣發冷，他知道自己這一次是徹底完了，但却不甘心。

「蕭原，你站出來！」他大聲吼聲，却不敢動一下。

他知道，要是稍有異動，對面及兩頭屋頂上的偵緝隊員，會毫不猶豫地向他射出！

他立時會被射得身上滿是彈孔。

「郭勝，恭候多時了！」那個一直在屋瓦上打瞌睡的人忽然站起身來，稍爲探出身子，斜向下望着街上的郭勝。

那人赫然正是蕭原！

郭勝忽然間不顧一切地，疾快地抬手朝蕭原開鎗射擊！

蕭原的手也同時間一揚，只聽「砰砰」兩下幾乎不分先後的鎗聲响起，震破了夜空，隨即，只見郭勝的身子震晃了一下，手上的鎗「鏗」一聲跌落在地上。

緊接着，鎗聲炒豆一樣响起來，但却不是射在郭勝的身上，而是射在他脚前及左右的地上，火星有如天上的繁星閃爍般漂亮！

郭勝雖然兇悍，但在那一陣彈雨的射擊下，也禁不住心寒胆顫，瑟縮着身子。

瓦面上的蕭原仍然站着，只不過在郭勝朝他開鎗的剎那，身子往下縮了縮，而他開鎗的動作也比郭勝稍快那麼一點點，因此，中鎗的是郭勝，而不是他。

因爲他那一鎗射在郭勝的右肩頭上，在鎗彈的撞擊下，令到郭勝的身子震晃了一下，手臂自然也晃動一下，他射出的那一鎗便失了準頭，不知射到那裏去了。

「郭勝，你輸了。」蕭原在瓦面上說：「這場遊戲也玩完了。」

「蕭原，我一定會殺死你的！一定會！」郭勝忽然嘶聲吼叫。

「對了，我差點忘了問你，你爲什麼要殺我？」蕭原冷然問。

「你知道麼？我就是沙雄的表弟，他救過我一命，你却捉他回南寧受審，令到他被砍頭示衆，我當然要替他報仇！」郭勝咬着牙吼叫。一個身子却抖過不停，大概肩頭上的鎗傷痛得很！

（關於沙雄其人，請閱拙作「金沙江」便有交待。）

「你怎會認出我的？」蕭原道：「我可從來沒有見過你。」

「我是在你將沙雄押入南寧時，暗中看到你的！」郭勝沙啞地吼叫。「一併告訴你吧，當時，我已齊集了幾個弟兄，欲在南寧城外劫走沙雄的，想不到那麼多人夾道歡迎你，而偵緝隊也出去接應你，令到我們無從下手，那時，我就發誓，一定要殺死你，替沙雄報仇！」

「郭勝，我要是這樣容易被人殺死，不知死了多少次，根本輪不到你來殺！」

蕭原冷笑一聲。

「我一定會殺死你的！」郭勝瘋了般嘶叫。

蕭原不再答理他。

「過去將他鎖起來！」站在對面瓦面上的莫鎮中對站在街道兩頭的手下揮揮手。

那幾名偵緝隊員立即衝前去，七手八脚地將郭勝鎖銬起來。

郭勝沒有掙扎。

因爲他知道，掙扎只是白費氣力，並且會弄痛肩頭上的傷口，吃的苦頭更大。

「將他押回去！」莫鎮中叫一聲，當先從瓦檐上跳到地上。

其他人紛紛跳下去。

* * *

「老蕭，你剛才裝瞌睡裝得眞像。」莫鎮中與蕭原走在最後。「我眞担心郭勝那傢伙不會上當。」

「他不是終於上當了麼？」蕭原長長地吐出一口氣，終於消除了一個心頭大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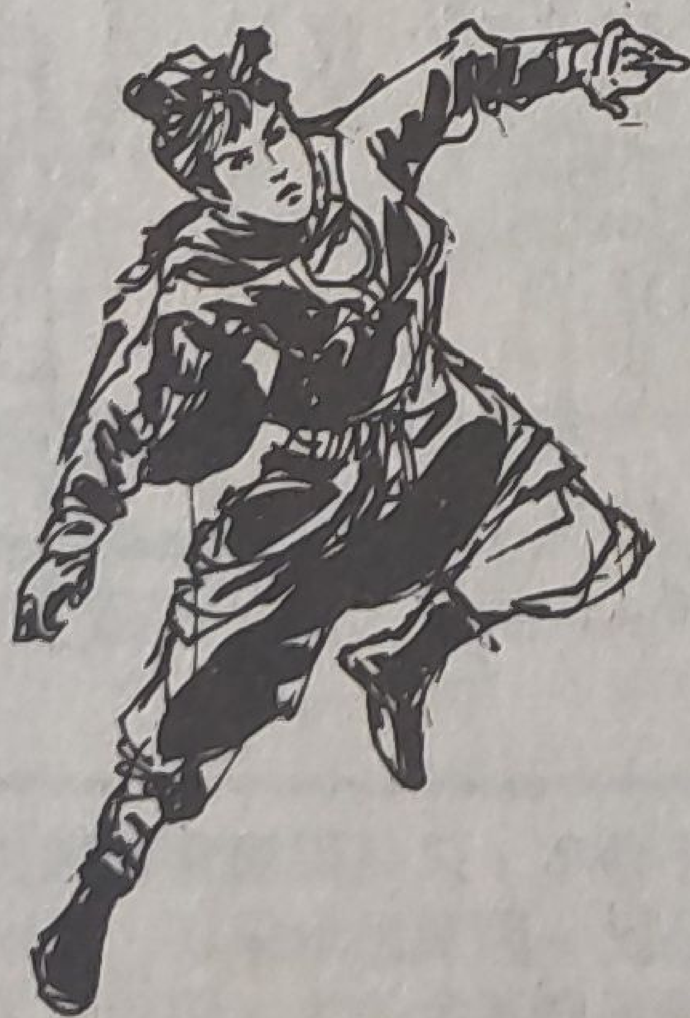
「老蕭，現在你可以放心睡大覺了。」莫鎮中歡快地道。

「確是要好好地睡一覺。」蕭原說着打了個呵欠。「明天，我們好好地喝個痛快的！」

「不醉無歸！」

「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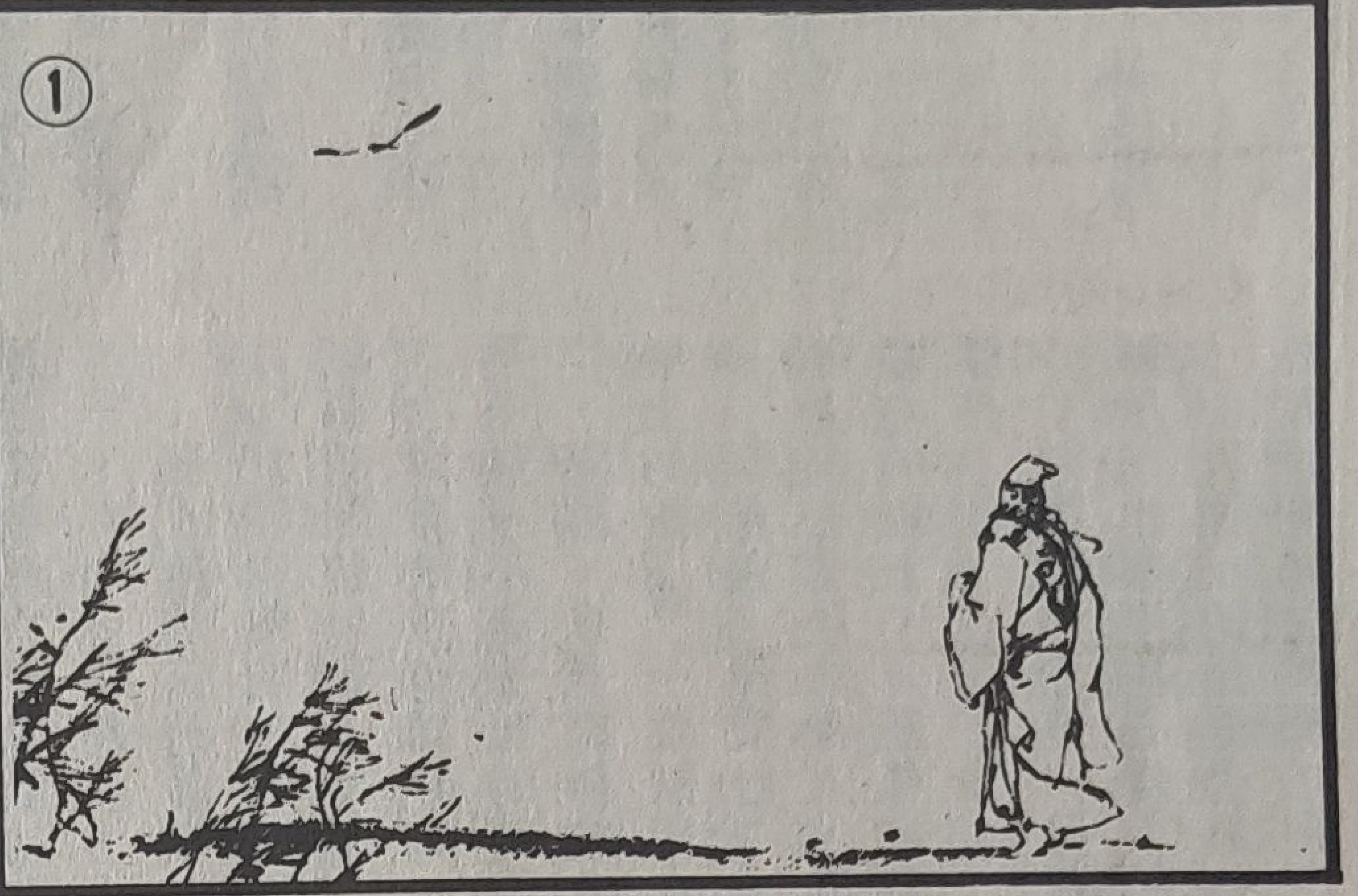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二　　　　　　　　　　　　　　　　　高石・編繪

鬧江州（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卻說宋江別了兄弟，回家奔父喪，日夜兼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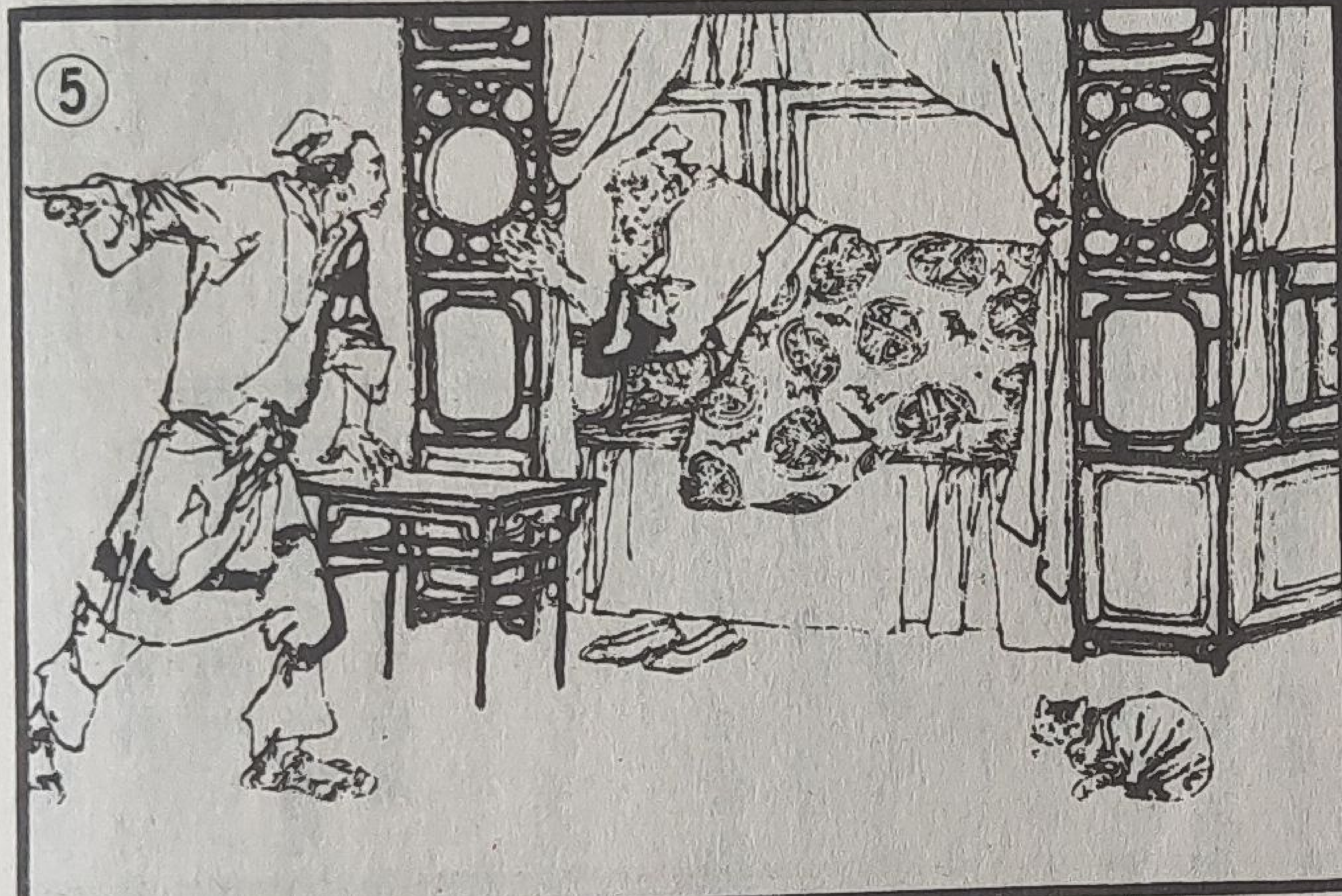
2　這日已到宋家莊，到天色晚了，方敢進家。他進了草堂，正遇着宋清。宋江見宋清並未帶孝，心下十分懷疑……



3　宋江正要問宋清爲何不帶孝，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宋江大驚。太公說，因爲思念宋江，又怕宋江被人攛掇去落草，作個不忠不孝的人，因此命宋清假造情由，騙他回來。宋江聽罷，心中卻又喜又憂。



4　宋江喜的是老父健在；憂的是自己官司未了，不能在家團聚。太公又告訴宋江，近因朝廷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一切犯人都減罪一等。宋江的案情至多是個流配之罪，不該死刑。宋江聽了，自是歡喜。



5　當夜全家安歇了。約在二更時分，前後門响起一片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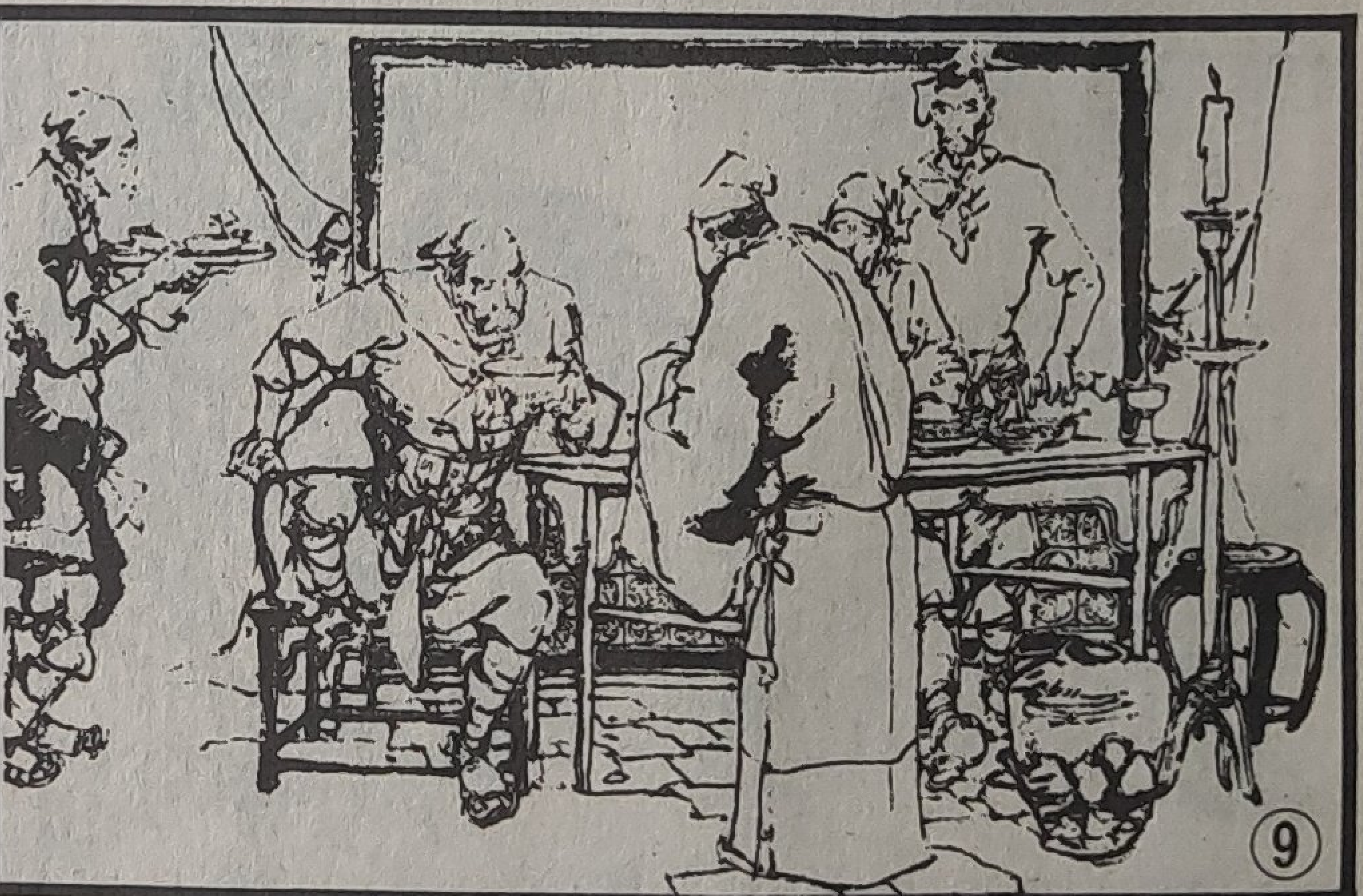
6　太公爬上梯子，朝牆外張望，只見火把叢中，爲首兩人正是本縣新都頭趙得趙能兄弟。他們連聲喊叫，要太公把宋江交出來。



7　太公說宋江並未回來。趙氏兄弟哪裏肯信，說有人在村口撞見宋江，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邊聽見，知道趙得等講不得人情，尋思自己至多是個流配之罪；便勸太公不要央告他們，由他挺身出來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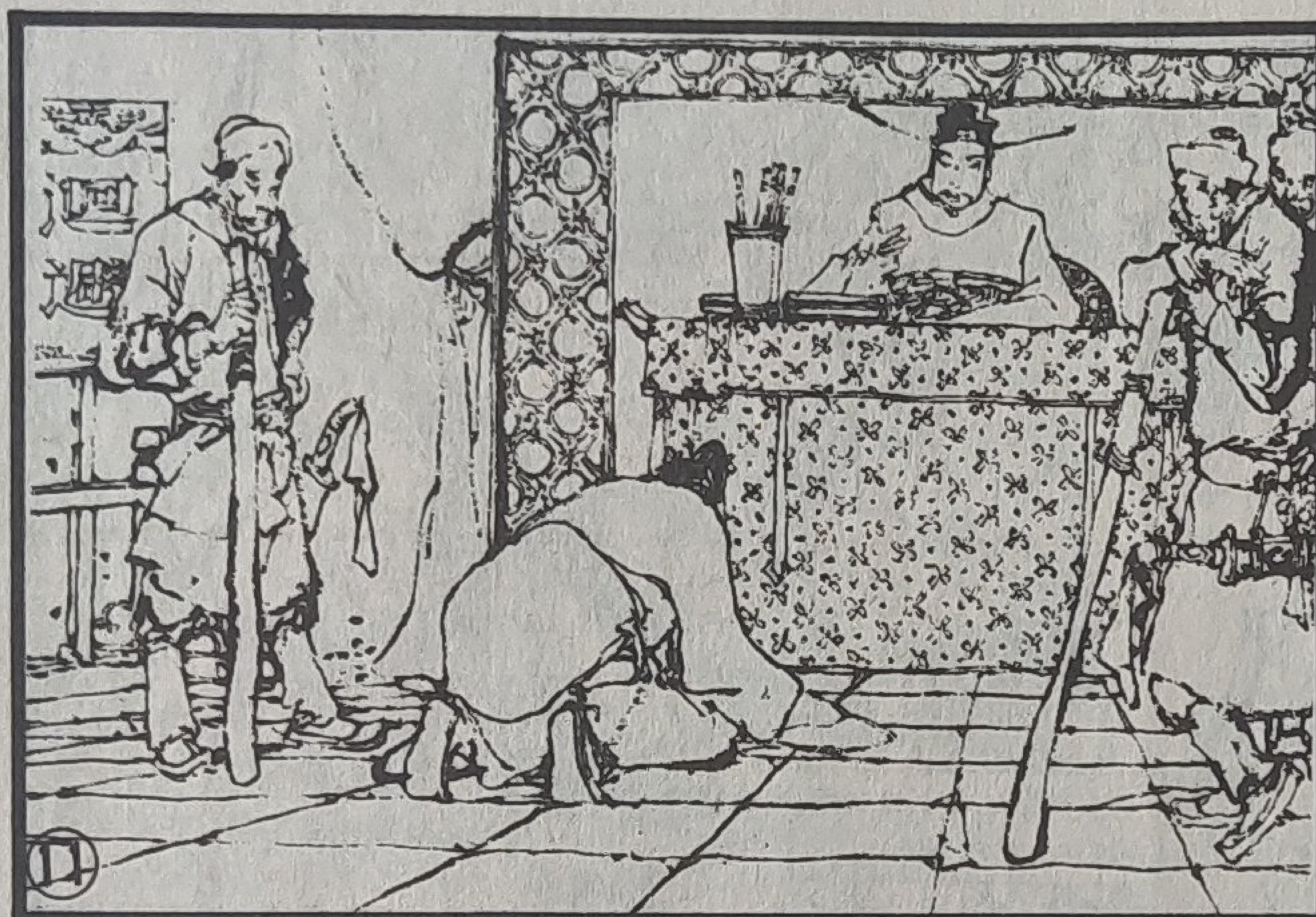
8　太公哭道："只是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待孩兒刑滿歸來，還能服侍父親。若是現今這樣，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上一班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見得父親的面？"



9　宋太公只好應允。宋江爬上梯子向外面答話，請趙得趙能進莊歇息，明日一同見官。宋江叫人開了大門，將兩人請到堂上坐下，置酒相待；又贈送了二十兩銀子。連那一百多個士兵都款待了酒飯。



10　次日五更，兩個都頭押了宋江來到縣衙。知縣時文彬見捉到宋江，十分歡喜，過了堂，取了宋江供狀，便叫人將他放在牢裏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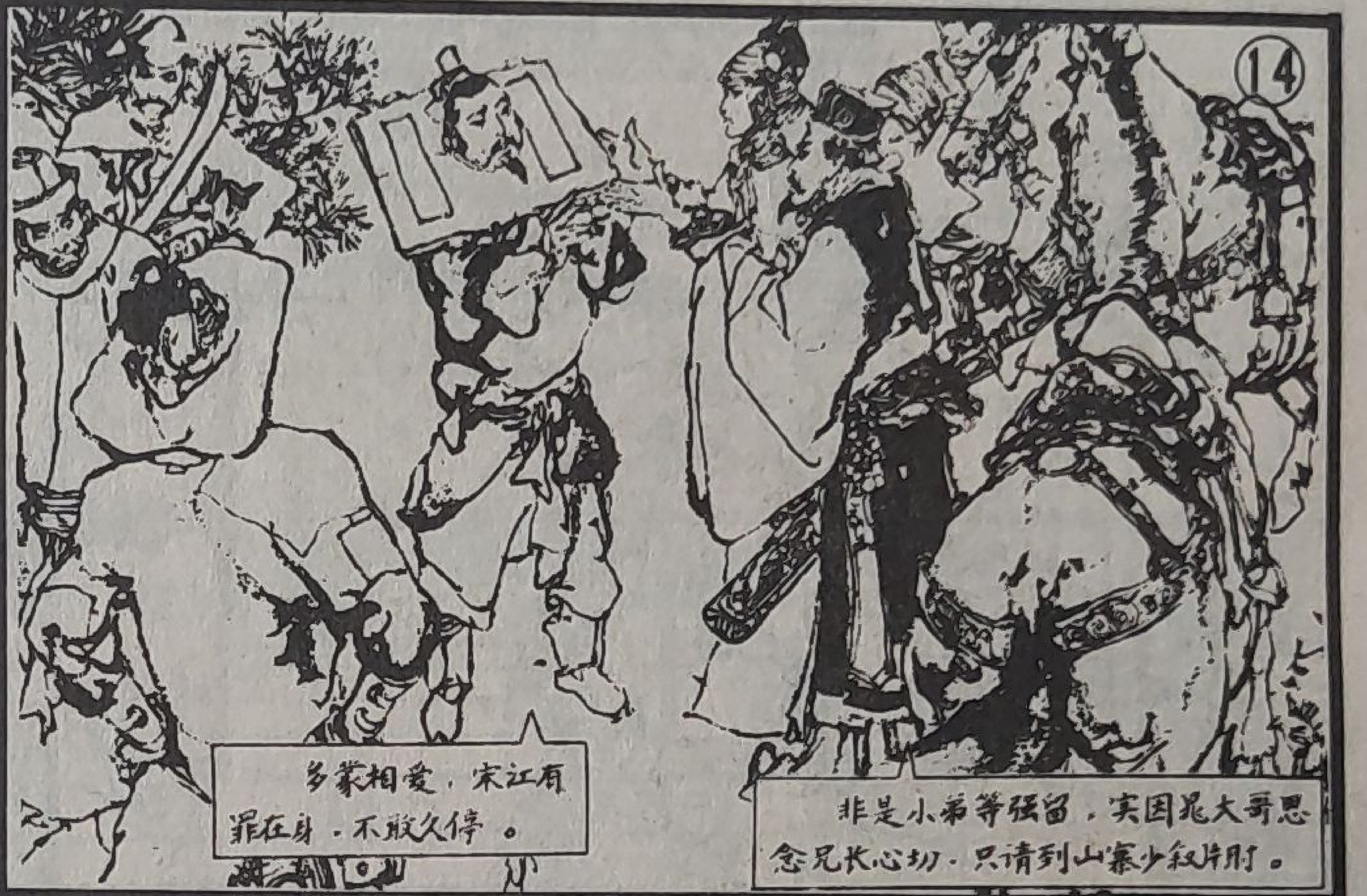
11　縣衙裏的公人都和宋江要好，聽說拿了宋江，便到知縣處為他求情。宋太公又上下打點；閻婆已經死了，沒了苦主，知縣也就再不追究，把宋江解往濟州等待判處。



12　濟州府尹看了文案，因大赦減罪，把宋江杖責二十，刺配江州。兩個差人押了宋江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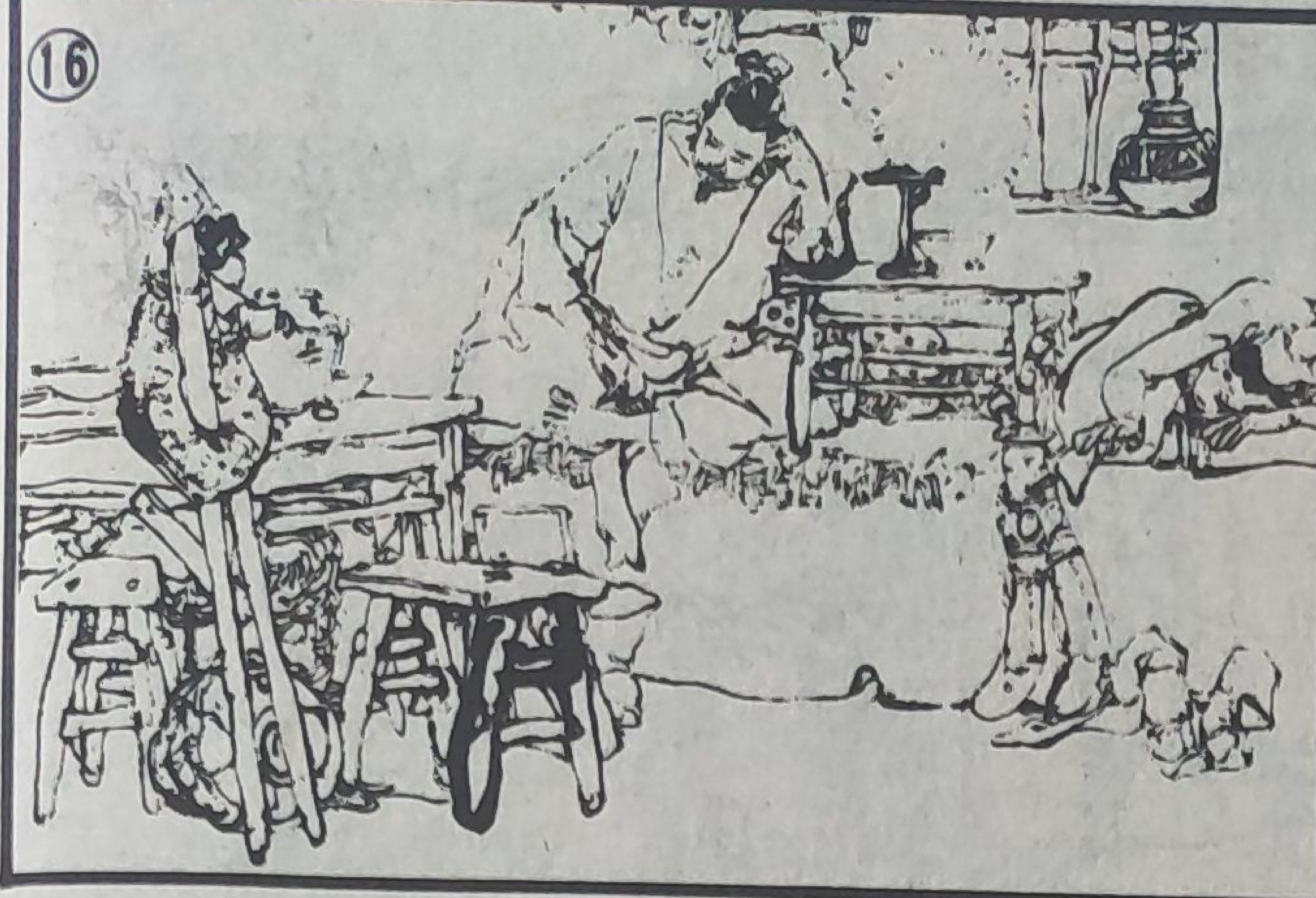
13　走了幾日，這天從梁山泊下經過。忽然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伙人來，爲首一個正是赤髮鬼劉唐。劉唐帶了三五十個人，搶上來就要殺死公差，把宋江劫上山去。宋江上前攔住，並說自己不願上山。



14　劉唐立即派人到前面去報知吳用和花榮。吳用和花榮立刻趕來，與宋江見禮。花榮要替宋江開枷。宋江不肯，說這是國家法度，不敢擅動。吳用答應不留他落草，只要他上山和晁蓋見見面。



15　來到聚義廳，晁蓋叫衆頭領都來參拜宋江。當下大排筵宴，個個與宋江把盞。宋江枷也不肯去，一再起身告辭。晁蓋等再三勸他留在山寨，宋江卻拜倒在地，懇求晁蓋等放他下山。



16　晁蓋、吳用等把宋江扶起，說："既是哥哥決意要去江州，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早送你下山。"宋江只好答應，當晚還是和兩個公差住在一起。



17　次日早起，晁蓋吳用又安排筵席與宋江送行。又送給他一盤金銀。兩個公差也各得銀二十兩。吳用交給宋江書信一封，介紹宋江與江州兩院押牢節級神行太保戴宗相識，並要戴宗關照。



18　晁蓋和衆頭領都來和宋江作別。一行人將他送下山來。吳用和花榮直送到二十里外，才告別回山。



19　卻說宋江和兩個公差在路上行了半月，這日到了揭陽嶺，見嶺上有個酒店，三人便進入店內吃酒。



20　櫃枱裏面走出一個大漢，招呼宋江等三人坐了，取出酒肉。三人才吃了一碗酒，便覺得頭昏眼花。先是兩個差人倒了；宋江要來扶他們，不料也撲地倒了。



21　那大漢將三人包裹收了，立在門前瞭望，只見從嶺上奔來三個人。大漢問他們哪裏去，其中一人說是去嶺下等候一位英雄。



22　那大漢說起剛才用蒙汗藥麻翻了三個客人。那人便想到其中是否有宋江，便一齊到店裏來看，卻又都認不得哪個是宋江。



23　其中一人說，他們既解犯人，必有公文。忙將公文取出一看，才知道醉倒的囚徒正是發配去江州的宋江。四個人都慌了手脚，忙用解藥與宋江灌下。



24　宋江醒來，四人倒頭便拜，又一一說了姓名。原來嶺下上來的三人：爲首的是混江龍李俊。另外二人是出洞蛟童威和翻江蜃童猛弟兄兩個。賣酒的大漢是催命判官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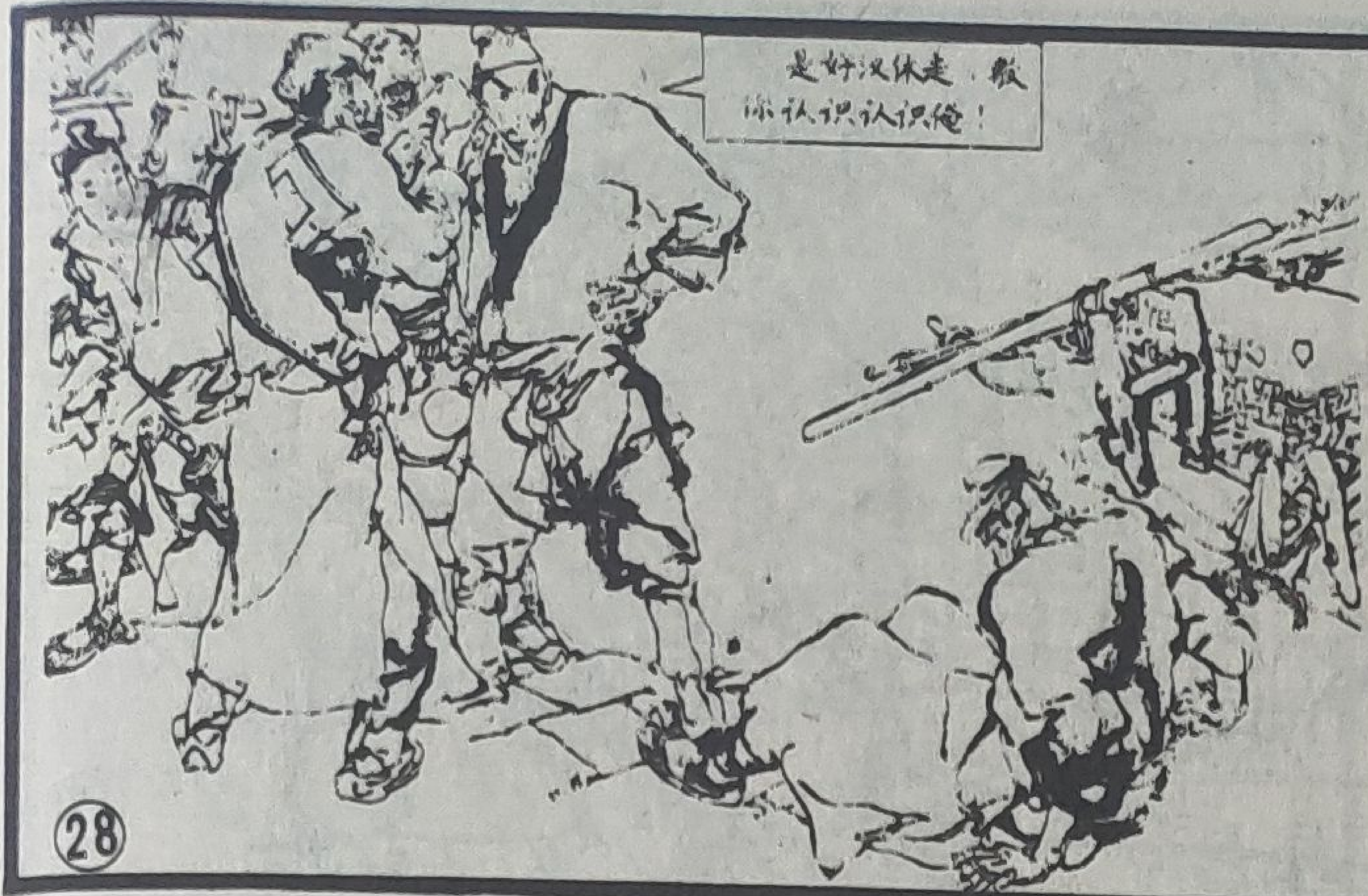
25　宋江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衆好漢嘆息不已，想留宋江住下，宋江不肯。他們只好將兩個公差也用解藥灌醒，歸還包袤，將宋江等送下揭陽嶺。



26　三人行了半日，來到一處市集，見人羣中一個賣膏藥的正在使弄槍棒。宋江看了一回，那人便拿出一個盤子，向周圍的人討錢。



27　宋江見那人討了半日，並無一人出錢，便取出五兩白銀，送給那人。忽然人羣中走出一個漢子，一把抓住宋江，揮拳就打。



28　使槍棒的人見那漢子要打宋江，忙上前一把揪住那漢子，只一兜，把那漢子打翻在地。兩個公差上前勸住，那漢子才憤憤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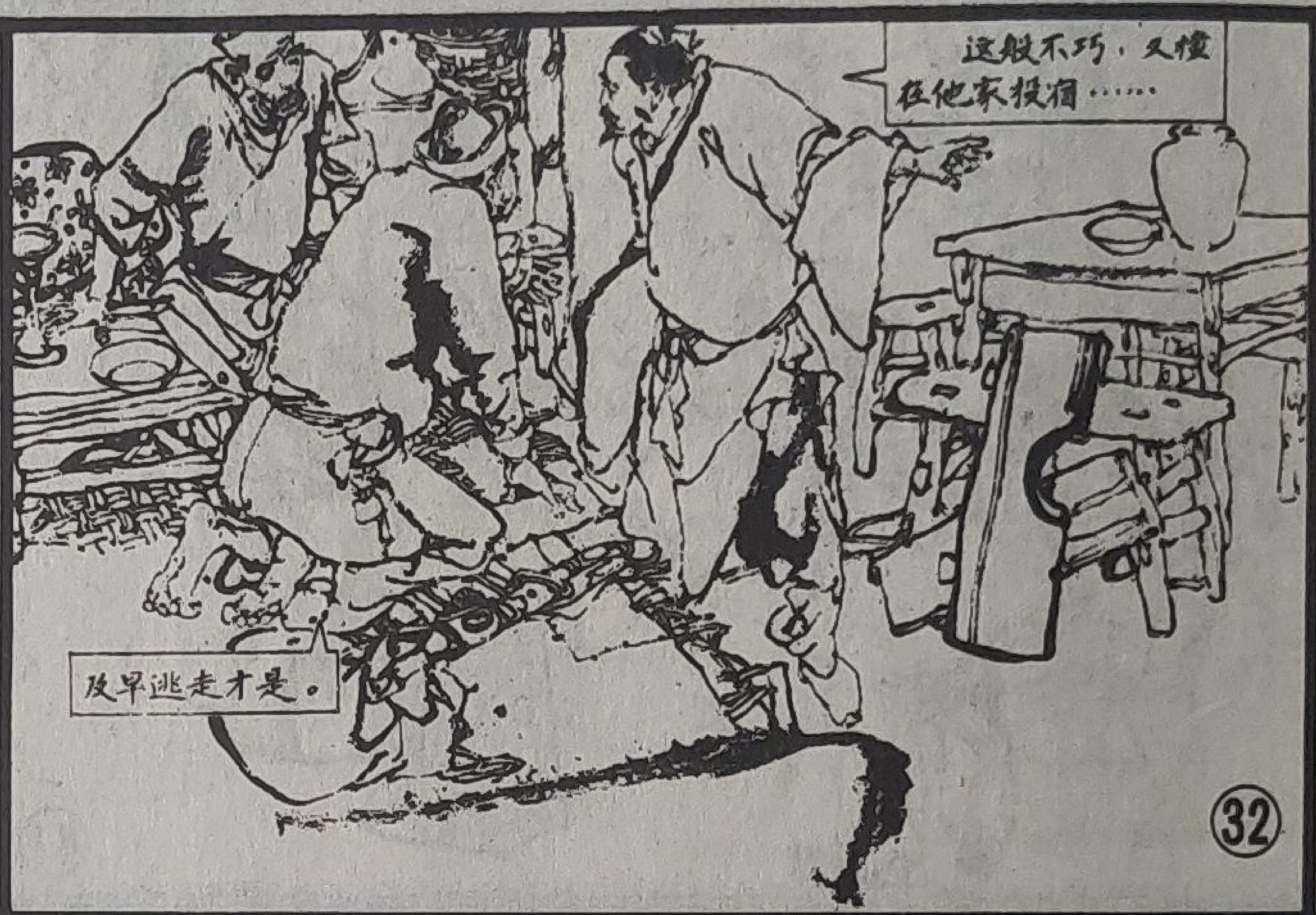
29　宋江和那使槍棒的互相問了姓名。那人名叫薛永，綽號"病大蟲"。他和宋江約定日後去江州相會。宋江又送給他二十両銀子。薛永辭別宋江去了。



30　宋江等三人向大路上走去。這時天色已經漸漸暗了，在路旁樹林的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等到莊前敲門，說因近處無客店，請借宿一夜。



31　莊客入內報告莊主，然後請宋江進去；又招待了晚飯，引三人到客房裏安歇。宋江正要解衣就寢，忽聽院內一片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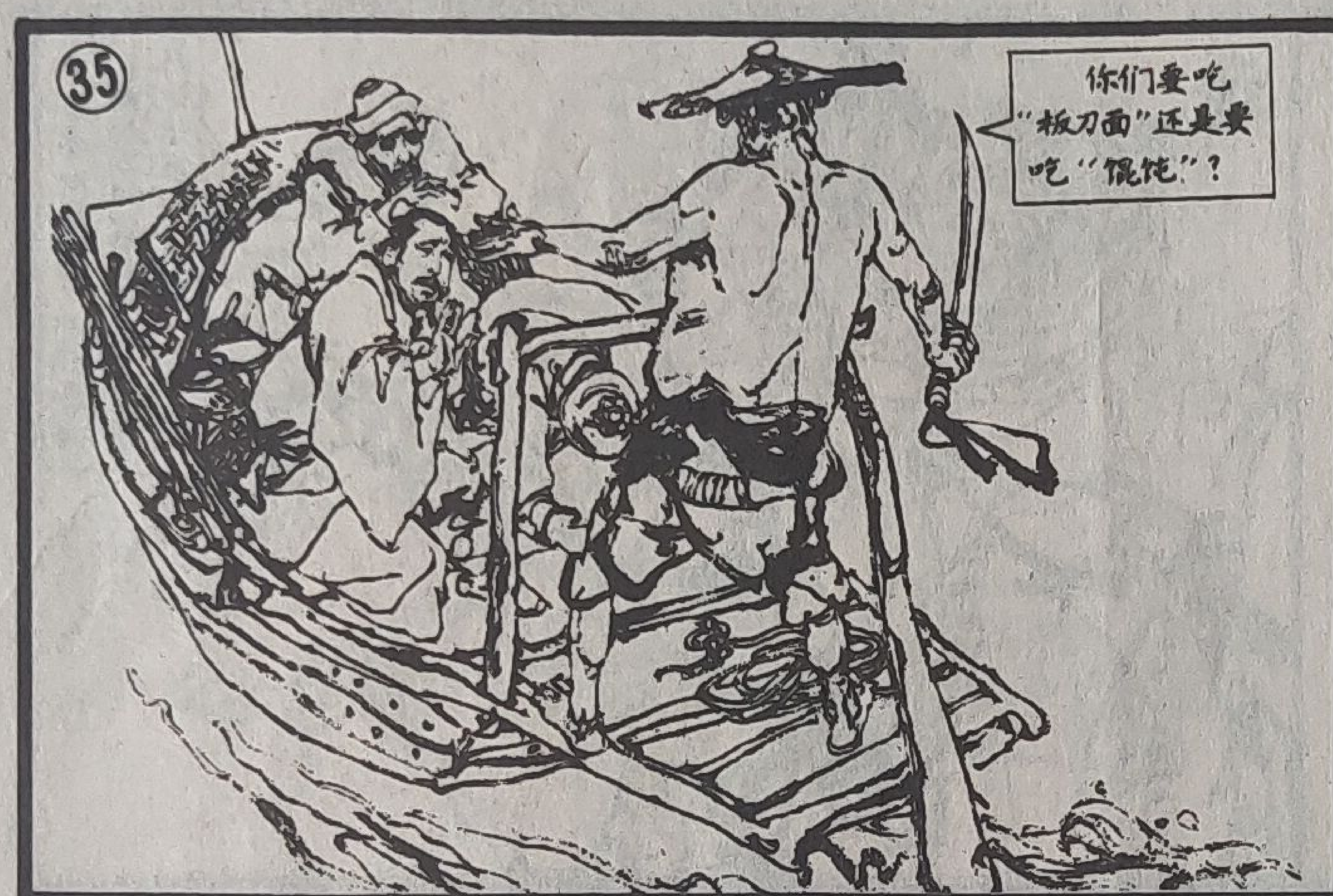
32　宋江從門縫裏看時，見一片火把；爲首一個拿樸刀的，正是方才揭陽鎮上要打宋江的漢子。原來這人正是莊主太公的兒子。宋江連忙叫起兩個公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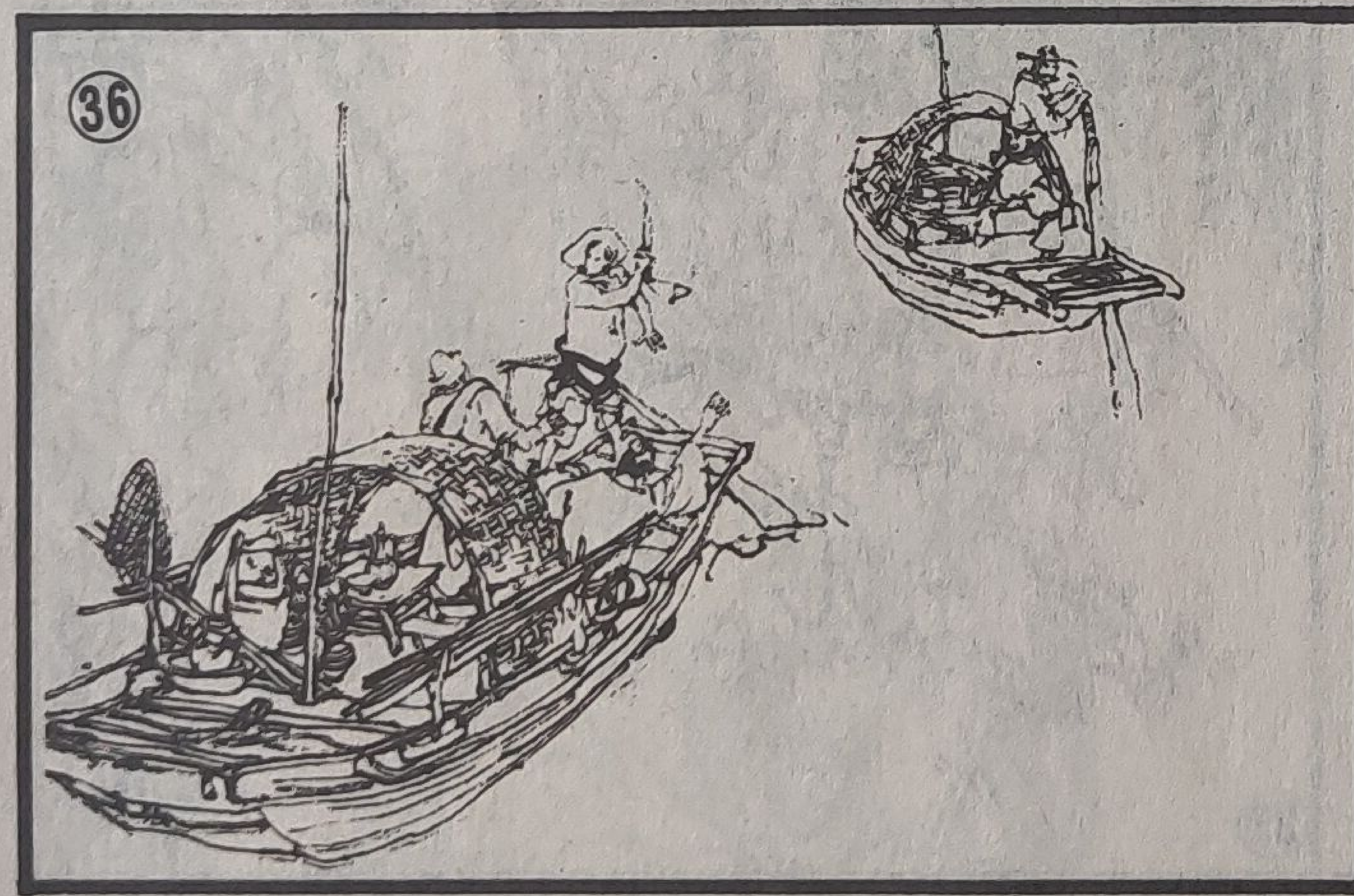
33　三人偷偷從後窗跳出，只顧往樹林深處走。不料後面火把人聲，一齊趕來。宋江等抬頭一看，只見前面是望不到的蘆葦，再往前是條大江，浪滔滾滾，哪裏有去路。原來他們已來到潯陽江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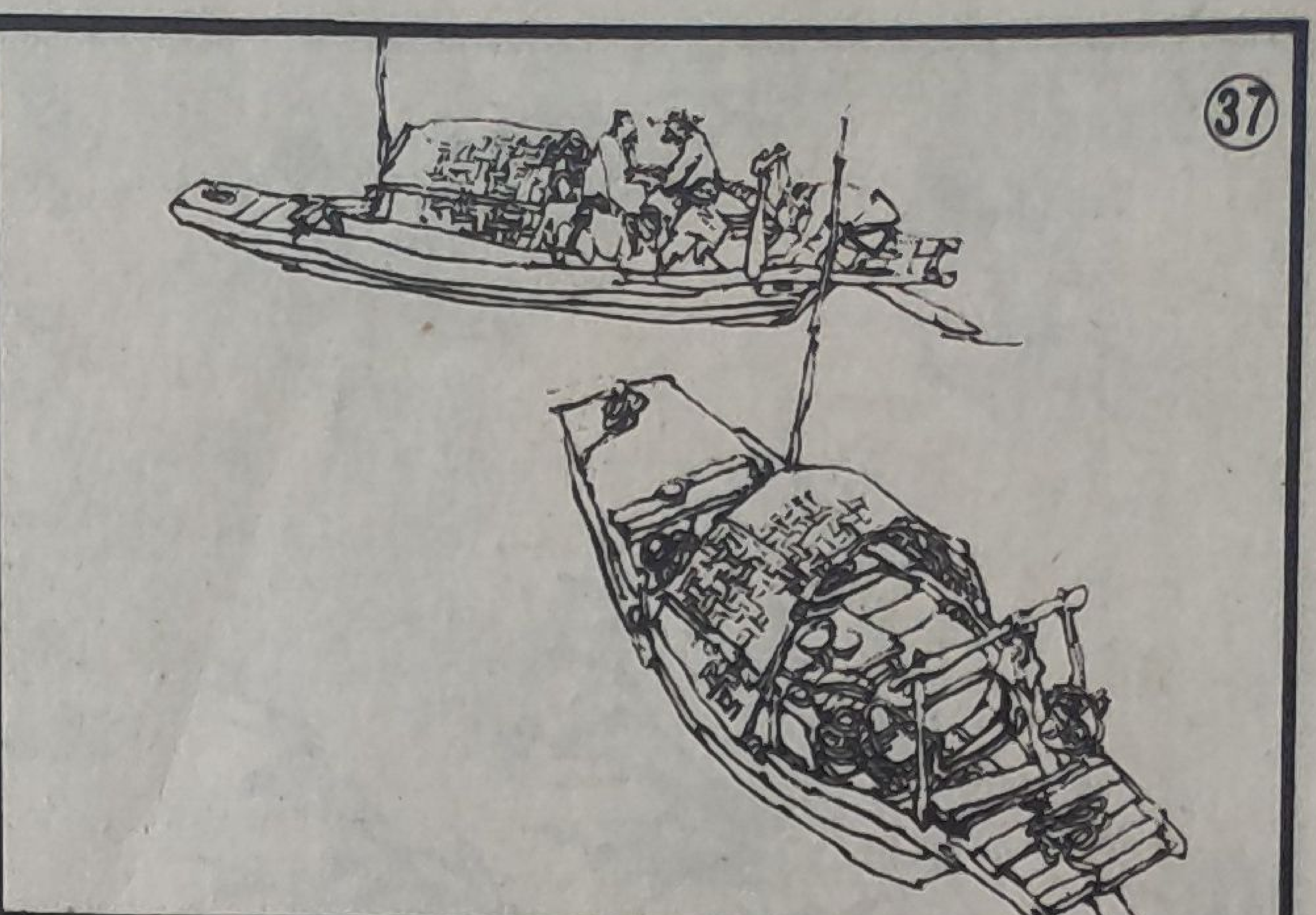
34　後面火把越發近了，宋江暗暗叫苦。正在危急之時，忽見蘆葦叢中搖出一只船來，宋江大喜，忙喚艄公。艄公將船攏近岸邊，三人急急跳上小船。小船往江心駛去。



35　三人正在慶幸躲過這場大禍，忽見那艄公放下櫓，在艙板底下摸出一把鋼刀來。宋江驚魂才定，又遇凶險，被嚇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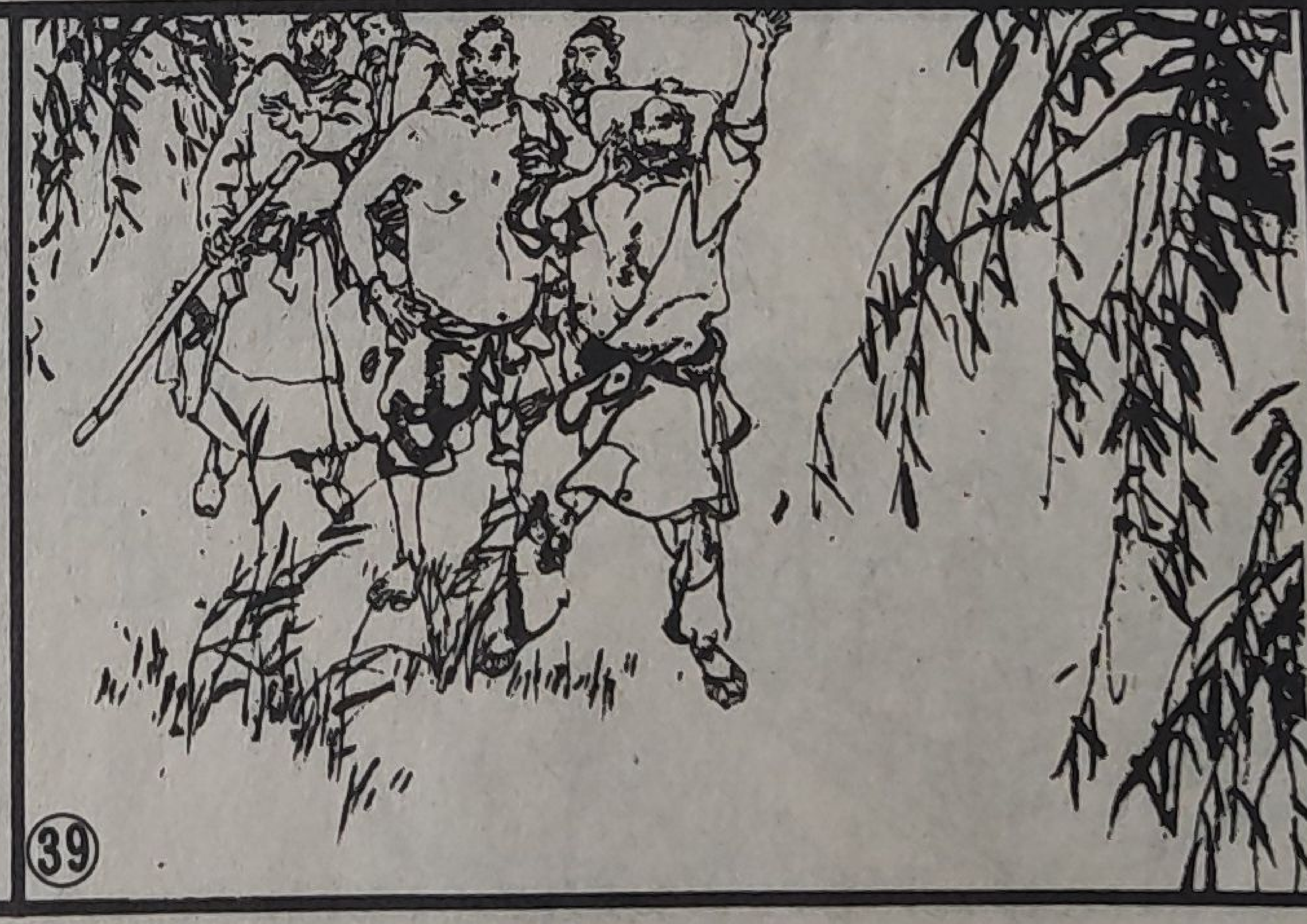
36　這時，江面上駛來一只快船。宋江望見船頭上一個大漢，認得是混江龍李俊，忙叫"賢弟救我！"



37　李俊見是宋江，即刻跳過船來。那艄公聽說是宋江，吃了一驚，道聲"慚愧"，向着宋江便拜。這艄公名叫張橫，綽號"船火兒"，也是潯陽江上的好漢。他見宋江等行李沉重，不免起了劫財之意。



38　原來李俊出來販運私鹽，沒想到在此救了宋江性命。當下張橫邀請宋江到他家裏稍稍安歇。宋江想要推辭，張橫已將船駛向北岸。



39　宋江與李俊、張橫等人上了岸，只見剛才那起追的人還在拿着火把亂照。張橫告知李俊，那起人就是穆家兄弟引來追趕宋江的。李俊連忙打幾個唿哨，將人羣引到這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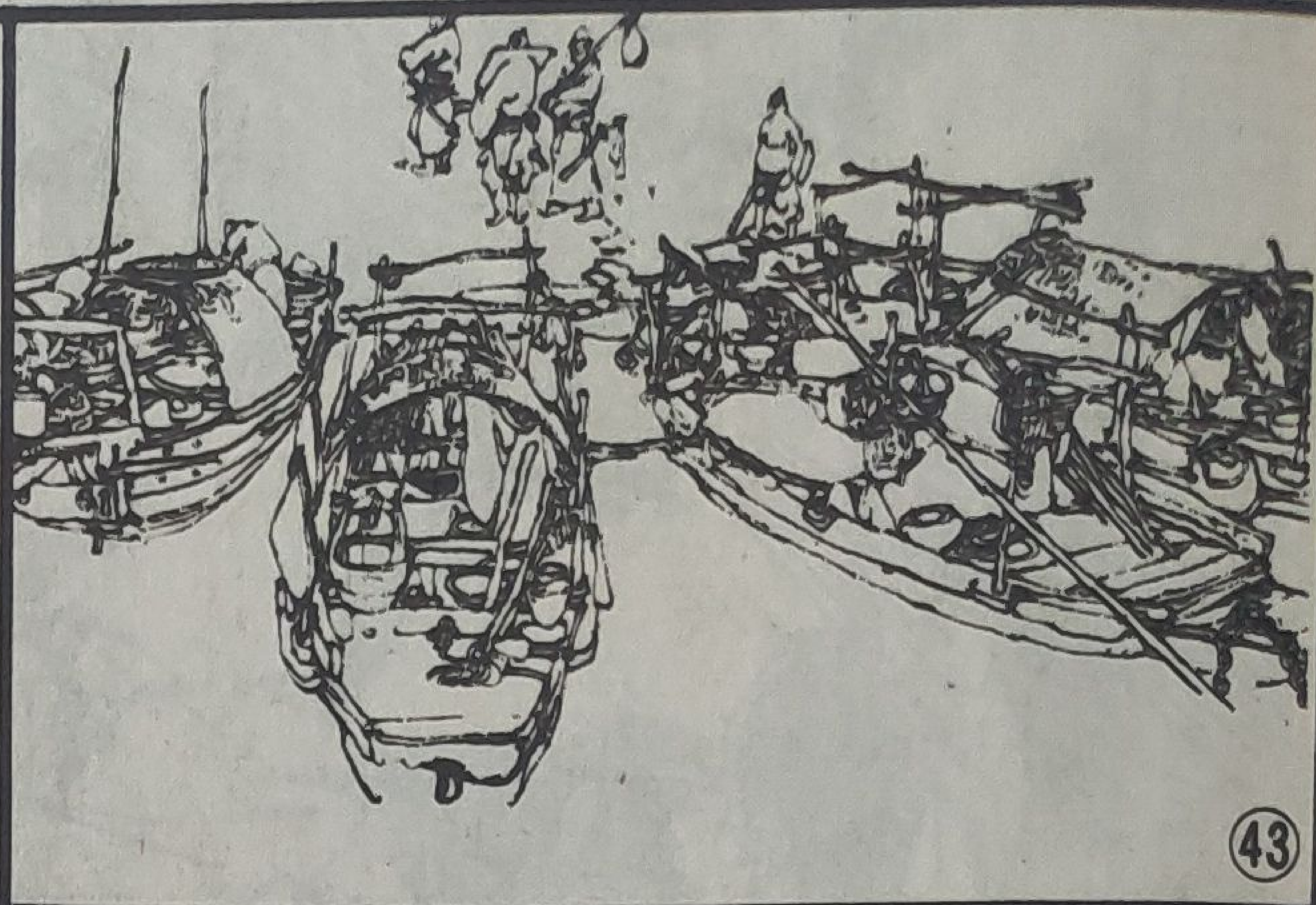
40　穆家兄弟見宋江與李俊、張橫在一起，十分驚詫。李俊忙上前指着宋江說："這就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還不快拜！"穆家兄弟聽說，撇了刀，撲下身便拜。



41　宋江扶起二人，請問姓名。李俊上前作了介紹。原來那在揭陽鎮上要打宋江的漢子名叫穆春，綽號"小遮攔"；另一個是他的哥哥，名叫穆弘，綽號"沒遮攔"。他二人是這揭陽鎮上的富戶子弟。



42　衆人將宋江邀至穆家莊。李俊派人將童威、童猛兄弟請來，還派人去附近將薛永尋着。衆好漢在穆家大開筵宴，暢飲了一天。次日早晨，宋江拜辭穆太公與衆好漢，衆好漢戀戀不捨，將他送到潯陽江邊。



43　宋江等三人乘的船正逢順風，直到江州登岸。兩個公差挑了行李，徑到江州府衙投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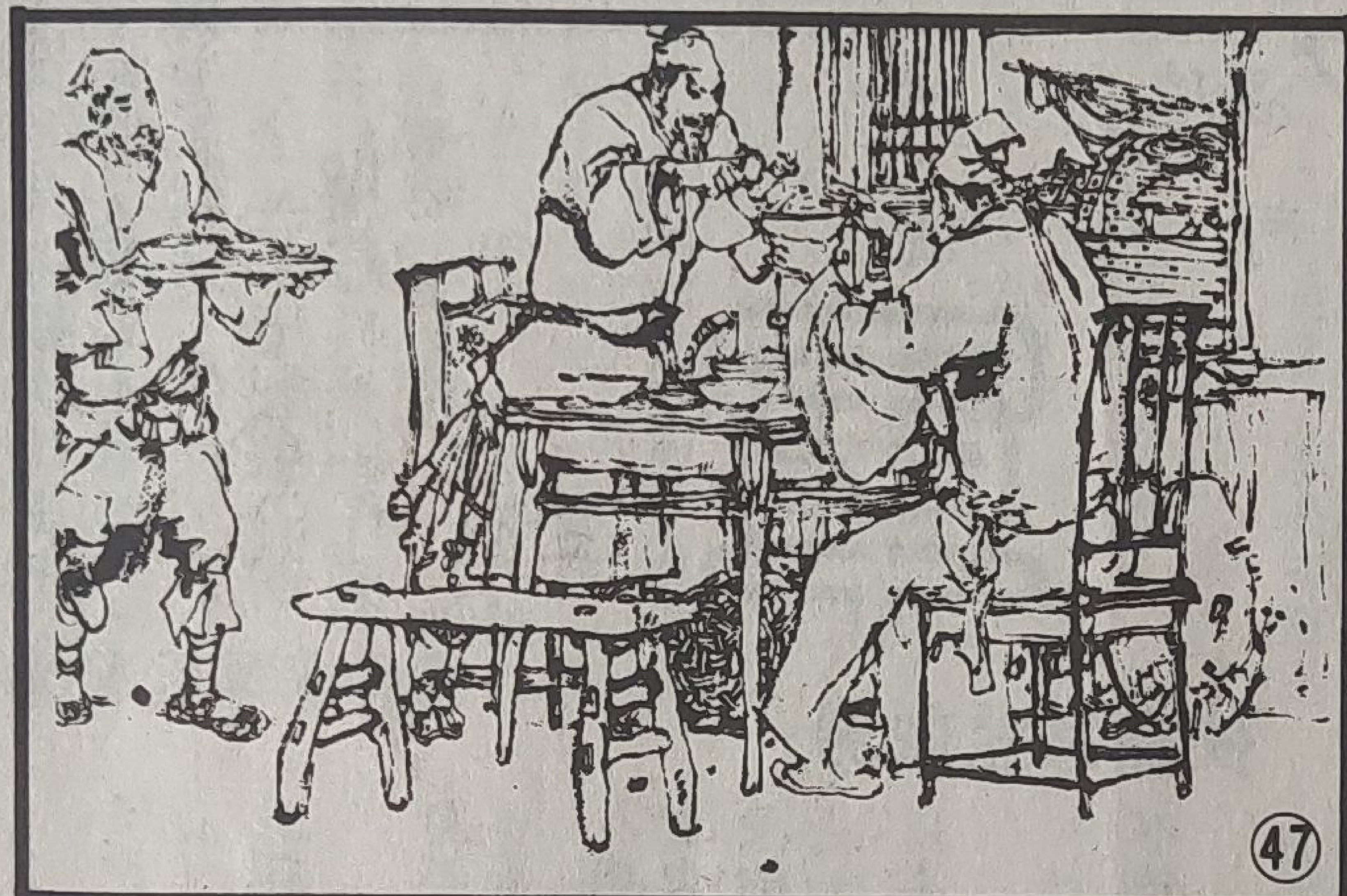
44　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奸相蔡京的第九個兒子，人稱蔡九知府。此人爲官貪婪，作事驕奢。他見了宋江，略問兩句，便命人押到城外牢城營。



45　宋江到了牢城營，上下使了銀兩，衆人見他慷慨，都另眼看待。管營見他是縣吏出身，着他在抄事房做抄事。一日，牢城的管營節級前來點視犯人，宋江知那人就是戴宗，故意不與他說話，反用言語冲撞他。



46　戴宗見他話中有因，忙問他姓名。宋江說了，戴宗大出意料之外，連忙上前作揖，說這裏不是說話處，請宋江同往城裏一敍。宋江進屋取了吳用的書信，帶些銀兩，和戴宗一起進城。



47　二人在江州城裏找一個臨街酒街坐下。宋江把吳用的信遞與戴宗。二人推心置腹，開懷暢飲。



48　原來戴宗是這江洲兩院押牢節級，當地人都尊稱他戴院長。他自幼練就一身運步如飛的功夫，最能趕路，遇有緊急公事，他一日能行七八百里。因此，人們又喚他作"神行太保"。

（待續）

上文提要： 飛聲劍影沐浪花的兒子沐利華帶親信司馬不可、司馬發兄弟二人來到金陵樓，翡翠不肯接待，還施加顏色，被沐少爺要喊打喊殺，剛好唐寶牛來到插手架樑，只數招便打倒司馬不可兄弟，沐利華用「須彌金厲手法」，唐寶牛的銅皮鐵骨雖然厲害，雙方力敵，兩敗俱傷，司馬兄弟正想施殺手，任笑玉及時趕至……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三）

將軍禮賢敬客　俠盜樂意效勞

沐浪花忍不住忿然道：「你——你究竟想要多少？！」

沈虎禪道：「沐三爺出手太低，我要親自和將軍討價還價。」

沐浪花冷哼道：「你想見將軍，將軍可不一定要見你。」

沈虎禪道：「將軍最近死了幾員大將，都不知道是誰下的手。以將軍的名望、實力、地位、武功，當然不怕挑戰，但最忌的就是看不見的敵人。」

他一字一句地接道：「將軍最急於知道誰才是他的敵人。所以……」

「他一定見我。」沈虎禪下結論。

「我帶你去，不過，我不肯定將軍是不是會接見你。」

這是沐浪花深思熟慮後的決定。

「你去不去？」沈虎禪問唐寶牛。

唐寶牛望定沈虎禪：「你知道嗎？昨天早上，我給人追殺，爲的是一件莫名其妙、不敢置信的事。」

沈虎禪問：「哦？什麼事？」

唐寶牛說：「『黑刀峽』的談公璧談老俠說我姦污了他的女兒。」

沈虎禪道：「那是唐寶牛只敢想但決不會做的事。」

唐寶牛點點頭，「但這一件事比剛才我所說的事更令我難以置信。」他盯住沈虎禪道：「你竟然是一個見利忘義的人。」

沈虎禪並不惱怒：「我跟任笑玉不是朋友，無義可言。」

唐寶牛哼聲道：「但將軍也不是什麼好人——」

沈虎禪截斷道：「將軍不但有名，而且有地位，有錢。」

唐寶牛忿然道：「小方要是在，看見你這樣子，一定非常傷心。」

沐浪花在旁插口道：「唐兄，你應該學你老大，像他那末易變通達，才能在江湖上混，才能在武林裡吃常年飯。」

唐寶牛一步踏前，幾乎與沈虎禪鼻子碰鼻子，叱道：「你剛才問的話，我答覆你。」

沈虎禪眼也不眨：「你說。」

唐寶牛大聲道：「以前我說過，不管你去那兒，我都跟着你，分憂解勞，生死相隨——現在呢？」

他掉頭就走。「我不去了！」

沈虎禪望着他的背影，輪廓像雕像一般深刻。

＊　＊　＊

「你眞的要見將軍？」

「是。」

「你不後悔？」

「不。」

「那你用這塊黑布，蒙住眼睛，任我帶你去那裏，發生什麼事，我不叫你，不可以解開。」

「好。」

這是沐浪花的問話和沈虎禪的回答。

這之後，沈虎禪隱約覺得自己坐過馬車、轉過快馬、坐在船中、坐在轎子裏、坐在爬山虎上、甚至攀着一條繩索盪來盪去，最後往上爬了三座崎嶇陡險的山，又拾級往下走了七百五十一步，耳際滿是煩噪的聲音，忽然停住。

接着，有人推他屈身蹲下。

沐浪花的聲音在身旁响起。

「解開。」

沈虎禪可以感覺得到沐浪花的聲音也莊嚴了起來，那就像是一個本來統御千軍的人在跪拜祖先時祈禱一般的語氣。

沈虎禪一直都很想解開眼前的黑布，看看眼前走到那裏。但三天以來，他都沒有這樣做。

而今，他終於除下了這條遮眼的黑布。

眼前的是天堂？地獄？

＊　＊　＊

不是天堂，不是地獄。

是菜市場。

沈虎禪曾預想自己會來到一個守備森嚴的密室，或者一個高手如雲的大堂，甚至山洞、畫舫、絕崖，但他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蹲在菜市口上。

他一低首，就看見午陽烈日，把他自己的影子，投在沙地上。

他背後還有一個巨大的影子。

巨大的影子手裏有一把巨大的刀。

刀已經舉起來。

——一個人醒過來後，驀然發覺正在法場上，就要行刑，手起刀落，人頭落地，這滋味會是怎樣？

沈虎禪卻閉起雙目，緩緩地道：「看來，事情到這個地步，除非來一個劫法場，不然……」

却聽一人道：「官府殺人，說不定有武林豪傑劫法場，但在這兒砍頭，官方民間，黑白二道，都不會有人來相救的。」

沈虎禪緩緩睜開了眼睛，就看見本來是監斬官的位置上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坐在那裡，也沒怎樣，但就有一股說不出的氣勢。

沈虎禪瞇着眼睛：「要斬我的是誰？」

那人道：「將軍。」

沈虎禪望望持大刀石像一般的巨漢：「天下那麼多將軍，要殺我的是那一位將軍？」

那人道：「鐵劍楚將軍。」

沈虎禪想了一想，歎道：「不錯，普天之下，也確只有鐵劍將軍才斬得起我。」

又問：「將軍爲什麼要斬我？」

那人答：「因爲你就是奸細。」

那人頓了頓，又道：「你絞盡心思，千方百計要見將軍，因爲要殺將軍。」

沈虎禪笑了：「你是誰？怎麼知道這些事？」

那人回答：「因爲我就是將軍。」

＊　＊　＊

「我是將軍」，單只這句話，一切已足夠，足夠定罪，足夠殺人，足夠判人死刑、置人於死地。

將軍要什麼人死，什麼人就得死，毫無抗辯的餘地，正如將軍要什麼人富貴，富貴就逼人而來，想不要都不可以。

沈虎禪聽了那人的這一句話後，臉上忽然呈現了嚴肅莊穆的表情。

只是他嚴肅莊穆的表情不過是片刻的事，他的五官忽然綻開了一個集荒唐、妄誕、狂傲之大成的駭笑。

「我以爲江湖上漢子豎起姆指頭稱讚的將軍是什麼東西……」他一面笑一面說：「原來是一名蠢材！」

他這一句話說出來，圍觀人全握緊了拳頭。

圍觀的有各式各種的人，販夫、走卒、商賈、乞丐都有，跟一般菜市口法場斬首時前來圍觀的民衆沒什麼兩樣。

但一樣的是：他們都是將軍的部下。

現在他們有一樣更相同的是：臉色！

人人都變了臉色。

那劊子手巨人，再也忍不住，手下的巨刀一揮，手起刀落——

人頭呢？

人頭却沒有飛起。

因爲一聲斷喝：「刀下留人！」

喝令的人是將軍。

這一聲喝令比時間停頓還生效，刀擱在半空中，並沒有砍下去。

將軍換了一個更舒服的坐姿：「我生平聽盡一切稱讚我的話，也給人罵過，一切難聽的話，但被人罵作『蠢材』，倒是第一次。」

他望定沈虎禪：「你倒說說看，我有什麼地方，值得上這兩個字，說得對，饒你不死，要是說錯了，我要切下你的舌頭，先教你吞下肚裏，然後才砍頭。」

如果這也算是一場賭注的話，那麼沈虎禪根本不必賭。

因爲他已經輸定了。

——試問又有誰肯承認自己愚蠢，更且對一個肉在砧上的俘虜承認自己是蠢材？

沈虎禪怎能說服將軍承認這點？

何況，將軍根本不蠢！

沈虎禪道：「我說錯了。」

圍觀的人臉色才告稍微恢復，沈虎禪接下去又一句：「你不只是蠢，而且笨。」

沈虎禪又道：「蠢人只會不敢用我而要殺了我，可是笨人——」他搖首嘆道：「連問我主使暗殺將軍的人是誰也沒有，就要匆匆忙忙的殺人，這不是笨是什麼？」

將軍也不動怒，道：「好，誰主使你來殺我的？」

沈虎禪道：「我不是來殺你的。」

將軍又問：「那麼，是誰主使任笑玉來殺我的？」

將軍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他這一指，人皆望去，他指的：是「飛聲劍影」沐浪花。

沐浪花就像忽然看到自己的鼻子變成了一個臘腸一般，那哭笑不得的樣子一洗他平日的淡定斯文。

沐浪花怒道：「你——！」

沈虎禪喝道：「你什麼？就是你！」

沐浪花急道：「我……」

衆人皆要聽沐浪花如何解釋下去，連將軍似也有點愕然。

沈虎禪整個人突然像炮彈一般，彈了出去！

沈虎禪雖然極快，但站在他背後的巨人劊子手更快！

那是因爲無論發生什麼事，他的雙眼都一直不離沈虎禪的後頭。

武林中的高手，有些專於刀，有些專於劍，有些專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有些專心殺人，但巨人劊子手慕小蝦只專注在砍

頭。

砍頭在他而言，不單是樂趣，而且已臻藝術的境界。

他在將軍麾下，只專門負責砍頭。

沈虎禪的頭一動，他的巨刀已追釘在沈虎禪的後頸上！

但是沈虎禪縱出去的同時腰身一沉。

沈虎禪背後插了一柄刀。

木鞘刀。

刀是古刀，鞘也是木製的古鞘。

刀柄只有刀身的一半長，沈虎禪身形一沉，刀柄遮着後頸，巨人慕小蝦的刀，就砍在刀柄上。

慕小蝦一刀不中，立即收刀。

在他收刀的剎那，沈虎禪反手拔刀。

他拔刀的同時，已掠過沐浪花身側。

沐浪花本來也是一直盯着沈虎禪的，沈虎禪是他帶來的人，他決不能讓沈虎禪有傷害將軍的行動，否則，這個罪名可承担不了。

但沈虎禪的那一番話，使他的鬥志，轉爲解釋，一口寃氣尚未吐出來，沈虎禪已然動手。

沈虎禪在他還未及拔劍揚聲之前，連刀帶鞘拍在他腰眼上。

沐浪花整個人就飛了出去，擋住了正掠前的七、八人的身形。

就在這剎那間，沈虎禪已衝至將軍面前，刀已出鞘，劃出一道淬烈的銀虹，刀架在將軍的頸側。

沈虎禪低首以刀柄架住巨人慕小蝦一刀，再奇襲擊退沐浪花的阻援者，再出刀脅持將軍，却在瞬息間完成，每一動作細節都配合得毫釐不差。

衆人還來不及應變，將軍已在沈虎禪的刀下。

衆人又驚又怒，瞪着沈虎禪。

沈虎禪道：「我這樣做，爲的是要告訴你們一句話。」

他倏然收刀。

刀又神奇地回到刀鞘之中，他彷彿完全沒有出過刀一般，剛才衝鋒陷陣制主帥的事也跟他全無關係一樣。

「我根本不想殺將軍。」沈虎禪這樣說。

忽聽一個不怒而威的聲音道：「你不殺他，那是因爲你知道，他根本不是將軍。」

沈虎禪望過去，只見一處賣菜攤，坐着一個又乾又瘦，樣子清俊，年齡不大的病人，這人除了威儀，並不特別，連膝上放置的一把劍，也如廢鐵。

那人向他招手：「過來。」

沈虎禪反問：「我爲什麼要過去？」

那人笑道：「因爲我才是將軍。」他溫和地道：「無論你是不是要殺我，都得過來一趟。」

＊　＊　＊

「將軍」身後有個人，畢直的挺立著，鐵刺般的滿腮鬍鬚，鋼鑄般的身軀，銅鈴般大的眼睛，人站在那裏，像煮騰了的鐵漿，可以把一切熔成廢物。

將軍跟這人相比，更形孱弱可憐。

這人像蒼松勁柏，將軍像孤草落花。

沈虎禪大步向前，在將軍七步之遠，站定，問：「你是將軍？」

將軍微微道：「你可以試試看。」

沈虎禪沉吟一陣子，道：「我不想試。」

將軍身旁的人粗聲道：「那是因爲你還不想死。」

沈虎禪望定他，道：「你又是誰？」

大漢道：「我叫燕趙，將軍的敵人。」

＊　＊　＊

一個人一生裏難免有許多朋友，許多敵人；有時候，有些朋友在危難時變成了敵人，有時候，有些敵人却在得意時變成朋友。

所以，人生裏，沒有永遠的朋友，也不該有永遠的敵人。

尤其像將軍這樣的人物，他一生裏，朋友固然多，敵人也絕對不少。

「燕趙」本來是綠林裏的一方之豪，但不知怎的，就跟將軍成了敵對，燕趙手下原本有卅一名死士，但跟將軍對立了三年後，卅一死士都先燕趙而死，只剩下燕趙一個人。

古謂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燕趙本來也是狂歌當哭的燕人，人人都以爲他兄弟亡盡朋友死絕之後，只有兩條路：一是擬楚霸王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自盡，二是聚集最後一點實力跟將軍拚個玉石俱焚。

燕趙兩樣事情都沒做。

他竟服了將軍。

他甚至加入將軍麾下。

有人猜測他加入將軍麾下，是爲了殺死將軍，但歷來要殺將軍的好手，先死在燕趙手下已經有十七個。

將軍有了燕趙，更如虎添翼。

沈虎禪知道燕趙的「神手大劈棺」，但是他道：「你就是那個被將軍打得心服口服，扒地求饒，不思報仇，認賊作父的燕大俠？」

他這句話無疑是想激怒燕趙，可是燕趙不怒，居然還笑著說：「最後四個字用錯了。」

他繼續說：「將軍不是賊，他也不肯收我這個乾兒子。」

將軍忽正色道：「燕趙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他望定沈虎禪道：「對於眞正的朋友，我一向是尊敬的。」他頓了頓，再加强語調：「燕趙是我最尊重的朋友。」

沈虎禪道：「我也希望是你的朋友，不是敵人。」

將軍笑了：「敵人是拿刀的，朋友是拿心的。」

沈虎禪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他馬上道：「你要知道我是敵人還是朋友？」

將軍却搖首。「你要是一刀殺了他。」他指着那個「假將軍」，「你現在就早已是個死人了。」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如果沈虎禪是敵人，那早就橫屍當場了。

沈虎禪道：「那你要知道是誰派任笑玉跟你作對？」

將軍這次點頭。「武林中想殺我的人，沒有一千，也有八百，要殺我的人，大概只有四、五百，但敢殺我的，最多不過一百個。」

「想」殺一個人，和「要」殺一個人，以

及「敵」殺一個人，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通常都是只敢午夜夢廻後想一下的人多，眞的咬牙切齒企圖要殺一個人的也不少，可是有膽去殺一個人的，那就更少了。

何況這個人是「鐵劍將軍」。

這樣世上死的人才不會這樣多。

沈虎禪即道：「眞的要採取行動殺你的，恐怕不出三十人。」

將軍同意：「能請得動任笑玉這樣可愛的人物來殺我的，則最多只有七個人。」

他補充道：「這七個當中，已經死了兩個，退隱了一個，一個形同殘廢，一個已經是我這邊的人。」

沈虎禪道：「所以只剩下了兩個。」

將軍道：「一個叫做『敵人』，這些年來，他一直與我作對，而我只知道他們的首腦叫做『萬人敵』。」

沈虎禪道：「這樣一個神秘敵人，實在不好對付。」

將軍道：「另一個敵人更不好對付，如果是他出手的話，只怕不易應付。」

沈虎禪道：「却不知是誰？」

將軍道：「『六分半堂』的雷損。」

沈虎禪動容道：「他？」

將軍道：「不過不是他。」他悠然道：「雷損現在正捲入跟金風細雨樓鬥爭的狂焰中，諒他也分不出心神來找我麻煩。」

同時樹立兩面敵人很容易會背腹受敵，受到兩面夾擊，是武林中鬥爭的大忌，雷損是「六分半堂」的總堂主，沒理由不明白這點。

何況任是誰，應付一個「六分半堂」已神耗力疲，絕無法再啓戰端。

所以不可能是雷損。

沈虎禪目光閃動：「那麼只剩下『萬人敵』了。」

將軍說：「任笑玉却不是『萬人敵』所派來的。」

沈虎禪道：「難道任笑玉跟你有私仇？」

將軍道：「沒有，但『皇帝』有。」

沈虎禪道：「皇帝？」

將軍一字一句地道：「東天青帝。」

沈虎禪目光收縮，一時說不出話來。

＊　＊　＊

「東天青帝」任古書是「刀柄會」之大天柱，「青帝門」門主。

沈虎禪曾經跟「東天青帝」有一段淵源，「青帝門」大權旁落於三大供奉之手，後來「東天青帝」設計引沈虎禪出來，終將薛東鄰、公羽敬、簡易行、雷大先生及深仇大師等格殺，平定了「青帝門」之亂。

將軍道：「剛才我說敵人其中一個已形同殘廢，便是他。」

他眼中已露出尊敬之色：「東天青帝沒有殘廢之前，可以說是『刀柄會』之聖之首，他走火入魔，武功全失之後，聲望雖已遠不及『六分半堂』的雷損和『金風細雨樓』的蘇夢枕，但有些人不必武功，同樣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沈虎禪也點頭道：「任古書的確是個人物。」

將軍笑道：「他利用了你，使得你蒙上罪名，力抗『青帝門』三大供奉二大弟子，幾乎和朋友喪命於野鎭。」

在小鎭一役中，沈虎禪和方恨少、唐寶牛被各方各路武林高手包圍，幾乎身死，這都是東天青帝設計出來的圈套，要借沈虎禪之手除掉叛逆。(詳見「七大寇」故事之一：「悽悽的刀口」)

將軍又道：「但你心中却不服氣。」

沈虎禪苦笑道：「誰被這樣利用法，都嚥不下這口氣。」

將軍道：「所以，這次你探得東天青帝想要殺我，派了任笑玉出來，你走報於我，爲的是要出這一口鳥氣。」

沈虎禪道：「任笑玉本就是任古書的子侄——」

將軍道：「所以你更生氣。憑任笑玉的武功，在剪除逆黨的事件上必生作用，但東天青帝却不捨得派他自已的子侄出來助你滅敵，害得你差點命喪在青帝門人之手。」

沈虎禪道：「這也未必，像這次，派任笑玉來刺殺你，豈不是更大的冒險？」

將軍哈哈笑道：「據我猜想，東天青帝是派任笑玉是來殺我的部下，派來殺我的却是你。」

沐浪花在一旁即道：「殺將軍當然要比殺將軍的部下要危險百倍。」

沈虎禪瞪住將軍，好一會才道：「你究竟還有什麼不知道？」

將軍道：「有。」他的眼睛突然爍出了神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眞的要來殺我的？」

沈虎禪笑了。

他又恢復了輕鬆自然。

假使東天青帝派他來殺將軍是事實，問題是：沈虎禪是不是想殺將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末，沈虎禪向將軍透露這一切，都只是掩眼手法。他的最終目的，仍是殺將軍。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沈虎禪是在出賣東天青帝，敵人的敵人通常便是朋友，至少，也可以在對敵的形勢中發揮制衡的力量。

沈虎禪笑道：「其實你不需要知道。」

他淡淡地道：「你只要殺了我，一切顧慮都可以免去了。」

將軍也笑了：「可是，你也知道，我楚鐵劍雖然沽名釣譽，好財弄權，不過，素來不濫殺無辜，也不想殺錯好人，而且求才若渴。」

他伸手引向沐浪花、蔡小蝦以及「假將軍」：「這些高手，都是人才，當年我爲了求得他們，所下的功夫，絕對不少於昔日的東天青帝所用的心力。」他却沒有把手指向燕趙。燕趙在他心目中，似乎是個特別的人。

沈虎禪噓了一口氣，道：「不管如何，我想要告訴你的，你都知道了，所以，也不值錢了。」

將軍算給他聽：「你想供出任笑玉幕後的指使者，我已經知道了，扣十五萬兩銀子，東天青帝和任笑玉你也還沒有殺死，三十萬兩銀子也得扣住，你只剩下了救沐浪花的十五萬兩銀子——」

沈虎禪搖首道：「其實，沐浪花的『飛聲劍影』根本都還沒有出手，只用『須彌金厲手法』敵住任笑玉的『稚子劍』，我根本

不能算是救了他。這十五萬兩銀子，一樣拿不成。」

將軍道：「你明白就好。」

沈虎禪道：「看來，我是偷鷄不着蝕把米。」

將軍道：「不過，你還可以拿得到三十萬兩銀子。」

沈虎禪有點喜出望外的道：「你要我殺東天青帝和任笑玉？」

將軍道：「我雖大方，但從不浪費，我要讓你明白什麼錢你不應該拿後，才讓你拿到該拿的錢。」

沈虎禪道：「只要你殺了東天青帝和任笑玉魚肉熊掌，皆可兼得。」

沈虎禪忽然問：「你不怕我是敵人？」

將軍哈哈笑道：「我從來不怕敵人。敵人有時比朋友更好，一個厲害的敵人，可以讓你警惕，防止衰老、避免疏忽、不敢大意，比什麼都管用。」

他指了指燕趙：「他其實是我的敵人，來這裏，在我身邊，是爲了找機會殺我，因此我不敢怠懈，時時超越自己，他才是我的至好朋友。」

他對沈虎禪道：「你要有本領，也不妨作我這樣的朋友。」

沈虎禪望向燕趙一眼，再望回將軍，道：「我只想做你不須提防的好朋友。」

將軍歎了一口氣，道：「任何朋友，都須要提防，不提防朋友的人，是不適合交朋友的。但凡是有志氣的人，都會找幾個人交朋友。」他揮揮手道：「我讓你認識我的幾個部屬，其中一個，會陪你去刺殺任笑玉，另一個，會與你一道刺殺東天青帝。」

＊　＊　＊

巨人送沈虎禪進入了一棟大宅。

沈虎禪從空地走進去，被那雕樑畫角，飛簷雲樑弄得目爲之眩，屋裏佈置堂皇，侍婢穿插其間，不禁脫口道：「好地方！是將軍的房子？」

巨人道：「將軍這樣的宅子，至少有十棟以上，這是較不常來的一間。」

沈虎禪笑道：「是麼？只怕要走遍這屋子每一角落，也要一天時間了。」

巨人道：「一天半。」

沈虎禪道：「這樣的房子，要是可以給我一間，那實在是可以封刀歸隱了。」

巨人忽低聲道：「沈兄。」

沈虎禪也低聲道：「什麼事？」

巨人道：「沈兄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的眼睛，沈兄不是這樣的人。」

「哦？」沈虎禪微笑問：「兄台貴姓高名？」

巨人道：「慕小蝦。」

沈虎禪抱拳道：「人稱『砍頭大王』慕巨人的慕兄？」

慕小蝦道：「既然有西瓜大王、燒餅大王、豆漿大王，那也不缺我砍頭的來稱王。」

沈虎禪道：「慕兄的刀，對法場的犯人和潛逃中的犯人都是一刀了事，這等本領豈是等閒？我看慕兄，身形很像我一位朋友。」

慕小蝦問：「誰？」

沈虎禪笑了：「我看慕兄是明知故問。」

慕小蝦不悅地道：「沈兄一直把我當外人看待！」

沈虎禪道：「慕兄又何必不認！」

慕小蝦氣虎虎地道：「沈兄是什麼意思，我一點都不懂！」

沈虎禪忽地一聲斷喝道：「你姦污了將軍的女兒嫁禍給唐寶牛！」

慕小蝦跳了起來：「胡說！那個是談——」他說到這裡，已發現不對，忙住了口。

沈虎禪悠然道：「談公壁談老俠的女兒，對不對？」

慕小蝦黑了口臉不作聲。

沈虎禪道：「奇怪？慕兄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慕小蝦激動得漲紅了臉：「這件事，江湖上人人都知道，談老俠的女兒，是給唐寶牛姦殺了的！我……我也是聽來的！」

沈虎禪截道：「你不是聽來的，是你做出來的，然後嫁禍給唐寶牛的！」

慕小蝦手握緊刀柄，臉上青筋突賁：「你胡說！」

沈虎禪好暇以整的望着他：「看來，這件事連將軍也未必知道罷！」

慕小蝦臉上的青筋立時像炸蜢一般跳動起來：「你有什麼証據？」

沈虎禪微微一笑道：「你的身形，跟唐寶牛相似，五官輪廓也相去不遠，只是你多幾分威猛，少幾分氣派，神情是可以模倣的，不像的地方，有『高山長劍』舒映虹的易容術，加上談公璧已老眼昏花，你又自報姓名，談老俠正在怒急攻心，難免就以爲你是唐寶牛。」

慕小蝦叱道：「你要怎樣？」

沈虎禪道：「我只是奇怪，奇怪你爲何要嫁禍給唐寶牛。」

慕小蝦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我——」忽又忍住不說下去，改了個話題道：「我帶你到你的房間去。」

沈虎禪道：「如果沒有人在等着，我們不妨把話談完了再走。」

慕小蝦臉色沉浮不定：「就是有人在等着。」

沈虎禪問：「誰在等我？」

慕小蝦沒有回答。這時候，他們已走到一間豪華又別緻的寬敞廂房的門前。

沈虎禪道：「他在裏面？」

慕小蝦點頭，低聲道：「沈大俠，我的事……」

沈虎禪笑道：「你放心，在我沒有查清楚你這樣做的理由之前，我是不會告訴別人的，不過……」慕小蝦臉上剛出現歡喜之色，沈虎禪就接着說下去：「如果我眞的是傳言中的沈虎禪，你姦殺女人，沈虎禪是不會放過你的！」

沈虎禪在武林中是大盜，但這個大盜是所有無惡不作的大盜都最忌畏的一個人。

枉殺無辜、欺壓貧良、姦淫無道，沈虎禪和他的朋友都決不放過這些人——只是，以俠義動天下的「鐵劍將軍」可以是個僞君子，所謂「俠盜」沈虎禪也一樣可以作假。

有些事，只要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少管一下，不但明哲保身，而且只有百利而

無一害。

就算慕小蝦是做了那樣的事，但究竟要不要插手管這件事，在乎於沈虎禪的一念之間。

慕小蝦期盼的望向沈虎禪，想說話。

但沈虎禪已推開了門，走進房去。

＊　＊　＊

沈虎禪一走進房間，就覺得房間充滿着柔和的燈光，感覺到好像小雞的絨毛一般柔軟。

實際上，房間裏也舖滿黃絨布、黃被帳、黃色緞子、黃紗綢、黃珠簾，還有一面黃銅鏡，一對黃金燭臺，黃色宣紙。

還有一個身著黃袍的黃髮黃臉人。

沈虎禪一踏足進去，回頭就走。

那人叫住了他：「沈兄。」

沈虎禪站住，回頭。

那人溫聲道：「沈兄爲何要走，是嫌房間不好，還是嫌我礙眼？」

沈虎禪目光四處瀏轉了一下，道：「我還以爲這裏住了個黃帝。」

那人笑道：「黃色是尊貴的顏色，沈兄不喜歡麼？沈兄喜歡什麼顏色，我可以叫人立刻換了給你。」

沈虎禪道：「不必了。」

那人依舊十分恭敬：「沈兄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沈虎禪道：「沒有了。」

那人道：「那我走了。」

沈虎禪道：「不送。」

那人問：「沈兄不想知道在下是什麼人麼？」

沈虎禪道：「我不必問，你會說的。」

那人道：「是，我會說的，不過，我不是用口說。」

沈虎禪道：「難道閣下的大名，無法宣之於口，只能用筆寫？」

那人道：「不是用筆寫。」

沈虎禪道：「哦？」

那人道：「是用劍說。」這句話未完，「砰」地一聲，沈虎禪背後的房門，忽被震開。

一個穿黃色勁裝的青年，正立在門口，背後是黃晃晃的燈光。

背後有異响，任何人的反應都會回身。

越是反應敏捷的好手，回身越快。

沈虎禪也不例外。

但他在回身的刹間，那人已拔劍，出手。

沈虎禪人雖回了頭，但手上的刀已格住了劍，這同時間，沈虎禪又返過了身。

這刹那間，他只覺得一室皆黃，黃得發亮，每件事物都發出黃澄澄的光芒，向他刺來，以致他分不清那一道是劍，那一道是光。

更可怕的是那人驀然分成了兩個：一個仍在用劍抵住他的未出鞘的刀，另一個拔出另一把黃色的劍和身撲來。

一個人當然不會突然變成了兩個。

所以有一人是眞的，另一個只是幻象？

——可是誰是眞的，誰是幻象。

就算分得出誰是眞人，也分不清那一把是眞劍，甚至分不出那一把才是假劍。

因爲劍已融入黃色之中，彷彿與這間房間已融爲一片，只要人在這房間之中，便被黃劍洞穿。

那一劍之威，使得整個房間的黃色，爲之澎湃激盪起來。

就在這時，「赤」的一聲，那人的一劍，竟刺入沈虎禪的刀鞘裏。

刀鞘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沈虎禪刀已離鞘。

那人立刻知道沈虎禪正要發刀，這把魔力一般的阿難刀，幾乎出道以來，向不空回，一擊必中。

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那人做了一件事：他棄劍，返身投撞在牆上，牆碎，他落入另一間房間中。

這房間有藍色的燈光，藍色的紗窗，連房內盆栽開的小花都是藍色的。

那人投身入藍色房間裏，卸衣脫袍，露出全藍色的衣衫，腰繫一把藍色的劍，那人連眼珠子也藍色了起來，彷彿又跟藍色融爲一體，連血液也變成藍色似的。

＊　＊　＊

沈虎禪剛出了刀，但沒有發出他那一刀。

他的刀又迅即間收回鞘中。

木鞘又掛在他背上。

仍是沒有人能看清他的刀。

現在他背後是黃衣青年，面對的是另一房間中的那個本來全身黃色的藍衣人。

沈虎禪居然笑了：「幸虧不是黑色的房間，黃色刺目，藍色矇朧，卻總比黑色好看。」

那人也笑了：「看來就算七色、八彩，對沈兄來說，也不過是一刀了斷的等閒事矣。」

沈虎禪道：「舒先生用劍告訴我的話，我都聽見了。」

他頓了一頓，接道：「總共是：『七色劍客』舒映虹七個字。」

舒映虹道：「這七個字，還換不回來沈兄的一刀。」

沈虎禪道：「那只是因爲你不接。」

舒映虹道：「只怕我不一定接得下。」他笑了又笑道：「不一定接得下的重担，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接。」

沈虎禪道：「舒先生不愧是將軍的知音，用劍告訴我這些話，要是萬一我接不下，就什麼都再也聽不到了。」

舒映虹笑道：「將軍要我試一試你……殺任笑玉這項任務當然不是送人去給任笑玉殺。」

沈虎禪道：「哦？難道沐三爺沒有向將軍提起我曾在金陵樓裡擊退任笑玉麼？」

舒映虹道：「將軍不是不信任你的武功，但任笑玉上頭，還有個東天青帝。」

沈虎禪道：「一頭沒有牙齒的老虎，不值得那麼操心。」

舒映虹道：「老虎沒牙，卻還是有爪子。」他的臉有些青藍不定，「你當然知道，東天青帝麾下除任笑玉外，還有『神判』祖浮沉及本來主掌外務組急調回門的總護法『電俠』雷唇。」

沈虎禪道「祖浮沉神眼判生死，雷唇鞭甲雙絕，但都未必及得上閣下的『七色劍』，可惜——」

他笑了一笑道：「剛才我只見識了舒

先生的其中一色劍法。」

舒映虹也笑道：「以後沈兄投入將軍麾下，大家都成了自己人，要請沈兄指教的時候還多着呢！」

沈虎禪道：「他是誰？」

那黃衣青年拱手揖道：「晚輩徐無害，拜見沈大俠。」

沈虎禪道：「是將軍的大弟子，『蜻蜓劍』？」

舒映虹道：「將軍派他助你殺任笑玉。」

沈虎禪哈哈笑道：「將軍恁地小看我了。」

徐無害道：「沈大俠言重了，只是殺任笑玉的事，需要安排，我是代爲安排，以免沈大俠勞心費力。」

沈虎禪道：「好，那你安排得怎樣？」

徐無害道：「任笑玉現在正躲在無妄崖上一間茅屋裡養傷，不過，」

他有些担憂地說：「任笑玉的警覺性是第一流的，只要他開始逃，誰也追不着。」

沈虎禪兩道眉毛、兩撇鬍子一齊向上一揚，道：「剛好我也是追踪術第一流的，只要我開始追，誰也逃不掉。」

＊ ＊ ＊

唐寶牛氣虎虎的離開了金陵樓，走了七八里，才省起忘了招呼方恨少一齊走。

此刻要他回頭走，他又有點不情不願。

這時，背後傳來了得得的馬蹄聲。

唐寶牛微轉首過去，就看見一頂雙馬的紗蓬車子，前後各有兩名衣服華麗的家丁，兩側有兩名婢女，撐着彩傘不徐不疾的在後面趕上來。

太陽很猛烈，拉車的與坐車的眞有天淵之別，唐寶牛忽然首次有些羨慕起有錢人來了。——雖然頭頂上的太陽是同樣的熱，可是有錢的人，可以活得比較舒服。

他現在走得很不舒服。

這時候馬車正經過他的身旁，忽聽一個令人舒服已極的聲音道：「唐公子。」

唐寶牛雖長得相貌堂堂，神氣軒昂，但一直很少被人稱作「公子」，那是因爲粗布衣著裝扮的模樣外，也跟他的外形過於粗獷有關。

——通常「公子」，不是有錢少爺，就該是文弱書生。

唐寶牛顯得兩樣都不是。

所以唐寶牛一時也沒弄清楚是不是在叫他，不知該不該相應。

那聽起來令人舒服的女音又說：「外面這麼熱，何不進來坐坐？」

唐寶牛定眼望去，只見紗帳內雲鬢嵯峨，婀娜妖嬈，唐寶牛道：「你，叫，我？」

說到「我」字的時候，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以示肯定。

那女音笑道：「難道這兒還有第二個『貪花大俠』唐寶牛唐公子麼？」

唐寶牛怔怔地道：「你是……？」

他已聽出了是誰，偏就不敢相信。

女音道：「唐公子不敢進來，是不是害怕我這個小小的弱質女子……」

唐寶牛不待她說完，已竄身探入紗布裏。

他一落入車中，登時手足無措起來，深悔自己的孟浪。

轎裏面沒有多少位置，唐寶牛闖了進去，立即發現，除了那美麗女子坐處外，實在沒有剩下多少地方。

如果他不坐下去，只有滾落車外。

這時候要他倒退出去，倒是唐寶牛所力有未逮的。

唐寶牛不想出醜，「只有」坐下去。

「坐下去」，其實是他所求之不得的事。

因爲那女子正是唐寶牛想着念着心頭發熱的麗人——翡翠。

＊ ＊ ＊

雖然是大熱天，在車內卻十分清涼。

車內很蔭涼，甚至有一種薄荷浸冰般的清涼。

唐寶牛貼着翡翠身邊而坐，在車子顚簸裏，肩膊難免不時碰觸對方柔膩的肌膚，加上一陣陣香氣襲入鼻端，唐寶牛的神魂也似幽香一般，一飄一盪的。

他全副心神都集中在肩膊與對方的肌膚一分一合微觸裏，彷彿比一場兵刃相接的大戰還要專注，還要劇烈，以至忘了說什麼，也不懂得該如何說起。

翡翠頭微微偏着，打從斜側看他，微微地笑着，紅瓤微微張開，唐寶牛終於忍不住，鼓起勇氣地看一眼。

這一眼，唐寶牛從微微的心跳變成了狂烈的心跳，直心跳得像擂鼓一般。

唐寶牛的武功雖不高，但他的胆子大、氣力壯，遇到生死攸關、冒險犯難的事也從未震慄過。

但這樣一個堂堂男子，跟自己所心折的女子坐在一起，連上陣殺敵也毫無畏懼的唐寶牛竟震顫了起來。

翡翠笑道：「唐公子，是不是認不得賤妾了？」

唐寶牛只好答：「認……得。」

翡翠側看着他，甜甜的笑着：「公子不舒服？」

唐寶牛看見她甜絲絲，白而無暇的花容，心裏狠狠的想：別那麼笑，別那麼笑，笑得這樣甜，看我敢不敢一口吻下去！……彷彿這樣想着就比較有大丈夫的氣派，可以使自己鎭定起來。

但是他鎭定不起來。

他心裏暗呼：唐寶牛，你老虎打過，刀口上濺過血，釘床睡過，火裏水裏都去過，連死過九次也給救轉回來了，什麼事兒沒見過，今日連對一個女子也這般不爭氣……又想：唐寶牛，這女子這麼美，說一個字像一顆冰糖甜入了心裡，你這時候更該顯出落落大方的男子氣，怎麼這般不濟事！

想儘管是這樣想，但一樣期期艾艾，臉熱心燙的說不出話來。

翡翠偏首看他，見他沒有回答，從袖子裏伸出柔荑來，摸摸他額頭。

這一摸，唐寶牛看見袖揚起處，袖裏仍捲着一截白玉似的藕臂，而且香風襲來，忍不住呻吟了一聲：「我……我沒事。」

翡翠縮回手來，不解的望着他：「還說沒事？大熱的天，怎麼額頭都涼了？」

唐寶牛摸摸自己雙頰：「涼麼？我摸到燒熱熱的哩——」隨即住口說不下去。

翡翠笑道：「哦？」垂下頭去，偷偷地笑着，唐寶牛偷瞥一眼，只見玉頰白得令人疼得想親一口。這樣一想，心裏又突地狂跳起來。

唐寶牛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話來說：「你……有什麼事……？」這句話一出口，心又後悔，後悔對方以爲自己討厭，一定要有什麼事才相見，又後悔萬一對方說沒事，自己豈不是要下車？又覺得這一句話問得實在不好，應該加上「請問」兩個字，除了「請問」，好像還應該有「貴幹」，而且要用「姑娘」，應是「請問，姑娘有何貴幹？」你呀你呀的太難聽了。如此一來，唐寶牛幾乎把自己剛問出口的一句話徹頭徹尾的改了一遍。

翡翠卻輕輕的答道：「今天的事，承蒙公子拔刀相助，出手相救，一直沒有當面謝過……」

唐寶牛被這話題挑起了脾氣，大聲道：「姑娘，請不要這麼說，能爲姑娘効力，再難的事，上刀山、下油鍋，也三生有幸！」

翡翠噗嗤一笑。

唐寶牛看得痴了。

翡翠挑起細眉，很好笑地道：「公子怎麼那樣激動呀？」

唐寶牛立感窘然。

翡翠說了那句話後，似乎坐離了唐寶牛一點點兒。

不過這一點點兒唐寶牛並沒有察覺出來。

翡翠側臉望向車外。

車外風光明媚。

有什麼比一個女子在這樣悠閒而無意的神態更動人的呢？唐寶牛心裏生起一種不惜在車內坐一生一世的衝動。

翡翠知道唐寶牛在偷看她。

她也知道自己這個坐姿和側臉是很好看的，所以她保持着這優雅的姿態。

唐寶牛其實也沒多看她——不是不想看，而是不敢多看，所謂「怕唐突佳人」，便是這個意思，生怕驚嚇了她，又怕讓她知道會認爲自己無禮，所以明明心裏想多看，結果幾乎沒有看。

沒有看清楚的形象往往比看清楚更美不可攀。

唐寶牛囁嚅道：「我……我說的是眞心話！」

翡翠一時沒有聽懂，偏首「嗯」了一聲。

唐寶牛本來說的是剛才翡翠問他爲何出語那麼激動，他答是出自眞誠的，可是這隔了好一會才答的話，而且是突如其來的一句，翡翠也忘了剛才自己說的話，所以一時弄錯了他的意思。

翡翠在看窗外的側臉，掠過無奈摻和了哀傷塑成了一種迷惘的神情，「你們公子爺們，說的話自然都是眞的。」

她這句話很明顯是誤解了唐寶牛的意思。

歡場中的公子哥兒，酒後胡言，對天發誓，第二天醒後，連說過什麼話對誰說的都忘得一乾二淨。翡翠是青樓女子，當然經歷過無數遍。

唐寶牛急了，他眞的急了，「我不是這個意思。」他幾乎要跳起來。臉也漲紅了，「我眞的不是這個意思！」

翡翠見他那麼衝動，也嚇了一跳，忙按住他的手，說：「我知道，我知道。」

翡翠微微沁汗的手覆在唐寶牛那一對大手裡，唐寶牛心裡一陣疼惜，反握住了她的手，像菜葉一般小心翼翼地把菜蕊捲在窩心裡。

翡翠很大方地微笑着，並沒有把手收回。

唐寶牛激動的說：「姑娘……我一看到你，我就沒把你當作青樓女子看待……我……」他只覺捧着一隻玉也似的手，親也不是，吻也不是，只有緊緊的護着。

翡翠看着他，眸裡升起一層水霧。

「我只是個歡場女子，承受不起公子的厚愛！」她別過臉去，仍向窗外，幽幽的說：「你當我是平常人好了……」

「不！」唐寶牛打斷道：「我不把妳當平常人！你不是平常女子！你跟平常女子不一樣！」

翡翠的手忽然冷了下去。

唐寶牛不覺怔怔地放了手。

翡翠把手緩緩地縮了回去，縮回袖子裏。

一個女孩子的手要是不想讓你握着，也不必怎麼樣，對方一定會感覺得出的，就像一塊熱而滑的魚片，吃下去趁口，但涼冷了滋味就全不一樣了。

唐寶牛猶覺雙手裏仍呵護着另一雙手。

翡翠却已去看車外的風景。

「你不問去那裏？」

「姑娘要去那裏就那裏。」

靜了半晌。

「金陵樓的事，那位是不是沈虎禪沈大俠？」

「是，他是我大哥。」

「他的做法……」

「我……我也不贊成。」

「你不問我任笑玉是我什麼人？」

「敢問姑娘，任笑玉是你什麼人？」

「他麼？」翡翠嫣然一笑：「我不告訴你！」

翡翠笑起來一直很好看，可是這一笑，在唐寶牛心裏却有點酸。

心裏酸溜溜的滋味是怎樣？——當你心愛的人提起一個異性時甜甜的笑開了，你就會知道味道。

「你不問我們要去做什麼事？」

唐寶牛心裏都是旖旎情景，這一問，更是怦然心跳。「我們要去——」

「去無妄山。」

「去做什麼？」這次唐寶牛終於記得主動的問。

「去找一個人。」

這答案有點跳離了唐寶牛想像領域，於是他繼續問：「誰？」

「任笑玉。」

「找他做什麼？」唐寶牛這次是酸溜溜加上訕訕然的在問。

「他受了你那位沈大哥刀氣所傷，又着了姓沐的暗算，傷得很是不輕，我們去助他療傷。」翡翠觀察着他，說下去，「他是我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他受傷了，你該替他護法，讓他早日好轉康復。」

唐寶牛沉默了好一會。**（未完・三）**

上文提要：

桑老妖和刀魔女邢無邪激戰，這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特甲級高手在各顯神通，各路高手均屏氣凝神，目不暇給，而激鬥雙方誰也佔不到誰半點上風……紅髮老祖看到山前飛起的五道化血神刀，立即凌空而下，却被不老仙樂天生攔下來，這不老仙樂天生的出現，使到春中君等人心中暗喜，有此人撐腰，就可穩佔勝算……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紫沙門助紂爲虐　溫如風沉着迎戰

所有目光，這一刹那迅速的從紅髮老祖和接引童子身上，轉向山外。

這一聲慘嗥起處，方才那一幢映日生輝，光芒耀目，高約三丈，廣及二丈的藍色刀山，業已倏地隱去，連五個主持刀陣的道人，也已不見。

只有那一片雜草叢生的草地，倒臥着一個滿身血汚的人，此時她身上血肉，好像每一分時間都在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剛才一眼看去，還認得出她身形，正是桑老妖，但轉眼之間，已經流失得不成人形。

喪在化血神刀的人，身化膿血，毛髮無存，桑老妖一生作惡多端，滿手血腥，結局雖慘，也不足以償付她生前的血債，但也總算是天道好還吧！

「師父！」黑衣教總護法韓自元生前還以爲任憑幾個道士，縱有化血神刀，也奈何不得師父，當時又因紅髮老祖飛身出棚，和接引童子對上了，師父既已離去，自己也就不用再趕出去了。

那知慘嗥傳來，刀光隱倏，師父業已撲臥在地，敢情中了化血神刀，一個人就像雪人照到了太陽，正在逐漸溶化，逐漸消失。

韓自元口中叫了聲「師父」，人已一路奔了出去，但等他奔近草坪，草地上那裏還有桑老妖的屍體，連血水都已一滴不見，剩下的只是數尺見方一塊連草根、泥土都枯蝕得陷了下去，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什麼？

韓自元遠遠的撲的跪倒地上，痛哭道：「師父，弟子誓必消滅各大門派，替妳老人家報仇。」

站起身，雙目盡赤，回轉蘆棚。

就在桑老妖發出悽厲慘嗥之後，只聽站在紅髮老祖對面的藍衫童子突然發出一聲嘹亮有如鳳鳴的長笑，說道：「紅髮老兒，你還差得遠呢，難道還不服輸麼？」

話聲出口，人已颯的一聲，凌空拔起，他既未吸氣頓脚，一個人就這樣憑空升起，宛如穿雲長箭，急射而去，眨眼之間，就已失去蹤影。

紅髮老祖話聲入耳，但覺身上好像被人輕輕推了一把，一身鼓起的衣服，霎時像洩了氣一般，心頭猛吃一驚，還當中了對方暗算，急忙暗暗運氣檢查，差幸對方並沒有眞正向自己下手，不禁暗自叫了聲：「慚愧，方才自己運起全身功力，逼出『紫煞神功』，朝對方攻去，對方始終沒有還手，自己就是攻不進去，但人家在自己『紫煞神功』重重壓力之下，說走就走，既未出手，只是在身形拔起之時，護身眞氣稍微動盪，自己鼓起的衣衫，就受到了影響洩了氣，看來自己一向以爲天下無人能敵的「紫煞神功」當眞禁不起人家一擊，若非人家手下留情，自己只怕早就落敗了，還能支持到現在？」

想到這裏，刹那之間，頓覺心如槁木，那裏還有什麼爭名奪利之心，大袖一揮，一道人影緊隨着往山外劃空而去。

桑老妖身中化血神刀，神形俱化，和紅髮老祖的突然離去，說起來好像已經了很長一段距離，實則兩地(一在山口以外，一在廣場之中)發生之事，不過稍有先後而已。



黑衣教倚為靠山的紅髮老祖和桑老妖、龍大海，二死一走，這對黑衣教來說，當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也走了，總算也解除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那和三人同來的兩個青袍道人和一個紫衣女子就已站了起來，但因當時溫如風也中了龍大海的屍腐奇毒，倒了下去，她就不好再出場了。

後來桑老妖敗在刀魔女手下，旋又被困入化血飛刀大陣，她又想出場，却被紅髮老祖看到自己化血飛刀，搶先掠出，又和接引童子對上了，她只好再次停了下來。

此刻桑老妖死於化血大陣，紅髮老祖又不別而去，紫衣女子看得大怒，身形一晃，宛如一朵流雲，冉冉飄落場中。

那兩個青袍道人眼看師妹搶着出場，怕她有失，也急忙跟着走出。紫衣女子似是對武林盟有着先入之見，只見她柳眉一挑，滿臉殺氣，皓腕抬處，纖纖玉指朝南首蘆棚一指，氣憤的說：「武林盟使用如此歹毒的化血刀陣，以多為勝，江湖公理何在？陳春華，你和江湖同道作對，本仙子要向你討個公道，你給我出來。」

春申君正待站起，鳳簫女已經盈盈起立，笑道：「盟主，對方只是一個女子，何用盟主出場，這一陣是由賤妾去接她幾招就是了。」

刀魔女道：「鳳妹子，此女眉目之間，紫氣氤氳，只怕不易對付，妳可得小心。」

鳳簫女嫣然一笑道：「大姐可是怕我應付不了她麼？」

她話聲甫落，只見花花公子溫如風已經笑吟吟走了過來，一抱拳道：「鳳副盟主，這一場還是讓給在下吧！」

他方才只是吸入了屍腐之氣，並非負傷，任雲秋餵他服了三粒丹丸，人一清醒，自然早就恢復了。

春申君道：「溫少兄方才已經出過場了。」

溫如風沒待他說下去，就瀟洒一笑，搖手道：「盟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女來歷，大概諸位之中，只有在下清楚，而且他們師兄妹三人，乃是白髮猴王龍大海邀約來的人，龍大海上次敗在在下劍下，才去約他們來助拳的，方才龍大海又死在在下劍下，這筆樑子，自非在下去了斷不可，所以這一場還是由在下出去的好。」

春申君聽他說法，只得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就由溫少兄出場吧！」

溫如風抱抱拳道：「小將得令。」說完邁開大步，舉止瀟洒的朝棚外行去。

鳳簫女朝刀魔女悄聲說道：「大姐，我聽菁兒說，她還是女子喬裝的呢！」

刀魔女輕笑道：「這還用說，只要看她走路，腰身扭動，就可以看出來了，不過我看此女冒名花花公子，很可能大有來歷。」

鳳簫女道：「大姐看她會是什麼來歷？」

刀魔女道：「我還沒看到她出手招數，憑空如何猜得出來，不過此女一身所學

，大概絕不在你我之下。」

這幾句話工夫，溫如風已經瀟洒的走到場中，朝紫衣女子拱拱手道：「紫英仙子，小生這廂有禮了。」

原來這紫衣女子叫做紫英仙子，他果然認識。

紫衣仙子微微一怔，冷峻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本仙子名號的？」

溫如風朗笑道：「海東大浪衝紫沙，三教原來是一家，在下久聞仙子之名，豈會不知？」

紫衣仙子冷傲的道：「溫如風，龍大海是你殺的，本仙子要替他報仇，你亮劍。」

「仙子果然是衝着在下下場來的。」溫如風點點頭道：「不過在下想請問一聲，仙子對方才動手的情形，不知是否看清楚了？」

紫英仙子道：「我自然看清楚了，難道龍大海不是死在你劍下的？」

溫如風微微一笑道：「仙子看清楚了就好，在下本有讓龍大海知難而退之意，不料他妄使素爲武林同道所禁歹毒無比的屍腐之毒，此種屍腐之毒，必須開棺毀屍，才能吸取，練成此毒，不知要毀去多少墳墓的屍體，上干天怒，尤其中人之後，三日必死，在下中毒之後，才把他除去，這又有何不對？仙子正派隱士門下，怎麼庇護這等窮兇惡極之人，還要向在下報仇，豈不可笑？仙子和黑衣教並無淵源，何必强自出頭，還望仙子三思。」

紫英仙子怒聲道：「不用說了，你殺了龍大海，我就要替他報仇，你亮劍吧！」

溫如風臉有慍色，大聲道：「紫英姑娘，你是紫沙島主門下，應該明辨是非，分清邪正，像妳這等任性胡來，助紂爲虐，豈不辱沒了紫沙門人？」

大家聽他喝出「紫沙門人」，不禁爲之一怔。

紫沙島深懸海外，據說紫沙島主神功通玄，門下三十六弟子，男女各半，除了有時間來中原名山大川採藥，從不在江湖行走，也嚴禁門下弟子參與江湖是非，因此江湖上人也把紫沙島視爲作海上仙山，世外桃源。

却沒想到白髮猴王龍大海竟會搬來了三個紫沙島的門人。

紫英仙子怒哼一聲，叱道：「狂徒，你不敢亮劍是不是，本仙子一樣取你性命。」

話聲出口，身形陡地迎面直欺到溫如風身前，左掌揚處，忽拍忽拂，右手駢指疾點「璇璣穴」，這一招兩式，掌指配合，前後呼應得甚是奇妙，手法詭異已極。

溫如風大笑道：「好、好，在下就奉陪妳幾招。」

右手倏出，指尖朝上，斜向紫英仙子手腕削去，雖然只是舉掌斜削，但指風如劍，嘶然有聲。

紫英仙子口中輕哼一聲，雙肩一晃，不退反進，一下欺到了溫如風左側，右手五指勾曲，朝溫如風脅下抓來。

那知溫如風在她欺身之際，身形早已隨着她轉了過來，五指舒展如蘭，似拏似拂，朝她手腕拂去，逼得紫英仙子迅疾撤回一抓之勢，身子飄動，側身閃開。

兩人交手不過一回，但各自露了一招江湖罕見的手法，只看得雙方觀戰的人，莫不個個感到緊張異常。

紫英仙子突然冷笑一聲，雙掌一翻，一先一後連環劈出。

溫如風左掌橫立，向旁輕輕一帶，把紫英仙子擊來的勁道，向旁引出，右手正待還擊，突覺一股陰柔勁氣，直向胸腹撞來，這一掌竟然來得無聲無息，等你發覺，暗勁已經襲到。

溫如風不覺一怔，急忙右手一揮，迎着襲上身來的陰柔勁氣拂出，人却迅快的後退了兩步。

紫英仙子却在此時，舉手一指，追擊過去，遙遙指向溫如風眉心。

她這一指既無破空嘯聲，只有一絲極輕微的寒風，但溫如風却已目光一抬，冷聲道：「原來紫沙島門人練的還是玄陰門的功夫，無怪會和黑衣教沆瀣一氣了。」

他這話聽得南首棚中諸人不由暗暗一凜，誰都想不到紫沙島竟會是昔年倡亂江湖的玄陰教餘孽。

昔年各大門派圍剿玄陰教，據說只有一人漏網，那就是目前棄邪歸正的昔年玄陰教護法殷長風，却不知道紫沙島主，也會是玄陰教的人。

原來方才紫英仙子使的一記陰柔掌風，乃是「玄陰陰極指」。

溫如風在喝聲中，雙手迅快的連續拍出，數股潛力，連綿朝前捲去。

兩人相距不過一丈來遠，紫英仙子咬着銀牙，一張本來嬌美如花的臉上，刹時變得面色獰厲，手腕連振，纖纖玉指不住的朝溫如風點出。先前她指風如絲如縷，只有一縷縷的寒氣，但經她連續不斷的發指，指風漸厲，陰寒之氣也登時大盛，縱橫交織，一丈方圓登時奇冷澈骨，這時如果有人潑上一盆水去，大概立時可以凝結成冰。

溫如風也不敢大意，一掌接一掌的向前拍出，他掌勢妙曼，上下飛舞，每一掌都嚴密封閉住紫英仙子的指力，一個人在奇寒澈骨的陰極指的指風之中，全身冒着絲絲白氣，好像在蒸籠中一般。

兩人隔着一丈來遠，互發掌指，雖未實際交手，但這種以本身眞氣遙遙相對，比近身搏鬥更爲兇險。

轉眼工夫，紫英仙子已經連發了三十幾指，但覺溫如風身前連綿掌勢，佈成了一道堅靭無比氣牆，自己依然沒有一指攻得進去，她自然知道時間拖長了，內力也相對的耗損，師傅還說「陰極指」乃是極陰極寒之氣，武林無人能擋。

心頭又急又怒，突然雙臂朝上一划，身形隨着飛起，朝溫如風當頭撲來，雙手十指亂點，幻起一片錯落指影，幾乎籠罩了溫如風全身大穴。

這一下來勢奇快，尖尖十指，有如彈琴一般，點點指影，錯落如同流星，少說也有七十二點之多，帶起的寒風，也幾乎包沒了溫如風全身，這是「陰極指」最厲害的一記殺着「陰極七十二寒星」，只要被她有一點指影擊中，就陰寒透穴，不論你武功多高，內身血氣立被凍結，當場僵凍而死。

溫如風冷笑一聲道：「陰極指果然陰狠毒辣。」

說話之時，這回却不再封架，直等到七十二點陰寒無比的指影快要落到頭上，突然雙手翻起，朝上托去，這一刹那，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往上翻起的手掌，掌心色若硃砂，紅中透紫。

有人低低的喝了聲：「純陽硃砂掌。」

「純陽硃砂掌」乃是玄門三昧眞火所凝聚的掌功，崑崙絕學之一，也正是「陰極指」一類陰功的尅星。

崑崙派自從百年前出了一位大俠岳天敏，大破過玄陰教，就歸隱名山，此刻再也沒有門人弟子在江湖走動，難道這位冒名花花公子的溫如風，會是崑崙門下？

就在此時，只聽站在紫英仙子身後兩個道人中，有人喝了聲：「師妹速退，還是由愚兄來對付他。」

喝聲中，仗劍飛身而出。

南首蘆棚中，一干各門派掌門人，先前聽溫如風說出紫英仙子是紫沙島門下，因爲紫沙島人從不介入江湖是非，還當他們是正派隱士，江湖上大家都有這樣傳說。

後來兩人動手之後，紫英仙子使出武功，竟然是玄陰教的功夫，不禁使大家心頭都深感驚異。

春申君回頭向殷長風問道：「殷老哥，這三人使的是玄陰的功夫，你是否知道他們來歷？」

殷長風微微搖頭道：「兄弟只是傳聞紫沙島不與外人來往，島主爲人極爲正派，並不知道他們竟然會是玄陰教一派，看那紫英仙子的武功，也已高出兄弟不知多少，因爲玄陰教相傳已有數百年之久，那紫沙島這一派，很可能一向遁跡海外，不爲人知，因此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底細。」

少林方丈定慧大師道：「定心師弟，那紫英仙子武功已有如此了得，她兩個師兄，自然比她更高了，你多注意他們行動，萬一溫施主敵不過他們，你可以接替他下來。」

原來昔年各大門派圍剿玄陰教之時，正是定心大師主持羅漢堂，由他率領羅漢堂弟子代表少林寺參加的，方丈派他接替溫如風，正因他精擅少林七十二藝中幾種佛門降魔神功，可以尅制玄陰教的武功之故。

定心大師雙手合十，躬身道：「小弟敬領法旨。」

八卦門掌門人古太希稽首道：「陳盟主，貧道昔年也曾參與過玄陰教之役，貧道也算一個了。」

任雲秋朝葉菁菁使了一個眼色，也跟着道：「表叔，小侄和菁菁也想追隨定心大師、古道長之後，去見識見識。」

春申君沉吟道：「你們……」

刀魔女邢無邪笑道：「盟主就讓他們跟出去見識見識也好，也不會有多大危險的。」

春申君聽刀魔女這麼說了，就含笑道：「邢女俠說沒有多大危險，那自然不會錯了，不過你們出去，還是要小心些。」

殷長風道：「兄弟也想出去，好向對方三人問問清楚，如能化干戈爲玉帛，那就不用交手了。」

春申君連連點頭道：「殷兄說得極是，紫沙島主既然一向遁跡海外，後不介入江湖是非，縱然學的是玄陰教武功，也不失爲正派人士，殷老哥能出面化解，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了。」

於是就由定心大師、古太希、殷長風、任雲秋、葉菁菁五人，相偕走出蘆棚，站到棚前。

這邊五人堪堪走出，北首蘆棚中，也有幾個人站起，跟着走出蘆棚，站在棚前，他們雖沒向定心大師等五人叫陣，但一看即知只要定心大師等人搶出去，他們也就會迎上來。

這一段話，是說南北兩座蘆棚中人的行動，這時也正是溫如風施展「純陽硃砂掌」，朝上翻起，紫英仙子的二師兄仗劍飛出的同時。

殷長風一見對方有人仗劍飛出，急忙迎了上去，叫道：「道兄請留步。」

他堪堪迎上，只聽站在北首棚前也有一人迎着殷長風走出，口中大聲喝道：「殷長風，教主待你不薄，你居然忘恩負義，吃裏扒外，投向武林盟去，像你這樣的反覆小人，還敢下場來麼？」

殷長風擧目看去，來人正是厤一怪，不覺怒聲道：「厤老哥，識時務者爲俊傑，黑衣教倒行逆施爲武林敗類，江湖公敵，厤老哥成名多年，在江湖上又享盛名，怎麼連成敗都看不出來，依兄弟相勸……」

厤一怪不待他說完，洪喝道：「老夫是奉教主之命，收拾叛教敗類來的，你不用多說，老夫非把你拿下不可。」

任雲秋也跟着上前，笑道：「殷老，這姓厤是在下手下敗將，還是由在下來打發他好了。」

再說溫如風雙掌堪堪翻起，雙方的人都可以聽得到一陣嗤嗤之聲，連續響起，那好比燒紅了的鐵針，放入水中一般，聲音不大，却十分刺耳，紫英仙子錯在罩落的七十二點「陰極指」影，經「純陽硃砂掌」往上一托，立即如湯沃雪，消失不見。

紫英仙子凌空撲落的人，却絲毫不慢，口中清叱一聲，突然間嗆然龍吟，一道青瑩瑩的劍光已朝溫如風當頭劈落。

原來她看到溫如風翻起的雙掌，色如硃砂，炙熱逼人，她雖然叫不出「硃砂掌」，心知定是尅制自己「陰極指」的功夫。她一身武功委實十分了得，目光一注，立即吸了口氣，下撲的人，又隨着吸氣升高了三尺光景，翻手拔劍，使了一招「飛劈山岳」，劍光垂直劈下。

溫如風大笑一聲，上托的雙掌使勁朝她撲來的人推去。

這一下上推，風聲並不強烈，但紫英仙子一個人却被一陣從無形潛力，推得呼的一聲朝上飛去。

紫英仙子身手還是不弱，一下飛上去兩丈來高，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卸去推力，才翩然落到地上，秀髮披散，胸口起伏，只是喘息。

她二師兄紫雲子目光一注，問道：「三師妹，可曾受傷了麼？」

溫如風大笑道：「在下不想傷人，令師妹自然不會負傷的了。」

紫雲子瘦削臉上，神色冷峻，冷嘿一

聲道：「閣下好大的口氣。」

殷長風有任雲秋替他把厤一怪接了過去，此時連忙跨上兩步，拱拱手道：「這位道兄和紫英仙子，可否暫時住手，聽兄弟一言。」

紫雲子冷然道：「你要說甚麼？」

殷長風看他口氣傲慢，心中先已暗暗不快，但還是忍了下去，微笑道：「在下殷長風，昔年曾擔任過玄陰教護法……」

紫英仙子冷然道：「我們不是玄陰教的人，你不用和我們說甚麼玄陰教。」口氣比她二師哥更傲慢。

殷長風聽得火起，大笑一聲道：「殷某並不是和你們套交情的，因為殷某看妳使的是玄陰教武學，怕你們年輕小輩不明是非，爾等師長也許是殷某昔日故人，才動問一聲的，爾等既非玄陰教的人，何以使出來的會是玄陰教武功？」

紫雲子聽他說自己年輕小輩，不由勃然大怒，冷笑道：「咱們練的是玄陰經上的武學，不是玄陰教的人，家師沒有朋友，像閣下這樣的人，也不配是家師的朋友，何用在道爺面前賣狂？道爺若非看在你還不無淵源，如此說話，早就叫你躺下來了。」

殷長風氣得長髯飄動，怒笑一聲，喝道：「無知小輩，玄陰經乃是玄陰教祖師手著之物，經中大半都是教義，可見先有玄陰教，然後錄之於書，而成玄陰經，教與經二而一，不可分，爾等師父練的既是玄陰武學，便是玄陰教的人，昔年玄陰教主曲解教義，妄圖稱雄武林，和如今的黑衣教相似，遂遭致失敗，但玄陰一教，並非邪派，只要行得正大光明，便是正派，爾等師父居然連玄陰教都不敢承認，豈非數典忘祖，再縱容門人，助紂為虐，殷某倒要問問爾等師父究是何人……」

紫雲子聽他言語辱及恩師，更是怒不可遏，沒待他說完，身形一晃而至，欺到殷長風面前，喝道：「狂徒，你敢汚衊師尊！」

揮手一掌朝殷長風當胸印來。一掌出手，手勢連續變換，使人捉摸不定，看去緩慢，實則轉動如風，迅疾無儔，這一掌使的正是「玄陰九轉掌」。

這一掌如果換了旁人，只要你一躲閃，就非被擊中不可；但殷長風是昔年玄陰教護法，「玄陰九轉掌」豈會不識？不，他精擅的就是玄陰掌，因此不躲不閃，直待對方手掌印到胸前尺許光景，才右手一抬，把早已聚集了功力的手掌迅快朝前迎擊出去。

他因紫雲子態度狂傲，心頭早已有了不快，口中大聲斥責之時，雙手早已提聚了十成功力，雙掌乍接，只響起「拍」的一聲脆響，但一股陰寒勁氣，卻從兩人身前滙成一道狂飈般的旋風，貼地飛捲，吹得兩人長袍獵獵飄飛。

這一掌雖是紫雲子率先發難，但只不過使出七八成功力道，殷長風却早已提聚了十成功力，何況他浸淫玄陰掌數十年，火候也勝過紫雲子甚多，是以雙掌擊實，殷長風一個高大人影屹立不動，紫雲子却被震得腳下浮動，身不由己後退了兩步。

這下直把紫雲子激怒得一張瘦削臉變了顏色，雙目隱射兇光口中沉嘿一聲：「很好！」

「好」字出口，足尖一點，身形颯的往上拔起三丈來高，上身一俯，雙手十指勾曲，朝殷長風當頭撲攫而下。她十指勾曲，同樣在空中轉動不已，手勢奇幻。

殷長風當年不過是玄陰教的一名護法，護法的身份，在教中僅係中等以上的職位，練的也只是「玄陰掌」一種而已。只是他數十年來一直浸淫在掌法之中，給他領悟出許多變化，對玄陰經上所載武學，知道的並不多，此時眼看對方撲攫而來，除了十指勾曲，變幻靡定，和九轉掌法，也差相近似，也就不加深思，右掌上迎，使的依然是一記「玄陰掌」。

但這回他可錯了，如果同是「玄陰掌」，他練掌數十年，火候功力自然勝過紫雲子甚多，但這回紫雲子使出來的乃是玄陰經上幾種威力絕學之一——「九陰爪」。

你看他十指勾曲，其實右五左四，只有九個手指，因為它手勢在不住的晃動掄轉，人未撲到，業已幻起漫天爪影，使人眼光撩亂，分不清虛實。

殷長風迎着拍出一掌，雖然也有許多變化，但一道掌風，如何擋得住漫天爪影？殷長風一掌掄起，便已發覺不對，但自己只有這點能耐，只好捨命一拚。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雙方爪掌乍接，但聽「拍」「砰」兩聲，人影就倏然分開。

殷長風畢竟在「玄陰掌」上下過數十年功夫，這一掌到了將要與對方交擊之際，已經用上了畢生功力。

紫雲子受到他掌力一震，一個人連退了五六步，才站住樁，瘦削臉也脹得通紅。

殷長風掌勢上迎，只接住他當頭抓落的右手五指，口中哼了一聲，同樣被逼了四五步；但左肩却被對方四指拍中，擊碎肩骨，臉色發白，一個人搖搖欲倒。

紫雲子脹紅的臉上，綻起青筋，冷峻的道：「道爺只廢你一條左臂，留你一命，算你運氣。」

這時南棚之中，早已搶出幾條人影，把殷長風扶了進去。

定心大師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道兄出身紫沙島，乃是修道之士，『九陰爪』陰毒功夫，豈不有違天和？」

紫雲子冷峻一笑道：「大師出家之人，不是也來參與這場江湖搏殺之會麼？既然動手，就講求克敵致果，武功本來就是學的殺人技術，有甚麼陰毒不陰毒？老和尚是不是有意下場賜教？」

定心大師還沒開口，古太希已經舉步走出，說道：「貧道來領教道兄的玄陰武學。」

紫雲子冷峻的臉上飛過一絲不屑之色，微哂道：「你要如何試法？」

古太希鏘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說道：「道兄不是也背負着長劍麼，貧道就向你討教幾手劍法。」

紫雲子哼了一聲，抬手撤劍，橫劍當胸，大不刺刺的道：「你可以出手了。」

他們還未出手，另外兩處却傳來了一片震耳欲聾的鏘鏘劍鳴之聲。

引用一句舊小說的老話，叫做書分兩頭。先說厤一怪，他原是由韓自元授意，看到殷長風下場，才要他出場的，不料被

任雲秋攔了過去。麻一怪一向自視甚高，他上次敗在任雲秋手下，可說並無人知道，那隨他來的黑衣中年人，被他反手一掌，當場斃命。

這無他，因為他不喜歡有人看到他落敗；但這回，給任雲秋當着天下英雄，大聲嚷嚷，說麻一怪是他手下敗將，這比打他兩個耳光還要難堪，教他如何不怒？雙目精光暴射，厲笑道：「好小子，老夫幾時敗在你手下了？」

任雲秋大笑道：「你敗了還不承認，那好，咱們不妨再走上幾招，看看勝負誰屬？」

麻一怪闊劍出鞘，怒聲道：「老夫今天不劈了你這小子，就不姓麻。」

任雲秋看得暗暗好笑，一面故意目光朝他闊劍瞄了一眼，問道：「你這柄闊劍是新鑄的了，在下記得上次那柄，不是已經被在下削斷了麼？」

麻一怪越聽越怒，大吼一聲：「小子找死！」

闊劍嘶風，帶起了一片尖銳嘯聲，迎面就劈。

任雲秋施展「九轉分身法」，身形一晃，閃開了三尺，大聲叫道：「麻一怪，勝負兵家常事，大丈夫敗就敗耳，有甚麼好遮掩的？你是不是老羞成怒了，在下還沒亮劍呢，你就劈過來了。」

麻一怪一劍落空，聽他這一說，更是火上加油，又是一聲厲吼，一道手掌寬的劍光跟着向任雲秋劈到。

任雲秋身形一動，移形換位，閃到了他左首，笑道：「你殺了我任雲秋，才能保持數十年不敗的聲譽，不過像你這樣亂七八糟的劈劍，是傷不了我的，不信，任某就先讓你三劍……」

話聲未落，身形疾轉，麻一怪一聲不發，揮起一道闊劍，又跟蹤劈到。

等到劍光劈落，任雲秋又已閃了開去，大笑道：「好了，三招已過，現在在下要亮劍了，從第四招起，在下恕不再和你客氣，小心了。」

「鏘」，一道細長青虹果然從手上亮出。

麻一怪被他逗得氣瘋了心，一團矮胖身子突然離地數寸，右手揮動闊劍，身形轉動，劍光紛披，揮出一道道劍影，一口氣攻出了八劍之多。

任雲秋軟劍飛洒，同樣漾起一道道的劍影，雙方劍影交擊，就響起一片虎嘯龍吟的金鐵交鳴之聲。

麻一怪在這瞬息之間，便已感覺出不對，那是自己每一招只能發出八道劍光，而任雲秋一招可以發出九道劍光，因此劍劍交擊之下，對方就比自己多了一道劍光，照說，這漏接的一道劍光，就可以把自己置之死地，這八招下來，對方不是可以在自己身上刺八劍麼；但自己沒有接住的一道劍影，也一閃不見，這樣不是一次，而有八次之多，豈不是對方劍下留了情？麻一怪上次敗在任雲秋劍下，對這位年輕高手，原也十分心折，只是名心太重而已！

這回他搶攻了八劍，已知自己實在不是對方敵手，心頭止不住感到一陣愧怍，雙方八劍交擊，原是一瞬間事，他忽然後退一步，喝道：「任少俠住手。」

其實他就是不喝「住手」，退後了一步，任雲秋並未追擊，早已停下手來，含笑道：「麻老丈有何見教？」

麻老怪「鏘」的一聲，返劍入鞘，拱拱手道：「老朽蒙少俠劍下留情，自知不是少俠對手，從此江湖上不再有我麻一怪這號人物，老朽告辭。」

說完，不待任雲秋開口，轉身往場外行去。

另一方面溫如風和紫英仙子已由拳掌相搏，動用上了兵刃。

紫英仙子使的是一柄色呈青紫的長劍，一經施展開來，紫光流動，森寒逼人，使的卻是「玄陰劍法」身法輕靈美妙，招式也極詭異。

這套劍法各大門派中見過的人不在少數；但此刻在紫英仙子手中使出，更見靈活辛辣。

她因在拳掌上勝不得溫如風，劍法展開，咬着銀牙，招招進逼，恨不得一劍穿心，殺了溫如風，方洩心頭之憤。

溫如風使的卻是一柄普通竹骨紙面的摺扇，扇面反覆，廻轉如輪，劃起一片扇影，摺起一片勁風，層層包圍着他身子，任妳紫英仙子劍勢如何勁急、詭異、千百點劍尖，密集如錐，也無法突破他護身的扇影。

在他們右首，古太希和紫雲子之戰，兩柄長劍也愈戰愈見凌厲，古太希白眉白髯，貌相清古，年已八十開外，一生練劍，差不多也練了七十年以上，一柄劍在他手上，已是爐火純青，他使的是「八卦龍行劍」，當眞劍劍如卦，步步如龍，老而彌健。

三十年前各大門派圍剿玄陰教，他已是八卦門的掌門人，對「玄陰劍法」知之甚詳，是以和紫雲子動上手，始終略佔上風。

紫雲子是個氣量狹窄之人，一開始劍招就受制於人，心頭氣憤已極，長劍揮動，內力反擊，左手一抬，倏地從大袖中飛出一支二尺五寸來長的黝黑鐵尺，配合劍勢，朝古太希左肩直戳過來。

古太希原因紫沙島主從未過問江湖之事，他三個人又是龍大海邀約而來，為朋友助拳，也情有可原，不想和紫沙島為敵，是以他只使出八卦劍法，把紫雲子困住，希望他知難而退，並未施展殺手，那知紫雲子此時忽然取出一支黝黑的鐵尺，凌空直戳過來，一縷極陰寒氣襲上肩頭，左肩頓覺一麻，心頭方自一愣！

突聽溫如風大聲道：「古道長小心他的陰極尺！」

喝聲入耳，還不知道「陰極尺」究是何物？

紫雲子獰笑道：「老匹夫，你中我陰極尺，午不過子，你還是料理後事去吧！」

「這麼說來，陰極尺果然陰毒無比！」

古太希心頭不覺升起一股怒火，但在這一瞬間，他已感到手指僵硬，整條左臂都已麻木不仁，心頭一凜，急忙默默運氣，封住左肩穴道，口中怒笑道：「就算貧道午不過子，道兄可知這是甚麼時候嗎？」

這時正好快要晌午了。

紫雲子哼道：「你還有六個時辰。」

「不錯。」古太希微微頷首，突然雙目神光暴射，冷然道：「紫雲子，貧道原希望你知難而退，但你却妄使如此歹毒的陰極尺，只怕你挨不過日直午時了。」

喝聲甫出，手中長劍突然一緊，重重劍影，刹那間從四面八方朝中間裹緊，直到此時，才顯出八卦劍法的威勢來！

如果此時有人聳身直上三丈高處，俯身下矚，就可以極清晰的看到地上擺列了一個雪亮的銀色八卦，紫雲子左尺右劍正在中間掙扎，另外正有一條極淡的灰影，在八卦之間飛一般遊走。

不用說，那個銀色八卦，正是古太希長劍劃出來的一道道劍光了。

但聽場中響起連續不斷的一陣嗆嗆劍鳴，麗日當空，飛濺起一連串的火星！紫雲子劍尺並擊，少說也擋開了十七、八劍，一個人從一片劍影中衝出，但也不過奔出了三數步，就身軀搖晃，跌倒下去。

大家直到此時，才看清紫雲子道袍破碎，全身血汚，身上少說也中了十七、八劍之多，手中已只剩下半截斷劍，缺口纍纍，想是傷得極重。

紫雲子的大師兄紫宸子從棚前一步跨到場中，他這一步，足足跨出一丈有餘，落到二師弟身邊，瞋目喝道：「道兄如何傷了二師弟？」

古太希微哂道：「令師弟先以陰極尺點傷貧道左肩，還說午不見子，雙方交手，死傷各憑武功，貧道只是嫌他出手太過陰毒，才予以薄懲，六十四劍之中，他只接住了一十八劍，應該身中四十六劍，那就沒有命了，還是貧道不為已甚，撤招得快，才只中了十八劍，而且還只是皮肉之傷，昏倒在地，只是令師弟氣量險小，急怒攻心所致，比起貧道拜領他一記陰極尺，要輕得多了。」

正在這邊一連串金鐵交鳴堪堪響起，溫如風也清笑一聲：「妳也可以住手了。」

一道開山斧似的扇影，隨即欺入，把紫英仙子一柄長劍劈面奪過。

紫英仙子方自一怔，低頭一看，自己一頭披肩長髮，竟被對方摺扇劃過，割斷了尺許一截，散落地上。

這下，直把紫英仙子看得粉臉發青，佈滿了殺氣，咬牙切齒的道：「姓溫的小子，本仙子和你拚了。」

這也難怪，本來有如春雲般的長髮，這下被削斷了一尺有奇，要多少天才能長得起來？年輕姑娘，誰不愛美，自然要和你拚命了！

溫如風望着她冷哂道：「拳掌、兵刃都已比過了，妳還要……」

紫英仙子臉色獰厲，尖聲道：「我還要你的命。」

溫如風把奪來的長劍，一抬手「奪」的一聲，落到她面前，插入地上，冷喝道：「妳不要不識好歹，本公子一再容讓，當眞太不自量力了。」

紫英仙子飛起一脚，把溫如風擲還的長劍，踢得飛射出數丈之外，右手在腰間一按，撤下一條金光燦爛的金環來，左手一抖，從她袖箭之中滑出一柄黝黑的鐵尺，厲聲道：「你接着了……」正待踴身撲上！

紫宸子俯身在二師弟身上，連拍了兩掌。紫雲子劍傷不重，他確是急怒攻心，才閉過氣去的，此時雙目一睜，倏地一躍而起，手中鐵尺一掄，切齒道：「老雜毛呢，小弟和他拚了。」

紫宸子眼看二師弟、三師妹都敗在人家手上，心頭也極為憤怒，沉聲喝道：「二師弟、三師妹，咱們從紫沙島來，總不能損了紫沙島的盛名，古道長、溫公子，還有那幾位有興趣的，就請他們一起上來吧！」

一面從左手大袖中取出一柄黑黝黝的鐵尺，低喝一聲：「列陣。」

他們三人，各有一柄鐵尺，(陰極尺)但却長短不同，紫英仙子手中的只有兩尺來長，紫雲子的一柄長約兩尺五寸，如今紫宸子取出來的，却有三尺六寸。

若是從他們鐵尺長短上看來，大概是功力越深，鐵尺也隨着加長了。

原來他們手上的鐵尺，乃是紫沙島海底發現的萬年寒鐵，玄陰經上，原載有「陰極尺」的練法，那是從玄陰眞氣再進一步凝練陰極寒之氣，從鐵尺(普通尺)上貫注傷敵，謂之「陰極尺」，原是陰功的名稱，並不是指的兵刃(鐵尺)，但這種陰功如果由萬年寒鐵製成的鐵尺使出，威力自然要比普通尺强過千百倍了。

古太希在這一瞬之間，但覺整條左手不但僵硬若廢，而且其冷如冰，雖然他已閉住經穴，但絲絲冷氣，依然從肩頭向身上滲入，一個人止不住打着寒噤。

溫如風一下閃到他身旁，出指如風，連點了他左肩前後數處穴道，低聲道：「道長為陰極尺所傷，只有任少俠九陽神功可解；但此刻他們準備施展的可能是『三極陣法』，也只有練過九陽神功的任少俠能破，道長只好先請回轉蘆棚，等破了他們『三極陣』，再由任少俠替道長施展九陽神功驅除寒毒了。」

古太希點點頭道：「不妨，貧道還忍耐得住。」緩緩退入棚去。

紫雲子身上被古太希劍傷一十八處，傷雖不重，但一件道袍已經支離破碎，血汚狼籍，此時眼看古太希退了下去，不由仇怒交織，大聲道：「古太希，怎麼臨陣退却，不敢和咱們紫沙三子再對一陣麼？」

溫如風他傳音入密朝任雲秋道：「任兄，你代古道長下場吧！」

一面臉色一正，朝紫雲子冷冷說道：「紫雲子，你可知道方才古道長中了你陰極尺的偷襲，傷在左肩，你還告訴他午不見子，照說他那時已經使出八八六十四劍『先天八卦奇門劍法』，你只擋住了一十八劍，還有四十六劍，足可把你剁成一團肉醬，古道長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身為一派掌門，高齡已超八秩，不願再開殺戒，才及時收手，輕輕放過了你，你不知心存悔改，內疚神明，居然還敢向古道長叫陣，眞令人為之齒冷！」

他這番話聲音清朗，南北二棚的人都可以清晰聽到。

紫雲子目射兇芒，厲笑道：「老雜毛要今晚才斷氣，你們這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却不會活到日落西山，算來老雜毛已

經夠幸運的了。」

紫英仙子不耐道：「二師兄還和他們說些甚麼廢話，叫他們早些下來送死吧！」

定心大師手持禪杖，合掌道：「阿彌陀佛，三位殺孽一動，即生魔障，善哉！善哉！」

任雲秋聽了溫如風傳音通知，要自己下場，也隨着定心大師身後，朝場中走來。

葉菁菁也隨着閃身而出，說道：「我去會會這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

溫如風含笑道：「葉姑娘，咱們三個對三，人數夠了，妳還是給咱們掠陣吧！」

他心知對方這『三極陣』，以陰極尺爲主，一經動手，陰氣大盛，除了自已有護身氣可以不懼，任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是對方的尅星，這位少林老和尚，是方丈派他出來的，諒可應付，葉菁菁武功再高，只怕也無法承受得住他們尺上的極陰極寒之氣，但這話可不能說出口來，是以只好叫她替自己三人掠陣了。

葉菁菁因對方只有三人，自己出去，變成四對三，也就停下來，只聽師父以傳音入密說道：「徒兒，妳回來。」

葉菁菁回入棚中，垂手道：「師父可有甚麼差遣麼？」

刀魔女道：「玄陰三極陣，是極陰極寒的陣勢，妳是女子，不可和他們聯手，連掠陣亦非所宜。」

葉菁菁道：「師父，難道溫如風不是女子喬裝的麼？」

刀魔女笑了笑道：「溫如風雖是女子，但她練的可能是玄門功夫，和爲師練的不同，女體屬陰，遇到陰極尺，容易被陰氣侵入，爲師所以要把妳叫回來，另請陳盟主指派幾位練純陽功夫的道兄出場掠陣才好。」

她的坐位，被安排在副盟主鳳簫女的旁邊，和春申君只隔了一把椅子，因此她的話，春申君自然也聽到了。

春申君雖是盟主身份，但和各大門派，只是道義結合，不好指派那一位，只得朝衡山青雲道長道：「道長練的是離火神功，不知還有那幾位道兄練的是純陽功夫？」

青龍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道：「兄弟練的是少陽神功，兄弟也算一個好了。」

排教長老姬傳燈接口道：「兄弟練的是旁門雜學，但却和火功有關，兄弟也想追隨青雲道長、李幫主之後，湊個數大概還可以。」

春申君笑道：「姬長老客氣了，武功一道，那有正派與旁門之分？只是要三位去掠陣，豈不小題大作了？」

刀魔女道：「陳盟主莫要小看了三極陣，三極出於易理，暗合三才，他們又有三支陰極尺，只怕不好對付呢，青雲道長，李幫主，向長老三位，雖掠陣，其實也等於後援，咱們出場的三人中，如有一個略現不支，就得有人去把他替下來，此陣十分兇險，等到敗象一露，就來不及了。」

春申君聽她把『三極陣』說得這麼厲害，這話出之於大名鼎鼎的刀魔女口中，自屬可信，這就抱抱拳道：「那就有勞三位道兄了。」

青雲道長、李公健、姬傳燈三人相繼走出棚去。

這時場中定心大師、任雲秋、溫如風三人，已經各自掣出兵刃，面對對方三人站定。

紫宸子、紫雲子、和紫英仙子三人各以左手執着黝黑鐵尺，除了紫英仙子右手還提着一條二尺來長的金連環，其餘兩人都空着右手，品字站在中間。

紫雲子復仇心切，三人剛一列陣，就厲聲喝道：「你們準備好了麼？」

溫如風哼道：「咱們用不着準備，你們有些什麼邪門功夫，只管施展就好了。」

紫英仙子冷笑了一聲道：「死在眼前，還冒什麼大氣。」

任雲秋少年氣盛，聽得大怒，瞋目喝道：「好個妖女，你敢出言不遜，看任某不把妳劈了！」

紫宸子年歲較長，也看出對方三人極非易與，他一直沒有開口，此時沉聲道：「三師妹，多言無益。」

話聲中，右手鐵尺緩緩朝上舉起，高過頭頂。他這一舉起鐵尺，定心大師等三人頓覺四周空氣往下一沉，一股寒氣隨着自天而降，氣溫登時下降了許多。

三月中旬，本是春光最燦爛的時候，太陽晒到身上，會有暖洋洋的感覺，穿着夾袍，只要多走幾步，就會熱得冒汗。這一瞬間，忽然從溫煦的三月，好像又回了獵月嚴冬，風寒澈骨，當頭麗日，也變成了柔弱無力，毫無溫暖之感！」

大家眞沒想到對方僅僅舉起鐵尺，還不是正式交手，已有如此厲害，看來這『三極陣』果然非同小可！

就在紫雲子鐵尺舉起的同時，紫宸子左手鐵尺却往下沉落，指向地面。紫英仙子本來豎立胸前的鐵尺也緩緩向外，變成平舉。

任雲秋看着三人，低聲道：「他們這是做什麼？」

溫如風含笑道：「他們一個鐵尺指天，一個鐵尺指地，一個鐵尺當胸指的人，就是他三極陣，暗合三才。」

任雲秋道：「他們怎麼還不發動呢？」

溫如風道：「這是他們發動前的準備，咱們也該列陣才好。」

定心大師道：「咱們該當如何列陣，老衲悉聽施主調度。」

「調度不敢。」溫如風道：「咱們三人只要站成鼎足之勢，這叫做以三才對三才。」

定心大師和任雲秋依言各自跨出一步，站成了鼎足之勢。溫如風低聲道：「大師，任兄，快請運起神功，他們要發動了！」

話未說完，突見三人身形一晃，忽然分散開來，這一行動宛如三縷輕烟，一下就閃到了定心大師等三人外圍，站定下來。

這一來，正好一人面對一個，定心大師對面是紫宸子、任雲秋對面是紫雲子，溫如風對面是紫英仙子。

（未完・卅）

上文提要：

柳花花、朱媚與馬連艮三人在門外拒敵，爲首的幪面人已洞悉了他的策略，命殺手轉攻朱媚與馬連艮，現在就是頭頭對頭頭了，雙方全力以赴，朱媚趁個方便把幪面人一劍戮死，門外三處戰場，前院的人除了氣絕之外所有人都中了獨孤美的「送做堆」而昏迷於地，一場戰門已近尾聲，殺手們無心戀戰想退……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販毒殺手傷亡　垂淚持刀殺友

這時候，大門外忽然傳來朱媚的叫聲：「賊花花，快來啊，又有敵人來啦！」

柳花花大吃一驚，立刻叮囑獨孤美：「妳就躲在這裡別亂動，看樣子敵人是有計劃的來圍攻我們，肯定是一波比一波厲害……喏，這把刀妳拿著，以防不時之需……記住，有危險的時候，立刻尖聲大叫，我會來救妳，懂麼？」

「花花柳，你要小心啊。」獨孤美點了點頭，緊張的囑咐了一聲。

「放心，我會的。」

話聲中，柳花花已急掠而去！

當柳花花飄身到朱媚與馬連艮身旁之時，他整個人立即遭電擊般的僵在那裡！

他忍不住想哭出來……

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那「敵人」竟是仇十洲！

場中的氣氛很怪。

本來，那些蒙面殺手被柳花花的絕世武功震懾住，紛紛拔腿開溜，但旋又湧了回來；朱媚與馬連艮喘了一口氣，正想去摘下那爲首蒙面人的面巾，看看究竟是何方人物，忽見敵人又回頭，朱媚心中不由一緊，本能的呼叫柳花花，在她心目中，她對柳花花已有絕大的安全感，但是她一看柳花花那副表情，忍不住問：「你怎麼了？」

柳花花沒有回答她，他神情痛苦的望著仇十洲：「你，你，你……」

一連說了三個你，柳花花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仇十洲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冷峻的眼神掃了一下地上的死屍殘骸，然後才望住柳花花淡淡道：「我就知道，他們絕對奈你不何，他們偏不相信。」

柳花花痛苦的低下頭，一時之間也不知該說什麼，他想不到仇十洲竟然是「販毒集團」的人！

他這時候也才知道，上次吃「龍虎鳳」的時候，他其實是跟踪自己；他也終於知道，爲什麼那次他會對自己說那句話「如果有一天我對你拔劍相向的話，你千萬別手下留情，那就是幫我一個大忙了」。

仇十洲現在並未拔劍，他把劍抱在懷裏，環胸而立，夜風吹起他的衣襟，月光把他那孤瘦的影子拉得長長的，看上去有幾分超羣脫俗的味道；但是，他那英挺的眉宇間却隱隱泛著悲苦凄涼的神色……

柳花花抬起了頭，眼梢有一滴欲隱欲現的淚滴，他沙啞道：「想不到，會在這種情況下遇見你……」

「人生總是有很多想不到的事，」仇十洲緊抿的唇角慢慢牽起一絲笑容，苦澀而無奈的笑容：「而且，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痛苦，你說是麼？」

柳花花讓眼角那顆淚珠緩緩順頰流下：「吸毒，就沒有了痛苦麼？」

「至少，」仇十洲垂下眼瞼：「它能使我暫時忘記痛苦……」

柳花花長長吸了一口氣，他看來已逐漸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人的一生，誰沒有痛苦？沒有痛苦也就沒有快樂，這句話，就是當年你對我說的啊，你不記得了嗎？」

「我沒有忘記，」仇十洲緩緩抬起眸光，眸眶裏隱隱也有淚水：「但是，對我來

說，除了大麻之外，世上再也沒有其他東西能引起我快樂。」

「但是，」柳花花歎息：「你也知道，大麻這種東西固然能讓人產生短暫而虛幻的快樂，却也能讓人上癮，到頭來終究會死在它手裏啊！」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仇十洲忽然輕笑起來：「我老早就已經上了癮，我已經到了一天沒有它就會死掉的地步，我現在的人生就是爲了它而活，而且，我也願意爲它而死！」

柳花花沒有說話。

他還能說什麼？

——他曾經聽人家說，有人爲了吸毒而妻離子散，傾家蕩產，最後落得流浪街頭，乞食爲生；有人可憐他露宿街邊，幾至凍死，於是乃善心送他一條棉被以禦寒。豈料翌日却不見那張棉被，善心人訝異問之。答曰棉被已送去當舖典當矣。再問款項何在，答曰業已用作吸毒，嗚呼！寧可凍死也要吸毒，夫復何言？

這時候，忽見獨孤美急急跑了出來，柳花花不禁問道：「妳爲什麼要跑出來？」

「花花柳，」獨孤美喘著氣說：「是他，是他，就是他……」

朱媚聽得沒頭沒腦，攔阻問：「獨孤美，妳到底在說什麼？」

獨孤美指著仇十洲說：「是他，就是他殺了妳姑姑和關山月……」

「妳說什麼？」朱媚腦海轟然一响，差點沒昏過去，她驚聲道：「他殺了我姑姑和關山月？妳說得可是眞的？」

「沒有錯，」獨孤美大聲說：「我看得很眞確，就是他，絕對不會錯！」

柳花花的臉色立刻變得非常難看！

朱媚已哇得一聲哭了出來！

但是她只哭了一聲。

她立刻吞聲止哭，咬牙切齒的瞪住仇十洲：「你殺了我姑姑和關山月？」

「是的，」仇十洲面無表情的點了一下頭：「是我殺了他們。」

「爲什麼？」朱媚驀然狂吼。

仇十洲冷冷的瞧著她：「人都已死了，妳這話豈非問得多餘？」

多餘的話就是廢話。

朱媚不再說廢話。

此時此刻的任何廢話連放屁都不如，而且只能充分顯出你的不智與愚蠢。

朱媚懂得這個道理。

她當然也懂另外一個道理：此時此境最好而又最有效的語言便是——殺！

殺！

這個意念在朱媚腦海裏漾起時，她那豐富的嬌軀業已驀然急撲而起！

多美的身材。

多快的身法。

* * *

柳花花其實知道朱媚一定會動手。

她要替朱海靈與關山月報仇。

報仇，能令人瘋狂。

朱媚現在就已瘋狂。

瘋狂出劍。

任何人在瘋狂的狀態下出劍，力道必然狠而沈，而且速度也奇快無比。

只可惜有一個缺點。

——不夠準。

——瘋狂之人往往能把潛力發出來的，一擊千鈞；但也因此而失去了平素之冷靜沈著，千鈞一擊往往會失去準頭。

再狠的劍，再快的劍，如果失了準頭，當然也就殺不了敵人。

殺不了敵人的劍其實也和廢鐵沒兩樣。

朱媚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她一出劍的時候，柳花花便臉色大變。

因爲他知道：

——先發制人如果制不了敵人，十之八九會成了被制於人。

朱媚肯定會成爲被制人。

所以朱媚一動的時候，他也就動了。

而且動得比朱媚還快。

* * *

朱媚一動的時候，仇十洲便已拔劍。

他拔劍的速度好快。

快得令你以爲他那柄劍原本就已經出了鞘似的。

一旁的馬連艮呆住了。

他從未見過拔劍這麼快的人。

獨孤美倒沒什麼。

因爲她什麼也看不見。

她只覺得眼前一花，人影交錯，劍光激飛，哦，不，還有血。

噴在空中的血。

誰的血？

獨孤美看不清楚。

* * *

朱媚却看得很清楚。

她雖已瘋狂，但並未完全喪失理智。

瘋狂與理智往往成反比。

越瘋狂便越無理智。

朱媚幸好仍未到那種地步。

所以她仍能很清楚的看見仇十洲拔劍。

而且也看得見他出劍。

他一出劍，朱媚同時還看到了另一種東西。

——死神。

猙獰恐怖的死神。

居然朝著她微笑！

* * *

朱媚當然笑不出來。

此刻，她除了有濃深的恐懼之外，只有一個意念——閃或退。

閃開仇十洲那已即將刺入她咽喉的劍鋒！

退避那迎面而來的猙獰可怕的微笑死神！

但是，無論是閃或避，她都已做不到。

這一刹，她非常後悔。

爲何要草率的刺出那一劍？

她這時候也終於知道：

——瘋狂之人往往就是離死不遠之人！

她終於看到了血。

鮮紅刺目的血。

在夜空中飄飛！

在冷風中抖顫！

* * *

獨孤美的心頓時碎裂、撕裂。

因爲她已看清楚那灘血是誰的了。

——柳花花的！

她悲號著衝了出去。

她手中有刀。

她劈刀而出。

＊　＊　＊

朱媚一看到那撮血箭噴飛而起之時，她同時感覺到腰間倏然被人用力一頂。

她這時候也才發覺到，原來那濃濃的血並非是從自己身上噴出來的。

但是她一樣感到難過與痛楚。

她想不到柳花花為自己挨了一劍。

她看不到仇十洲那鋒利的劍尖刺在他那裏。

她只覺得柳花花那溫暖的手往她腰間一推時，她已不由自主的往後退去。

跌跌撞撞的退去。

朱媚努力的想去看柳花花。

不，是賊花花。

她都這樣叫他。

她認為他是賊。

因為她那顆處子芳心早已被他偷去。

她喜歡他。

能讓她看得上眼的男人，他是第一個。

她當然不願看到他死。

她看不到他。

却看到了獨孤美哭著揮刀而來。

她立刻抱住她。

理所當然的抱住了她。

無論如何，獨孤美把刀揮得再快，舞得再勁，實際上無異於抱薪救火，越弄越糟。

她是個聰明的女人。

却也不是個強壯的女人。

所以朱媚緊緊抱住了她。

她也不願見她白白送死。

雖然她是她的「情敵」。

＊　＊　＊

柳花花救了朱媚一命。

但是他却挨了仇十洲一劍。

劍鋒刺入他的身體。

左肩。

紅紅的血染紅了他白色的衣袍。

顯然入肉相當深。

但是他却沒有疼痛的感覺。

也許，仇十洲那把劍太鋒利了。

也許，仇十洲那柄劍太快速了。

——利劍加上快劍，通常殺人是不痛的。

柳花花其實是痛的。

——心痛。

他絕沒有想到，有生之日仇十洲真的會對他擧劍相向。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真的不知道。

他想逃避。

但是，仇十洲已揮出了第二劍。

柳花花已無法逃避。

＊　＊　＊

高手的第一劍，當然是千鈞一擊，集畢生之功力猝然一發，勢如雷霆，往往一擊得手。

高手的第二劍，狠上加狠、勁上加勁、快上加快，當然比第一劍還厲害，還可怕。

仇十洲是高手。

不折不扣的高手。

所以他的第二劍快如激星，猛如毒蛇！

——它已對準了柳花花的喉結。

＊　＊　＊

柳花花已無法閃避。

他只好面對。

但是，他此刻却手無寸鐵。

他已有多年不攜帶兵器。

他不是自大。

因為他確實已把「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他有信心接下當今天下任何名家武術高手的猝然一擊。

他已經接了仇十洲第一劍。

結果他負了傷。

那是因為要救朱媚的緣故。

負了傷，自然令他的功力大打折扣。

他已無力去奪仇十洲的劍。

眼看，他就要命喪九泉……

＊　＊　＊

仇十洲始終沒有什麼表情。

沒有表情也就是有表情——殭硬的表情。

像殭屍的表情。

冷、硬、木然。

當然，還有一絲恐怖的味道。

第一劍得手的時候，他是這種表情。

第二劍，快得手了，他還是這種表情。

一點點高興的樣子也沒有。

難道，世上真的只有大庛才能令他高興，才能令他快樂？

柳花花此刻臉上其實也沒有什麼表情。

只不過是眼角下的皮跳了兩跳。

不，還有他的右手腕忽然用力一揮。

一束銀光暴然捲起！

好亮的銀光。

好美的銀光。

銀光捲起的時候，仇十洲的劍光便突然歛去！

——他這一劍已經失敗。

＊　＊　＊

柳花花並沒有奪下仇十洲的長劍。

但是他已「制」住了他的長劍。

——他兩手用力拉著一條比小指還細的銀鍊子，仇十洲的劍鋒正好就被那條不足尺長的銀鍊子鎖住。

他用力刺，刺不進。

用力拉，也拉不出。

他乾脆不動了。

柳花花也不動了。

戰鬥倏然停止了下來。

不，沒有停。

因為，朱媚動了！

人動。

劍也動！

＊　＊　＊

朱媚這次不瘋狂。

沈著、冷靜。

豐滿而姣好的嬌軀標得像箭。

怒箭。

手中的劍也像怒劍。

射向仇十洲的腦心！

＊　＊　＊

其實不止朱媚一個人動。

那些蒙面殺手也動了。

一湧而上。

像海潮般的洶湧澎湃。

他們一動，馬連艮當然也動了。

居然，獨孤美也動了！

一大堆人動。

起步有先後。

當然到達也有先後。

朱媚是第一個動。

她最先到達。

她肯定是最先到達，她的輕功在江湖上是人盡皆知的，所以她叫「飛燕子」。

像燕子般的飛快。

所以縱算她不是最早起步，也一定是她第一個到達場中。

那些蒙面殺手落後她很多。

攔不住她。

她肯定可以一劍刺死仇十洲。

她有這個自信。

＊　＊　＊

仇十洲紋風不動。

他不能動。

除非他棄劍。

但是，棄劍也等於死定了。

所以他乾脆還是不動。

倒是柳花花動了。

動如脫兔。

竟是撲向朱媚！

＊　＊　＊

仇十洲料不到柳花花會如此。

他呆住了。

朱媚也沒料到。

她却無法呆住。

她已控制不住她那急標的身形。

她甚至連收劍都不能。

——她差一點便一劍刺中了柳花花！

朱媚幸好沒傷著了柳花花，但却一頭撞入了他的懷裏。

＊　＊　＊

大家都停下來了。

被柳花花奇怪的舉動搞得楞住了。

他居然救仇十洲。

仇十洲差點殺死他。

他却要救他。

爲什麼？

＊　＊　＊

朱媚第一個問這個問題：「你，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忘了他是敵人？」

「我沒有忘記，」柳花花苦澀一笑：「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其實還是我苦難的時候，唯一不遺餘力鼓勵我的患難朋友。」

朱媚眼裏有憤怒：「我不管他是你的誰，他殺了我姑與關山月，而且他還是販毒組織的殺手，這種人，我能放過他麼？」

「我知道。」柳花花眼裏隱含淚光。

「既然你知道，你爲何不讓我殺他？」朱媚眼中也有淚，悲痛的淚：「那個狠心狗肺的賊子，爲了殺人滅口，竟連我的姑姑那麼善良的女人也殺了，誰要阻擋我報仇我便殺誰？」

朱媚激動得哭了起來。

朱海靈的死，對她無疑是一項沈重而無情的打擊，朱媚視她如姊如母，現在一旦遇害，心中的悲痛實非筆墨能形容。

柳花花當然了解她的心境感受。

任何人都了解。

＊　＊　＊

仇十洲依然還是沒什麼表情。

冷漠與冷酷。

他忽然轉首對那些蒙面殺手冷冷一揮手，然後冷冷的說了一個字：「退！」

百多名的蒙面殺手所剩不多，可謂死傷慘重，他們似已看出此戰並無多大希望勝出，瞳孔裏或多或少流露出懼戰之色，因此仇十洲說了一個「退」字之後，個個跨鞍上馬，像風一般而去……

仇十洲却沒有走。

他始終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像一尊石像。

冷漠的石像。

＊　＊　＊

月光淒冷。

晚風腥寒。

朱媚臉上的仇恨越來越濃。

她始終盯著仇十洲。

彷彿，如果仇十洲一動想溜的話，她肯定會不顧一切的追撲上去。

她其實想撲上去。

恨不得一口吞了仇十洲！

她只是在等待柳花花的決定。

她尊重他。

柳花花的決定是什麼？

＊　＊　＊

獨孤美不知道。

她不知道柳花花的決定是什麼。

不過她却忽然走上前去，而且把手中的刀遞到他面前……

柳花花沒有接刀，他痛苦的望住她：「妳，妳要我殺他？」

「其實，」獨孤美眼中有哀憐，「你已經看出，他早已生不如死；他已經不再是你從前的朋友，他已經無法控制自己……而且，他現在實際上只想死在你手裏，你感覺不出？」

柳花花感覺得出。

仇十洲之所以還站在那裏不走，爲了什麼？難道不是等待柳花花給他一刀？

朱媚也感覺得出來了。

她發覺仇十洲早已沒有殺伐之氣，有的只是一臉痛苦之色。

朱媚這時候才注意到他的臉色其實非常蒼白，在月光掩映下顯得有幾分恐佈；而且深陷的眼眶，遠遠望去，彷彿兩盞黯淡的燈光，毫無生氣……

朱媚看得很仔細。

她突然看見他那灰色的嘴角忽地微微擅抖起來，還有他的手，那隻握劍的手竟也顫慄……不，他整個人都震抖起來了！

朱媚的眼睛愈睜愈大。

她不明白仇十洲爲何突然猛打呵欠，而且，眼角還不時流出淚水來，天，他竟然還流鼻涕！

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變成這副樣子了？

獨孤美輕歎了一口氣：「他的毒癮發了。」

朱媚忍不住翻過臉去。

原來，毒癮發作的樣子是這麼難看的啊！

獨孤美攬住她的肩：「現在，只要妳肯給他大麻，也許妳要他殺自己的親生父親可以。」

朱媚歎息：「大麻，原來是這麼可怕的毒藥啊！」

一旁的馬連良看得目瞪口呆，不由得道：「既然它是這麼可怕的毒藥，為什麼會有人要吃它呢？」

沒有人回答。

——因為，這種問題，實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柳花花面無表情。

但他心如刀割。

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獨孤美又把刀遞給他：「再過一下子，他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那時候，只怕他誰都殺了！他已經殺了朱海靈與關山月，難道你想眼睜睜的看他淪為販毒集團的殺手？」

柳花花這次沒有拒絕。

他接過了獨孤美的刀。

他握著刀，慢慢的走了上前去……

朱媚看到他握刀的手竟在微微顫抖著，忍不住跨步上前：「你不忍殺他，讓我來吧。」

「不，」柳花花淒然一笑：「妳殺不了他的，妳不是他的對手。」

「但是，」朱媚關注的望了一眼他左肩上仍汩汩流血的傷口：「你有傷在身，最重要的是，你狠得下心殺他嗎？」

「我不是殺他，」柳花花眼中有淚：「我只是在幫他，幫他脫離苦海。」

* * *

仇十洲勉強還能控制自己。

當柳花花走到他面前時，他努力的使自己浮起一個笑容，而且也竭力的保持聲調的平穩：「當年，我幫你脫離了痛苦；現在，輪到你幫我了……」

柳花花心中一陣淒苦。

他極力想擠出一個微笑。

但是，眼中的淚却忍不住奪眶而出。

而且，他說話的語調也走調得相當厲害：「你……有什麼……要交待？」

仇十洲努力微笑著：「如果我死了，請用我的劍——除惡務盡！」

「好。」柳花花痛苦的低下頭去。

「朋友，再見！」

仇十洲倏然出劍！

柳花花反手揮刀！

血，濃濃的血，腥腥的血，黏黏的血，澀澀的血，像一朵花在空中飄散了開來……

* * *

仇十洲死了。

他本來早就死了。

——心死。

哀莫大如心死，一個人的心如果死了，還能不能算是個活死人呢？

對仇十洲來說，應該不是。

他自認自己早已是個死人。

——自從他心愛的妻子被他所饒恕的敵人姦殺而死之後，他整個心都死了。

他恨自己！

恨自己的迂腐無知！

恨自己的「仁」、恨自己的「恕」、恨自己的「俠」！當然，也恨自己的蠢！

什麼叫「仁」？

什麼叫「恕」？

什麼叫「俠」？

——屁話！全都是屁話！

愛你的敵人，這句話比貓哭耗子假慈悲還要令人憎惡，虛偽的憎惡！

仇十洲永遠不能原諒自己。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醜陋的腐儒」，捧著古人的教條當聖經，結果害人誤己！

聖，就是完美無缺的意思？

——世上有完美無缺的人？

——世上有完美無缺的話？

沒有。

當然是沒有！

聖，其實只是「愚民」的鬼話！

仇十洲懂了。

但是，却永遠無法挽回心愛妻子的生命。

他自責、痛苦、悔恨……

所以，他要抽大麻。

他明知道那是「快樂而可怕的毒藥」，却偏偏要去碰它。

而且，還不惜為它而殺人。

只為了：

——折磨自己！

讓自己活得痛苦，他認為，是罪有應得的。

他殺了朱海靈與關山月，甚至還想殺柳花花；前者與他無冤無仇，後者還是他的好朋友，他竟狠得下心出手，為的是——

讓自己痛苦！

一直到，柳花花不遺餘力的「袒護」他，他這才覺得人世間還是有那麼一點點溫情的。

所以，他願意死在他手裏。

——當他撲向柳花花時，他其實是以身體去「試」柳花花的刀。

* * *

柳花花的淚痕乾了。

因為仇十洲已死。

——任何人死了，哭再多的眼淚都是多餘的。

但是，他心中的痛苦仍未過去。

也許，永遠不會褪去。

他心痛如絞。

他心如刀割。

他呆然而立……

一陣疾風吹過，他彷彿是風中的枯葉，竟被吹得踉蹌而退，然後頹然跌坐地上……

——殺友，特別是殺曾經在你潦倒失意時幫助你的朋友，那種痛苦，有誰知道？

朱媚知道。

獨孤美也知道。

朱媚把他輕輕的攬在懷裏，默默的檢視著他的傷口……

獨孤美一下子也好像變得很大膽了，她居然不再怕見死人，她甚至走近仇十洲的屍身，彎身解下他的劍鞘，然後已拾起了他的長劍，劍鋒上仍殘留有血漬，獨孤美把它在一名的蒙面殺手的身上擦了擦，擦淨之後，才緩緩歸鞘，走向柳花花……

馬連良則檢視著自己弟兄傷亡的情形，他左看右看，又跑進了前院去看，居然

不見自己卻有一個活口，不禁悲從中來，潸淚兀立……

獨孤美見到他這個情形，不禁折向他，安慰道：「馬總鏢頭，裏面的弟兄有的是中了我的迷藥，並非全部陣亡，喏，我現在就讓他們服下解藥，你來幫我。」

馬連艮大喜過望，連聲說好。

＊　＊　＊

朱娟很小心的、細膩的爲柳花花敷藥、紮傷口。

「痛不痛？」她柔聲問。

柳花花搖搖頭。

——當然痛，只不過比起他的「心痛」，皮肉之痛實在算不了什麼。

朱娟了解他的感受，「如果不是我莽撞草率，你不必拚這一劍的，都是我不好……」

「不，」柳花花苦澀一笑：「抱歉，我沒能保住妳姑姑與關山月，我太大意了，沒有防到他們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計。」

提起朱海靈與關山月，朱娟忍不住心中又是一陣悲戚，哽聲道：「如果，我不刦這趟鏢的話，那麼就不會有這件不幸的事了……我，我本意要幫他們，想不到卻害他們慘死，我……我是個罪人……」

她忍不住輕輕啜泣起來……

「這不能怪妳，」柳花花苦歎一聲，把她攬入懷裏，「誰能料到會有這種事發生呢，認眞論起來，如果我和獨孤美不堅持追查這件事的眞象，也許就不會有這件事發生了。」

「但是，」柳花花輕揩著她頰上的淚痕：「像大麻這種害人的東西，我們能坐視不理，眼睜睜的看它流傳於世，貽害人間嗎？」

「不能！」朱娟咬牙道：「大麻之害，毒害無窮，比猛虎野獸更可怕，無論如何必須消滅它！」

「只怕，」柳花花忽然沈聲一歎：「只怕我們已經沒有這個能力消滅它了。」

「爲什麼？」朱娟不明白。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扶著朱娟慢慢站了起來，柔聲道：「我們進去看看他們吧。」

＊　＊　＊

清點傷亡的結果：

——青山鏢局死二十八人，活二十六人。

——蒙面殺手死四十九名，五十八人中了獨孤美的「送做堆」至今仍昏迷不醒。

居然沒有傷者。

哦，不，柳花花就是。

可見這一戰的慘烈了。

救醒了青山鏢局的二十六個人之後，獨孤美問柳花花：「那五十八個昏迷不醒的敵人怎麼處理？」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獨孤美，若非妳情急智生施放迷藥，只怕那些鏢師趟子手們都遭敵人毒手了。」

馬連艮臉上有哀痛與怨恨之色：「想不到敵人這麼心狠手辣，顯然他們想來個趕盡殺絕。」

朱娟看過朱海靈與關山月的屍體之後，兩眼哭得像胡桃那般腫大，但一見馬連艮損失了那麼多人，只好強自收束悲傷，認眞論起來，馬連艮是最無辜的，他可是遭了池魚之殃，憑白的被拖下水來。

「馬總鏢頭，」朱娟歉然道：「都是我不好，是我連累了大家……」

「什麼話，」馬連艮連忙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件事怎能怪妳，怪只怪那幫人太喪心病狂了，不但販賣那種傷天害理的大麻，而且還惡毒的想殺人滅口！」

獨孤美又問了那句話：「那些昏迷的敵人要如何處理？」

柳花花忽然望住她問：「妳手上拿著的是什麼？」

「劍，」獨孤美揚了揚手中的劍：「這是仇十洲的劍。」

「妳爲什麼要拿它？」

「因爲，」獨孤美臉上一片肅穆：「他死前曾要求你用他的劍『除惡務盡』，你答應了他，所以我便把它解下來了。」

她很愼重的把它捧到柳花花面前：「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它的主人了。」

柳花花沒有伸手去接，他沈聲道：「劍，是用來殺人的，妳知道嗎？」

「我知道，」獨孤美用力一點頭：「在這以前，我總以爲人與人之間應該和睦相處，不應互相殘殺，但是現在……」

「現在怎樣？」柳花花定定的望住她。

「現在我不這樣想了，」獨孤美一臉正色：「慈悲，應該是有限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便成了盲目的慈悲。盲目的慈悲往往會帶來更大的禍害，正所謂姑息足以養奸，養奸，是世上最愚蠢的事！經過這場廝殺，我終於了解到，當今世上的確存在著很多該殺的人，『徒禮不足以敎化、徒法不足以自行』，武力，甚至是暴力，某些時候，它就是禮與法的最有效原動力，而且往往還比禮與法來得更切實際，你不認爲是？」

——禮與法，如果失去了武力作憑藉，請問，世上有幾個人肯相信它？

——武力，是殘忍的，甚至可以說是可憎的，但是在很多時候，它又是最眞確而又最實際的東西。

——如果，你不幸碰到了暴力，呼天不應、喊地不靈，你怎麼辦？禮能救你麼？法能保護你麼？難道是眞相信那個鬼佬洋番說的，什麼人家打你一耳光，你連另一邊也請他打，如果，對方一刀殺了你呢？難道你還微笑著請對方再殺一次不成？

這時候，唯一能救你的，便是，當然是：

——武力！

盲目的慈悲，盲目的呼喊和平，盲目的排斥武力，是不智的。

獨孤美已經悟出其中道理。

血的敎訓，令她成熟。

所以她堅定的對柳花花說：「救人，勝造七級浮屠，但是，如果救了一個無惡不作、喪心病狂，死不悔改的惡人，那豈非助紂爲虐，罪加一等？是的，某些時候應該『救蟲不可救人』，而且，在緊急必要的時候，也應該殺人！」

「我知道，」柳花花仍然沒有去接劍，他痛苦的低下頭，喃喃道：「我討厭殺人，我不喜歡殺人……」

（未完・十四）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浪子劉三按照一般出殯儀式將石磊的棺材送返他的師父上官嵩家中，途中竟發現行爲怪異的邋遢公子替石磊挖了一個坑，還立了墓碑，劉三遂向他討回古董，但不得要領，還被他識破浪子劉三亦即劉二……待到上官嵩家中，上官嵩因誤會石磊與浪子劉三劫走振武鏢局的暗鏢和強暴司徒鶯的徒弟佟玲，所以不肯收留石磊，但此等事實乃遭幪面人設計所陷害，後經浪子道出收留石磊的好處，他始答應下來……風塵俠隱張子樵憶述武威俠劉謙的生前事蹟，並答應傳授武功給小猴子等人……浪子在進行招攬丐幫幫主唐威途中，却遇上了……

神秘蒙面人　追殺小叮噹

錯了，大錯特錯，劉三衝至樓上一看，早已人去樓空。

一扇窗戶大開，無疑是跳窗走的。

「媽的，兩個見不得人的叛徒！」

「媽的，兩個鬼頭鬼腦的小人！」

氣得鹵蛋、劉三直跺脚，震得樓板吱吱作響。

×　　×　　×

宣化之北。

張家口之南。

一條深長而又崎嶇的山谷裏，傳來一陣極其慘烈的喝叱打鬥之聲。

循聲望去，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三個蒙面人，正與一名老丐，一名小丐大打出手。

嚴格而論，應該說是三名蒙面人在追殺這一老一少。

因爲，蒙面人武功甚高，出手又極其兇猛毒辣，老丐雖也身懷絕技，小丐亦非弱者，怎奈四手難敵六拳，明顯的居於劣勢。

是以，並非在原地拚搏，而是且戰且走。

老丐一再護着小丐，再三明言，要小丐即刻全身而退，他自己則不惜犧牲性命，願爲小丐斷後。

小丐却不答應，不忍任由老丐血染黃沙，決心要與他共進退，同死生。

突聞老丐悽厲欲絕的道：「少帮主，你快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被稱爲少帮主的小丐，望着一身是血的老丐道：「何長老，不是小姪不走，是不能走，我一走你準會沒命，絕對不是這三個叛徒的對手！」

「老叫化已是風燭殘年之軀，死不足惜，但少主却是我丐帮命脈之所繫，非走不可。」

「這個道理小姪當然明白，就是辦不到。」

「丁當，你非辦到不可，別管我，快走，快！」

「何長老，我——」

「少帮主，咱們兩個必須逃走一個，去報告帮主，從速設法，挽救我帮，以免被宵小出賣，你再不走，老叫化就死在你面前。」

「何長老，請再三思，看有無兩全之計？」

「沒有，走，快走！」

「這——」

「走！走！走！」

這三聲吼是和着血吐出來的，聲聲悲戚，字字沉痛，感人至深，少帮主丁當無可選擇，哭喊一聲：「請何長老保重！」

不顧重創之身，猛提一口直氣，發足退走。

三個蒙面人睹狀大急，揚掌疾追，何長老捨命封阻，不幸，勢孤力單，難免顧此失彼，少帮主丁當僅僅逃出去二三丈遠，便有兩個蒙面人突破封鎖，分從何長老的兩側掠過，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丁當。

小丐丁當傷得不輕，步履尚且不穩，怎禁得起二人的聯手一擊，眼看命若游絲，危在旦夕。

「住手！」

「住手！」

猛可間，兩聲暴喝，兩條人影，出柙猛虎般，硬生生的將兩個蒙面人截下來。

奇怪，也不知是何緣故；這三個蒙面人自始至終不發一言，好像啞巴一樣，見半路上殺出兩個娃兒來，二話不說，發掌就攻，剛猛的掌浪立將鹵蛋與浪子劉三罩住。

浪子劉三一面封架，一面道：「三位何人？爲何掛着一塊遮羞布，可是鼻歪嘴斜見不得人？」

與他交手的蒙面人還是不肯開口，攻勢更加凌厲。

鹵蛋道：「是不是啞巴？還是被人割掉舌頭？」

「哼！」

他的對手終於開口了，可惜只有一個字，攻勢陡地加快，「驚濤駭浪」、「排山倒海」，兩招絕技確如拍岸驚濤一般，劈頭蓋面攻來。

「我的媽呀，這個魔鬼好兇！」

鹵蛋最厲害的只是一張嘴，功夫濫得很，見勢不妙，拔腿就退，結果還是被掌風掃中，飛彈出丈許之外，倒了個四脚朝天，直喊：「哎呀！我的媽呀！」

蒙面人志在丐帮少帮主丁當，根本不理會他的死活，逕自向前衝去，猛追在逃的小丐。

「不要動！」

劉三撇下對手，撲來攔截這人，他的對手得空又去追趕丁當，害得劉三兩頭忙，疲於奔命。

鹵蛋爬起來，摸着屁股，裂着嘴，嗆呼道：「死老大，臭老大，什麽時候了還要藏私房錢，可是想留壓箱底的東西生利息？」

「混蛋！」

劉三是在罵自己，罵自己應變不當，自陷險地，急切間忙將「移花接木」功施展開來，正巧兩個蒙面人改變策略，聯手出擊，打算先將劉三解決掉，再去收拾丁當，這一來正好掉進劉三的陷阱裏，兩相好，喜相逢，便不由自主的硬碰硬撞在一起。

二人皆是全力施展，一撞之力，石破天驚，倏合乍分，各退七八步後仍自搖搖晃晃，仿若身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內。

總算擺脫糾纏，大大喘了一口氣，劉三道：「鹵蛋，你怎麽樣？」

鹵蛋道：「我還沒有娶媳婦，死不了的！」

口中說話，脚下可沒停，朝丁當行去，欲助他一臂之力。

驀見左方，斜刺裏，山坡上，瀉下來一條人影，以疾逾奔馬的速度飛掠而來，看方向，測角度，無疑是撲向少帮主丁當的。

事情急如燃眉，更似火燒屁股，何長老也不知從那裏突然來的一股力量，倏地「一鶴冲天」而起，接變「歸鳥投林」，強行發掌撞上去。

「找死！」

來人一聲輕叱，發招還擊，何長老飛蛾撲火，立被震得離地飛起，落地後復被一個蒙面人補了一刀，蒙主寵召，魂歸西天。

禍不單行，少帮主丁當傷情太重，力不從心，也卒告不支仆倒。

浪子劉三激於義憤，早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喝道：「什麽人？休得落井下石，趁人之危！」

暗將「浩然正氣功」叫足十成十，強行去截堵山上瀉下之人。

來人功力之高，簡直匪夷所思，連劉三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兩股暗力一撞，悶哼聲中，浪子倒飛出二丈五六，顯然差人家一大截。

到此刻，大家才看清楚，來人不是別個，赫然乃八荒神君上官嵩是也。

浪子劉三大驚失色的道：「上官前輩，原來這三個見不得光的傢伙是你們上官世家的人？」

八荒神君上官嵩臉色一沉，道：「劉二，你在胡說什麽，老夫跟這件事毫不相干。」

鹵蛋道：「哼，簡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明明見你有殺害人家丐帮少帮主的企圖」」

上官嵩怒道：「恰恰相反，老夫是想來帮忙的。」

浪子劉三道：「是帮忙，爲何擊倒何長老？」

上官嵩道：「是誤會，也是自衛，在那種情況下，老夫不得不還手，正如你我剛才那一擊，老夫若是置之不理，豈不要傷在小友的『浩然正氣』功之下。」

由於石磊的關係，劉三對上官嵩始終保有三分敬意，聽他一語便道出自己用的是「浩然正氣功」，心內既吃驚，又懊惱，果然被風塵俠隱張老頭料中，自己的武功的確差人家一大截，暗道：「莫怪上官老兒稱霸一方，果然有兩把刷子，咱家想要完成拜師的心願，看來非得拚命惡補不可。」

心念間，八荒神君上官嵩一臉疑雲的道：「劉二，你跟風塵俠隱是何關係？」

劉三胡言亂語道：「什麽風濕、瞎子，在下不認識。」

「不認識張前輩，怎會學得『浩然正

氣功』？」

「是跟一個賣野藥的瘋子學的。」

「他收你爲徒？」

「不！是他賭輸了錢，願意以武功抵債。」

「此人現在何處？」

「誰知道，幹他們這一行的，多數四海爲家。」

「你們來此何事？」

「訪友。」

「丐帮少帮主？」

「不是。」

「那你們怎會插手此事？」

鹵蛋煞有介事的道：「路見不平，用土來塡。」

上官嵩神色一緊，道：「什麽？」

鹵蛋忙改正道：「是拔刀相助！」

上官嵩語意深長的道：「江湖路險，人心難測，娃兒，拔刀相助，不如自求多福！」

八荒神君上官嵩的出現，三個蒙面人同樣爲之一怔，待弄明白了情況，始知此事乃天賜良機，當下互換一道眼神，悄沒聲息的向丁當倒地之處攏去。

合該丁當命不該絕，山谷之內及時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邋遢公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丁當扛在肩上就走。

三個蒙面人睹狀大吃一驚，拔腿就尾隨而去。

鹵蛋、劉三豈肯坐視，亦聯袂如風而去。

緊接着，上官嵩也走了，現場僅僅還剩下何長老的一具屍體。

× × ×

山谷甚是寬廣深長，又極崎嶇複雜，三轉兩轉，邋遢公子便在大家的視綫內消失。

猛追片刻，大家亦告各奔西東，互不照面了。

亂尋一通，毫無所獲，浪子劉三忽然停下來，道：「鹵蛋，考一考你，如果你是邋遢公子，如何擺脫敵人的追踪？」

鹵蛋搔耳弄腮的想了一會，道：「依我看嘛，嗯，最好的辦法是，扛着一個人行動不便，不如就近藏起來。」

浪子劉三在他的頭上敲了一下，道：「豬腦有時候也會發光，那小子不可能跑太遠的，咱們回頭找。」

掉轉頭來，走回頭路，奔向原來的地方。

果不出所料然，在距離何長老陳屍處不太遠的一個山洞裏，找到了他們想要找的人。

小丐丁當背依石壁坐着，看上去眉清目秀，年約十五六歲，四肢遍是刀劍外傷，邋遢公子正低着頭，爲他敷藥包紮。

浪子劉三問邋遢公子：「他的傷勢如何？要不要緊？」

邋遢公子先不答話，繼續他的工作，直至完全包紮好後，才起身說道：「不要緊，都是皮肉之傷，但行動不便，厮煩你們那一位揹着他走吧。」

乖乖，語冷如冰，好像是在下命令，戴着一頂氈帽，又大又低，一張臉髒兮兮的看不出任何喜怒之情。

浪子劉三不是白痴，自然大爲不悅，心說：「你娘，擺什麽臭架子，眼前救人要緊，不跟你一般見識，等一下咱們再算總帳。」

於是，盡量心平氣和的道：「殺他的那三個傢伙，還有上官老兒，可能尚未去遠，幹嘛要急着走？」

邋遢公子冷聲道：「誰說要走來着，是搬家，換個地方。」

「這裏好好的，何必要換？」

「哼，笨蛋，既然你們能想到本公子躲在附近，他們也能，說不定很快就會轉回來。」

「嗯，有道理，朋友是個聰明人。」

「本來就是，起碼比你聰明。」

「朋友，適可而止好了，請不要欺人太甚。」

「別再在此磨牙，走吧，晚了就走不了啦。」

眞想不到，劉三也有吃癟的時候。

更想不到，劉三此刻的修養特別好，決定救人爲先，不跟他斤斤計較，等一下再跟他算清楚，揹起丁當來就走。

邋遢公子却得理不饒人，語氣像是劉三的老師：「你知道往那裏去嗎？」

浪子劉三頭也不回的道：「往上面，相反的方向，對不對？」

邋遢公子志得意滿的道：「對，有進步，看來還不算太笨嘛。」

鹵蛋聽不下去了，打抱不平道：「哼，老虎不發威，別以爲是病貓，小心禍從口出！」

怪事，邋遢公子消遣的目標，單指劉三一人，對鹵蛋則另眼相看，不曾反唇相譏。

行行復行行，深入山谷深處，找到一個隱蔽的山洞，四人魚貫而入。

此刻，小丐丁當的精神已大見好轉，神情激動的道：「小弟丁當，是丐帮的少帮主，還沒有請教三位大哥尊姓大名？」

浪子劉三搶先發言道：「我叫劉二，他叫鹵蛋，這位全身髒兮兮，又惹人討厭的傢伙是──」

邋遢公子的人雖邋遢，却有一雙明亮如水的大眼睛，聞言一瞪，截口說道：「小叮噹，他騙人，不誠實，他叫劉三，不是劉二，在北京城小有名氣，自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其實差勁得很！」

這小子的嘴好刻薄，駡人不帶髒字，將浪子劉三貶得一文不值不算，還給小丐丁當取了個外號。

不過，「小叮噹」三字，聽來既順口，且又響亮，小丐丁當也不加反對，當場欣然接受，笑道：「這位大哥眞會開玩笑，你們三位一定是多年老友吧，你的大名是──」

浪子劉三終於逮住一個報復的機會，道：「哼，倒霉鬼才會和他做朋友，我們八竿子也打不着，他叫無名氏，又叫邋遢小子，是一個專門喜歡揭人隱私，而自己却神秘兮兮的傢伙。」

鹵蛋帮腔道：「旣是無名氏，死了便是無名屍，當然無人收屍，只好任由風吹雨打，荒野暴屍！」

邋遢公子也厲害，口齒犀利，思慮敏

捷，立即發言反擊：「放心，絕對不會暴屍荒野，只要送冷九一點小禮物，保證他會替本公子披麻戴孝，便可將喪事辦得轟轟烈烈。」

厲害，的確厲害，浪子劉三被人抓住小辮子，那三件古董，只要往九千歲手裏一送，馬上天下大亂，惡狠狠的暗罵道：「這小子好毒，恨不得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喝他的血！」

繼而一想，自已和這位邋遢公子素昧平生，他怎會對自已的事知道的這樣清楚，看似處處找麻煩，實際上又好像在處處帮忙，於情於理，應該是自已熟識的人才對，然而，搜索枯腸，在劉三的朋友當中，又壓根兒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心中疑慮一起，不由的多看了邋遢公子幾眼。

這一看，果然有所發現，那一雙明亮如水的大眼睛，似曾相識。

方欲一探究竟，邋遢公子却將眸光移開去，問小丐丁當：「小叮噹，追殺你們的那三個蒙面漢子是什麽人？」

小丐丁當痛苦的搖搖頭，道：「小弟也不知道。」

鹵蛋是個直性子的人，一根腸子通到底，脫口就說：「什麽？人家要你上西天，居然不知兇手是誰，眞是糊塗的可以，難道連一絲兒綫索也沒有？」

小丐丁當歎息一聲，道：「根據何長老與小弟的研判，十之八九是我們丐帮自己的人。」

浪子劉三雙眉一挑，道：「咱家舉雙手贊成，大凡掩去本來面目的人都是怕見熟人，小叮噹，想想看，能不能指名道姓的將他們揪出來？」

丁當搖頭道：「難，很難啊！」

邋遢公子道：「從他們的聲音、體形、動作、武功路數上，應該可以理出一點頭緒才對。」

小丐丁當愁眉深鎖的道：「他們計劃週密，行事謹愼，從頭至尾，沒有說過一句話，衣服又極寬大，用的都是本帮大家熟知的功夫，根本無從論斷，每一個人都像，每一個人都不像。」

鹵蛋大呼小叫道：「非也，非也，丐帮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是呱呱叫的頂尖高手，能他奶奶的一掌就將我鹵蛋打得四脚朝天，範圍應該可以縮小一點。」

丁當想了想，道：「我懷疑他們是九大長老中的人。」

浪子劉三驚呼道：「哇呀呀，丐帮的九大長老，名重江湖，都是貴帮的核心領導份子，位高權大，怎會窩裏反，自相殘殺？」

小叮噹猶豫再三緩道：「可能與本帮將要舉行的一個重要會議有關。」

邋遢公子道：「本公子正想請教，貴帮的高級幹部，齊集張家口，到底爲了何事？」

小丐丁當道：「這事本來不得對外人言，但三位大哥對小弟有救命之恩，顧坦誠相告，由於九州一霸司徒鰲，與八荒神君上官嵩，這兩股惡勢力競爭激烈，暗潮洶湧，都想將本帮拉到他們那一邊去，彼此皆各展陰謀詭計，不惜用各種卑劣手段，以金錢、名位、醇酒、美女、華屋爲餌，誘騙本帮核心人物，爲其驅使利用。」

浪子劉三振振有詞的道：「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徒衆遍佈三山五嶽，在當今武林之世，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不論是倒向上官嵩，或是司徒鰲，都可以馬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地位，當然會拚死拚活的爭取，但不知可有實質進展？」

邋遢公子似乎存心想跟劉三搗蛋，譏諷道：「這還用問，醇酒、美人、金錢、各位、華屋，天底下有幾個臭男人能逃過這種誘惑。」

小叮噹唉聲歎氣的道：「無名大哥之言甚是，本帮確已被他們這種骯髒的卑鄙手段攻破，欲賣身投靠的聲浪響徹雲霄，使丐帮幾乎已經到了離心離德，四分五裂的危險境地。」

鹵蛋道：「小叮噹，你師父神丐唐威那個老叫化的態度如何？」

小丐丁當道：「家師一本丐帮優良傳統，堅決反對投靠任何門派，即使僅僅是掛鉤也不答應。」

浪子劉三聞言喜上眉梢，道：「只要老叫化反對，事情就好辦，誰吃裏扒外，拉出來斃掉不就結了。」

小叮噹道：「事情沒有這麽簡單，叛徒多數潛伏在暗中，即便站在明處，也自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家師抓不住他們的具體罪證。」

鹵蛋聽到這裏，也大爲緊張起來，道：「那怎麽辦？」

丁當道：「萬般無奈之下，我師父他老人家接受幾位長老的建議，遂決定在張家口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準備讓大家來公決。」

邋遢公子道：「要投票是不是？」

小叮噹道：「是的。」

浪子劉三道：「那些人有投票權？」

丁當道：「不多，九大長老，家師，還有副帮主，一共十一個人，不過，家師自已很少參加投票，一向尊重多數長老的意見，實際投票的人只有十位，現在何長老已死，還剩下九人。」

鹵蛋道：「我明白了，想必何長老一定是站在唐帮主這一邊，他這一死，等於少了一票。」

小叮噹黯然道：「事實確是如此。」

邋遢公子道：「事情不妙，這三個蒙面人無疑是反對派的三張鐵票。」

雖是談論事情，浪子劉三仍不忘與邋遢公子暗中較勁，道：「哼，豈止是三個，還多着呢，咱家親眼在宣化百里香樓上，見丐帮的兩位長老接受司徒鰲的賄賂，招待。」

小丐丁當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可知是那兩個？」

劉三聳一聳肩膀，雙手一攤，苦笑道：「這兩個叛徒精得跟孫猴子一樣，聞其聲，未見其面，被他們跳窗子溜啦，好在另有所獲，有一個姓紀的也牽涉其中，少帮主可知此人是誰？」

小叮噹驚駭不已的道：「姓紀？莫非是本帮副帮主九指丐紀東陽？」

邋遢公子急聲道：「貴帮的緊急會議預定何時召開？」

丁當道：「就在今天晚上。」

浪子劉三聲急語快的道：「快走，咱

們即刻趕到張家口去，晚了丐帮說不定就會有大難臨頭！」

× × ×

張家口！

城南數里之外！

有一座佔地甚廣，高樓鱗次櫛比的大莊院。

由於門口有兩棵百年老槐樹，大家都叫它「雙槐莊」。

雙槐莊是丐帮的一位淨衣丐長老楚雲的產業。

此刻，晚飯已畢，丐帮分舵他以上的重要幹部，正齊集在一棟大樓之內，討論是繼續維持過去超然自主的路綫？或是依附他派，另謀發展？

七十二位分舵主，八位長老，加上帮主神丐唐威，副帮主九指丐紀東陽，以及數名執事，人數衆多，意見分歧，唇槍舌劍，爭辯激烈，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冷場，會議一直在吵吵鬧鬧中進行。

很明顯的分成兩派。

一派主張清高自守，淡薄名利，繼續維持丐帮過去的優良傳統，切勿捲入司徒、上官二世家激烈的爭鬥漩渦之中，被人驅策利用。

另一派的主張却大相逕庭，認爲不論是司徒鰲，或是上官嵩，朝中皆有奧援，二分天下之局已定，其心意如蛇蠍，其勢猛如虎狼，莫不視丐帮爲盤中餐，俎上肉，必欲食之而後快，與其任人宰割，坐以待斃，何如依附一方，伺機而動。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前一派的人少勢弱，後一派的人多勢強。

而且，言來頭頭是道，理由充足，一再表明純粹是爲大局着想，沒有個人利害因素在內，自然更絕口不提曾收受了別人的好處。

一位只有一隻胳膊的長老，因爲排行第七，人家都叫他殘七，這時怒氣冲天的道：「我不同意，這等於是賣身投靠，違背了老祖宗寧可沿門乞討，絕不攀龍附鳳的傳統。」

另一位長老姓王，排行第五，雖已年逾花甲，仍未娶妻，大家都叫他王老五，聞言冷冷一笑，道：「殘七的話未免太嚴重了，只不過是迫於情勢，衡量利害的權宜之計罷了，說什麼賣身投靠，充其量不過是依附他人，互相利用而已。」

一名酒鬼，性烈如火的醉丐道：「王老五，少舞文弄墨，在文字上變魔術，賣身投靠就是依附他人，依附他人就是賣身投靠，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我行我素，獨來獨往，安於貧賤，才是丐帮的好子弟。」

尤松長老不以爲然，慷慨激昂的道：「今天我們要談的，不是貧賤富貴，也不是投靠依附的問題，而是本帮處境危急，面對司徒鰲、上官嵩兩大勢力，如何來救亡圖存？」

淨衣長老楚雲道：「尤長老的意思是維持傳統？還是依附他人？」

尤松長老遲疑一下，道：「老夫認爲理當通權達變，不可墨守成規。」

殘七怒道：「哼，通權達變與賣身投靠，或依附他人，又有何不同？」

尤松聞言大怒，眼看一場舌戰是已無可避免，副帮主九指丐紀東陽及時出面打圓場，硬將諸位長老壓下來，轉對神丐唐威道：「帮主，依我看，不如現在就進行表決，也免得傷了大家的和氣。」

淨衣丐楚雲道：「且慢，何長老何志未到，表決應該暫緩。」

王老五不悅道：「會議進行已久，何志缺席就當棄權論，沒有等他的必要。」

尤松跟他一個鼻孔出氣，道：「倘若何長老因事無法成行，甚或發生意外，難不成我們要無限期的等下去？」

白髮蒼蒼，神色凝重的神丐唐威，一雙虎目轉了兩下，沉聲說道：「好——」

僅僅說了一個好字，以下的話尚未出口，忽見門外闖進來一名弟子，朗聲稟道：「何長老與少帮主到。」

無數的腦袋瓜，一齊向後轉，果見大門之外抬進來兩片門板，何志在前，丁當在後，一老一少，一死一生。

鹵蛋、浪子劉三與邋遢公子隨侍在側，寸步不離。

當門板抬至神丐唐威身後，劉三將請來的村夫打發走，此時大家知道何長老已壯烈成仁時，馬上在現場掀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尤松第一個衝上來，極端憤怒的道：「這是誰幹的？」

殘七的動作也不慢，凝視着何志冰冷的臉，不禁老淚奪眶而出，泣不成聲的道：「老何，你死得好慘！」

王老五道：「少帮主，快說這事是如何發生的？」

醉丐道：「遇害地點在何處？兇手共幾人？」

楚雲道：「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爲何長老報仇，血債血還！」

「……」

「……」

唐威、紀東陽、八位長老全部圍上來，亂哄哄的，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根本聽不清誰在說什麼。

浪子劉三忽然大聲叫道：「站住，大家都不要動！」

鹵蛋配合的天衣無縫，將丁當抱起，退後丈許，讓他坐在一張椅子上，然後才轉回原處道：「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說着，伸開雙手與劉三、邋遢公子連在一起，佈下一道封鎖綫！

九指丐紀東陽愕然一楞，道：「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什麼意思？」

邋遢公子冷聲道：「因爲殺人的兇手可能就近在眼前，防他二次下手。」

王老五大吼道：「是誰？待老叫化將他拖出來，碎屍萬段！」

浪子劉三詭笑道：「是誰幹的，兇手心裏雪亮，最好自己站出來，叫別人拖多難堪。」

這是詐術，當然不會有人挺身而出，而是想藉此觀察一下他們的表情反應，看是否能理出一些端倪！

可是，他失望了，眼前的對手，都是老掉牙的老江湖，皆不露痕跡，根本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丐帮的人，差不多都是破破爛爛的，瘦瘦巴巴的，浪子劉三也分辨不出誰是唐帮主，誰是紀東陽，誰是出現百里香的叛

徒，誰是殺死何長老的兇手，人羣之中，他僅僅認識一個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當下抱拳環施一禮，道：「不知那位是丐帮的唐帮主？」

神丐唐威被困在人羣之中，聞言突圍而出，通過鹵蛋、邋遢公子、浪子劉三設下的臨時封鎖綫，沉聲說道：「老叫化便是。」

浪子劉三拱拱手，道：「失敬，失敬，請快過去看看你的寶貝徒弟吧。」

神丐唐威跨步而過，將小叮噹抱起，進入後面的一間靜室內。

鹵蛋不知從那裏弄出來一塊碎磚頭，在羣丐的面前劃了一條紅色的綫，正經八百的道：「大家注意，這是封鎖綫，只准站在綫內，不得越過綫外！」

邋遢公子說的更明白：「誰要是越過這一條綫，就是殺人的兇手，就是丐帮的叛徒！」

浪子劉三威風凜凜的道：「對付叛徒，自然不必客氣，人人得而誅之，可以亂棍打死，就地正法！」

九指丐紀東陽道：「我是丐帮的副帮主，身份不同，三位少俠借過。」

方自欲跨步而過，被鹵蛋攔下來，道：「不行，除唐帮主外，天王老子也不可以。」

殘七道：「老殘廢精通醫理，讓我過去爲少帮主療傷。」

邋遢公子道：「不必，小叮噹只是外傷，沒有內傷，只是行動不便而已，死不了。」

王老五吹鬍子瞪眼睛的道：「混帳，你們是什麽東西，竟敢來干涉丐帮的家務事。」

口說不算，還邁開大步，企圖強行闖關。

「媽的，找死！」

浪子劉三毫不容情，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抽冷子劈面就是一掌，而且一出手就是「擒龍伏虎掌」，復將「浩然正氣功」從掌中發出，目的是想壓一壓羣丐的氣焰，藉故殺一儆百之故。

劉三技深若海，王老五又是猝不及防，轟然巨震聲中，堂堂的一位丐帮長老，居然被浪子一掌震飛，跌落在人羣中。

「呀！這小子好厲害！」

「哇！不知是何方神聖！」

樓內驚呼四起，議論紛紛，絕大多數的人，齊爲這突來的變化驚呆了。

浪子劉三高擧着拳頭，神氣十足的，這才開口答覆王老五的話：「憑這個，拳頭，誰要是不聽勸告，不妨再試試看，保證免費送他回姥姥家。」

邋遢公子義正詞嚴的道：「也是憑正義，丐帮出了內奸，我們欲助一臂之力，是來收妖降魔的。」

鹵蛋接着邋遢公子的話頭道：「不錯，飼老鼠，咬布袋，何長老就是被你們自已人幹掉的，在眞相未明之前，人人都有嫌疑，個個打問號，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不得擅離此樓，也不得擅越此綫，否則就是做賊心虛，可以當作過街的老鼠，大家一起打！」

浪子劉三道：「護帮愛帮，人人有責，你們大家務必要相互監視，提高警覺，稍待，相信唐帮主會給各位一個明確的交代。」

這一席話，等於是火上加油，紛擾的場面更加混亂，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却也無形中築下一道警戒的網，沒有人敢再闖越封鎖綫，也沒有人敢擅自離開大樓。

「再見！」

「再見！」

於是，浪子劉三、邋遢公子與鹵蛋，才敢放心大胆的走進靜室的門。

× × ×

靜室內，神丐唐威已將小丐丁當的傷重新敷藥包紮完畢，小叮噹亦將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師父，並就自已所知，將鹵蛋、浪子劉三、邋遢公子向唐威作了一番介紹。

三小一入門，神丐唐威便單刀直入的問浪子劉三：「少俠在百里香，當眞眼見本帮的兩位長老，曾接受司徒鷩那個老匹夫的招待、賄賂？」

浪子劉三道：「是啊，是咱家親目所見，絕對錯不了。」

「能否從聲音上，將這兩個叛徒找出來？」

「難啊，貴帮的長老差不多都是七老八十的古董，嗓子都是沙沙啞啞，粗聲粗氣的，咱家剛才就已注意及此，却難以分辨。」

「關於姓紀的，有無聽錯？」

「司徒鷩是提到一個姓紀的，錯不了的。」

神丐唐威的臉色變得更加沉重，道：「可是，紀副帮主對我一向忠心耿耿，心無二志。」

邋遢公子毫不隱諱的道：「錯，錯，越是奸詐無恥的小人，越是會裝成百依百順，唯命是從的樣兒，唐帮主特別要小心，可別上當。」

鹵蛋道：「是嘛，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大奸大惡的人臉上又沒有寫字，千萬不能被他人的花言巧語所騙。」

神丐唐威愼重的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若說是有人故意中傷紀東陽，也並非絕無可能的事。」

小丐丁當道：「師父，徒兒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知道該不該說？」

神丐唐威神色一緊，道：「是什麽事？但說無妨。」

小叮噹道：「徒兒懷疑，紀副帮主正是三名蒙面兇手之一。」

鹵蛋不悅道：「赫，小叮噹，你眞不夠朋友，居然藏私房錢。」

小叮噹分辯道：「是臨時想起來的，絕非有意隱瞞。」

神丐唐威虎目暴睜，一字一句的道：「當兒，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能信口開河。」

小丐丁當道：「我是從他的眼神裏看出來的，覺得很熟。」

唐帮主揚目朝門外望了一下，見大家仍立在封鎖綫外，急急追問道：「紀副帮主只有九個手指頭，不難辨認，你能否肯定？」

小叮噹搖頭道：「請恕徒兒糊塗，危急惶亂之中不曾留意。」

神丐以相同的問題，詢問鹵蛋、劉三、邋遢公子，浪子答道：「抱歉，我們只是臨時參戰，時間又短，交手不多，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上官嵩突然在鬥場出現，曾有置少帮主於死地的企圖。」

唐威沉吟少頃後，道：「這件事當兒已經說得很清楚，而且，本帮所以會遭逢今日的變局，無疑是司徒鰲，上官嵩這兩個老匹夫的陰謀一手造成的，可惱老魔行事詭秘，苦無直接證據，就上官嵩日間的行徑而言，尚缺乏對他大興問罪之師的基礎。」

邋遢公子道：「且不談外來的侵擾，貴帮內部的叛徒，唐帮主是否有清理門戶的打算？」

神丐唐威道：「老叫化已有成案在胸，待會議一了，便要開始清理門戶。」

浪子劉三道：「唐帮主的意思是，還要繼續投票的工作？」

「這是本次會議的主要任務，不能更改。」

「不怕反對派居於多數，將丐帮出賣嗎？」

「老叫化已有必要的部署，但願有驚無險。」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司徒鰲、上官嵩都不是省油的燈，如果慘遭敗北，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神丐唐威仰天長歎一聲，黯然神傷的道：「如果不幸而言中，此乃天絕我丐帮，老叫化願以一己之身，與他們周旋到底，戰死方休！」

懷着一顆極端沉重的心，唐帮主步出靜室，向羣丐聚集之處行去。

小叮噹忙給鹵蛋，浪子劉三，邋遢公子使一個眼色，請他們隨侍護駕，三人正有此意，互望一眼，隨後接踵而出。

× × ×

神丐唐威的出現，立使吵雜的場面安靜下來。

無數的眸光，皆凝注在他一人身上，靜待他揭開何志長老死亡的謎。

唐威果然是個坦蕩磊落的君子，沒有添油，沒有加醋，據實將小叮噹受傷，何長老遇害的經過說出來。

樓內馬上又掀起一陣議論，而且，正反兩派，壁壘分明，彼此皆反應激烈，幾乎要動手打起來。

唐帮主乍然發出一聲獅子吼，叫大家安靜，聲震屋宇，彷若大地春雷，足見內力深厚，非等閑人物，全場當即靜如止水，各歸各位。

「開始投票！」

唐威令出如山，執事的人忙着給副帮主，各長老分發紙筆。

殘七舉手發言道：「帮主，本長老主張，這一次的投票稍作改變，改作記名投票。」

尤松長老道：「何謂記名投票？」

楚雲長老道：「就是將投票者的姓名記載在上面。」

王老五拍桌道：「放屁，本長老反對，有違本帮傳統。」

醉丐亦道：「本長老也不贊成，這會侵害個人的隱私權。」

副帮主九指丐忙起身阻住其他爭着要發言的人，從容不迫的道：「大家不要吵，請帮主作最後裁奪。」

神丐唐威想了想，朗聲說道：：「丐帮是我們大家的，本帮主不願個人專斷，各位長老且請先就此事，進行舉手表決，反對改變方式，採記名投票的請舉手。」

乖乖，一位副帮主，八位長老，九人之中就有七張反對票，只有紀東陽、殘七沒有舉手。

殘七的本意，是想藉着記名投票的機會，將賣身投靠的內奸一個一個揪出來，沒料到竟會觸犯衆怒，有此結果。

一葉知秋，反對的聲浪這麽大，明眼人已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丐帮恐將在刦難逃。

鹵蛋憂心忡忡的道：「慘啦，慘啦，以七對二，比數懸殊，丐帮流年不利，我看準會倒大霉。」

浪子劉三給了他一記爆栗子，臭罵道：「閉上你的狗嘴，尚未正式投票，是福是禍，仍在未定之天。」

邋遢公子噤聲道：「這是會場，不是茶館，不說話沒有人當你們是啞巴，咱們是外人，小心被人家驅逐出場。」

很不幸，事情還是發生了，有人提出要求，請外人迴避，唐帮主想不出反對的理由來，只好請他們三個又返回靜室去。

投票立即開始。

結果，贊成維持傳統，淡泊自守者四票。

持反對立場，贊成依附他人，另謀發展者五票。

換句話說，司徒鰲、上官嵩金錢、名位、醇酒、美人、華屋，再加上暗殺的攻勢成功，反對派以一票之多居於優勢。

但這並非最後的定局。

因爲唐帮主還有決定性的一票沒有投票。

殘七臉色大變，急聲驚呼道：「請帮主投票。」

始終不曾開口的一位長老侯進立即大聲疾呼道：「本帮的傳統，爲了尊重多數人的意見，帮主這一票慣例備而不用。」

然而，丐帮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神丐唐威沒有理會丐幫長老，却毅然決然的投下他神聖的一票，反對依附他人。

另一位也沒有說過話的長老崔生，鐵青着臉，冷言冷語的道：「帮主此舉，等於是成心給多數長老的臉上抹灰，同時有意造成僵局，五比五，彼此勢均力敵，旗鼓相當，誰也壓不住誰。」

九指丐紀東陽欲語未語，殘七搶先破口大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你是得了失心症，喪失記憶，還是故意裝糊塗？帮主的一票抵兩票，具有決定性的效力！」

神丐唐威不願再爭論下去，怒眉雙挑的道：「身在丐帮，就當淡泊名利，若想攀龍附鳳，就不必宣誓入帮，本帮弟子絕不作他人的狗腿子，散會！」

散會是最佳的決定，免得大家再爭論下去。

塵埃落定，大事已決，反對也好，贊成也罷，任何人皆無力改變，只好紛紛散去，結束了這一場風暴。

× × ×

夜色已深。

平常人家應已進入夢鄉。

鹵蛋、劉三、邋遢公子無處可去，只得在雙槐莊住下來。

雙槐莊上冠蓋雲集，人數實在太多，房屋根本不敷分配，他們這三位「貴賓」也只能合住一間房！

房間還不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四張雕花椅，圍着一張小圓桌，上面早已擺好一壺熱騰騰的茶。

可惜只有一張雙人床，睡三個人當然會擠一點。

折騰一天，鹵蛋可累慘了，打了一個哈欠，吐字不清的說道：「幸運得很，有驚無險，丐帮總算渡過難關了，没有打內戰。」

邋遢公子道：「鹵蛋，别太天眞，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鹵蛋不服道：「事情已經定啦，鐵案如山，還能怎麽樣？」

浪子劉三道：「只怕反對派的人不會就此甘心，一定會興風作浪。」

鹵蛋打着哈欠道：「管他的，這是人家丐帮的家務事，相信唐帮主會處理得很好，睡吧，一睡解千愁。」

當即跳上牙床倒下去！

邋遢公子道：「慢着，咱們應該打個商量。」

浪子劉三一怔，道：「什麽事？」

「委屈兩位睡地下，讓本公子睡在床上。」

「三個人一起睡不好嗎？」

「三人太擠。」

「擠一擠更暖和。」

「本公子没有與人同床的習慣。」

「爲什麽你自己不去打地舖？」

「地下太冷太髒。」

「媽的，難不成咱家的骨頭賤，就不怕冷，不怕髒？」

「是跟兩位商量，並非強求，你發什麽火？」

鹵蛋本已睡去一半，被二人吵醒來，撑起半個身子，睡眼惺忪的道：「别吵啦，你們兩個睡床上，我賤，睡地下，好不好？」

詎料，邋遢公子還是不滿意，道：「不好，本公子一向喜歡獨睡，不願與人共眠。」

鹵蛋不解，傻呼呼的道：「奇怪，莫非你是一個母的，不能碰？」

邋遢公子急忙辯道：「胡說，本公子乃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不折不扣的男子漢。」

鹵蛋發現他眉宇之間一片緋紅，甚覺納罕，道：「我不信！」

「要怎樣你才肯相信？」

「脫掉褲子，亮出傢伙來。」

「哼，無聊，不知羞，没水準。」

「少強辯，不脫褲子，就是母的。」

「臭鹵蛋，你太不像話了，到底幹不幹？」

浪子劉三冷眼旁觀，有驚人發現，一皺眉間，計上心來，道：「不幹，是公的你就上床來，跟咱們一起睡，否則就是母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床去，扳倒鹵蛋，二人睡在一起，給邋遢公子留下一身之地。

邋遢公子冷哼一聲，道：「哼，不幹就算啦，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再見吧。」

掉轉頭來，向門外行去。

那知，突然之間，浪子劉三彈身而起，冷不防從邋遢公子的身後，將他的大氈帽摘下來。

哇！氈帽的下面，是一頭烏溜溜的青絲。

果然是個母的，而且還是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熟人！

鹵蛋一個箭步，已將房門封住，脫口叫了一聲：「冬冬。」

「冬冬！」

由於過度的驚喜與激動，浪子劉三雖有萬語千言，却僅僅叫了一聲「冬冬」便哽住了。

代之以行動，伸開雙臂，將這位九州一霸司徒鰲的愛徒，他自己的愛人，緊緊的摟在懷裏。

佟玲没有拒絕，倦鳥投林般依偎在劉三的膀臂裏。

「冬冬！」

「三哥！」

此時無言勝有言，輕輕的呼喚着對方的名字，誰也没有多說一句話。

但，僅僅只是片刻的溫存，冬冬乍然推開劉三，撲上床去，面向下趴着，還抱着頭，放聲大哭起來。

鹵蛋耳聞目見，眼圈早紅了，道：「冬冬姐，求求妳，别哭嘛，我們久别重逢，妳應該高興才對，妳要是再不停，我鹵蛋忍不住也要哭嘛，嗚嗚，嗚嗚！」

這小子的感情的確很豐富，說着說着使嗚嗚啦啦的哭起來。

浪子劉三瞪了他一眼，輕輕拍着冬冬渾圓的屁股，柔聲道：「冬冬，我知道，妳心裏很痛苦，這種事，不論是誰，都會痛不欲生，哭吧，盡情的哭，等妳將胸中的痛苦都哭完之後，咱們再慢慢的談。」

哭啊哭，許久許久之後，冬冬才停下來。

但是，仍然趴着，不讓劉三給她擦淚，也不肯坐起來。

浪子劉三只好順着她，輕聲細語的道：「冬冬，我不想問，但又不能不問，這件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起先，冬冬一聽到劉三的問話，觸動她的痛處，又哭起來，一句話也不肯說，及至後來，才強忍住滿腹的辛酸，將那件椎心恨事和盤托出，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你、我、還有石頭，我們三個人約好，要去西山野餐。

「我到的最早，不久，遠遠望去，見你和石頭也結伴而來，一時心血來潮，野起來，想跟你們開個玩笑，捉迷藏。

「過没多久，我聽到脚步聲，很輕很輕，是兩個人的脚步聲，以爲是你們，並未介意，依舊藏在原處未動。

「不料，一念之差，在毫無反抗的情況下，便被人點了昏穴。當我醒來的時候，發現已經——已經被那兩個畜牲——姦——汚，嗚哇！」說至最後，忍不住又哭起來。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　嘉·文
可　飛·圖

天繭（一）

異寶已掘出　土人遭滅口

那個營地是在一個荒山野嶺，有十多個土人正在發掘，已經入夜，他們仍在掘。

但其實不是「仍」在掘，他們是在入夜之後才開始工作。

這是那兩個考古學家的指示。

這兩個人乃是歐洲人，看他們的樣子却不像是什麼考古學家，倒像是兩個很不正派的人。

但是他們自己說是，在土人們的眼中也像是的。土人們不大能夠分別出，正如他們看這些土人們，也是每一個都是差不多樣子的。

這兩個人就坐在一座小山丘的上面看着，連燈都沒有開，祇是利用月光。

他們顯然已經掘了不少時日，因爲這附近的地面給掘了很多坑。但這裡是沒有主人的荒地，亦不是田，沒有人反對他們這樣做。

那些土人們倒希望掘的時間更長，他們可以多得工資，反正這兩個人要掘的東西，也不是他們要拿的東西。

這兩個人今夜却特別緊張，架起了一副測量儀，不時把眼睛湊上去，量度一下。

其中一人喃喃着說：「應該是在這裡了，應該就是在今夜！」

另一人不出聲，走進帳幕裡，出來時拖出一隻相當沉重的金屬箱子。他打開箱子，從箱中拿出來了兩挺輕機槍，放在地上。

武器還是初次亮相，而那些土人們還未看見。

那些土人都不知道他們有如此犀利的武器，而事實上也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有武器。這裡又不是一個那麼兇險的地方，連猛獸都沒有，他們似乎是不需要武器自衛的。

尤其是他們看來並不是那麼富有的人。

那個拿槍出來的人有一頭白金色的頭髮，一隻鷹鈎鼻子，眼珠的顏色非常之淺，在月光之下看來就像是沒有眼珠似的，他也有運動家似的結實身材。另一個則是黑色頭髮，比較肥胖，但也不是那種笨鈍的肥胖，他的眼珠是棕色的，不過又顯得毫無光澤。

白金色頭髮的那一個喃喃着，就像是正在唸經似地說：「來了！來了！」

他看看天空，又看看那測量儀。

他倒是說得很準。幾秒鐘之後，就有兩個土人吵起來。即使聽不懂他們講話，亦可以聽出他們是掘到了一些東西了。

那處坑中透出隱隱的粉紅色光芒。

白天很可能注意不到，但是晚間望過去則是甚爲清楚。

其他的土人們都擠過去了，一團黑黑的人影圍着，中間射出粉紅色的光。

那個白金色頭髮的人顯然知道掘出來的是什麼，他並沒有下去看，祇是把那隻沉重的箱子拖到斜坡的邊緣，推了一下，讓它滾下去，叫道：「裝起來！裝起來！」

那些土人們還是吱吱喳喳地議論着。

他們顯然是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東西。起碼在他們的社會裡算是一件非常奇怪的東西。

那白金色頭髮的人把輕機槍拿起，向天掃射了一陣。

這槍聲一响，就果然有鎮壓作用，使那些土人都靜下來了。那個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說裝起來！」

其中一個土人乃是土人們的領班，他說：「怎麼，你不下來看看是什麼嗎？」

「我知道那是什麼！」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說裝起來！」

那些土人祇好依命而行。

有幾個土人過來拉那箱子，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箱子，其中一人說：「這眞是很重！」

另一人說：「這裡面有鉛！」

他們並不是未開化的土人，祇是貧窮，他們也知道這箱子之所以沉重，乃是因爲裡面鋪了一層厚鉛，至於爲什麼鋪鉛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通常一隻箱子鋪鉛，乃是用以裝載有輻射性的東西，要防止輻射性外洩。

那些土人七手八脚把他們掘到的東西裝進箱子中。

他們仍然奇怪那兩個「考古學家」怎會不下來看清楚，既然是這樣辛苦才掘出來的東西，正常的反應應該是下來看，而且會仔細地看但那兩個人就是不下來看，他們祇是在上面看着。

那東西有粉紅色的光閃着，那些土人也對那東西甚感詫異。其中有兩個碰到那東西的土人說：「這眞冷！」

「這是冰！」

「這不是冰，冰一定有水！」

「但這實在很冷，像冰一樣！」

「也許是乾冰！」

「但是乾冰會有烟冒出來，而且也不會發光！」

他們七咀八舌，七手八脚。

後來那粉紅色的光就不見了，那東西已經裝進了箱子，箱蓋蓋上了。

「鎖起來！」白金色頭髮的人命令。

那箱子的蓋上有鎖，一按就鎖上了，假如要打開，就要用匙。匙却顯然是在那兩個「考古學家」的手中。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拿上來吧！」

「這東西很重！」

不過他們人多，又都是强壯的人，箱子雖重，仍是可以搬得動的。他們就把這箱子拖了上來。

那兩個人顯得甚爲滿意，看來他們的目的已達。那個土人的工頭則是反而沒有那麼肯定。他說：「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

難道掘到了就算，也不看看是不是還有更多？埋在泥土裡的東西，誰能肯定還有多少呢？除非是這兩個人埋的。

那白金色頭髮的人說：「這是一個好主意，再去掘吧。你們做得很好，這有額外的獎金！」

那一個黑髮的人微笑：「非常豐富的獎金！」

那些土人又跑回那坑中去掘了。

另一個「考古學家」話說得不多，却是行動的人，而且心狠手辣，他一提輕機槍，就向坑內掃射起來。

那些土人知道不妙，大爲慌亂，連忙逃走，但是他們却有如是甕中之鼈，在那坑內根本無路可逃。

他們一個一個倒了下來。

最後有一個土人能夠爬上半坡，但是白金色頭髮那一個的槍也响起來了。

這個土人乏力地停住，然後也滑回下面去。

沒有了叫聲，也沒有了動作。土人都死去了。

那個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們把他們埋掉吧，這不可以瞞得住，不過可以給我們多些時間！」

這些土人一失踪了，他們的親人始終都是會來找的，一定會找出眞相，不過最初一定不會發現他們是埋在泥土裡面，所以就可以讓這兩個人多一些時間逃走。多一些時間逃走就能逃得遠一些。

黑髮的人說：「是的，不過等一等，我們需要氣力！」

他們在箱子兩邊的泥地上坐了下來，閉上眼睛，似乎是在打坐運氣之類，也像是正在向那箱子吸收一些能量。假如有人看到，一定說他們是傻瓜或是狂人。

過了一陣，他們相繼張開眼睛。

假如有人看着，就會看到他們是有些不同了。他們的眼睛裡面有了一種剛才還沒有的光芒，而他們的神情動作也比剛才顯得更强和更有信心。他們站起身來，走到那坑邊。

坑本來是平地，既然掘出坑來，就必然是把泥土掘了出來，而這些泥土就堆在旁邊的地上，他們要埋掉，就是要把泥土推回坑中。

他們也應該是用鏟子。但是他們却祇是用手推。

但他們的手却沒有碰到泥土。

他們就像是在玩魔術，假如形容在中國武俠小說中，他們就是用掌力，用內功。那些泥土沒有被他們的手掌接觸，就這樣被移動了。

泥土都落回那個坑內，把那些屍體都埋掉了。

就是這樣，這個坑恢復爲平地。

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近似一陣風似的，把那坑的表面吹得更平。這裡乃是泥地而不是草地，吹平了表面之後，就像沒有掘過似的了。假如草地却不可以這樣，因爲草地的表面有草，再塡回了的話，表面上的草就沒有了。

這樣弄好了之後，兩個人就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在泥地上坐了下來。他們的額上有很多汗。

他們兩個人都在喘氣。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很疲倦了，這是很吃力的事情！」

「以後就不會那麼吃力了，」另一黑髮的人說：「我們再去補充一下！」

他們又回到那隻箱子的旁邊坐下來，閉目打坐。過了一陣，他們似乎又眞的得到了補充，他們起來時又是顯得精力充沛，剛剛失去了的光采也回來了。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們走吧，我們沒有需要留在這裡了！」

他們在那隻箱子的末端的一個圈子上搭了一條繩子，兩人合力把它拖着。

他們兩個人雖然氣力很大（或是自稱氣力很大），但那隻箱子對他們來說仍是

太沉重了，他們不能就此拿起來，還是要兩個人才能將之拖動。

他們把箱子拖到一處較平坦的地方，停了下來。

白金色頭髮的一個走去開來了一部汽車，兩個人合力把箱子放進車子的尾廂中。

這仍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他們不能夠一下子就把箱子提上去，還是要拿來一塊木板，斜斜地搭在車尾上，用繩子把箱子拖上去。箱子跌進了車尾廂中，「隆」的一聲，聲音相當刺耳，而那重量亦是使車子一震。

他們掘出來的是什麼不知道，但無論如何，那是相當重的東西。

他們把帳幕及各種用品亦收起來，放進車中，就把車子開走了。

兩小時之後，他們的車子已到達了公路上，在路上馳行。這個時間，路上的車子很少，偶然只有一部經過，而他們的車子在外表看來也沒有什麼可疑，祇是一部偶然經過的車子而已。

但是遠看却可不是這樣。

這部車子經過兩座山坡中間的一段路時，在左邊的山坡後面的另一條路上有一部警車。警車上的警察看見了光。這警車上有兩個警察，祇是其中一個看見，因爲另一個在打瞌睡。

這個地方的治安不太差，甚少有大事發生，所以巡邏與及守崗的警員們也是比較鬆懈的。而且，既然有兩個人，輪流着一個打瞌睡一個瞪着眼睛，這也是一個維持精神的好方法，比較容易捱到天亮換班。

這個醒着的警察用手肘向他那個正在打瞌睡的同伴撞了一下，瞌睡的一個便醒過來了。

打瞌睡的一個說：「什麼事？」

「你看！」

這個剛醒來的警察望望前頭，咀巴也張大了。

前頭就是那山坡，他們當然知道山坡後面是另一段公路，他們看見這山坡的後面正在透着粉紅色的光。

「那是什麼？」那剛醒來的警察問。

「我知道就好了。」第一個說。

「是不是失火？」

這一問倒又不是問得沒有道理，因爲光能夠透到山坡的頂上，那光的來源就是相當强了，假如有東西在那邊燃燒，就會是如此。

第一個警察說：「火光沒有粉紅色的！」

「又不一定沒有，假如燒的是某一種化學物質，光的顏色就會很特別！」

這也講得有道理，不過最好的做法還是——

第一個警察說：「我們去看看吧？」

他立即開動了車子，沿路駛過去。

他們所在的是另一條路，是可以轉進山坡之間的那條路的。而他們未到山坡之間，轉進了那條路之後不久，就可以遠遠望過去，望到兩坡之間的那段路上。

此時他們却又沒有看見那粉紅色的光了，祇是看見那兩個殺手的車子正沿路駛來。

警車响起了警號聲，車頂的閃燈也亮了起來。這是示意前頭那部車停下來。

那個白金色頭髮的人立即抓起輕機槍。

他的同伴制止道：「放下收起來吧！」

白金色頭髮的人把槍放回後座，用被子蓋住。但他仍把一把手槍拔了出來，放在腿下壓着，以備隨時取用。

他的同伴說：「不過是警察吧了，傷不了我們的！」

車子停下來，警車也來到他們旁邊停下。

其中一個警察下車走過來，低下頭問道：「你們剛才有看見什麼嗎？」

那黑髮的人說：「什麼，看見什麼？」

那警察說：「我們剛才看見那段路上有些粉紅色的光。」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們沒有看到！」

那警察站直身子向那山坡中間的一段路上望望，說道：「明明看見有粉紅色的光透出來，應該是從路上射上去的！」

「哦，粉紅色，」黑頭髮的人說：「我好像是看見山坡上閃了一閃，我還以爲有孩子在上面玩燈籠之類！」

「燈籠？」警察又望望，皺着眉頭：「但燈籠是沒有那麼光亮的！」

「我不知道，」那黑髮的人說：「不過剛才我以爲也可能有人在上面玩火，假如引起山火就不好了！」

警察小心再望望，又覺得這人未必說謊，也許從這路上沒有看得那麼清楚。假如這光並非來自這路上，而是來自山坡頂上的話。

那警察說：「我們得去看清楚，燒起來就不得了！」

那黑髮人說：「我們可以幫什麼忙嗎？」

「不必了！」警察說：「你們走你們的路吧！」

於是那車子又開走了。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已經在發光了！」

他的同伴說：「是這樣的，這是靈氣，這是天薾的生命力！沒有人能傷害我們，沒有人！」

他們的車子迅速遠去了。

警車則是駛上山坡，一直開大車頭燈照射着，到車子不能前進的時候車才停下來。

兩個警察下車，步行着繼續上前察看。那裡有些草叢，亦有些樹枝。

他們都在叫：「有人在這裡嗎？」

車頭燈照不到的地方，他們就用手電筒作輔助。他們還是照不到什麼，看來似乎並沒有人在這山坡上，假如有，也是躲起來不應了。

其中一個警察叫道：「好了，你們聽着，假如有人在這裡，你們最好就是不要玩火，山火燒起來，會要了你們的命的！」

他們也祇好這樣講了。在黑夜裡，在這樣的地方捉迷藏是並不容易的，要躲起來的人祇要不動，就不容易找得到，所以最好是用對方自己的生命來威脅他們。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另一個警察

說。

他就是剛才打瞌睡的那一個，他到現在還是仍想睡覺，他是早已經預算了他會有一段時間睡覺的，因此應該睡覺的時候並未睡足，現在他就很想睡了。

但是他的同伴又忽然伸手一指，叫起來道：「你看。」

他一看，又不由得醒了一醒。

因爲他又看見那粉紅色的光正在亮着。

這一次是亮在前頭遠遠的地方。

「是剛才那部車！」

他們守這裡當然熟悉地勢，略爲計算一下那光的來源的距離及方向，就知道應該是剛才那部車駛到了的地方。

「媽的！是他們在攪鬼？」

他們跑回警車，拿出望遠鏡來，向那粉紅色的光線來源望過去，他們還是看不到車子，因爲有山坡在擋着。

似乎這情形就是直接看見車子的時候就看不到那粉紅色的光，有東西擋着時却可以看到。

兩個警察回到警車，開動了，衝下山坡，衝到了路上，沿路追去。

一個警察說：「他們發出光線來，算不算是犯法的事情呢？」

另一個警察說：「應該不算犯法，不過還要看他們是用什麼方式把光線弄出來；假如是有古怪……」

這也是道理，他們既然負有維持治安的責任，看見有可疑的事情，就應該把眞相查出來了。

他們的車子發着警號聲，以高速追前。

那部車並不是以犯法的高速行駛，所以雖然領先了許多，仍然漸漸被追近。

那兩個警察有時看見那粉紅色的光，有時却看不見。看得見那部車子時就看不見那粉紅色的光，看見粉紅色的光時又看不見車子，因此他們沒有看到光是從車子發出，不過却肯定有關，因爲光是跟着車子走的，而且第一次看見時，就是那車子曾經過的那段路，並沒有別的車子。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他們看見我們了！」

他的同伴說：「這是反射，能量的反射，」

白金色頭髮的人不出聲，看來他對這事是不及他的同伴知道得那麼多的。

那黑髮的人又說：「我們現在正在發出着很强的能量——」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你是說天繭正在發出着很强的能量嗎？」

「正是，」那黑髮的人說：「當我們在空曠地方時，發出來的能量沒有阻擋，就可以射得很遠，但是我們經過窄的地方，譬如剛才那裡，兩座山坡的中間，發出的能量被阻住了，就反射回來，便成爲粉紅色的光，這是因爲能量密集了。」

「我却沒有看見。」白金色頭髮的人說。

「遠處可以看見，」黑髮的人說：「近處就反而看不見了，這件事情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像一盞正在行走的燈，」白金色頭髮的人說道：「很引人注目。」

「白天就不會看見。」黑髮的人說。

「目前就有一部警車在追着我們！」

「它不會追到我們的！」

「我們的車子載得那麼重，」白金色頭髮的人說：「而警車又是比我們快的！」

「你少担心好了！」黑髮的人說：「我說它追不上我們，它就是追不上我們！」

這樣說着時，他們就聽到警車的警號聲已經停了下來了。

「你看，」黑髮的人說：「不追了！」

白金色頭髮的人回頭去望，却沒看見什麼。

警車的車頭燈也看不見了。

黑髮的一個說：「你看，沒事了！」

「發生了什麼？」白金色頭髮的人問。

「撞車了！」

白金色頭髮的人說：「我還以爲我需要開槍把他們擋住呢？」

「不需要，」黑髮的人說道：「也最好不要如此，我們不適宜向警方開槍，我們不是要跟他們鬥，我們乃是要他們不要管我們！」

「唔！」白金色頭髮的人說：「不錯，我們是應該失踪的！」

他們的車子順利地向前馳行，再沒遇到另一部警車。

在後面，那部警車倒是甚爲狼狽，它已離開路面，衝下了路邊的一個低處，車子也翻轉了過來，四輪朝天。

那兩個警察暈了過去，好一陣才醒過來。

他們匆匆從車窗口爬了出來。

其中一人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另一人說：「你也知道發生了什麼的！」

由於他們並不是嚴重地失去了知覺，所以他們還記得發生了什麼。

他們記得車子忽然離開了路面，就衝了下去。

不是負責開車的一個說：「你太不小心了！」

開車的一個說：「那不關我的事，我不能解釋，就像有什麼力量把車子推動似的，你也看着我急急向右邊轉的，車子却還是衝下了左邊！」

另一個警察也記得確是有此情形。

他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部車子！」開車的那個警察甚爲氣憤地說道：「我認爲有古怪！」

「他們在前頭那麼遠，怎麼可能使你撞車呢？」

「總之要截住搜一搜！我們並沒有搜過那車上有些什麼東西！」

在事情發生了之後，他們就覺得太大意了，但事實上剛才那部車子並沒有什麼可疑，是不值得搜的，他們總不能每見一部車就搜一部，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就太忙了。

「但是我們的車子不能動！」

車子是不能動，已經翻轉了，也不是他們兩人之力可以把車翻轉過來的，不過車上的無線電並未壞，他們可以用無線電通知總部，轉知其他的警車留意。

他們說不出車牌號碼，不過能夠說得出車子的欵樣，以及這兩個駕車人的樣子。尤其是其中一個是有白金色頭髮的，

那更是容易辨認。

而且還有那粉紅色的光。

另外一部警車亦是有看見過一次那粉紅色的光，否則的話，這件事情就會令人很難置信了。

就是這樣，警方在各處留心找尋那部車。

不過此時，粉紅色的光已沒有再出現了，而且前頭的路也是分支比較多，不易肯定那部車子是開到了什麼地方去。差不多天亮時，還是沒有找到。

但那部車實在又不是去了很遠，而祇是停了下來。

而在警車出事了之後就轉入了一塊多樹的荒野，那裡有另一部車在等着。

那部車則是一部大貨車，車後拖着一個大貨柜的。

兩個人把車子在大貨車後面停下來，其中一人下車，上前去把貨柜後面的門打開，而放下來了兩條金屬軌，斜斜地通到地上。

這兩條金屬軌乃是用以讓汽車開入貨柜之內的。他們就把車子開上了貨柜之內，藏了起來，然後他們就在草地上鋪了被子睡覺。

他們是在那裡等天亮，因爲天亮之後，紅光就不會看見了。事實上裝上了貨柜之後，貨柜內就滿是紅光，因爲貨柜壁就有反射的作用，而且貨柜也是不能完全擋住那光，還是會透出來，不過透出來的已經很弱，又是在樹林內，在稍遠的地方就看不到了。

他們在天亮之後便開了貨柜車離開。

此時警方已經放棄調查了，因爲他們並沒有什麼犯罪的實據，雖然是翻了一部警車，但是也無法証明翻車是那兩個人所弄的。祇有翻車的那兩個警察心裡明白，別人却不相信，因爲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警方也不會去找尋一部貨柜車。貨柜車在路上經過的很不少，所以很容易過關。

當然，假如他們知道有那麼多土人死去，情形又會不同了。

＊　＊　＊

那些土人們的屍體在六天之後才被發現。他們的親人不見他們回去，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就懷疑是出了事。他們帶來的狗把他們帶到那個塡了的坑，他們就挖掘，而把屍體掘了出來。

這件事情立即哄動起來了。

那兩個「考古學家」也成爲被追緝的人。而由於他們其中一個有白金色的頭髮，是一種特徵，警方便也聯想到了那天晚上粉紅色光綫的事件。

那天晚上，就是其中一個車中人是白金色頭髮的歐洲人。

這裡的土人雖然是自有他們的村子和部落，但是他們仍是受警方管轄的，小事他們自已解決，大事則還是要勞動警方。

他們被集體屠殺，這就是一件大事，他們需要由警方來解決。

警方也感到甚爲棘手，因爲這兩個「考古學家」來的時候並沒有通知警方，警方是不知道的，而這裡也不是一個考古區，應該是沒有什麼可掘的。

他們要掘的是什麼？掘出了什麼？顯然他們是掘出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而不想那些土人們把消息洩露出去，便把那些土人們都殺掉而離開了。但是有什麼是如此重要的呢？

警方因爲知道得太遲，所以已經很難去追了。不過他們還是能夠把那兩個人的面貌圖繪畫了出來。那些土人們也有許多是見過他們的。土人的描述就帮助警方繪了圖像。

＊　＊　＊

司馬洛看着那兩張圖像，對那當地的警察局長說：「這兩個人，可以肯定並不是什麼考古學家！」

「你認得他們嗎？」警察局長問。

「是的，」司馬洛說着掏出兩張照片來交給他：「就是這兩個人！」

警察局長把這兩張照片拿在手中看着，說道：「這很好，我們的繪圖員的工作做得很好！」

這是因爲兩張照片中的人是很像圖像中人的，一看就知道。

司馬洛說：「而且這其中一個還是有白金色的頭髮。」

警察局長說：「他們是誰呢？」

「他們是兩個僱傭兵，是上過越南戰場的。」司馬洛說道。

警察局長說：「上過越南戰場，這種人是很厲害的！」

「看看他們是做什麼的吧，」司馬洛說道：「普通的大兵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傘兵，他們却是殺人的機器，這兩個人就是後者。他們在戰爭結束了之後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好做，就做僱傭兵，殺人是他們的專長。」

「他們是職業殺手？」警察局長問道。

「是職業冒險家，」司馬洛說：「凡是危險的事情，他們都做，祇要出得起價錢。他們的綽號叫黑白神，黑神和白神。當然，白金頭髮的一個就是白神。」

警察局長說：「他們是被通緝的嗎？」

「沒有正式被通緝，」司馬洛說：「不過我們有他們的檔案。有好幾件事情，懷疑是他們做的，但是又並未得到証據！」

「我們」就是莫先生的組織。這乃是一個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司馬洛其實並不是屬於這個組織的，他祇是與它的主持人莫先生是好朋友。

他帮助莫先生解決過不少棘手的案子，也有過不少次的合作，現在又是另一次的合作。

警察局長說：「你們是世界性的，你們捉到他們的機會比我們高，他們離開了我們的區域，我們就無辦法了。」

「當然，」司馬洛說：「我還是需要你的帮助。」

警察局長說：「我能夠帮你什麼呢？我不相信這兩個人還會回到這裡來！」

司馬洛說：「這些土人，你對他們當然是比較熟悉的，他們的宗教問題——」

「他們有他們的宗教，」警察局長說：「他們——你也明白啦，是拜一種古古怪怪的神，總是這樣的了。」

「沒有傳教士來過嗎？」司馬洛問。

「假如有傳教士，」警察局長說：「那就會對這兩個兇手知道得多一些了，但是

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司馬洛問。

「這倒是比較特別的，」警察局長說：「以前是有過傳教士來過；但他們不接受，傳教士走了。」

司馬洛說：「傳教士是通常不肯放棄的，這個不成功就換一個來。教會有錢，他們又受過訓練，有說服力！」

警察局長搔着後腦道：「這個我倒不知道了。因為這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治安問題。」

「但這不是很特別嗎？」司馬洛問。

「想起來的確有些特別，」警察局長說道：「傳教士也會放棄，這裡又不是什麼深山野嶺，沒有猛獸出沒，那些又不是食人生番。不過，研究這些土人們的宗教，又會有什麼用處嗎？」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黑白神這兩個人，照我們最後所知，是已經加入了一個邪教。」

「邪教？」警察局長說：「這裡的土人，他們所信奉的也可以算是邪教！」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他們——譬如有巫醫，又會舉行一些怪異的儀式之類。」警察局長說。

「這是傳教士們口中的邪教，」司馬洛說：「其實衹是一種不同的宗教吧了。是異教。我所講的邪教却不是那一類！」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警察局長說：「文明人的邪教，多數的目的都是在歛財。」

「大致是如此，」司馬洛說：「不是騙財就是騙色，總之都是不懷好意的！」

「跟着他們就忽然變成了考古學家，到這裡來殺人，」警察局長說：「又發生了這樣離奇的事！」

「這裡却沒有傳教士，」司馬洛說：「也許這裡土人的宗教也是有些不尋常的地方？」

「我不知道，」警察局長說：「他們從來沒有鬧出事來，我就也不去管了。不過假如你想知道多一些，你可以去調查一下。反正我們也是有人在調查，我們可以把你載去！」

「這很好。」司馬洛說。

警察局長咬緊牙齒一揮拳頭說道：「殺死了那麼多人，實在太豈有此理了！」

司馬洛說：「這兩個人，其實也是有一身麻煩！」

警察局長說：「他們當然是麻煩了。」

「我是說他們的朋友，」司馬洛說：「他們在那個邪教裏有很多朋友，但這些卻不會是眞正的朋友。他們究竟掘出了什麼，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朋友也是不會知道，但可以為這些掘出來的東西殺許多人，那就大可以假定他們是掘到了一些很貴很值錢的東西。他們這些朋友，當然也想分一杯羹，這就是他們的麻煩。」

「也許，」警察局長說：「他們根本就是這個邪教派來掘這些東西的呢？」

「有這個可能性，」司馬洛說：「不過現在看來則似乎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情報來源顯示，這些邪教的人已分散了在找尋他們。」

「那果然是大麻煩了，」警察局長說：「假如我是他們——我是指白金色頭髮的那一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頭髮染黑，那就不太顯眼了。」

「他很可能已經這樣做了，」司馬洛說：「但又可能不肯這樣做。因為他肯這樣做的話，來之前就已經這樣做了，對不對？」

「為什麼他不這樣做呢？」警察局長問。

「自大狂，」司馬洛說：「這種心理，每一個人都是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的，但有些人則是特別强。這個人就是特別强的，他是白色的死神，要他把招牌換掉？」

「那就很笨了。」警察局長說。

「你幫他還是幫我呢？」司馬洛問。

「當然是幫你。很好，我陪你到現場去走一趟如何？我去會好些。」

這是因為他到底是警察局長，雖然可以電話聯絡，到底也是並非全無接觸，有什麼大事，也是要他出馬的。而那些土人們在有些事情是上很講究身份，譬如要與族長談話，警察局長就是很適合的身份了。

＊　＊　＊

族長果然是不輕易接見外人的，但是警察局長把司馬洛帶來了，他就接見。

不過那一番儀式，卻的確是使人不耐煩的。司馬洛需要飲下一些不知什麼的飲品，那是見面禮，雖然他完全不覺得那是好味道的東西，但他卻不能夠不飲。

跟着族長就帶他們去巡視出事的現場。

那裏已經沒有什麼好看的了，因為屍體已經搬走，也埋葬了。司馬洛已經看過了發現屍體時所拍的照片。

那裏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一片荒地，而與村子的距離也非常之遠，那裏發生什麼，村子裏的人不會聽到，也不會看到。

他們在那裏走來走去，司馬洛仍然很小心地觀察着。他這個人是頗有一些特別的本領的，別人看不到的細節，他也有可能注意到。

後來他們回到車中。

司馬洛對族長說：「我對宗教的問題仍然是很好奇，你們這裏沒有傳教士，這會不會是與你的教育程度有關呢？」

因為這位族長乃是一位外國留學生，他是有很高深的教育程度的，司馬洛用英語與他交談，便沒有困難了。

族長說：「沒有錯，這是主要的原因。」

司馬洛說：「你是為什麼不接受傳教士，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認為我們應該保持我們的傳統，」族長說：「傳教士到這裏來傳教，有時近乎利誘，你知道是怎樣的，他們雖然是好意，但我們這裏的人可以自己生活，不需要他們提供的救濟，我也不願意接受那些福利，換掉宗教。宗教只是一種心靈的寄託，我們的宗教沒有什麼野蠻的地方，假如說導人向善，我們也是一樣有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改奉一種我們的人的程度很難明白的宗教呢？所以我叫他們走。我是很重視這個的。我們的人並不很窮，我們有不少人有能力到外國留學，他們也多數沒有改變自己的宗教。」

「你們是信什麼教的呢？」司馬洛問。

「我們的神就是天上的星，」族長說：「可惜我沒有機會邀請你參加我們的慶典，因爲死了這許多人，現在也不是適宜慶祝的時候了。」

「你們的慶典有什麼特別嗎？」司馬洛問。

「很熱鬧，」族長說：「不過主要只是一個擇偶的集會，沒有什麼用活人祭神的。我們甚至不會殺一隻牛羊，我是說用以祭神的。吃的當然有，你不是懷疑這些人的死與宗教有什麼關係吧？」

「那兩個兇手是加入了邪教的。」司馬洛說。

「我們的宗教，即使以文明人的水準而言也不算是邪教，」族長說：「但，他們是怎樣的邪教呢？」

「那個教派的首領自稱是外星人派來的使者。」司馬洛說道。

他注意到族長忽然神色凝重起來，不出聲了。

司馬洛又說：「在你出世之前，一定也有傳教士來過，但他們也是不成功。」

「這是關乎一種異象，」族長說：「傳說我們的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一次。在我小時我也曾見過，有光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我們這一區。」

「那應該是殞石之類？」司馬洛問。

「照科學家的解釋就應該是的，」族長說：「但爲什麼總是落在我們這裏呢？以前的只是傳說，但我看到過的就有一次。我們的宗教是有證明的，傳教士的宗教是沒有証明的；而且我們的巫醫亦善用草葯治病，傳教士的另一種有說服力的手段就是醫療，我們卻也不需要他們的醫療，我們就是不能接受他們的傳教。」

司馬洛說：「假如是殞石，也許就是落在這裏，而那兩個人到這裏來掘出了？」

「很可能是的，」族長說：「我也很後悔讓我這些族人爲他們工作，不過表面上，這的確是正當的工作，應該是不會有危險的。」

「你並沒有作錯誤的判斷，」司馬洛說：「這只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族長搖頭嘆息道：「恐怕我也幫不到你什麼了，起碼兇手不會是還躲在這附近，而他們的來歷，你又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我可以在這裏自由研究一下嗎？」司馬洛問。

「當然可以，」族長說：「這裏是公地，也不是屬於我們的。」

司馬洛說：「那麼我也不阻你們了。」

警察局長說：「你的意思是要我們避開？」

「是的，」司馬洛說：「我走來走去，你們也跟着我走來走去的話，那是太悶了？」

「但誰開車來把你載回去呢？」警察局長問道。

「我有我的辦法，」司馬洛說：「也許，三個小時之後，你派車子來接我如何？現在你也得把族長送回去。」

「好吧。」警察局長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事實上他在這裏留下來亦是太悶了，他與族長眼看司馬洛走來走去，也是沒有什麼意思。

他們走了之後，司馬洛果然是無目的地走來走去。

似乎是無目的，但是實在有目的。

他早已看到那泥土上有一行膠鞋印通向北方，那邊有一座樹林，那種鞋是最近流行的跑鞋籃球鞋網球鞋之類，顯然不是這裏的土人所穿的。

這裏是有許多警察等等來調查過，那些人都留下許多凌亂的脚印，但是經過了多天時間，已經不新，而這一行膠鞋的鞋印則是新的。

假如司馬洛循着這鞋印尋去，那就不是聰明之舉，因爲看情形乃是穿這鞋子的人已經走到了樹林中去躲了起來了。他一直過去，也許那人會對他不利。

他外表上是亂走一通，實在則是繞到樹林後面走，慢慢接近那人藏身的地方。

他繞到樹林後面時就已經看到了那人了，那人穿紅色衣服，特別顯眼。

司馬洛叫道：「朋友，出來吧！」

那人走出來了，到了他的面前。

司馬洛說：「一位年輕美麗的小姐，我的運氣眞好，我總是能夠碰到年輕美麗的小姐的。」

那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穿着紅色的T恤和牛仔褲，脚上就是穿着一雙跑鞋。這鞋是適合在野地上行走的。

她畏怯地說：「你……你想怎樣？」

「你在這裏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不能來嗎？」她說：「這裏是公衆地方。」

「這不是巧合，」司馬洛說：「你一定也是爲了那件事而來的，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一些資料。」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一些資料？」她說：「我是新聞記者，我想寫一篇獨有的報導。」

「你有証件嗎？」司馬洛問。

她露出很委屈的樣子，終於從袋裏掏出一張証件來交給他看，她果然是一間報館的記者。

司馬洛說：「你的攝影機和手袋都忘記了拿！」

他說着把她一推，就忽然向林中跑去。

司馬洛這一下很狡猾，她穿着跑鞋，可能會比他跑得快；但是這一推，她就失去平衡，起步也慢了。

她大叫起來，拚命在後面追。

她是跑得很快，但仍是追不上，司馬洛已經先到達了。

她在樹林中果然放着一隻手提的航空袋。

他停下來，並沒有去碰。

她也停了下來，顯得甚爲尷尬。

司馬洛微笑道：「你是一個跑得非常快的新聞記者，也許你應該改爲做運動員。」

她瞪着他，即使她不是恨他，但是他這樣一下探出了她的許多秘密，她也是很不服氣了。

司馬洛說：「採訪新聞是正當的事，不會見不得人，沒有需要把攝影機收起

來。你這裏面藏着一些什麼，可以拿出來看看嗎？當然，假如你不願意，我也不會強過你拿出來的。」

她說：「你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不拿出來，你就自己動手來拿了。」

司馬洛哈哈微笑起來道：「你眞聰明！」

她咬着下唇，無可奈何地把袋子的拉鍊拉開了。

那裏面果然有一副攝影機，但是也有另一副儀器，她說：「這是探測輻射的儀器。」

「爲什麼要探測輻射呢？」司馬洛問道：「難道你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這裏在年前有光從天上落下來，」她說：「那應該是殞石跌下來，這些來自天外的物體，有些只是如地球上的一樣，只是普通的岩石；但亦有一些卻可能是比較特別的成份，是地球上沒有的。那兩個兇手來掘，一定是掘到了一些不尋常的東西，這可能就是天上落下來的殞石，再加上那粉紅色的光，這殞石可能是有相當強的輻射性，雖然拿走了，仍可能有些輻射性留下來。」

「實在有沒有呢？」司馬洛問。

「有，」她說：「我探測到有。」

「但是不能肯定那是什麼？」司馬洛問。

「不能，」她說：「已經拿走了，不過肯定這裏是已經沒有什麼可掘的了。你要試試嗎？」

「我看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正如你所講，已經沒有什麼可掘的東西了，但是，下一步你又打算怎麼辦呢？」

「找那兩個人。」她說。

「找那兩個人，」司馬洛說：「找到了之後訪問他們一下嗎？」

「最好了。」她說。

「張明明，」司馬洛說：「你不是一個很天真的人，就是一個很大胆的人或者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你知道那兩個是什麼人嗎？」他知道她叫張明明，因爲那是她的証件上的名字。

她說：「你知道嗎？」

「你起碼也知道他們在這裏殺了這許多人，就是爲了不想這裏的人知道他們拿走了些什麼。而你，卻希望他們接受你的訪問，你找得到他們，他們就會把你殺掉！」

張明明微笑道：「但是假如我跟着你呢？你找到了他們，我就有第一手的採訪資料。」

「你憑什麼認爲我就是安全的呢？」司馬洛問。

「你比我跑得快！」張明明說。

「你還知道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知道得不多，」她說：「但是我很能幹，有許多事情我都能查出來。」

「你在這裏又查出了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張明明說：「只是輻射性，他們是拿走了一些殞石之類的東西。」

「好吧，」司馬洛說：「你的車子呢？」

「在那邊！」張明明說。

「我沒有車子，」司馬洛說：「你有就最好了，這樣我就用不着警車來接我了。我可以打一個電話通知警察局長用不着來接我！什麼地方有電話呢？」

張明明說：「我的車上有無綫電話可以用！」

「這就更好了，」司馬洛說：「方便之至！」

他與張明明一起步行着，回到她的車子去。

張明明的車子是收藏在接近公路的樹林中。

司馬洛用她車上的無綫電話打給警察局長，告訴他不必派警車來接，以免空跑一次。

張明明說：「現在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

「在這附近兜一兜，」司馬洛說：「到高的地方看看如何？你是來看的，我也是來看的，也許還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她也不反對，就用着車子在附近兜來兜去。

司馬洛表面上是若無其事，但是對她却是並不信任，因爲她的疑點很多。首先，就是她跑得這樣快，她顯然是一個身手不凡的人。其次，就是她的藏頭露尾。她說她是新聞記者到來採訪，然而她的車子收了起來，人也躲了起來。採訪是不需要躲起來的，尤其是見到來者是警察局長以及族長，她更應該上前來訪問一下，但是她見到了却躲起來了。第三，她要採訪，首先就應該是去拜訪了警察局長與族長，他們應該可以供應基本的資料，正如司馬洛也是如此，但她却沒有這樣做。起碼局長未提起有此人。

司馬洛最懷疑的還是，她實在是爲了見到他一個人才躲起來的。

那即是說，警察局長與族長知道她在此？

她在車上有無綫電話，她不能不先承認，因爲反正司馬洛到了她的車子是會見到的。

司馬洛打電話給警察局長的時候也是甚爲可疑，他說不必派車子來，局長却沒有問他如何解決交通問題以及怎麼可以找到電話。

局長顯然知道。

司馬洛祇是把這些放在心中而不提。他是在想，她不論怎樣說謊，她的目的是可以猜到的，她當然是爲了那些被掘出了的東西而來，她也是爲了找尋黑白神而來的，她一定知道一些司馬洛不知道的事情，與她在一起，未必就是沒有好處。

車子兜了一陣，她在一處山坡的頂上停了下來。

司馬洛說：「我要到那下面去看看。」

「那下面有甚麼好看呢？」她問。

「我祇是有一種感覺。」司馬洛說。

「車子開不下。」她說。

「用不着開下去，」司馬洛說：「步行下去就可以了。來不來？」

「我已經相當疲倦，」她說：「我看我還是在這裡休息一下吧。我等你！」

「很好。」司馬洛說。

「但是你找到了甚麼，你要通知我一聲。」她說。

（未完・一）

上文提要：四劍島上，莫紫薇得展砌之師父教授劍術，又能時刻與心上人展砌在一起，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展砌爲了對付海鯊幫及統一盟等人，日間除了勤加練劍外，晚上還得修習內功……秦君燕離開風帆幫後，便到蒼景客棧找莫紫薇，但毫無音訊，再返回括蒼山，亦不見其芳踪，甫至山中，便聽到鶴童與寶仗法王在對罵……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統一盟下毒手　杜家莊遭毀滅

秦君燕依言打開木盒，只見裏面放着幾本手抄小册，赫然是武功的秘笈，「斷腸人」道：「這是檀郎留下來的，乾娘已將它送給你，你學不學是另一回事，我但求了却一件心事！」

秦君燕沉吟了一下，道：「多謝乾娘！孩兒明白乾娘的心意，我收下了便是。」

「乾娘明天下山，你若要離開的話，把門鎖上便是！」

秦君燕道：「乾娘，竹盒之內有一具瑤琴，你可否奏一曲給孩兒聽聽？」

「斷腸人」沉聲道：「以後不許你再提一個琴字！」一頓又道：「你在江湖上可曾見過有那個姑娘擅長撫琴的否？」

秦君燕想了一下，搖搖頭道：「乾娘問這個作甚？」

「如果你見到……算了！沒事！」「斷腸人」道：「我去準備午飯！將來你一個人生活，下山買米可得小心！」

秦君燕道：「多謝乾娘關心，如今魔燄高張，孩兒自知武功不足恃，此處清靜又隱蔽，正好在此練武！」

寶杖法王在手下的協助下，終於運氣將針盡迫了出來，他忙急用手指挾住，然後將之拔出來！

生命雖無危險，但亦累得他滿頭大汗，筋疲力盡，想到嚴重處，更是汗珠涔涔。寶杖法王坐在地上，閉目運氣，半晌才睜開雙眼，道：「操他娘的，佛爺一路打下來，攻無不克，不料在這小小的括蒼山却栽了一個觔斗！」他轉頭一望，又道：「老魏，剛才那兩個傢伙呢？」

老魏帶點惶恐地道：「剛才大師……他倆已經脚底抹油溜掉了！」

寶杖法王道：「他們受傷匪淺，必未走遠，快追！」衆人立即下山，至石級前，前面的胡虎忽然站住，寶杖法王大聲道：「怎地不走？」

胡虎道：「法師，司馬堂主和葛堂主來了！」

「他們來幹甚麼？」寶杖法王排衆而出，果見司馬彤和葛丹丹正帶幾個手下走上來，寶杖法王因爲未能完成任務，臉色頗爲難看。

司馬彤遠遠便向寶杖法王行禮，道：「副盟主大安！」

寶杖法王冷冷地問道：「兩位賢侄來此作甚？莫非要來助貧僧一臂之力？」

葛丹丹比較知機，忙向司馬彤打了個眼色，道：「副盟主武功蓋世，括蒼派人微勢孤，此行不啻是泰山壓頂，何須小侄們襄助？只因咱們在山下經過，所以順便上來看看！」

寶杖法王臉色稍霽，司馬彤接道：「小侄正想向您報告，咱們已經抓住楊興家，他是括蒼派之弟子，作用比秦君燕更大，而且他已經答應了咱們的條件！」

寶杖法王心中更不是滋味，冷冷地道：「恭喜了，咱們下山去吧！」

葛丹丹道：「四叔有信來，叫咱們去丁蜀鎮等他，準備去攻打杜家莊！」

寶杖法王道：「他臨時提前行動，盟主答應了？」

「四叔負責的『五虎門』和『鐵拳門』，都因爲已經投降，所以把攻打杜家莊的行

動提前！」

韋魔說着便下山去了，這些話却讓匿在附近的馬嘯風師徒聽見，原來馬嘯風自知傷重，如果勉强上路，未必逃得過寶杖法王的魔掌，他粗中有細，決定冒險匿在附近。師徒倆互相替對方包紮傷口，却將寶杖法王與司馬彤的話聽在耳中。

待他們去遠，師徒倆才噓了一口氣，馬嘯風忙道：「琦兒，快扶爲師下去！」

元琦道：「師父，再等一會吧！」

馬嘯風瞪了他一眼，道：「你沒聽見他們說要去攻打杜家莊麼！快下山報訊去！」

元琦只好扶着馬嘯風下山，只因兩人傷勢都不輕，馬嘯風失血多，體質甚虛，而元琦左臂骨又讓胡虎的鐵拐敲碎，因此下得山來，都已累得臉無血色，氣喘吁吁！

師徒倆不敢在附近逗留太久，急忙入鎮，住進蒼景客棧，請小二去找大夫，待得大夫替他倆上了藥，又吃過飯，兩人便上床睡覺。

次日一早，師徒便僱了一輛馬車，直趨杭州，車至杭州，兩人經過兩日的休養，體力稍復，惜仍未能騎馬，只好再僱馬車去常州，又怕落在寶杖法王等人後面，一路上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車至浙蘇交界的雙橋鎮，馬嘯風下車歇息一天，帶徒去拜訪當地有名的老拳師盛雷。

馬嘯風與盛雷有數面之緣，還有點交情，是以當盛雷看了拜帖之後，親自出門迎接！「馬大俠，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師徒吹來？」他年紀雖近花甲，但年青時的霹靂火性，仍保持八九，忽又咦地一聲：「馬大俠因何受傷？可是在敝境發生的？」

馬嘯風道：「非也，不過今日馬某登門，實因有事相求……」兩人因性格相近，是以說話都不繞圈子。

「不敢，只要盛某做得到的，斷無拒絕之理！且進內再說！」盛雷轉頭對兒子道：「虎兒，還不叫人準備茶點！」他兒子盛虎應了一聲，快步先行。

一行人進廳坐定，馬嘯風便將受傷經過略說一下，盛雷笑道：「貴師徒就且在寒舍養傷吧！我這老哥哥武功雖然不如你，但家內可還珍藏了好些療傷聖藥！」

馬嘯風道：「在下相求之事，並非借地療傷，而是希望盛兄能派人去杜家莊報個訊兒！」

「無錫惠山下的杜家莊？報什麼訊？」

馬嘯風又將聽到的有關「統一盟」要攻打杜家莊的事說了。「在下認爲份屬武林一脈，報個訊兒，實乃本份，只可惜在下師徒傷重，否則必親自去杜家莊助陣！」

盛雷道：「盛某武功低微，要我拔刀，恐怕沒有多大用處，但報訊一事，則可包在我身上，虎兒，你快準備一下，立即快馬去惠山杜家莊報訊！」

＊　＊　＊

自從九大門派二十多年前與七大魔頭一場決鬥，元氣大傷，紛紛閉關督促弟子練武之後，最近在武林中崛起的組織以一谷二寨三莊的實力最强，名氣亦較響。

所謂三莊是指湖北的常家莊，皖南的三槐莊和無錫的杜家莊。杜家莊莊主杜知天因義氣爲先，最得人望，又在黃山拔刀助杜光德力却風五娘，是故「統一盟」自非先拔掉這眼中釘不可。

盛虎日夜趕路，不斷換馬，第二天黃昏便已至無錫。杜家莊在郊外的惠山山下，由於杜家在無錫和蘇州的生意都能賺大錢，因此杜家莊佔地很大，一座莊院亦建得頗具氣勢。

盛虎向門衛遞上拜帖，門衛即帶他到門內的廊上休息，一面將拜帖遞上去。不久，即見一條漢子出來，拱手問道：「閣下便是盛少俠？」

「不敢，您是杜莊主？」盛虎脾氣跟父親一樣，急不及待地道：「在下受『風雷刀』馬嘯風大俠之託，前來報訊……」

來人微微一笑。「在下杜知人，敝堂兄方是本莊莊主，少俠請到大廳用茶，慢慢再說。」

盛虎赧然一笑，遂隨杜知人走上大廳，只見廳裏放着兩列高椅，正中大堂上，掛着一幅字，只寫一個義字，前面放的是一張虎皮交椅，廳上除了幾個僕人之外，再無別人。

杜知人道：「快奉香茗伺候！」

盛虎道：「杜大俠，莊主不在麼？馬大俠聽到一個消息，『統一盟』那些魔頭準備來攻打貴莊。馬大俠得悉之後，扶傷到寒舍報訊，並請家父派人來送訊，在下此行的目的全說了！」

杜知人臉色一變，但他爲人沉着，隨即恢復常態，道：「少俠此消息確實？」

盛虎不悅地道：「我怕落在那些魔頭在後面，連午飯也未吃，豈有假的理由！」

杜知人臉上一熱，忙道：「是杜某失察，請諒！」他回頭喝道：「快備酒菜，請通知莊主！」他又請盛虎坐下。「少俠，今日因爲『江南游俠』徐天飛大俠蒞臨，家兄正在內堂與他叙舊，在下尚未通知他！」

盛虎道：「不要緊，我只把口訊帶到，並不一定要見他！」一口將茶喝乾，杜知人親自爲他斟第二杯。

俄頃，杜知天快步出廳，先跟盛虎通了姓名，寒暄了兩句，杜知人便將盛虎來此行目的轉述了一遍。

杜知天臉色微微一變，問道：「剛才徐兄提及在丁蜀鎮附近見到鬼秀才，正恐他們欲對敝莊不利，不料竟有此事！未知馬大俠的消息從何而來？」

盛虎便將所知仔細說了一遍。杜知天道：「這樣說來，果然眞的了！哈哈，我早料到他們不會放過我了！」

盛虎忙道：「杜莊主，你趕快準備吧！」

杜知天吸了一口氣，道：「杜某自然要準備！哼，他們想一一吞掉杜家莊，可也不容易！」

盛虎站了起來，道：「在下報訊目的已達到，告辭了！」

杜知天忙道：「少俠爲敝莊辛苦，怎可這樣就離去，今晚無論如何也得在敝莊過一夜！除非你害怕他們今夜便會殺上門來！」

盛虎一挺胸膛，道：「在下才不怕死！」

「那好極了！晚飯就快開了，請少俠

到內堂如何？待杜某介紹你跟徐大俠認識！」

盛虎少年心性，聞言大喜。「在下早聞徐大俠的大名了，有機拜見，豈容錯失！」

杜氏兄弟帶盛虎到內廳，仍由杜知天相陪，杜知天進內跟徐天飛商量此事，徐天飛道：「杜兄準備跟他們硬拼還是先避其鋒芒？」

杜知天苦笑道：「如今魔燄高張，避得了麼？上次杜某在黃山跟他們作對，他們不殺死我，豈能甘心！」

「如此杜某是準備硬拼了？」

杜知天見他言猶未盡，不由問道：「徐兄有話說？」

「杜兄之見甚有見地，不過小弟認為你該先安排一下家眷！」

「徐兄之意思是贊成小弟叫家人避開？」

「正是如此！」徐天飛道：「沒有後顧之憂，當可放手斷殺！小弟願意留下來一盡棉力！」

杜知人目光一亮，道：「徐兄不怕死？須知此戰咱們沒有一分把握！」

「三年前若非得到杜兄相救，徐天飛這條命早已完蛋！」徐天飛微微一笑，道：「再說咱們也可請人助陣，未必一定輸！」

杜知人沉吟道：「杜某不能使朋友難做，須知『統一盟』高手如雲，咱們實無勝理！」

「杜兄此言差矣！豈不聞助人乃助己？今日他們來對付你，他日何嘗不會轉頭去對付他們？若不聯合抵禦，被其逐個擊破，乃彈指間事耳！」

杜知天又沉吟了一下，道：「內廳有位朋友，他大概等得不耐煩了，咱們先出去吧，這件事今夜再商量！」

＊　＊　＊

深夜，杜知天書房裡的燈還亮着，房內只有五個人，杜知天、杜知人、杜知地、徐天飛和杜家的總管杜俊。杜俊是杜家的遠房堂兄，杜知人之父執掌杜家莊時，已在此任總管，對於他的忠誠，杜氏兄弟是深為信任的。

杜知天道：「老三，你不要留下來，跟總管護送妻子回祖家吧！」

杜知地道：「誰不知道杜家有三兄弟？他們找不到我，豈能甘心？如此反而要連累家小！」

徐天飛道：「依小弟愚見，你們最好不要回祖籍，因為『統一盟』耳目衆多，必能查到！」

杜知人道：「徐兄說得有理，但一時之間，去何處找安身之所？」

徐天飛道：「隨便甚麼地方都行，最好到八關或嶺南，小弟估計他們的勢力，暫時尚沒法去到那裡！而且家小要在天亮之前離開無錫，『統一盟』很可能已派人在附近監視，必須謹慎！」

杜知天道：「老三，你跟總管立即帶人上路，到安全地方之後，你再回來！要孩子們好好練武，為他們的爹報仇！」

徐天飛再加上一句：「人不需多帶，最好北上長江口，再由水路南下！」

杜知天道：「好主意！老三，待他們下了船之後，你才回來！總管，一切都拜託你啦！」

杜俊道：「這是我應該做的！只要有我一口氣在，便不讓他們得手！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杜知天道：「請說！」

「請批准我帶兩個人協助我！」

「四個都可以！」

徐天飛又道：「小弟突然想到一個妙計，請杜兄下令派一隊人馬，大張旗鼓，護送幾輛馬車南下……」

杜知地問道：「誰坐馬車？」

「誰都可以，目的只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也。」

杜知天又讚道：「眞乃妙計，老二，你快安排，就這樣決定！徐兄，咱們再商量一下，看可以請甚麼人助陣！」

＊　＊　＊

第三天上午，杜家莊已發現外面多了許多陌生人，都估計「統一盟」即將展開攻勢。

杜家莊的老弱早已疏散，留下來的都是壯漢，而且都有與杜家莊共生死的志願，這也是杜氏兄弟平日善待下人的結果。

杜家莊請來的人，是惠山寺住持了恩及了塵師兄弟以及住在附近的少林寺俗家弟子白峻山，其他人因為所住較遠尚未趕來。

徐天飛和杜知人十分担心，因為人手太少，為防對方夜襲，杜家莊上下一夜沒睡，披裝荷槍，終夜巡視，但奇怪得很，外面竟無動靜。

次日，情況依舊，杜知天詫異地道：「那些魔頭葫蘆裡面賣的是甚麼藥？」

徐天飛忽然叫道：「不好，這是他們的詭計，再過幾天，不用戰，咱們也被累死了！由現在開始，分批輪流睡覺！」這種情況維持了四天，依然沒有一絲進展，幸好杜知地回來，報稱家人已平安上了船，杜知天才略略放心。

＊　＊　＊

「統一盟」的人早已來到杜家莊附近，寶杖法王因為在括蒼山上栽了個觔斗，極力希望扳回聲名，主張立即進攻，但都屢為鬼秀才拒絕。

這天他再也忍不住了，大聲問道：「老四，你連日在此喝酒，到底打甚麼主意？」

鬼秀才放下酒杯，問道：「你認為咱們的實力跟杜家莊相比如何？」

寶杖法王冷哼一聲：「再多幾個人，咱們也可以一口將其吞下！」

鬼秀才又喝了一口酒，笑道：「說得好，我就是在等他們的救兵！」

司馬彤失聲說道：「四叔眞是妙計，如此咱們便省了不少功夫！」

鬼秀才大笑：「讓他們自動送上門來，豈不勝過要咱們去找他們？」寶杖法王只好自認謀略不如人，低頭不語。鬼秀才又問道：「杜家莊今日可有人來麼？」

老魏應道：「啟稟副盟主，今日有『太湖釣叟』游四淡、『病夫』老畢史、還有一個叫單鴻的拳師。」

鬼秀才魏生是魏遠堂叔叔。聞言想了一下，道：「今夜動手吧！三更之前到達

杜家莊外面，埋伏在黑暗處，見到訊號才進攻！」羣豪聞言，都興奮得歡呼起來，在他們眼中，杜家莊的反抗，無疑是以卵擊石！

＊　＊　＊

三更剛過，司馬彤和葛丹丹早帶了兩批人，埋伏在杜家莊兩側。圍牆上雖有人監視周圍動靜，因為天黑，視力大受影響，竟無所覺！

羣豪都以為不必多久，鬼秀才便會發出進攻的訊號，不料一等，一個更次，尚未有動靜。看看將近五更，方見一溜火花冲上夜空，在半天「啪」的一聲响。

這是第一個訊號！由胡虎和老魏率領的一隊精壯人員首先由正門進攻！「颼颼颼」幾聲，一排長箭，在黑暗中射出，圍牆上的杜家莊家丁，紛紛應聲中箭跌倒！

與此同時，胡虎和老魏立即躍上圍牆，不料尚未站穩，院子的暗處也發出一排長箭來，又急又密！胡虎見機得早，一個倒縱跳了下來，老魏却讓長箭射死！

胡虎落地之後，急道：「大家小心，裡面有弓箭手埋伏！分四個人去撞大門！」

他們早有準備，只見那四條大漢，抱着一段大樹幹，用力撞擊杜家莊大門，而半空又爆聞第二個訊號！

司馬彤和葛丹丹立即指揮手下自兩側圍牆攻進去，由於杜家人手有限，弓箭手都安排在前莊，兩側比較空虛，是故沒受到多大的阻攔，便攻了進去！

杜家莊內的羣豪，亦早被驚醒，紛紛披衣下床，取兵器趕去大廳。莊內鑼聲四響，守在前前院的人，都紛紛退入大廳！

寶杖法王見胡虎攻不進去，親自提杖飛去，只見他杖頭在地上一頓，身子借力飛起，凌空一個觔斗，已翻進牆內！

胡虎忙道：「不用撞門，大家趕快跳進去接應！」

前院只剩幾個家丁，寶杖法王揮杖殺去，如狼入羊羣，只幾杖便讓他殺了二個，其餘的家丁本來鬥志如虹，此刻見他這般威武，頓時消失，發一聲喊，退回大廳報告！

杜知天道：「老二老三，你倆且留在大廳！白兄請隨我來！」他身為一莊之長，對方出動兵馬，自然須由其接戰！

他跟白峻山剛走下石階，寶杖法王已至，他也不通話，立即揮杖望杜知天撞去！

杜知天喝道：「白兄小心這賊禿！」他雙腳一錯！閃開禪杖，隨又竄前，揮動一對吳鈎劍，展開近身搏鬥！

寶杖法王經驗豐富，一拖禪杖，飛退八尺，再轉臂掄杖，將吳鈎劍震開！

白峻山知杜知天必非其敵，大喝一聲，揮着單刀從旁殺去，「賊禿看刀！」

寶杖法王手臂向後一拉，杖尾將單刀撞開，這一招令得白峻山心胆均顫！對手就像背後長眼睛似的，而且姿勢從容不迫！

杜知天恐他有失，又揮吳鈎劍殺上，寶杖法王以一敵二，毫無懼色。當年杜知天和秦君燕合戰木劍道人，仍然要輸，雖然他跟白峻山如今的武功，都勝當日，但寶杖法王武功又在木劍道人之上，因此，三四十招之後，寶杖法王仗着杖長力雄，又佔了上風！

司馬彤和葛丹丹率人分別自兩側殺進去，分別受到了恩了塵、游四淡、老畢史的攔阻！

是次「統一盟」來犯的不乏高手，且已料到對方必會反抗，因此陣脚甚穩，雙方截住厮殺，一時之間，喊殺連天，聲震屋瓦！

了恩和了塵分戰司馬彤和葛丹丹，其他人亦紛紛找對手厮殺，杜家莊家丁，平日在杜氏兄弟訓練之下，都遠勝一般大戶人家的護院，但跟「統一盟」的高手相比，就相形見拙矣！

杜知人和杜知地仍帶着十餘個精銳，守在大廳，他們都熱血沸騰，恨不得衝出去，斷殺一番，但徐天飛的計劃是要他們接手，等頭一輪應戰的人，有喘息之機！

可是他們萬料不到，寶杖法王立功心切，存心立威，因此每杖都注滿內力，揮動之間，呼呼作响，迫得杜知天和白峻山各自為戰！

激戰中，杜知天猛喝一聲，冒險進攻，左手吳鈎劍取寶杖法王面部，右手吳鈎劍攻對方下盤，寶杖法王身子一斜，腰一弓，禪杖向白峻山揮去！

白峻山急忙跳開，杜知天雙脚一錯，吳鈎劍一變，改攻寶杖法王的後背！

寶杖法王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禪杖一揮，將吳鈎劍盪開，白峻山見有機可乘，立即冒險揮刀使一招「力劈羣山」，望寶杖法王後腦斬去！

寶杖法王背似長了眼睛，雙劈持杖向前一抵，似要攻擊杜知天，不料半途一變，雙肘向後一拉，杖尾如離弦之箭向後射出！

白峻山單刀高舉，中門大開，寶杖法王的杖尾，剛好戳在其小腹上！

白峻山臉色大變，連氣也喘不過來，跟蹌而退，寶杖法王驀地大吼一聲，似平地起了個霹靂，白峻山和杜知天都呆了一呆，只見寶杖法王一個轉身，禪杖同時揮出，「砰」的一聲，白峻山腦袋開花，應聲倒地！

杜知天心頭一揪，一喝一聲：「賊禿，老子跟你拚了！」他不顧一切向對方撲去！

杜知人在大廳見到，忙道：「老三，我下去接老白！」他也是使一對吳鈎劍，一下場，便連使陰招，以求能在敗中取勝！

＊　＊　＊

此刻胡虎等人已將前院的杜家家丁「清理」完畢，發一聲喊，向大廳衝去。杜知地想休息也不行，只好率衆下廳應戰，利那間，前院又殺聲震天！

鬼秀才帶着兩個親信，站在高處觀望，莊內的戰況，似是膠着狀態，但鬼秀才仍然信心十足。直至前院形勢有變，然後道：「去！」他雙袖一拂，身子向山上飛去，幾個起落已至後莊！

鬼秀才略停一停，等後面的人，然後飛身躍起，射進莊內！

他雙脚未曾落定，只見一柄雁翎刀自旁斬至，他看也不看他一眼，脚尖微一用力，身子又竄前八尺，那柄刀登時落空！

原來單鴻一早已帶了幾個人伏在後莊，準備攔截自後莊進來的敵人，只是料不到鬼秀才行動這般迅捷！

鬼秀才飛上走廊，一掌震開暗廊上的門，身子如流水般閃了進去！

單鴻剛追了兩步，後牆上又飛進兩個老漢，其一是「開山掌」歐陽百川，另一是「獨眼龍」鄒永勝！這兩人都是「統一盟」的堂主，是西北黑道高手！

「獨眼龍」使的是一條長鞭，只聞「畢啪」一聲响，長鞭如毒蛇出洞，鞭勢如圈，向單鴻脖子纏去！

單鴻大吃一驚，忙不迭向旁躍開，雁翎刀一撩，護住前身，歐陽百川身子急射，兩個莊丁自假山後竄出攔截，被他一掌一脚創傷倒地！他去勢未盡，也射上暗廊！

暗廊漆黑，又窄又長，鬼秀才走了幾步，速度忽然減慢。他在「統一盟」內素有智囊之稱，假如他是杜知天，亦會在此伏下奇兵！

鬼秀才運足眼神，望向上面的橫樑，忽然拔身躍起，向頭上的橫樑飛去！看其走勢就像要飛上橫樑，那知他左掌突然伸出，輕輕在樑上一印，身子突然向前飛去，右掌遂指前面那一根橫樑！

剎那間，只聽罡風呼呼直响，一股猛烈的罡風，直向前面那一根橫樑捲去！

猛聽一聲尖嘯，橫樑上飛下一團黑影，脚尖一點，再度躍起，長劍急刺鬼秀才！

鬼秀才身子剛好落下，忽覺小腹冷風襲體，不敢大意，摺扇用勁一撥！偷襲的乃是徐天飛，他只覺一股陰柔之力由劍上傳來，已來不及運功抵禦，已連人帶劍，被帶開落在八尺之後！

徐天飛知道已失去優勢，毫不猶豫，轉身急逃！鬼秀才長嘯一聲，提氣在後急追！

徐天飛落在中院，身子一轉，向左邊飛去！鬼秀才道：「歐陽堂主你去右邊！」他仍緊追徐天飛！

徐天飛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一劍向葛丹丹後背刺去，葛丹丹在了恩銅鈸的攻擊下，因內力不如對方，已感十分吃力，徐天飛再加入戰圈，不由得花容失色，急忙撤退而逃！

葛丹丹一個手下翁皓連忙撤下游四淡，上前揮拐敵住徐天飛！

鬼秀才亦已趕到，他恨徐天飛偷襲，依樣劃葫蘆，也揮扇，急戮其後背的「靈台穴」！

徐天飛及時一讓，長劍反手刺出，但鬼秀才豈是省油燈？摺扇一橫，已將長劍敲開！

翁皓見狀又撇下徐天飛，改攻了塵！

徐天飛强振精神，揮劍抵禦鬼秀才的攻勢！

鬼秀才袖扇齊施，只七八個照面，已將徐天飛打得只能守不能攻！

七大魔頭排名第四的鬼秀才果然名不虛傳！

再接過廿招徐天飛更是岌岌可危，猛聽鬼秀才大喝一聲，摺扇倏地敲在長劍上！「噹」的一聲响，徐天飛只覺虎口一麻，長劍應聲跌落地上！

鬼秀才左袖一捲，似一片青雲，向徐天飛頭頂壓去！徐天飛大驚失色，忙不迭抽身後退！

鬼秀才那裡肯放過他？脚尖一點，急撲上去！了塵在遠處見到，顧不得自己的後果，忽然脫手飛出銅鈸！

銅鈸凌空飛轉，發出嗚嗚聲响，直向鬼秀才飛去！徐天飛一轉身，劈手接過一個莊丁的長劍，急刺翁皓！

鬼秀才見銅鈸來勢凶猛，不敢用摺扇敲開，却揮袖一捲，用上陰柔之力撥之，不料了塵這飛鈸乃是其絕技，只見鈸子，凌空飛了半圈，乃向鬼秀才射去！

鬼秀才這才吃了一驚，待那銅鈸飛近，才發掌擊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把遠處的人的衣袂都捲得邋邋作响！

不料鬼秀才手掌剛拍出，銅鈸忽然一沉，向鬼秀才下盤飛去！

鬼秀才一躍而起，但銅鈸却似有靈性，跟着畢直飛起，仍然急速地旋轉着。鬼秀才後背冒出一陣冷汗！他藝高人胆大，覷得眞切，身子一沉，脚尖落在鈸子正中凸起的地方，就像棉絮一般，隨那鈸子凌空而轉！

這個奇景，使得在場之人，許多人都停手抬頭觀看！了塵見鬼秀才露出這一手，臉色微微一變，他忽然斜飛而起，雙臂透出袖管，手掌望鬼秀才印去！

這一着他本沒錯，因爲銅鈸凌空，鬼秀才可借之力有限！眼看了塵雙掌將至，鬼秀才上身忽然向後倒下，脚尖微一用力，向前輕輕一送，銅鈸突然反向了塵射去！

說時遲，那時快，鬼秀才身子已飛離銅鈸，落在地上！「噗」的一聲响，銅鈸捲進了塵的胸膛，洒下一片血雨！緊接着，了塵已「砰」地摔落地上！

徐天飛突然捨了翁皓，向鬼秀才撲去，鬼秀才殺了對方武功最高者，達到目的之後，已不屑再殺徐天飛，身子如離弦之箭，飛也似的向右飛去！翁皓鐵拐一圈，截住了徐天飛！

＊　＊　＊

守在右邊的了因和「病夫」老畢史，實力比左邊强，因此司馬彤他們高手雖然多，也佔不了多少便宜！直至歐陽百川趕到，形勢才有轉變。

歐陽百川遣生力軍，衝進杜家莊家丁叢中，掌脚齊施，很快便讓他解決了三個，其他人見狀都有懼色，不敢硬碰。

歐陽百川一個轉身，接下與老畢史大戰的同伴老道鐵冠。鐵冠道人與老畢史戰了二百個回合，已漸不支，歐陽百川來得正及時，他站在一旁不斷喘息！

司馬彤年紀雖輕，但他却是七大魔頭排名第三的「獨臂擎天」司馬長勝的兒子，是故了因雖爲一寺之主，竟然收拾不了他，但他勝在練的是童子功，內功清純，氣力悠長，時間越久，越能發揮優點，司馬彤則越鬥越是心寒，心中暗道：「怎地這大和尚這般難纏？」

了因何嘗不急，又聞前後左右都是慘叫聲，更爲杜氏兄弟担心！

「病夫」老畢史臉色蠟黃，身子又枯瘦，活像是個病夫，因此得到這個外號，但他的武功絕不能小覷，歐陽百川的武功

並不比鐵冠道人高，只是勝在以逸待勞而已，要想贏得老畢史，絕不容易！

＊　＊　＊

鬼秀才來至中院，便遇到鄒永勝，鄒永勝道：「後院那個姓單的，已經解決！」

「好，你去前院助副盟主！」

鄒永勝應聲而至。鬼秀才來至右院，他看了幾眼，便道：「和尚，你師弟已登極樂世界，讓區區也打發你上路吧！彤侄，退下！」

司馬彤巴不得他這句話，立即抽身後退，鬼秀才摺扇一戳，撥開了因的銅鈸！邊鬥邊道：「大和尚，其實你是出家人，又何必管塵世中的閑事？」

了因相信師弟已死，閉口不言，咬牙苦鬥。鬼秀才道：「大和尚，只要你歸順本盟，惠山寺依然由你做住持，日後在本盟協助下，聲名和香火必更勝從前，說不定可媲美少林寺，何樂而不爲？」

了因仍然不吭一聲，鬼秀才不由有怒：「和尚，你既然一心求死，區區便成全你吧！」他一把摺扇時合時張，戳、撥、敲、掃、擊，輪番使用，了因雖然了得，也被攻得只有招架之力！

再過一陣，了因形勢更劣，鬼秀才冷笑道：「和尚，區區要你十招之內喪命，你眞要求死？」

了因猛一聲暴喝，掌鈸齊施，一副拚命的架勢！

鬼秀才冷笑道：「你這是求早死！」他摺扇撥開銅鈸，同時左掌迎上，跟對方的掌一擊！

「卜」的一聲悶響，了因吃不住對方的內力，身子倒退，將銅鈸射出！他像沒再用力，內腑受創更重，只覺喉頭一甜，噴出一口血箭！

鬼秀才目注銅鈸，這次他已有了準備，待銅鑼飛近，摺扇猛力一敲！「噹」的一聲巨响，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

這一擊，鬼秀才蘊力千鈞，銅鈸抵受不住鐵扇雷霆一擊，被擊毀了，同時飛落地上，擊起一片泥土！

鬼秀才慢慢走前，道：「大和尚，你還有何本領？」

了因忽然盤膝坐地，面向西方，雙掌合什，低聲誦經。鬼秀才佇步，道：「彤侄，交給你！」他振衣向前院飛去！

＊　＊　＊

鄒永勝向前院奔去，沿途都有家丁攔截，但那裡是他的敵手？擋者莫不死傷！當他來至前院，杜知人亦已被寶杖法王擊倒於地，只剩下杜知天獨力走接！

杜知地與胡虎激戰之下，憑着武功稍高，加上抱着必死之心，因此很快便將胡虎殺死，不過很快又被「統一盟」的人圍住，不讓他跟杜知天會合！

鄒永勝一至，道：「讓老夫來會他！」他長鞭一圈，便望杜知地的脖子捲去！

「統一盟」的魔子魔孫，四處找尋杜家莊的殘餘份子，務求斬草除根！不久，天色已漸晚，但杜家莊大宅屋頂却冒起一股濃烟！

杜知天知道今日一敗塗地，忽然大喝一聲，不理寶杖法王的禪杖，脫手將左手的吳鈎劍拋出！

寶杖法王連忙橫杖，再以杖尾挑開吳鈎劍，說時遲，那時快，杜知天已抱劍冒死向寶杖法王撲去！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饒得寶杖法王武功高強，這時候也吃了一驚！急忙舉杖一格，同時上身向後一仰，却飛起一脚，向杜知天小腹踢去！杜知天只求能在臨死之前，刺傷對方於願已足，全身空門百出，被寶杖法王踢個正着，身子如皮球般，向後倒飛！

「砰！」杜知天摔倒在一丈之外，他顧眼一望，經兩代人經營的家業，已被火海吞噬！

杜知天百感交集，大叫一聲：「三弟，愚兄先去一步！」吳鈎劍舉起一抹，六陽魁首彈飛落地！

杜知地沙聲叫道：「大哥等等我！」也舉起吳鈎劍欲自刎，不料鄒永勝長鞭如活蛇一般，已纏住了他的脖子，用力一扯，杜知地頸骨被拉斷，鄒永勝手腕一抖，杜知地軀體飛出，剛好摔落在杜知天屍旁！

「鄒爺有好生之德，就讓你們兄弟死在一塊兒吧！」

羣魔嘶聲大笑，剎那間，只見鬼秀才由過道飛了過來，道：「都已解決了，快退！」

烈火很快便將偌大的一座巨宅吞噬：：院裡有一個人滿身浴血，在地上艱辛地爬着，他不是向外爬，反而爬向裡面。火舌一吐，把他的頭髮和後衣燒着！

只見那人忽然有了力量，倏地自地上站起來，奔跑兩步，跳進一口井裡……

＊　＊　＊

「統一盟」羣豪站在惠山寺高處，望着那一片火海，都發出大笑。鬼秀才長笑道：「逆我者的下場，便是如此！走吧！咱們還要去常州！」

「統一盟」大軍壓境，常州的幾個白道高手，又遭殺害了，「統一盟」欲席捲武林的消息，傳遍武林。一時間，風聲鶴唳，正道之士，人人自危，武林一片腥風血雨！

＊　＊　＊

秋去冬來，冬盡春又至。島上林蒼草翠，滿目盡是碧綠，一片生機。

莫紫薇隨展砌到四劍島已十個多月。十個月來，他倆不但武功大進，而感情也更上一層樓，已至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之境。只是展砌心中尚有一個疙瘩！

對莫紫薇來說，這十個月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而展砌的武功則進步最快，在招式上他已足夠使用，只是內功，火喉和經驗還遠遠未達到自己的要求！

劍痴和劍狂日夕迫展砌苦練，且不斷創造新招。展砌單日與劍痴餵招；雙日與劍狂交鋒，由於兩老時有新招，迫使展砌須在一蹤即逝的剎那間，想出應付的招式，是以在「火喉」方面大有進步，招式使來比前大爲圓熟。

另一方面，劍心則一招劍式也不傳授，每夜若非督促展砌苦練內功，便是跟他講述「無招勝有招」之法，只是他自己也未想通關鍵的關節。反而莫紫薇的烹飪手藝大受劍心欣賞，因此劍心時時抽空指撥她練劍。

這天漁夫金帶又送糧米來了，他依照規矩，將船泊在岸邊，在船上呼叫。

莫紫薇正在谷中跟劍心習劍，聞聲住手道：「大師父，我去叫展大哥上船搬米！」

劍心搖頭道：「不必了，大師父陪你去！」他童心未泯抓住莫紫薇的手搖動着，慢慢走到岸邊，道：「金帶，你們再不來，咱們便無米下炊了！咦，……」他忽然鬆了莫紫薇的手，飛身上船。

莫紫薇定睛一望，這才發現金帶一家大小的神色都十分狼狽，披頭散髮，臉青嘴腫，雙眼佈滿了紅絲，心知有異，也跳上船問道：「大叔，發生甚麼意外？」

劍心手腕一翻，伸手扣住金帶的腕脈，金帶吃了一驚，忙道：「咱們……因爲要繞路，所以來遲了……」

劍心道：「別說話！」

莫紫薇正想替金帶說情，劍心又道：「你們沒吃飯？」

金帶的兒子道：「咱們已兩天未喝過一滴水……沒有水，那還能煮飯？」

劍心道：「女娃，快拿桶水給他們！」

「是！」莫紫薇應了一聲，轉身飛進谷裡，不一陣她便提了一小桶水來，金帶跟他子侄，正是久渴逢甘露，你一口我一口，眨眼間便將那桶水喝乾！

莫紫薇忙道：「我再去提水！」

金帶囁嚅地道：「咱們因爲缺水，已幾天沒吃過東西，可否送些食水與咱們，否則……恐怕回不了岸！」

劍心道：「女娃，你快回去煮飯！」他回頭道：「諸位先在船上歇歇！」他跳落船艙，將米拋上甲板，一共是六袋大米，兩袋麵粉，還有一些日用品。

劍心扛起四袋米，輕輕一躍，跳上岸，洒開大步進谷去了。一個青年船夫咋舌道：「這老人家若不是眞神仙，也是活神仙！」

另一個道：「要是咱們有他一半本事，也用不着害怕那些狗海盜了！」

剛才那個道：「小舟，你別做夢了！你學一生也學不到他一點丁！」

忽然展劭如飛跑至，把另外兩包米扛上肩，另一手則提起那包日用品，道：「師父破例准許你們上島，但不許亂跑！」

金帶一家都有受寵若驚之感，那個叫小舟的道：「放心，咱們不會亂跑！」於是衆人七手八脚把兩袋麵粉抬上岸，跟着展劭進谷。

展劭叫他們先在竹亭處休息，自己安頓好食物，便取茶葉沖水，然後請金帶他們進竹舍。他熱情招呼，逐一替他們斟茶。

劍心忽然出現，喝道：「不許喝！」衆人皆是一愕，金帶陪笑道：「大神仙不准咱喝，咱們不喝就是！」

劍心道：「老夫不准你們喝，是爲了你們好！須知你們已數天未曾吃東西，而此乃岩茶，喝之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要喝也得等飯後才喝！」

衆人經他一說才釋然，金帶忙道：「多謝大神仙指點！」

劍心自己抓起茶杯一口喝乾，在一張竹椅坐下，道：「好啦，你們可以說說發生意外的經過了！」

金帶嘆了一口氣，道：「還不是海鯊帮的好事？最近他們擴大勢力，這一帶海面都在他們控制之下，若讓他們發現，船上的糧食一定會搶掠一空……」

小舟接道：「半個多月前，咱們便出發了，因爲半路上遠遠見到他們的船隻，所以折回去，過兩天再出發。這次咱們先到閩北，越過澎湖列島，再北上……」

金帶替他說下去。「到澎湖本來可以上岸買水，但當地水比金貴，無人肯賣。咱們只好作罷，計算一下如果順風順水，仍可支持到仙島，但想不到後來又遇到他們的船。所以只好再繞一圈，幸好能平安到達，否則……

劍心道：「海鯊帮是甚麼東西，居然這樣橫行霸道？照這樣發展下去，即使他們不直接侵犯咱們，咱們這幾位神仙也要活活餓斃！」

展劭道：「大師父，徒兒上次便是遇到他們，而被迫落水，那副帮主叫『獨角蛟龍』魯知潮！」

小舟快口道：「咱查過，他們的帮主叫『四海龍王』厲王港，聽說跟一個叫甚麼統一的盟會有關……」

金帶道：「去年冬，『千帆帮』跟他們打了一仗，結果輸了，連萬帮主也受傷了！」

莫紫薇在柴房聽見，忍不住跑出廳傾聽。展劭急問：「統一盟的盟主是誰？」

金帶剛說了一句不知道，小舟又道：「聽人說，無錫的杜家莊，去年給他們毀掉啦！」

「杜知天？」展劭臉色一變。轉頭對劍心道：「大師父，看來統一盟是七大魔頭組織的！」

劍心急問：「司馬長勝也在統一盟之內？」

衆人臉臉相覷，展劭低聲問道：「司馬長勝便是那個『獨臂擎天』？」

「不錯！」劍心臉上忽然升起一股怒意，冷冷地道：「這個海鯊帮非對付不可！你們可知他們的巢穴在何處麼？」

金帶笑道：「咱們無拳無勇，不敢在他們勢力範圍裡捕魚，又怎會知道！只聽人提過，好像是在舟山羣島一帶！」

說着莫紫薇已將飯菜捧了出來，道：「還有一鍋子紅燒兔肉，因爲還不大爛，等下再拿出來，你們先吃吧！」

金帶見桌上已有魚有肉有菜蔬，忙道：「夠了夠了，不用再煮了！」

劍心長身道：「你們吃吧，老夫只在晚上吃東西！」金帶等人眞以爲他日間不用吃飯，也不客氣，展劭和莫紫薇親自陪他們吃。

未幾，一鍋飯已被吃光，莫紫薇還待要煮，劍心的聲音自密室傳了出來：「第一頓不能吃得太飽，多吃對腸胃有害！」

展劭道：「那大家歇一下吧，喝杯熱茶！」

金帶喝了茶便長身告辭，道：「咱們睡慣乞丐窩，睡不慣皇宮，還是回船上的好，請小哥向大神仙說一聲，而且還請賜些食水！」

展劭連聲沒問題，還拿了水桶，帶他們去取水。莫紫薇把碗箸收拾去，又再煮飯讓三位師父吃。

晚飯金帶他們在船上自己炊食，劍心等人吃飯時，不由提海鯊帮之事，劍狂道

：「劭兒，給你一個展露身手的機會！」

展劭道：「三師父要去攻打海鯊帮？」

「有海鯊帮在，咱們便隨時有斷炊之慮！」

展劭道：「劭兒早想試試三位師父傳教的新招的威力，何時出發？」

劍心道：「不急！咱們雖不害怕他們，但對方人多勢衆，總是麻煩，所以得先探準海鯊帮的虛實和巢穴！」

劍狂道：「我水性最好，由我去吧，劭兒你陪三師父去！明早把藏在後山的那艘小船拉出來，仔細檢查一下，可不能漏水！」

劍心道：「老三，你得抛空再指點劭兒的水底功夫，三天之後才出發！」這件事便這樣決定下來，次日一早，金帶等人果然揚帆離去。

展劭站在山頭，默默祝福他們平安，他把後山水洞裡的那艘小艇推落出海，再慢慢划到島前，把船栓住，仔細檢查一番。那船保存得甚是完整，展劭十分放心，又將船藏在洞中。不久，劍狂便來找他去練習水底功夫！

三天後的晚上，兩人穿上水裝，帶齊食水和乾糧，與劍心等人告別，莫紫薇見愛郎要去涉險，十分担心，走前低聲道：「展大哥，你要小心！」

劍狂不耐煩地道：「行啦，有我你還担心甚麼？劭兒，下船！」

展劭道：「紫薇，我一定會平安回來，你放心！」他一頭鑽進小洞，把小船推出來，劍狂跳上去，小船便出發了，莫紫薇站在山頭上，呆呆地望着小船。俄頃，小舟便爲夜幕吞噬。

莫紫薇返回竹舍，躺在床上，心中老是不踏實，翻來覆去，了無睡意，也不知過了多久，她忽然聽見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大吃一驚，急快快坐了起來，剛換好外衣，已聽見展劭叫道：「大師父，海鯊帮來攻咱們！」

竹舍內立即响起一陣雜聲，劍痴開門道：「他們到了沒有？」

展劭道：「咱們小舟剛駛了半里，便見到幾艘大船，向這邊駛來，因此急忙折回來，三師父守在後山上！」

劍心道：「好極了，這倒省得咱們去找他！老二，你守出右邊，我守在左邊，劭兒跟女娃守在前山，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打草驚蛇！」

莫紫薇穿戴整齊，連忙提劍立廳，劍心又道：「不可點火，先讓他們進山谷！」

展劭一把拉着莫紫薇的手，道：「紫薇，快跟我來！」兩人一口氣奔至前山，在石後探頭望去，只見兩艘雙桅大船正悄悄地在泊岸。

展劭帶莫紫薇到一棵小樹後面，道：「紫薇，這樹有機關，如果有人冲上來，你立即劈斷樹幹！」說罷他倆向橫掠去，伏在另一處。

莫紫薇心頭怦怦亂跳，緊張得掌心冒汗。不久，谷中便出現了好些人影，與此同時，她又發現對面後山也出現了許多人影，相信他們是由後山爬上去的！

海鯊帮對付他們五個人，居然動用了百多個人，實在大出莫紫薇的意料！

忽然後山上，有人喝道：「海天三劍聽着，咱們這次是奉厲帮主來邀你們入伏的！」此人赫然是統一盟的堂主：「獨眼龍」鄒永勝！

他話音剛落，谷中便亮起二三十根松枝火把，照得四周一片光亮，莫紫薇連忙伏下。

鄒永勝連喊三遍，谷中沒一絲動靜，前山那邊的指揮者便是魯知潮，他也大聲叫道：「海天三劍，咱們知道你們並未離島，不用裝死！」

鄒永勝道：「鄒某再喊三聲，再不出來，便不客氣了。一、二、三，射！」數十枝火箭忽然齊向竹舍射去！不久，竹舍便已着火！

劍心笑聲在左山响起，笑聲未落，劍狂已自黑暗中撲出，直向鄒永勝飛去！

由於後山山上沒有火把，因此海鯊帮居然沒人知道，直至現身，鄒永勝才覺得殺氣盈空，大驚之餘，急忙後退，劍狂長劍過處，一個大漢已斷爲兩截！劍狂左脚已踢飛一人，仍向鄒永勝飛去！

鄒永勝叫道：「快截住他！」掏出長鞭抽出！

劍狂一聲不响，身子一歪，已抓住一個嘍囉，向鞭梢送去！「啪」的一聲响，鞭梢已纏住了那個嘍囉，劍狂左手一落，已抓鞭梢，身子再度飛前，長劍挾風急刺而出！

鄒永勝本來趾高氣揚，一心以爲憑藉人多，很容易便可將四劍島夷爲平地，不料被劍狂攻個措手不及，成名兵器又被對方抓住，心慌意亂之下，急忙鬆了長鞭，向山谷飛去！

劍狂大喝一聲：「那裡跑！」抱劍急追，不料那些嘍囉已趕了過來，截住劍狂！

劍狂大怒，長劍急捲，「噗噗」兩聲，兩個嘍囉已中劍，滾落山谷！他眼看追不上鄒永勝，便回身向那嘍囉殺去，一口氣殺了十多個人，只殺得那些嘍囉，胆戰心驚，有好幾個還被同伴擠落山谷！

忽然有人叫道：「快點火把！」不錯，這才是上策，因爲海鯊帮的人武功低劣，在黑暗中視物大大不如劍狂，且又失地利，豈能抵擋？

劍狂循聲飛去，找那發話的人，不料那人也擠了上來，兩人迅即會合，兩柄長劍，「噹噹噹」連格三記！

劍狂微微一怔，忖道：「想不到居然有人能擋我三劍！」他鬥志更增，揮劍更急，那人退了幾步，劍勢未亂，劍狂忍不住道：「報上名來！」

「統一盟堂主譚延奐！」

話音剛落，附近便亮起幾根火把，譚延奐急道：「快將他圍住，不許給他溜掉！」

「放屁！老子會溜掉？」劍狂攻勢更盛，把譚延奐迫退幾步！

譚延奐急怒攻心，喝道：「你們都死了麼？還不過來？」那些嘍囉得到他的指示才一湧而上！

劍狂毫不畏懼，掌脚配合長劍的攻勢，眨眼間又消滅了三個敵人，但對方一多一有空位，便有人補充。

魯知潮見劍心左右面山上現身，手臂一揮，弓箭手改變目標，千箭齊發，向左面山射去！

＊　＊

這些箭有一部份是火箭，刹那間左面山一片光亮！劍心久已不用兵器，但今夜形勢有異平日，是故他也取了柄劍出來！

那些箭射至山上，力道已不足道，有些根本未至他身前便掉下，劍心毫不困難便把射來的箭撥掉。「來者何人？」

魯知潮叫道：「海鯊帮副帮主魯知潮！」

劍心哈哈大笑。「來得正好！」他忽然抱劍向谷中飛去！這一着不但使山上的展砀吃了一驚，連海鯊帮的人也覺得奇怪！

刹那間，劍心已走至半山，魯知潮急道：「他媽的，你們都成了傻子啦？還不快射箭？」

話音剛落，弓箭手又再發箭，千百枝箭都向劍心射去！劍心猛一聲長嘯，人去勢不停，長劍舞得像一團白光，長箭紛紛落地。

這時候，守在右面山上的劍痴，見劍狂被對方團團圍住，便悄悄繞過去。他在黑暗中突然現身，長劍連點，幾個持火把的嘍囉，倏叫身亡。

劍痴潛身過去，揮劍攻擊譚延奐，劍狂得劍痴之助，如虎添翼，喝道：「今日教你們來得去不得！」他長劍過處，嘍囉們無不披靡，很多都失足滾落山去。譚延奐心胆均裂，冒險飛奔下山，一個失着，被劍痴在後背上加了一劍！

劍狂道：「老二追下去，今日教這些畜牲全葬身在此處！」兩人聯劍殺下山，山坡上染滿了鮮血。

展砀見大師父衝下山大驚，便在山上現身，叫道：「魯知潮，上次在船上殺你不死，今日你送上門來，便要你把命喪！」

魯知潮依稀認得他，叫道：「臭小子，你有種的便下來！」

展砀吃笑道：「你們倚仗人多，無種的是你，假如你還有點人味的，便上來跟少爺決一死戰！」

魯知潮才不傻，他轉頭道：「景堂主，請你帶些人上去，務必將那小子碎屍萬段！」原來此次統一盟派了幾個精於水性的堂主到海鯊幫，助厲王港平定水城方面的反對勢力，魯知潮也因此才敢來捋虎鬚！

當下景開恩便帶了一隊嘍囉慢慢上山，展砀待他們走近突然抽劍斬斷一棵小樹，刹那間只見山坡上許多巨石，突然向下滾去！原來這是他事前設下的機關，山上的許多石頭都被他做了手脚，用繩索網子兜住，繩子的另一端則縛在樹上，樹一斷，巨石自然滾下。

景開恩及那些嘍囉們見狀，無不大驚失色，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不是後退，便是向旁爬去。

展砀低聲喚道：「紫薇，斬樹！」

莫紫薇亦立時把面前的小樹斬斷，她這一邊的石頭和擂木更多，眨眼間，那十多個嘍囉，無不被擊中，就是景開恩也被撞斷了一條腿，幸而他見機得早，立即伏在一塊大石後面藏住！

山下的巨石和擂木都滾到谷中，那些圍攻劍心的海鯊幫嘍囉，紛紛走避，被劍心乘機殺了不少人！

魯知潮又驚又怒，急道：「小心他們還有埋伏！」

展砀道：「紫薇，咱們下山去！」兩人聯劍殺下去，很快便替劍心解了圍。

劍心道：「砀兒，多殺無益，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展砀道：「砀兒正想跟魯知潮算帳！」他提高脚跟一望，見魯知潮就在不遠之處，於是殺了過去。

雖說海鯊幫都是一些殺人不眨眼的海盜，但經過這一段的時間，先後已死傷四五十個，餘下來的那六七十個，都已銳氣全消，恨不得脚底抹油，因此，展砀並沒有受到多大的攔截，便殺至魯知潮身前。

「姓魯的，你今日是打錯算盤了，留下命來吧！」

海鯊幫的確打錯算盤，事前他們只知島上住着幾個隱世高人，武功深不可測，但萬料不到，竟會這般的扎手，事實上，即使將攻打杜家莊的人手，調來此處，統一盟也未必能討到好處！

魯知潮此刻亦知不妙，但只好硬着頭皮上前，喝道：「你們還不一齊來？」他揮動厚背刀，先向展砀殺去，旁邊的幾個頭目，也取出兵器湧向前！

莫紫薇因爲劍痴和劍狂已殺下山，無心再助劍心，因此抽身向展砀那方殺去。見狀叱道：「不要臉，人多欺人少，吃姑奶奶一劍！」她上次幾乎葬身大海，對海鯊幫一伏，亦恨之入骨，出手絕不留情。

劍狂下山衝殺了一陣，頻呼痛快，大聲道：「怎地都是些飯桶？有誰敢來跟某家大戰？」

他尋了一陣才找到譚延奐，揮劍急斬，嘍囉見到他，如見瘟神，紛紛走避。譚延奐咬牙道：「咱們統一盟大軍不日就將殺至，你們這幾個老東西，遲早會被消滅！」

劍心隔遠問道：「司馬長勝在何處？」

「在本盟總舵裏，你有種的便去找他。」

劍心長笑道：「他不來找我，我遲早也要去找他！只是這二十一年來，他生活在深山大澤裏，才可以苟活至今，快說，你們總舵設在何處？」

譚延奐不答，劍心劍掌齊施，當者披靡，他兩個起落，已至譚延奐身旁，道：「老三，你去岸邊！」他向劍狂做了個手勢，劍狂會意，轉身而去。

譚延奐見他目露凶光，心頭大駭，結結巴巴地道：「我地位低微，不知道總舵設在何處。」

劍心冷冷地道：「你要投降，還是要跟老夫放手一搏？」

譚延奐雙脚發軟，身子微顫，道：「投降又怎樣，不投降又怎樣？」

「不投降者死，投降之後，老夫自然不殺你們。」

譚延奐道：「我……我投降……」他剛才已被劍痴和劍狂殺怕了，深知非他們之敵。

鄒永勝喊道：「譚延奐，你投降之後，盟主還能放過你麼？別幹傻事，咱們只要抓到那女娃，便可以轉危爲安！」

這一句話提醒了魯知潮，忙道：「孩兒們，快拿下那女娃！」

劍痴猛地一聲長嘯，如猛虎出柙般，向莫紫薇那裏飛去，這一次他才顯露出眞正的實力，掌風過處，那些嘍囉都如毬彈開。

莫紫薇今非昔比，雖然在重重圍困之下，仍能保持鎭定，直至劍痴趕至，連衣角也沒損傷。

鄒永勝趕了過去，長鞭急抽，道：「老譚，咱們聯手，尚有一分勝算。」

譚延奐精神一振，揮劍配合長鞭的攻勢，向劍心刺去，劍心道：「老夫多年來未與人交手過，今日便過過手癮吧！」他以劍對劍，以袖對鞭，攻勢依然十分凌厲。

鄒永勝大吃一驚，忖道：「看這老頭的武功，怕不在魏副盟主之下，魯知潮這狗賊太魯莽了，連累了咱們一條老命！」

激戰間，鄒永勝見劍心後肩露出破綻，不由得目光一亮，雙脚一彈，長鞭斜刺裏抽出，直指劍心的斜肩。

劍心背後似乎長了眼睛，忽然半轉身子，將譚延奐的劍黏住，劍刄跟着譚延奐的劍脊滑下，直削其手指，嚇得譚延奐忙不迭吸氣倒飛。

說時遲，那時快！鄒永勝的長鞭已至，劍心左邊回身一撈，居然抓住了鞭梢。

鄒永勝大驚，急忙用力抽動，忽然長鞭上傳來一股陰柔之勁，透過掌心手臂，直衝內腑，那股陰柔之力，一至體內，倏地擴散，鄒永勝如胸中叉，五內疼痛欲裂，知道對方使的是武林罕見的「借物傳功」之技，急忙放手，可是他剛退了兩步，一口血箭已冲口噴出！

劍心抓住鞭梢，掄臂一揮，長鞭反捲住鄒永勝的身子，手臂再一掄，一抖腕，鄒永勝的軀體，便如皮毬般向山坡處飛去。

劍心拋下長劍，向譚延奐走去，譚延奐心胆盡裂，霍地跪在地上，悲聲道：「譚某願意投降！」

劍心上下在他身上戳了幾指，將他拋在一邊。與此同時，岸邊那裏正是一片火光，原來劍狂放火將泊在岸邊的兩艘船燒掉。

海鯊幫嘍囉見狀，均面面相覷，此刻鬥志全失，好些人都站在一旁，採取觀望的態度。

劍狂返回谷中大聲喚道：「你們的船已被燒掉，再不投降，便只有被殺一途！」

也不知由誰開始，刹那間，谷中跪滿了一地的人，連魯知潮旁邊的幾個頭目也捨他而去，只剩下他一個，展砀哈哈笑道：「魯知潮，你不是自稱有種麼？現在咱們倒可以放手一搏了。」

魯知潮知道他不會饒恕自己，大喝一聲，揮刀急剁。展砀在十個月前便已不怕他，此刻更不將他放在眼中，從容抵擋！

待到魯知潮連攻十七刀，他才貿然反擊，只八劍便將他的厚背刀擊落地上，展砀走前一步，劍尖抵在他胸膛，道：「如何？」

魯知潮臉色一變再變，忽爾向前一挺，將自己心房送進劍刄裏自殺了！展砀微微一怔，覺得他還不失是一條漢子，不再爲難他，手腕再送前兩寸，送他上路。

＊　＊　＊

旭日東升，陽光灑在四劍島谷中，今日的景象大異以往，滿地屍骸殘肢，萬里染滿了鮮血，看得莫紫薇直打冷顫，好幾次沒嘔出來。

未死的海鯊幫嘍囉，一共有四十多人，全部投降。三劍仙跟展砀，着令嘍囉們將屍體拋落大海。接着又叫他們清理山谷。

根據頭目的口供，展砀終於找到了匿在山坡大石後的景開恩，景開恩斷了一腿，已不能再戰。展砀先繳了他的兵刄，問道：「閣下是統一盟的堂主？」

景開恩道：「在統一盟是副堂主，在海鯊幫是外三堂堂主，不過未正式宣佈！」

「統一盟總舵設在何處？」

「不知道，因爲統一盟的堂主分三級，只有一級的堂主才知道，其他人都是聽憑上級的指示而行動的。」

「總盟主便是唯四海？」

「應該是的，我未見過，咱們這些人之中，鄒永勝的地位最高，他是一級堂主，跟魏副盟主許多年了。」

展砀暗嘆道：「可惜他已被大師父殺死了！」當下又問：「你加入統一盟多久？」

「半年多，我是被迫的……妻兒在他們手中，不能不聽令。」

「好，我不跟你計較這個，再問你一件事，海鯊幫的總舵設在何處，你該知道吧？」

景開恩猶疑了一下才道：「在舟山羣島裏的一個小島，因島上形似葫蘆，故名葫蘆島！」

「島上有多少個高手？」

景開恩苦笑一聲：「高手兩字是沒有準則的，在一般人眼中，景某已是高手，但在令師眼中，不啻是個無名小卒，不堪一擊！」

展砀微微一哂。「海鯊幫跟統一盟有何關係？」

「海鯊幫本來是個獨立的組織，魯知潮便是幫主，後來被木劍副盟主收服，成爲統一盟征服各水路英雄的一個組織，便派了許多高手進入，並將魯知潮貶爲副幫主，現任幫主厲王港本來是統一盟的一級堂主。近日因爲與千帆幫一戰，盟主再派一批人支援，在下跟鄒堂主，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加入的，鄒永勝是副幫主之一，譚延奐是外三堂總堂主！」

「統一盟還有多少個正副堂主在裏面？」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但總數也有十來個！」景開恩忽然反問：「你們準備攻打海鯊幫？」

展砀見他頗肯合作，不由反問：「你有什麼建議？」

景開恩道：「老實說，我也望你們搗爛海鯊幫的總舵，如此咱們不但可以推卸責任，甚至可以乘機溜掉，改名換姓，躲避統一盟。」

展砀微微一怔，道：「你不是說妻兒在他們控制下麼？」

（未完・九）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道士再次借冷血的屍、還雷老大的魂，擺齊「架生度牒」的還魂釘、催生符，口中唸唸有詞：敕敕「如律令」、雷老大的魂無法附入冷血的「魄」、還魂釘釘入冷血的軀體內，說也奇怪，冷血殭屍也似的轉身，躍出棺材外，能開口說話：說出他練旁門七傷七殺絕命內家功夫，傷死一次，內功好一次，而且健步奔出義莊離去。張道士「莫明奇妙」的原因何在？百思不解、雷老大責罵他理論不符實際，張道士不氣餒要再試，用方老頭剛死的屍體釘入還魂釘三枚，正在成功，却被花老二馬老三破壞，功敗垂成，方老頭復活變成人不人鬼不鬼……

變成陰陽人　能行屍走魂

花老二一直往野外奔，一步一回頭，遠遠看見方老頭，兩條腿如何敢停下。

若是雷老大本人，早已將花老二追上，現在這個却是方老頭的身子，年紀一大把，風濕心臟病，跑來當然很吃力。

兩個一個胖一個老，跑到了野外，都已大感吃不消，不住的喘氣。

花老二忍不住坐在地上，方老頭亦抱着一條樹幹拚命的喘氣，歇了好一會，才追上前。

花老二一見立即爬起來，繼續前奔

方老頭目光一轉，立即一旁繞開，抄捷徑追前

花老二跑着回頭一望不見方老頭，以爲已將方老頭拋下，冷不防前面樹叢一開，方老頭一下子撲出來，一驚摔翻地上，反而避開了方老頭的一撲

方老頭亦一個餓狗搶屎撲倒地上，一滾爬起來，奮力再撲，終於撲在花老二身上，一輪拳脚展開，往花老二身上招呼

花老二拚命封擋，挨了三幾下拳脚，元寶般翻倒在地上。

方老二一拳再要展開，氣力却已接不上，一停下，花老二馬上爬起來，往前逃命。

方老頭喘着氣只好再追前。

× × ×

花老二一路上跌跌撞撞，連滾帶爬的，終於來到了一間和尚寺前面，爬着上了石階，方老頭已追上前來，手一探抓住了他的一隻靴子。

他也總算懂得來一招金蟬脫殼，脫掉靴子，連滾帶爬的滾進了寺門內。

方老頭喘着氣，反手丟掉靴子再追上，一步才踏入寺門，眼前便一團佛光湧來，一個身子隨即反彈開去，摔翻寺外地上，一陣難以言喻的痛苦感覺。

他到底已有鬼性，立時明白是什麼回事，那種難以言喻的痛苦感覺隨即再襲上心頭。

花老二那邊回頭看見，亦明白是什麼回事，摸摸心窩，鬆一口氣。



方老頭隨即大喝道：「花老二，你出來——」

這一下大喝跟着便是一陣咳嗽，花老二聽着笑容綻開了一臉，有恃無恐的揚揚手。「你有種的便進來——」

方老頭氣極往前三步跨進，隨即痛苦的掩着心窩退下，手指花老二，說不出話來。

花老二自然更開心，揚着手，連聲道：「進來啊進來啊。」

方老頭不由破口大罵，却只有跳脚大罵的份兒，再不敢往前闖。

張道士果然不是廢話，佛門聖地對花老二來說的確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 × ×

馬老三也知道佛門聖地安全，可是要他削髮爲僧却是萬萬不可，對自己的形象他一向非常小心，所以他考慮到衙門的監獄。

要犯法才能進監獄，該犯什麽法，馬老三仔細考慮下來，還是調戲女人最爲合適。

也所以一覺醒來，他便跑到大街上，靠牆而立，瞇着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只等合適的女人經過。

老天也好像有意跟他開玩笑，半天下來，經過的都是男人和小孩子，難得有一個年輕的女人經過，却是一臉的痲花，醜得可以。

她雖然對馬老三大感興趣，一眼瞧見先揚手打招呼，馬老三却是不由打一個寒噤，偏過身子，跟着雙手掩住了眼睛。

然後他從指縫中看見了另一個女人，不由張開手指望去，張盡了還是看不到那個女人的身子。

好像那麽胖的女人也的確罕見。

馬老三歎一口氣，望向另一個方向，這一次總算讓他看見一個身材不錯，衣着也頗爲入時的女人背影。

那個女人扭動着腰肢，走來並不快，馬老三喜出望外，脚步放開，三步並作兩步，很快便追上，一手先搭上那個女人的肩頭，再來一聲：「美人兒——」

那個女人應聲轉身，背後看來不錯頗迷人，相貌却有些嚇人，年歲最少也巳在四十以上。

她接問：「是你叫我美人兒——」一臉笑容巳綻開，這笑容對馬老三來說也是一種打擊。

馬老三一張臉立時苦起來，一聲：「媽媽——！」

那個女人一呆，破口而出一句：「去你媽的。」

不等她說完話，馬老三巳一匹馬也似狂奔了開去。

轉過街角，馬老三才停下來，不由長歎：「今天也不知道遇上了什麽霉運，平日看得上好看一點的女人也不知跑到了那裏去，不是胖便是醜，要不是老得要命，說我會調戲她們，那一個會相信。」一頓他又一聲歎。「本來打算犯一條調戲良家婦女的罪名，進監倉去住上幾天，但這樣子的女人，叫我如何下手？」

嘟喃着他垂頭喪氣的往前行。

經過小酒家他才回復多少希望，脚步一轉，滿懷希望的衝進去。

他記憶所及，萬人迷每天這個時候都是在小酒家內喝酒。

店小二馬上迎上去，叫一聲：「馬大爺。」

馬老三沒有回答他，目光及處，一陣失望，萬人迷意外的並不在小酒家內。

「萬人迷那兒去了？」馬老三隨即問道。

「今天還未見出現，平日她也是沒有客人才會跑到這兒來，你找她？」

「還要調戲她！」馬老三一個餓虎擒羊姿勢。

店小二一呆：「你沒有問題吧？」

馬老三立即問：「她難道不够漂亮，身材難道還不够迷人？」

店小二笑了！「誰也知道她就是這樣子才被人叫做萬人迷。」

馬老三打了一個「哈哈」。「現在若是讓我看見了我馬上調戲她。」

店小二又一呆。「你好像忘了她是幹什麽的？」

「她是幹什麽的？」馬老三突然一呆，反手往自己腦袋拍一把。「該死。」

店小二接問：「馬大爺怎麽突然想到要調戲一個在妓院的妓女？」

馬老三搖頭。「現在不想了。」

店小二呆望着他，當然不明白，馬老三伸手一拍他的肩膀。「我現在要調戲一個良家婦女。」

店小二簡直變成了傻瓜。

馬老三接問：「那兒有看來上眼的良家婦女，你快快說來。」

店小二大搖其頭。「馬大爺大概不知道調戲良家婦女隨時會被拉進監倉。」

馬老三大笑。「這是最好不過了。」

店小二只有搖頭，也就在這時候候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傳來：「馬叔叔。」

馬老三一怔，回頭望去，花鳳出現在小酒家門外，往內一望，走進來。

「阿鳳——」馬老三脫口叫出來。

「是我——」

「太好了，」馬老三眉飛色舞的，一面搓着雙手一面連聲：「太好了。」

「什麽太好了？」花鳳當然是很奇怪的問。

馬老三又是一句：「太好了。」

花鳳搖搖頭。「馬叔叔，我要問你一件事。」

「看來看去還是你最漂亮。」馬老三牛頭不對馬嘴的接一句。

花鳳接問：「你可知道我爹爹在外面闖了什麽禍？」

「你爹爹？」馬老三打了一個「哈哈」，「別管他，先弄妥我這方面。」

「什麽事？」花鳳奇怪的追問。

馬老三突然伸手捏住花鳳的下巴，花鳳立時怔住在那兒。

「叫啊——」馬老三接嚷。

「叫什麽？」花鳳更奇怪。

「非禮。」

「非禮——」花鳳又一怔。

「你不叫，我更進一步的了。」馬老三鬆開捏着下巴的手，然後來一個餓虎擒羊。

花鳳眼快，一閃避開，脫口叫出來：「非禮啊——」

「叫响亮一些——」馬老三伸手往花鳳的屁股摸一把。

「非禮啊——」花鳳不由自主脫口大叫。

「再叫响亮一些。」馬老三伸手再摸向花鳳的屁股。

花鳳一聲「非禮啊——」閃身避開，馬老三正要再有所行動，一個人巳從外面衝進來，大喝：「那一個光天化日之下調戲良家婦女？」

這個人也不是別人，乃是方鵬。

馬老三沒有在意，很自然的用手一指鼻尖：「是我——」

「是你——」方鵬當然不會認不出馬老三。

馬老三這才發現是方鵬，一驚慌忙搖手：「不……不是我——」

話還未說完，方鵬巳出手，拳頭狠狠的打在馬老三的肚子上，只打得馬老三叫苦連天。

捕頭也就在這時候帶着兩個捕快，在店門外經過，聽得呼叫聲，探頭一望急衝進來。

「什麽事什麽事？」捕頭伸手一指，大喝一聲：「住手——」

方鵬停手，望捕頭一眼。「這個老而不非禮女——」目光落在花鳳面上，連忙改口：「少女——」

馬老三脫口一聲：「沒有這種事。」

「哦！馬老三——」捕頭終於看清楚馬老三的面目。」

馬老三這時候亦看清楚來的是捕頭，連忙又承認：「是，是有這種事。」

「是你非禮少女？」捕頭再問。

馬老三雙手一拍，忙道：「抓我去坐牢吧。」

花鳳看了馬老三一眼，有些不忍的搖搖頭，上前求情。「他是我爹爹的結拜兄弟。」

捕頭一怔，立即一聲。「如此更加罪加一等。」

馬老三應聲大叫，「對，我是罪有應得，你抓我坐牢好了。」

花鳳又求情。「他喝了酒，不是有意的。」

馬老三立即否認：「沒有啊。」

捕頭隨即喝一句：「把他抓起來。」

兩個捕快正要動手，花鳳話巳接上：「他眞的不是立心不良，饒他一次吧。」

捕頭瞪着花鳳。「你意思是說我們就是起訴他，你也不會做證人的了？」

花鳳搖頭：「不會——」

旁邊方鵬看看花鳳，脫口大讚：「姑娘，你心腸太好了。」

花鳳看看方鵬，不知怎的，臉兒竟然紅起來，方鵬立時看呆了眼睛。

捕頭看着花鳳，再看看馬老三：「沒有原告，抓你回去也是白廢氣力。」

馬老三連忙上前抓住捕頭的臂膀：「你拿我回衙門去吧。」

捕頭瞪着他。「你很想吃官家飯？」

「想得很。」

「你就是不知道近來米價大張，要吃便宜的，那有這麽容易」捕頭揮手拍開了馬老三的手。

馬老三看看自己的雙手，一咬牙，突

然揮拳向捕頭的面部擊去，捕頭眼看是避不開的了，驚呼聲中，方鵬及時一拳橫來，架開了馬老三的一擊

捕快驚魂甫定，大喝一聲，說道：「斗胆——」

馬老三大聲回應：「我要你這個糊塗蟲明白。」

「什麼？」捕頭不禁一呆。

「你就是不知道我先後強姦了一千零一個女人，殺了一百零一個？」

捕頭又一呆，「你不是要告訴我，你就是北京城那個大狂魔。」

「哈哈——」馬老三仰着臉，「就是我。」

捕頭腳步一退，揮揮手，大喝：「抓起來——」

兩個捕快應聲一齊撲上，抓住了馬老三的肩膀，馬老三反而大樂

捕頭也很快樂，笑顧方鵬：「你眞是我的福星，先一個殺手再一個色魔，這回我就是不要連升三級也不成的了。」話聲接一低，「我這個人也很通氣，給一個機會你認識一個美麗可愛的少女。」一頓語聲接提高，向花鳳：「這位姑娘受驚了，麻煩你送他回去！」

方鵬呆一呆，那邊花鳳已向他望來，目光接觸，兩人都有觸電也似的感覺。

「這位姑娘請——」方鵬硬着頭皮先開口。

花鳳點點頭，有些害羞的往外走，捕頭看着心頭大樂，回看馬老三，一張臉才板起來：「押他回去——」

× × ×

出了小酒家，一路上馬老三輕鬆快活，到了衙門附近，無意往側一望，馬老三身子不由一縮。

方老頭正從那邊左顧右盼氣憤憤地走來，看情形他只是寺院那邊沒有辦法對付花老二，回頭找其他人，就是想不到在這裏遇上馬老三。

馬老三不是那麼突然一縮，他也不會在意，一眼瞥見，立時向這邊衝來

馬老三大驚失色，急忙衝向衙門，兩個捕快要拉也拉不住，走在前面的捕頭亦給撞得打一個旋子。

他以爲馬老三要開溜，正要着人追捕，目光及處，却見馬老三已在衙門內。

「你這個小子——」捕頭方要罵，馬老三已嬉皮笑臉的回答：「我實在太喜歡這個地方了，一看見，兩條腿便不由快起來。」

一個捕快不由搖頭：「這個小子的腦袋一定是很有問題。」

捕頭冷笑。「否則也不會變色魔。」

他們跟着走進去，眼中所見，馬老三就是眉飛色舞的，他們當然不知道，馬老三這眉飛色舞的表情，其實是讓方老頭看的。

看見馬老三跟捕頭捕快走在一起，方老頭已有些顧慮，但仍然走前來。

到了衙門前，方老頭却是不由自主停步，他眼中所見，衙門煞氣冲天，尤其是供奉的關帝像豪光萬丈，多看一眼，他也有刺痛的感覺

越接近那種刺痛的感覺便越強烈，他不由伸手護住了眼睛，再也不敢行前。

馬老三看在眼內，更加快樂了。

× × ×

給關進大牢，馬老三更覺得安全，雙手抓着鐵柵，不由自主的大笑起來

「這小子簡直變態。」一個捕快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要不是變態也不會做那種事。」另一個捕快回答。「這都是人渣。」

馬老三只顧大笑

也就在這時候，牢中四個陰陽怪氣的囚犯從後面圍上來，一個的一隻手輕輕摸上馬老三的屁股

馬老三突然發覺，笑聲一頓，回頭望去，看見那四個囚犯色迷迷的樣子，不由一呆

「樣子不錯啊。」

「身材也夠動人的」

「你們看他的肌膚，多麼光滑」

「聲音也夠動聽。」

四個囚犯，怪聲怪氣，只聽得馬老三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他脫口驚問道。

外面一個捕快回答：「這個牢是囚禁色情狂色魔的。」

話說完兩個捕快便往外走，馬老三連忙大叫：「你們這樣便要離開的了？」

一個捕快回頭吐一口唾沫：「你們這些人渣，多看一眼也倒胃。」

「喂，你們——」馬老三探頭出鐵柵大叫。

兩個捕快頭也不回，往外走去

四雙手也就在這時候摸上馬老三的身子，馬老三尖叫一聲，一隻猴子似的爬上了鐵柵，那四個囚犯同時追上去，身手的靈活絕不在馬老三之下

馬老三一面尖叫一面閃避，監牢局限環境，根本就沒有躲避的地方，四個囚犯隨即四面包圍過來，一個終於伸手抓住了馬老三的足踝

他們力氣也不小，抓着用力一拖，便將馬老三拖了下來，其餘三個囚犯跟着撲至。

馬老三尖叫連聲，眼中所見都是四個囚犯淫邪的嘴臉，不禁由心寒出來

那刹那，他亦突然生出了一種要被強姦的感覺

× × ×

方鵬這時候與花鳳走在街道上，這條街道並不長，兩人走來却是慢得很。

方鵬顯得有些手足無措，花鳳一直低着頭，偶然抬頭看一眼，臉便紅一分。

她很少外出，對於男孩子也是第一次這樣接觸，何況方鵬的樣子也頗爲英俊。

兩人之間也沒有什麼話題，到現在還是說着馬老三那件事

「那個馬叔叔不錯是有些壞，但以前在我面前還是一本正經的，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今天變成這樣子。」花鳳實在不明白。

方鵬不由自主的一句道：「這也不壞啊。」

他意思是說因爲馬老三這樣他才有機會認識花鳳，這意思花鳳當然不明白，詫異的看着方鵬「你說什麼？」

方鵬面對花鳳，腸子性子也變得直起

來，應聲：「要不是這樣，我也不會認識你。」

花鳳的臉羞紅起來。「爹以前是不讓我隨便到街上跑的。」

「我爹爹也是。」

「他很疼你的。」

「每一天都有兩樣美點招呼。」

「這麼好？」

「一是打，二是罵。」

花鳳嬌笑起來，方鵬看着呆了眼，一會才問道：「是了，你爹爹現在是否在家裏？」

「不在——」

方鵬鬆一口氣。「這好多了。」

花鳳有些憂慮的接上口：「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他跑了去做和尚。」

「哦？」方鵬一怔。

花鳳搖頭。「我爹爹就是這樣，問他原因總是不肯說，好像有很多苦衷的。」

方鵬笑笑。「這陣子的人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目光一轉，手一指。「看那個道士。」

那個正是張道士，頭戴着芭蕉綠帽，低着頭走來。

花鳳看在眼內，不由「噗哧」一笑。

張道士應聲抬頭，連忙低下，雙手抓緊了那頂綠帽，唯恐被風吹去，被方鵬認出眞面目。

恐怕被方老頭看見，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方老頭這時候正從方鵬後面走來，他看不見張道士，却看見與花鳳走在一起的方鵬，舊恨新仇同時湧上心頭。

他脚步一快，從張道士旁邊走過，追向方鵬。

張道士鬆一口大氣，聳聳肩，由心笑出來，冷不防前面一株樹，一頭撞上去，只撞得昏頭昏腦，滿天星斗。

× × ×

一路上方鵬花鳳有說有笑，並沒有在意從後面追踪上來的方老頭。

方老頭一路上只等機會暗算，就是等不到適當的機會，心中有氣。

來到了花家，花鳳開門進去，方鵬跟進去，反手將門關上，方老頭正追上前來，冷不防門關得這麼快，面正撞在門上。

他掩着鼻子蹲下，隨又移前幾步，耳貼着門板偷聽，那知道門突然又推開，將他撞翻在石階下，昏頭昏腦的，一時間爬不起來。

方鵬沒有在意，他依依不捨的倒退出來。

花鳳送出門外，方鵬脚步險些沒有在石階上踏穩，尷尬的一笑，試探着問：「明天見——」

花鳳含笑點頭，將門掩上。

方鵬若有所失的，好一會才定下心神，往外走去，心甜如蜜，陶醉之至，當然不知道方老頭又從後面跟上。

× × ×

走過大街，方鵬仍然是陶醉得要命。

方老頭那邊小巷上冒出來，手抱着一條木柱，一看方鵬快接近，忙又縮回去，蓄勢待發。

方鵬終於在小巷外經過，方老頭手抱木柱便要衝出，狠命撞去，那知道才要動，心臟又病發，一步還未跨出，氣已接不上，到這口氣接上，衝出小巷，已是一尺之差，變了從方鵬身後衝過，衝進了對面小巷，一步踏錯，立時連人帶柱摔翻地上，一陣亂响。

方鵬若有所覺，回頭看看，却沒有在意小巷，看見後面街道上並無不妥，繼續前行。

好一會，方老頭才灰頭土臉地從小巷內鑽出來，樣子狼狽，一氣之下，心臟病又發作，扶着牆壁不住喘息。

× × ×

方鵬回到家門，開門進去，反手將門關上。

後面方老頭又是遲來一步，手執大棒，衝到門前才收住勢子，團團一陣亂轉，一側轉去。

轉到了圍牆下，方老頭搬來當日道士偷窺方家所用的梯子，往上爬去，上到了牆頭，冷不防脚下一滑，一個觔斗便栽進去。

他是方老頭的身子，雷老大的靈魂，但雷老大這個靈魂現在仍然忘記是方老頭的身子，仍然以為自己是完整的一個雷老大，來到了方老頭的屋子，也只想到偷進去。

× × ×

方老頭這一下子栽進院子裏，當然又是一陣亂響，方鵬在堂內聽到，老鼠也一樣。

這時候夜幕已低垂，老鼠往外一看，有些奇怪。「好像有人偷進來。」

「不會吧。」方鵬搖搖頭。「這裏是什麼地方，知道我在這裏還敢偷進來，吃了豹子膽？大概是那個頑皮的娃娃將什麼東西丟進來。」

「不管這個，少爺，有一件事……」

方鵬截住。「什麼事明天再說，我沒有興趣——」

「是關於老爺的——」老鼠叫起來。

「老爺不是死了……」

「他的墳墓被挖開——」

「什麼？」方鵬半信半疑的。「那有這種事？」

老鼠叫道：「是有的，那兩個仵工方才來告訴我，老爺的墳墓眞的給挖開了，少爺你再不回來，我準備一個人也要去那邊看看——」

「我們只是冷血一個仇家。」

「也不知是那一個這麼缺德。」

「去看看好了。」方鵬到底還有一些孝心，轉身往外走，老鼠手抓燈籠，忙亦快步追上

× × ×

深夜的墓地當然陰森恐怖，搖晃的燈籠光照下，連人面看來也一樣有些詭異

方鵬老鼠看得很清楚，墳墓的確給挖開，棺材更就是空的。

「我爹爹的屍體那兒去了？」方鵬有些激動。

老鼠更就煽風點火的。「少爺，怎樣說他也是你的爹爹，別的事可以不管，這樁事——」

方鵬把手一揮道：「我是這種不孝的人？」

老鼠目光一轉。「眞是缺德，挖開墳

墓偷東西罷了，連屍體也拿走？」

「豈有此理。」方鵬雙拳一握，「格格」有聲。

更鼓聲就在這時候傳來。

「更鼓聲。」方鵬一怔。

老鼠目光一轉。「怕不是打更六喝多了兩杯，不辨方向，到處亂跑。」

方鵬循聲而望去，只見一盞燈籠遙遙飄來，更鼓聲不絕，靜夜之中這種地方聽來，份外恐怖。

老鼠不由打一個寒噤。

燈籠終於飄近來，果然是打更六，一個身子東倒西歪，酒氣撲鼻。

「打更六——」方鵬叫住。

打更六打一個酒呃。「奇怪，這邊兒可是往山墳的道路，怎麼兩晚下來都有人在走動？」

他辨不出方鵬，也根本不知道已來到了墳地，看來醉得差不多的了。

老鼠忍不住接一句：「這兒不就是墓地了。」

「胡說——」打更六打着酒呃。「你以爲我醉了，打更跑到墓地來？」

方鵬一旁試探着問：「昨夜那個跑到這兒來？」

打更六酒醉三分醒，嘟喃着：「花老二、馬老三——」一面往前行。

方鵬把拳一握。「是他們，明天找他們算賬。」

「就是不知道他們住在那兒，否則現在就有他們好看的。」老鼠磨拳擦掌。

方鵬沉吟着。「馬老三是必仍然在監牢裏，跑不掉的。」

「花老二呢？」

方鵬突然想起了花鳳。「還是明天再說。」腳步放開，急急離開。

老鼠只有跟在後面，他並不知道花鳳花老二的關係，也不知道花鳳方鵬已成了朋友。

打更六沒有理會他們，繼續前行，間歇敲着更鼓，居然沒有敲錯。

一陣陣的「呵呵」聲響也就在這時候在前方傳過來，打更六沒有理會，繼續前行。

「呵呵」聲响越來越响亮，打更六終於有所感覺，往前看，再往後看。

冷血就在這時候在他後面的一叢草木中冒起來，臉色白堊也似。

打更六不知何故亦在這時候打一個寒噤，人也似乎清醒了三分，目光及處，一呆，揉了揉眼睛道：「怎麼我跑到這兒來了？」

嘟喃着他轉過身子，正好與冷血面對着面。

「你——」他一驚，脫口要叫，冷血已出手，閃電般一拳打在他的心窩上，跟着又是幾拳，看他的拳勢，較之與方鵬對手的時候顯然快很多。

打更六連中幾拳，口鼻鮮血齊湧，再挨一下重擊，一個身子倒飛，凌空摔下，燈籠脫手，丟在地上，燃燒起來。

燈火掩映下，冷血的面色看來更恐怖，這種面色恐怖外又帶着幾分妖異。

他身子一動，到了打更六的屍體旁邊，伸手一抹打更六口鼻的鮮血，放在口中吸舐，然後發狂的一把將打更六的屍體抓起來，雙手撕開了打更六的咽喉，一口咬下，狂吮起來。

一口接一口鮮血吸下，他的面色仍然是那麼蒼白，塗上了一層白堊也似。

打更六的面色亦同時迅速變白。

× × ×

方老頭在方家這時候亦已餓得發慌，手執着大棒，蹲伏在椅子後面，不住的抽氣。

「要命，這個小子，又跑到那兒去了？」他一面抽氣一面嘟喃。「回來了看我一棍要他的命，把他生吞活剝。」

他事實餓得要命，却不知道食物放在什麼地方，又唯恐方鵬突然回來，被方鵬發現。

那過了多久他不知道，終於聽到了腳步聲和說話聲，精神又振奮起來。

從縫隙外望，他終於看見方鵬老鼠走進來。

「那個老頭子，生前難得讓我有舒服日子，死後也是一樣。」方鵬伸着懶腰。

「少爺——」老鼠不知何故打一個寒噤。「別說死人的壞話啊。」

「那有那麼兇。」方鵬話是這樣說，仍然不由自主的四顧一眼。

方老頭即時撲出來，大喝一聲，一棒迎頭擊去，他已經餓得雙腳發軟，冷不防腳下絆上椅子，非但一棒擊空，連人帶椅仆倒地上。

「那一個——」方鵬喝一聲，馬步紮開，準備出手。

老鼠燈籠照處，已看清楚，目定口呆，隨時都會昏倒在地上的。

方老頭喘息着爬起來。

方鵬這時候亦已看清楚，大吃一驚，脫口一聲：「爹——」

方老頭應聲傻了臉。

老鼠連隨搖手。「老爺，不干我事，你千萬別找我。」

方鵬這時候已看到方老頭燈光下在地上的影子，脫口叫出來。「有影子的，是人吧。」

老鼠驚慌中一望，看見果然，回望方鵬一眼。「那是你倒霉，不是我。」

方鵬連忙移步到方老頭面前，一面搖手一面解釋。「都是那個金手指，我都說，你是一時氣接不上的了，他却說你已經氣絕，沒救的。」

方老頭這時候已明白，反手一拍自己後腦，心裏嘟喃。「該死，我怎會這麼糊塗，忘了借屍還魂，靈魂是在他爹爹的軀殼。」

方鵬道：「爹，都是一時誤會，就這樣算了。」

「算了——」方老頭心裏冷笑。「那有這麼容易——」

想到可以借方老頭的身份折磨方鵬，方老頭不禁由心笑出來。

看見他那樣子笑，老鼠不由嘆了一口氣，看看方鵬。「這一次够你受的了。」一面前上去，搬過椅子道：「老爺，請上坐。」

方老頭一時間不習慣。「我？」

「老爺請上坐。」老鼠更加恭敬的。

方老頭終於坐下來，手一指老鼠：「來，你——！」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岳家驥聞知唐健逝世，忙買備祭奠用品，直奔唐家，這才知道唐健是被仇人所殺，岳家驥等守在靈棚，卻未見敵踪，半夜，棺蓋緩緩開啓，但岳家驥等人並沒看見，靈棚外來了七八個人，屋頂上又落下一位少女，岳家驥依然不動，岳家宇和朱嫣紅等人激戰來人，再回頭看時，只見岳家驥已被人制住……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犧牲心愛百鳥　對付黑道高手

司馬龍肅然道：「雷老哥且息怒，話不是這樣說，數人聯手，也並非沒有用處，但對方不待你近身，就以『血泣爪』招呼，咱們豈不白白送命？」

雷士亮道：「司馬龍，讓我來打頭陣好了！」

萬世芳道：「『血爪婆婆』不會看上你姓雷的！」

雷士亮氣得鬚髮皆張，梅友竹道：「萬大俠，咱們應該同仇敵愾才是！」

魏寶初肅然道：「小弟有個不太高明的辦法，不知是否可行？」

司馬龍道：「但說無妨！只要能擋得住『血爪婆婆』，其餘貨色都不成問題！」

魏寶初道：「『血泣爪』的威力在十步之內，我們必須研究十步以外的攻擊方法！」

雷士亮道：「這才像句人話！以暗器招呼她，八成可行！」

魏寶初道：「據說藍兄的『廻光反照』暗器手法，爲暗器中之極品，可以一試……」

藍淼道：「小弟自當盡力而爲，但『血爪婆婆』非比一般高手，僅一人施放暗器，絕對制不住她！」

魏寶初肅然道：「藍兄之言極是，小弟也略通暗器，可算上一份，還有那一位精於此道？」

只聞屋外有人應道：「老夫也算一份……」說畢，一人推門而入，此人正是『聖手財神』曲志剛。

魏寶初道：「曲兄及時趕到，我方實力增加不少，據說曲兄的『雙飛蝴蝶』鏢，也稱一絕。」

曲志剛搖搖手道：「病鬼別爲我臉上貼金，我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

司馬龍道：「還有那一位參加？」

無人應聲，因爲暗器人人會用，要談到精奇，就難了。

魏寶初道：「有三人也差不多了，屆時先由我等三人，應付『血爪婆婆』，其餘諸兄視對手功力而定，至於年輕人要自己小心，不可輕舉妄動！」

就在這時，屋外傳來『忽忽』之聲，有如狂風掠過森林，又好像怒濤拍岸一般。

梅友竹推門掠出，道：「鳥，大概是『百鳥娘子』到了！」

只見千萬隻各式各樣的鳥，在附近天空盤旋一周，都落在林梢，黑壓壓一片。

只聞「百鳥娘子」大聲道：「各位久違了，老身聽說各位要面臨大敵，特來略盡棉薄……」

司馬龍道：「百鳥夫人從諫如流，吾等欽佩不已，有夫人的鳥類助陣，倒也別開生面！」

魏寶初道：「百鳥夫人，上次妳答應要嫁給我，此番自動前來助陣，姓魏的先各位謝謝！」

「百鳥娘子」雖是五十許人，但看來三十多歲，她上次對魏寶初已經有意，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不由紅著臉，說：「魏寶初，你老沒正經，也不怕後輩笑話！」

魏寶初道：「男女相悅，發乎情止乎禮，誰會笑話？看起來妳是有點意思了……」

「哈……」衆人大笑一陣，只聞雷士亮

道：「魏寶初，你的臉皮之厚，做鞋底可以穿上三年！」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司馬龍道：「『百鳥夫人』若是對魏兄有意，老夫倒可作個現成媒人……」

「百鳥娘子」不勝嬌羞地道：「司馬大俠也跟著起鬨了！大敵當前，何必談這些題外之事……」

這工夫已是二更過後，突聞一陣厲嘯，遠遠傳來，但嘯聲甫畢，人已到了茅屋附近。

司馬龍道：「各位應戰吧！大概大敵已到……」

衆人來到屋外，十餘個高手已在三十丈之內，但衆人不由微噫一聲，原來不是太華幫，而是以中村鈴子爲首，「鬼王」康八、紀曉嵐、「勾漏三殘」的跛子、「十抓九穩」畢振山、「銀弓二郎」、「蛇魔」蘇鐵城、和「大頭翁」宮保和、「笑面狠心」百里彥、「好好先生」上官玉等人。

這些貨色突然趕來，大出意外，其實這些人身手有限，白道中人並未放在心上。

但他們來的不是時候，因爲這些人應該知道，像「病修羅」、司馬龍、梅友竹、程九臯等人，任何一個都不易調理，對方只有中村鈴子一人身手高絕。但也不見得是「病修羅」的敵手。

「百鳥娘子」對「病修羅」低聲道：「魏大俠可知他們來此的用意麼？」

魏寶初道：「不知道，娘子請說！」

「百鳥娘子」白了他一眼，道：「中村鈴子早已被『血爪婆婆』降服，此來乃是爲太華幫打頭陣，先消耗我方體力，然後再傾巢而出，一舉殲滅我方！」

魏寶初道：「好毒的心，娘子，將計安出？」

「百鳥娘子」道：「讓妾身先打頭陣如何？他們要消耗我方體力，我們偏不上當！卻要先消耗他們的體力！」

魏寶初道：「鳥兒是妳心愛之物，於心何忍？」

「百鳥娘子」道：「鳥兒雖然珍貴，畢竟不能與大好人命相比，司馬大俠，請下令不必和他們動手，先看妾身叫他們來個人鳥偕亡！」

魏寶初道：「娘子，我眞爲妳痛心！」

「百鳥娘子」低聲道：「魏老鬼，我不和你嚼舌頭！但我的心意諒你也知道……」

魏寶初道：「妳不嫌我，我還有甚麼可說的？」

「百鳥娘子」道：「有你這句話就行了，老身就爲你犧牲這些鳥兒也值得……」

她取出一根竹笛，立即吹奏起來，尖銳時有如刮著毛竹，低沉時好像鬼魅嗚咽。

剎那間千萬隻鳥兒，立即起飛，撲向中村鈴子等人。

中村鈴子當然不怕這些鳥兒，但其餘之人，卻知道殺不勝殺，本要消耗對方的體力，反被所逞。

一時人鳥搏殺，血肉羽毛橫飛，鳥兒在竹笛指揮之下，有進無退，前仆後繼。

鳥兒固然紛紛掉落，死傷纍纍，但那些黑道高手，也是遍體鱗傷。

不到半個時辰，「大頭翁」宮保和，「好好先生」上官玉，「笑面狠心」百里彥，「十抓九穩」畢振山等人，早已死在鳥啄之下。

這時「鬼王」康八，及「銀弓小二郎」等人，也有窮於應付之勢，因爲「百鳥娘子」役鳥之音，大致可分三種，第一種音律較爲平和，可攻可守，屬於一種游鬥，第二種較爲激烈，但第三種只准進不准退，鳥兒在這種音律之下，攻不死敵人，自己也必身殉。

因此，康八等人再厲害，也無法應付沒有理性的扁毛畜牲，眼看衣衫被鳥爪抓破，髮髻被抓開，全身抓傷纍纍。

中村鈴子雖然較好，但眼看部下死的死，傷的傷，知道獨臂難支，施出一式「櫻花爪」，殺死七八隻攻勢凌厲的猛鷲，一個倒縱，掠出三丈，豈知魏寶初已經迎頭攔住，道：「賤人，妳還想走麼？我那娘子一生心血都花在鳥兒身上，現在所賸無幾，妳把命留下來吧！」

中村鈴子知道魏寶初的厲害，厲聲道：「魏寶初，你還是留點力氣吧！待會還有更厲害人物來招呼你們！」

魏寶初道：「那是以後的事，賤人，妳得先留下臭皮囊……」

魏寶初掄起修羅棒，「忽忽忽」一口氣攻出九棒，乍看似乎輕描淡寫，但中村鈴子的「櫻花爪」卻無法發揮威力，碍手碍脚，連連後退。

魏寶初道：「賤人，妳乾脆自絕了吧！不然的話若被我擒住，我要活生生地把妳餵鳥！」

，中村鈴子厲叱一聲，拚命掙扎，卻無法扳回頹勢。

此刻其餘幾個，都在生死關頭掙扎，康八左目已被啄去，現出一個黑洞。

「銀弓小二郎」更慘，雙耳被抓，臉上面目不分，血肉模糊，已經倒在地上，以銀弓招呼，那銀弓已變成血色。

紀露露眼淚汪汪地走到「百鳥娘子」身邊，道：「前輩，請饒了我爹爹吧！」

司馬龍長嘆一聲道：「夫人，請看在這孩子份上，饒了紀曉嵐吧！」

「百鳥娘子」款款走入鳥陣之中，沉聲道：「紀曉嵐，你女兒爲你求情，老身不忍使她傷心，我只得饒了你！」

這時鳥兒已不再攻擊紀曉嵐，但紀曉嵐也是一號人物，到此地步，已算一敗塗地，立即仰天悲嘯道：「此乃天絕我紀曉嵐，露兒，妳救不了爹爹，永別了……」舉掌力拍，自碎天靈而死。

「蛇魔」蘇鐵城的「縮地龍」，就怕巨鵰猛鷲這類巨鳥，早已被啄成肉醬，他的玩藝兒，全在這條蛇身上。此刻已被撕得稀爛。

司馬龍慨然道：「看來男女間之情愛，極是偉大，『百鳥夫人』爲了魏兄，竟不惜犧牲所有愛鳥，與敵人同歸於盡！」

梅友竹道：「司馬老哥哥有所不知，女人到了這等年紀，孤僻成性，爲了終身大事，絕不肯明白求人，因而，別人也不會去求她，也就蹉跎了大好青春，魏老鬼爲人爽直，臉皮也厚，反正抱著試探心理，行則一雙兩好，不行則算開了個玩笑，也不傷大雅，想不到竟找對了戶頭，夫人

正是需要慰藉的時候……」

只聞一聲慘呼，中村鈴子左臂被修羅棒擊得粉碎，披頭散髮，形如惡鬼，往日的姿容，早已不復存在。

她跟蹌著退去，這時「勾漏三殘」的跛子，搖搖晃晃地走過來，臉上被啄去五六塊皮肉，他本來極陋，此刻更是猙獰不堪。

他張開雙臂，嘶聲道：「鈴子……鈴子……現在咱們都到了生死邊沿，我現在可以得到妳了吧？」

中村鈴子的左臂，已成肉醬，僅憑著一條爛筋連著，「叭噠」一聲掉在地上，道：「跛子……滾開！我……我不喜歡你……只是想利用你，氣氣那些自詡風流倜儻的男人，……滾開……滾開……」

跛子嘶聲道：「鈴子……我是世上最不幸的人……爲了妳……我背叛了兩個生死之交……與黑道爲伍……我只想證明……我並不醜……這世上還有一位絕色美人……肯和我接近……」

他張著雙臂摟向中村鈴子，道：「鈴子……請妳讓我摟抱一下……只是摟抱一下……我已心滿意足，死也瞑目……」

中村鈴子仰天慘笑道：「你是等於作夢……我不喜歡的人……休想……碰一碰我……滾開！」

她揮動左臂，想撥開跛子的雙臂，但跛子行將死去，在臨死之前，這一點願望十分堅定，非達到目的不可。所以他仍在嘗試雙臂合抱而上。

中村鈴子心地極毒，她利用夠了之後，在臨死之前，也不願完成一個苦命人的願望，她集殘餘眞力於右臂，向前一按。

「卜嗤」一聲，跛子此刻當然不會防她，胸前肋骨全被按折，立即坐在地上。

然而，他不甘心就此死去，老來變節，甘受白道中人唾棄，就是爲了中村鈴子。

他支持住跪著，已無法站起，跪地而行，又向中村鈴子的雙腿摟去。

中村鈴子全身顫慄，也已到了油盡燈滅之時，她飛起一腿，踢在跛子面門上，跛子立即倒在地上。

但跛子摟抱的目的無法達到，即使摟抱她的脚一下，也聊勝於無，他此刻仍不恨鈴子的狠毒，抱住她那小巧玲瓏的天足，似想去吻。

四周之人，被這殘酷的景象愕住，大多數都以爲跛子是個色情狂，甘趨下流。

但梅友竹却不以爲然，他認爲跛子這種人，才是一代情聖，只可惜他找錯了對象。

此刻跛子快要吻到中村鈴子的足心，只見鈴子獰笑一聲道：「不行就是不行！去你的……」

她的脚往上一滑，不偏不倚，踏在跛子面部正中，加勁一扭，跛子的五官全部離位，立即死去。

而中村鈴子也因用力過度，倒地而亡。

「百鳥娘子」的愛鳥，死傷殆盡，未死的也都是傷勢極重，地上的鳥屍達三尺多厚。

一場人鳥肉搏，已經過去，「百鳥娘子」環視四周，不禁悲從中來，掩面而泣，這種人鳥間的情感，別人是無法領悟的。

魏寶初倒也體貼，扶著她進入茅屋，百般安慰。

這時程九皋望著滿地鳥屍，突然發生奇想，對司馬龍道：「司馬兄，這些鳥屍，似可以利用對付『血爪婆婆』……」

司馬龍道：「程兄是否想以巨大鳥羽護身，抵禦『血泣爪』？」

程九皋道：「不錯！據說『血泣爪』乃是一種至剛至硬的爪勁，以柔克剛，乃兵家之理，設若吾人都以數十鳥羽護身，即使受傷，也極輕微……」

司馬龍肅然點頭道：「這不失爲一條妙計，只是行動起來頗不方便！」

程九皋道：「只要以繩索綑於身上，此物極輕，無甚累贅，諸位，請快點挑選巨鳥之翼，設法護住身體，我想對方也該到了。他們可能沒有想到，第一場消耗戰就這樣草草結束，還以爲我們在苦苦掙扎呢！」

衆人各自挑選鳥翼。以繩索連貫起來，像一個羽毛製成的簑衣一樣，都變成一些羽毛怪人了……

這工夫四面八方，出現了三十多個人影，不錯，這次來的，正是太華幫中之人。

爲首的是「萬里獨行」陶百壽，左世保，「一枝花」石蘭，副幫主，耿老二，以及不知名的護法舵主等。

陶百壽乍見滿地鳥屍及中村鈴子等人的屍體，不由面色微變。嘿嘿獰笑不已。

魏寶初哈哈大笑道：「陶老賊，你想不到吧？怎奈人算不如天算，憑空來了『百鳥娘子』，甘願犧牲愛鳥，送他們上了西天，在下又得了一個老婆，眞是雙喜臨門！俗語說：運氣來了，城牆擋不住……」

陶百壽獰笑道：「魏寶初，就算他們死了，你等也只是遲死一步而已，你們以爲披鳥羽，就能擋住『血泣爪』麼？」

雷士亮說過要打頭陣，但「血爪婆婆」還未露面，他已忍耐不住，厲聲道：「陶百壽，你少吹大氣，就讓你那老鬼媽媽前來，也不過是多一堆骨頭而已……」

說著話，人掌一齊撲上，陶百壽殺機陡起，單臂一撩，「蓬」地一聲，雷士亮跟蹌退了七八步，張口吐了一口鮮血。

但他性烈如火，還是不服，再次撲上，這時萬世芳不忍他被殺，因是他與他口角，才激發他打頭陣。此刻萬世芳雙掌齊推，已用了全力。

雷士亮不由大怒，道：「姓萬的，你滾開……」

但陶百壽這人，心地極毒，根本不講身份，趁雷士亮說話之時，以八成內力劈出一掌。却把萬世芳的掌力閃了開去。

「蓬」的一聲，雷士亮飛出一丈多遠，摔在鳥屍身上，四周傳來一聲驚呼，因爲雷士亮已經完了。

司馬龍一掠而至，厲聲道：「陶百壽，你好毒的手段！」

陶百壽冷冷地道：「司馬龍，你不必吹大氣，你不是敵手！」

司馬龍沉聲道：「休逞口舌之利，動手便知！」

程九臯一掠而出，道：「司馬老哥哥，請退下去壓陣，待小弟收拾他！」

陶百壽道：「你更不行！既要送死，我就成全你……」

程九臯「七紫三羊」巨筆一掄，一式「魁星點穴」，連掃帶點，眨眼間掃出七筆，陶百壽動也未動，只是上身搖晃閃避，待七筆攻完，兩袖齊揮，「忽」地一聲，罡風掀起地上的鳥屍，羽毛飛舞，蔚爲奇觀。程九臯突感巨筆好像攪入亂麻麻中，大吃一驚，急忙躍起。

但陶百壽的功力比程九臯高出許多，上步翻掌，又劈出兩道掌勁。

程九臯身懸半空，掌勁又到，掄筆寫了一個「殺」字，「刷刷」之聲，有如裂帛。

但陶百壽非一般人物可比，有進無退，又是一掌劈出，已斷了程九臯的後路。

程九臯的輕功非比泛泛，却遇上絕世高手，自知退無可退，只得一拚，巨筆拄地一點，身子再昇三五尺，「刷刷」聲中，以全部功力，寫了「絕了」兩字。

「殺絕了」三字，是他筆法中的煞著，但對付次流人物則可，以之對付陶百壽，那就差得遠了。

陶百壽獰笑一聲，雙掌交揮，罡勁湧出，程九臯本已力盡，悶哼一聲，身子摔在一丈之外。

白道這邊連失兩大高手，不由駭然，司馬龍正要出手，「病修羅」長身一掠而至，根本不開腔，摟頭就是三棒。

陶百壽不敢輕視，閃身讓過，「犀牛分水」雙掌一分，踏中宮欺了上來。

「病修羅」當然知道厲害，展開「修羅十三棒」，挑、劈、點、撥、掃、攔、砍，每一招包括八式，共是一百零四棒。

但却不聞風聲，棒勢亦不見凌厲，陶百壽却必須全神應付，二人棋逢對手，却急壞了其餘白道之人。

因爲「病修羅」和司馬龍是這些高手中佼佼者，若他不敵，不用「血爪婆婆」現身，這局面已難討好。

「病修羅」大喝一聲，棒勢突變，幻成一片棒山，乍看已把陶百壽裹住。

但陶百壽連劈七八掌，即扳回頹勢，形成膠著之勢。

梅友竹對司馬龍道：「老哥哥，把魏寶初換下來，別讓他太累了，待會他還要施展暗器對付『血爪婆婆』的！」

司馬龍一掠而出，大聲道：「魏兄請退下，讓小弟接他幾招！」

陶百壽傲然道：「不必以車輪戰法，乾脆都上來吧！」

魏寶初知道司馬龍的心意，退了下來，司馬龍力劈三掌，竟把陶百壽震出一大步。

陶百壽大怒，再加幾成力道，回敬三掌，但司馬龍不退反進，力迎而上，「蓬蓬蓬」！二人各退一步，平分秋色。

陶百壽察覺出司馬龍的內力和他伯仲，以力勝力，殊爲不智，立即開始搶攻。

一邊的「一枝花」石蘭，向另外兩個同道眨眨眼，那二人當然是「藏珍樓」上的高手。

三人緩緩向太華幫其餘高手移近，那些高手都在全神貫注場中拚搏，當然未想到自己人中有奸細。

三人六道掌勁，以畢生功力施出，「蓬蓬」數聲，六聲悶哼，躺下六個，這一來太華幫這邊登時大亂。

「一枝花」等人已得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掄掌猛劈。身手弱的，又倒下三四個，這時副幫主和耿老二也動上了手。

只見那副幫主，穿掠於人叢中，兩掌交拍，紛紛倒下。最後他向左世保撲去。

左世保爲人狡猾，一看來勢，知道不是敵手，急忙逃走，但副幫主就是他的師父，昔年被他偷襲，差點喪命。

此番隱在太華幫中，本想及早下手除去左世保，後來發覺左世保不過只是陶百壽的傀儡，而且陶百壽的野心極大，因此他怕打草驚蛇，伺機而動。

白道聯合消滅太華幫，他全知道，乃和「一枝花」等人商量，趁機殺賊，只是他並未和其餘白道中人連絡。

此刻左世保向人叢中飛奔，耿老二迎面攔住，左世保冷哼一聲，力拍一掌把耿老二震出五六步，掠下山坡，副幫主緊追不捨。

這時司馬龍和陶百壽打了近百招，但因太華幫這邊大亂，白道這邊已攻了過來，太華幫死傷大半，其餘的人也漸呈不支。以致影響了陶百壽的情緒，落了下風。

本來太華幫的人手較多，被副幫主及「一枝花」等人突襲，殺了五六個之後，實力大減。白道攻過去，又殺了七人，已除去三分之二。而且都是一流高手，其餘的都不敵逃走。

陶百壽身爲一幫之主，可不能逃走，此刻被司馬龍逼退十餘步，厲聲道：「石蘭，妳雖窩裡反，却未必能弄垮太華幫，待會母親趕到，妳還是難逃一死！」

「一枝花」石蘭這時已將柳鶴圖擊倒在地，正要一掌擊下，突見柳夢絲一掠而至。但「一枝花」並不知道柳夢絲是柳鶴圖的女兒，只見她一臉悲忿之色，掄枴掃來。

其實柳夢絲只想去擋住「一枝花」的一掌，並非要趁機偷襲，但是，「一枝花」冷哼一聲，羅袖一揮，恰巧摟在柳夢絲的殘腿上。

「一枝花」順手一抖，柳夢絲的身子飛出五六步，恰巧太華幫一個護法重傷在地，獰笑一聲，一掌按在柳夢絲的小腹上。

原來上次柳夢絲自絕被其父所救未死，但仍難逃今日之劫。

「卜」地一聲，柳夢絲哼了未哼一聲。腸子流了一地。白琬和柳夢絲私交最好，厲叱一聲，疾撲而來。

但「一枝花」殺了柳夢絲之後，並未便宜柳鶴圖，一掌拍下，像打樁一樣，把他震入土坑之中。

這時白琬已到，切齒道：「不管你是白道黑道，妳手段如此毒辣，我絕不饒妳，看掌……」

白琬的功力非比泛泛，加之含怒出手，只攻不守，勢道驚人，「一枝花」讓過三掌，沉聲道：「女娃兒，咱們是同道中人！」

白琬狠聲道：「管妳是誰，妳對殘廢少女下此毒手，證明妳不是好人……」說話之間力拍七八掌，「一枝花」反被迫退一

步。

「一枝花」道：「那女娃兒是柳鶴圖的甚麼人？」

白琬一式「紫氣東來」，橫掃一掌，而把「一枝花」迫退半步，厲聲道：「是柳鶴圖的女兒！」

「一枝花」不由一震，白琬又攻來三掌，凌厲無比，「一枝花」沉聲道：「娃兒住手，這是誤會……」

白琬一掌落空，又補上五掌。

「一枝花」冷峻地道：「娃兒妳再不住手，可別怪我無情了！」

白琬忿怒已極，悶聲不響，拚命搶攻。

「一枝花」冷哼一聲，突然踏上半步，伸手抓住了白琬肩頭，白琬全身力道盡失。

白琬切齒道：「賤婦，妳把我殺了吧！」

「一枝花」手下一加勁，白琬面色慘白，卻未哼一聲。

突聞梅友竹大聲道：「石大嫂手下留情！」

「一枝花」厲聲道：「小崽子，老身看在梅友竹面上，饒妳一命，但妳口出不遜，我要叫妳帶點傷……」她一抓一抖，白琬悶哼一聲，摔在五步之外，肩骨已被抓碎。

但白琬近來心情極壞，情場不如意，是主要原因，雖然岳家宇對她已經好轉，但本是一件水到渠成之事，却因她玩弄智謀，使自己的有利地位，變爲十分不利。早已活得不耐煩了。

她的左肩骨已碎，更不想再活，一躍而起，又向「一枝花」撲去。

「一枝花」把她摔出之後，以爲她不死也爬不起來，她那知白琬活夠了呢？一個人在不想再活的情形下，其潛力十分驚人。所以「一枝花」轉身過來，對付太華幫一個護法，根本未防。

白琬雖是疾撲而上，畢竟身負重傷，脚步沉重，「一枝花」突然發覺背後有人襲來，力拍一掌，把那護法震開，回頭撩出一掌。

白琬偏身閃過，兩足一蹬，身如流矢，張臂抱去。

「一枝花」大吃一驚，因她尚未完全轉過身來，而且那護法也向她還招，前後夾攻，十分危急。

她閃過護法的一擊，這時白琬已經抱住了她，把所有殘餘之力都用在兩臂之上。

「一枝花」身手再高，也施展不出來，但她也不甘心死在一個少女手下。只見白琬一臉煞氣，雙目暴突，形同惡鬼。

「一枝花」知她要同歸於盡，況且白琬已學了金佛上的心法，這臨死時的力道，有如兩道鋼箍，再也無法掙脫，反而越收越緊，咬咬牙納入一口眞氣，大喝一聲，腰腹之間，立即漲起。

白琬左臂骨已碎，本已不易用力，那能承受「一枝花」無儔眞力的一震，只聞「咯吧」一聲，她的雙臂立即被震斷，掉落地上。

而那護法也沒糟塌時間，趁機撲上，伸手向「一枝花」的背心戳去。「卜嗤」一聲，兩具屍體同時倒地，「一枝花」的背部已被戮了一個血洞。

這時雙方混戰，已近尾聲，太華幫中人，有的逃走，但大多數都已戰死，當然，白道這邊，傷亡也很嚴重。「五湖漁隱」雷震，「冷血武后」蕭傳芳，百了大師等已死，萬、紀二女重傷。

司馬龍和陶百壽已打了數百招，仍在死拚。但二人功力相若，要想分出生死，大約仍要三五百招。

所以白道這邊，除了死的及重傷的之外，所餘無幾。連預先派定對付「血爪婆婆」的三位高手也都受了傷，只是不太嚴重。

此刻「聖手財神」曲志剛大聲道：「司馬龍，你閃開！讓老化子揍他！」

陶百壽今天落得如此之慘，可以說是敗在「百鳥娘子」身上。假若不是「百鳥娘子」的鳥和中村鈴子等人同歸於盡，白道這邊，在眞力消耗之下，陶百壽再趁虛而入，此戰也必改觀。

這時陶百壽一身大汗，而且呼呼牛喘。但他却輕蔑地道：「曲志剛，虧你也自詡爲白道俠士，竟以這種卑鄙手段輪戰！」

曲志剛嘻嘻笑道：「像你陶大俠這等貨色，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當然該叫你嘗嘗不講江湖規距的滋味，當初你派左世保暗算岳家驥，殺他全家，有沒有爲他著想，他那時是何滋味？」

陶百壽厲聲道：「曲志剛，你若是一號人物，就讓老夫離去，約日再戰！」

曲志剛嘻嘻笑道：「陶大俠，你倒是天眞呢！你的爪牙死傷殆盡，你好意思打退堂鼓麼？」

這時司馬龍已經退了下來，陶百壽呼呼而喘，掃視四周，自己方面之人，已經全部倒下，除了副幫主已經追趕左世保之外，連藏珍樓上另外兩個高手，也都力戰而死。

這結局是他未曾想到的，這當然是副幫主等人叛變的後果，他切齒地搖搖頭。

曲志剛嘻嘻笑道：「陶大幫主，你現在已是強弩之末，我曲志剛若是以兩手對付你，那顯然有乘人之危的嫌疑，這樣吧，我把左手插在褲帶上，僅以右手對付你，我想這樣一定不會被人說我欺負你吧？」

陶百壽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但他却不立即動手，因他一方面需要喘息一下，恢復體力，另一方面等待母親「血爪婆婆」。

他眞後悔，不該硬性規定，分撥前來，假若三撥人合而爲一，此刻慘敗的必是對方。

曲志剛嘻嘻一笑道：「陶大幫主，我知道你一時半刻不想動手，所以我也不便煞風景，就讓你休息一會，反正鬼門關的路程十分遙遠。」

陶百壽皺皺眉頭，心道：「母親爲何還不來？若再有半個時辰不到，我陶百壽就完了！」

陶百壽冷笑道：「曲志剛，你敢保證別人不插手麼？」

曲志剛道：「陶老賊，你少說廢話！你要想休息下去，不妨躺在鳥屍上挺一回

，姓曲的保證沒有人動你一指！」

陶百壽實在不能再拖延下去，厲聲道：「曲志剛，老夫宰了你！」

於是二人打在一起，曲志剛以右掌應付，僅能打成平手，但他也只想如此，因爲陶百壽已是筋疲力盡，再纏鬥一二百回合，會把他累死。然而，又過了半個時辰，「血爪婆婆」仍然未到。

陶百壽不禁焦灼萬分，他對母親的功力極有信心，當今任何高手，也擋不住他的母親。然而，她爲甚麼還不來？

曲志剛知道他的心急，邊打邊嘻嘻笑道：「陶老賊，你媽媽已是七老八十之人，說不定犯了毛病，得了半身不遂啦！絞腸痧啦！已經伸腿瞪眼！不能來啦！」

陶百壽大吼一聲，力劈三掌。但曲志剛不和他硬拚，一閃而過，道：「陶老賊，你不信是不是？按理說，你媽媽早該到了！她知道你這個寶貝兒子不中用，豈能讓你危險！所以她現在不來，大概永遠不會來了！老賊，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下？」

陶百壽雖知對方故意氣他，却仍是沈不住氣，這正犯了兵家大忌，心情一煩，就不顧一切，猛攻不已。

白道未受傷的，也只有司馬龍、梅友竹和曲志剛三人，其餘都在裹傷，他們也感意外，「血爪婆婆」迄今未到，莫非又遇上大敵了。

但他們想不出當今之世，有誰能敵得住「血爪婆婆」，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副幫主半途遇上了她。

但這些白道中人，還不知道副幫主的眞正身份，他們認爲副幫主的身手，也不過和「一枝花」等人差不多，若能擋住「血爪婆婆」，恐怕早就動手了，又何必等到現在？

其實「血爪婆婆」眞的遇上了高手，但却不是副幫主，而是這些白道中人所未想到的。

＊　＊　＊

岳家驥師徒四人，一路急趕，到了華陰縣，在城中找了一遍，未見到白道中人的踪跡。

於是岳家宇帶路，找到了「病修羅」上次暫住的小屋，也是人去屋空。

他們知道，可能雙方已經接上手了，立即向華山趕去。到了北峯山麓，已是四更左右，突聞陣陣厲嘯，自絕谷中躍起一條白影，向落雁峯馳去。

那白影像一顆殞星，奔行極快，原來是銀白色的頭髮，在腦後飄展。

岳家宇肅然道：「爹爹，據說此人的『血爪功』非同小可，宇兒願助爹爹一臂，把她除去！」

岳家驥面色一冷，沈聲道：「年輕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人多反而誤事，爹爹一人可無後顧之憂，你還不快點！」

岳家宇只得點頭，這時岳家驥長嘯一聲，奔行速度加快，有如足不沾塵，看來較「血爪婆婆」更快一着。

前面的白影忽然止住，這時岳家驥已經追上，相距十步，抱拳道：「前輩可是『血爪婆婆』？」

這老嫗一身粗布褲褂，白髮披肩，面孔上皺紋密佈，一雙眼睛射出紅光，嘿嘿獰笑道：「『血爪婆婆』之名，也是你叫的？娃兒何人？」

岳家驥已是四旬左右年紀，但在「血爪婆婆」眼中，却仍是一個娃兒。

岳家驥虔答道：「晚輩岳家驥！」

「血爪婆婆」偏頭想了一下，又嘿嘿笑道：「你就是『八臂子都』麼？好像聽說過這號人物！」

岳家驥躬身道：「晚輩不敢當得此號，只是武林朋友賜號，又不能推却……」

「血爪婆婆」冷冷地道：「娃兒，聽你剛才長嘯，功力似已不弱，莫非要和老身較較內力？」

岳家驥道：「晚輩螢火之光，豈能與皓月爭輝！」

「血爪婆婆」咧嘴獰笑道：「好個甜嘴的娃兒！老身有點喜歡你！難怪昔年有些年輕少女非你不可了！你若有意，老身可收你做個義子！」

岳家驥道：「以前輩的年齡及輩份，就是作晚輩的祖母，亦有可能，只是晚輩有一言相勸……」

「血爪婆婆」陰陰笑道：「娃兒，你說吧！」

岳家驥肅然道：「前輩功力蓋世，若再進一步，仙業可期，又何必與白道爲敵，致傷天和？」

「血爪婆婆」微微一怔，嘿嘿獰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娃兒，你原來是太華幫的對頭，對老身說教來了！」

岳家驥肅然道：「前輩莫怪！晚輩豈有資格向前輩說教！晚輩以爲，前輩之成就，得知不易，俗語說『得放手時且放手』，況且太華幫幫主，袒護左世保，無惡不作，武林共知，前輩一代奇人，大可置身是非之外，傲嘯林泉，以期名列仙班……」

「血爪婆婆」獰笑道：「小子，憑你也想作和事佬？老身只要一抬手，你就要胸腹洞穿而死！」

岳家驥沈聲道：「前輩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學無止境，古往今來，還沒有人敢說天下無敵！晚輩直言無隱，不過看在前輩修練不易，並非懼怕前輩……」

「桀……」，「血爪婆婆」仰天獰笑，聲如鬼嗥，四山回應，歷久不絕，笑聲戛然而止，雙目紅光大盛，陰聲道：「小子，你再說一遍！」

岳家驥暗提眞力，夷然不懼地道：「晚輩鄭重聲明，前輩若不及時回頭，咱們就是死仇大敵！」

「血爪婆婆」左臂緩緩抬起，大袖中伸出一隻枯爪，漆黑泛亮，隱隱可見掌心有血紅的筋，像一根根奇大的蚯蚓。

岳家驥不由駭然，蓄勢以待，「血爪婆婆」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那枯爪一張一合，發出如裂帛之聲。

岳家驥身如脫兔，疾退一步，同時雙掌一翻，推出一道罡風。

那知爪勁穿過掌風，已達十步之外，岳家驥只感胸前奇痛，如被錘重擊一下。

這一擊非同小可，因傳說她的「血泣爪」威力在十步之內，想不到如今在十步之外，仍是如此霸道。而且岳家驥的無儔掌勁，到了「血爪婆婆」身旁，竟化於無形。

「血爪婆婆」獰笑連連，緩緩欺近，道

：「小子，你還想活着離開這裏麼？」

岳家驥剛才的一掌，不過是先試試對方的功力，其實他僅使出六七成力道。而且只是普通招式。

「血爪婆婆」一爪未能傷敵，也感心驚，只是更加忿怒。枯爪再張，疾欺而上。

那爪勁嘯風之聲，入耳驚心，岳家驥不敢使他欺到十步之內，撤身滑步，突然繞到她的左後側，以十成功力，施出「鶴形掌法」第九式。

「血爪婆婆」也知道這一掌非同小可，轉身出爪，迎上掌風。

「蓬」地一聲，岳家驥被自已的掌力反震退一大步，「血爪婆婆」也退了一步。她那蕭蕭白髮，無風自動起來。

岳家驥更加心驚，因爲爪勁透過掌風，又在他的腰上擊中一下，內腑一陣劇痛。

其實「血爪婆婆」也不輕鬆，岳家驥那一掌也使她氣血翻騰。這一來更使她怒不可遏。雙爪齊出，猛撲而上。

岳家驥左右竄掠，俟機出掌，却因十步之外，掌力一減，雙方像捉迷藏一樣，誰也無法制住誰。但岳家驥旨在把她攔住，只要她在天亮之前，離不開此處，那些白道中人，就可以和太華幫力拚。

然而，岳家宇見父親在危險之中，却沈不住氣，一掠而出，集十成力道，推出一掌。

「血爪婆婆」回爪一撩，岳家宇急忙退後，但爪勁仍是着膚如割。

岳家驥沈聲道：「宇兒快退下去！」

岳家宇道：「爹爹請放心！只要在十步之外，她就沒有辦法……」

「血爪婆婆」嘿嘿大笑道：「小崽子！你以爲我在十步之外就沒有辦法了麼？你看這一招……」

十道爪風甫出，她却突然撲向岳家驥，以全力抓出。在此同時，朱嫣紅和李鈺也竄了出來，同時集畢生之力各推出一掌。

＊　＊　＊

三小的合擊之勢也非同小可，「血爪婆婆」怒吼連連，又向三小撲去。

岳家驥大喝一聲「小心」！這次冒險欺到十步之內，以「鶴形掌法」第十二式全力出擊。

驚天動地的風雷之聲，驚醒了「血爪婆婆」，她回頭全力出爪相抵，爪掌巨勁接實，轟地一聲，兩人的身子倒飛一丈之外，摔在地上。

岳家宇等人悲呼一聲，撲向岳家驥，只見他口鼻流血，已昏了過去。岳家宇立即爲他推宮活血，朱嫣紅和李鈺在旁守護。

「血爪婆婆」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因她躺在塵霧之中。突然，黃塵瀰漫之中，一個人影搖搖晃晃走了過來，朱嫣紅大叫一聲：「小心」！和李鈺同上，合力推出一掌。

這人正是「血爪婆婆」，她沒想到岳家驥敢欺到十步之內出掌，倉促間出爪，僅用了八成內力，她自已受了嚴重內傷，但却比岳家驥好得多。

朱、李二小推出一掌，她根本不在乎，大袖一揮，身子搖晃一下，就化解開去。却伸出枯爪，改爪爲按。

「忽」地一聲，朱、李二小悸嗥一聲，雙掌撫胸，跟蹌後退，胸衣上各有五個指孔。

「血爪婆婆」妄用內力，「咕嚕」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却向岳家宇撲去。

岳家宇此刻顧不得朱、李二人，躍起來迎上去，他現在也不管十步之內是否危險，只想以自已的生命，換取對方一條老命。

相距四五步，施出「鶴形掌法」第七式。他爲什麼不施後面的招式呢？此學越往後越厲害，但他對七式以前極爲熟練，感覺威力不在七式後面招式之下。所以仍用第七式。

「血爪婆婆」狠毒成性，而且目空一切，她一向以武林第一人自居，今天上了大當，內腑重傷，已是怒極，對於岳家宇這一招，並未放在心上。

她雙爪一伸一張，身子仍然前撲。雙方力道一接，大震聲中，土石橫飛，岳家宇胸衣破碎，衣屑紛飛，「血爪婆婆」却退了兩步，坐在地上。

岳家宇內腑一陣翻騰，知已受傷，看看朱、李二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設若讓「血爪婆婆」再爬起來，那就危險了。

他正要再忍着內傷出掌，突見「血爪婆婆」又站了起來，雙掌往身上一搓，搖晃着身子，撞了上來。

那雙掌掌心的血筋，已變成深紫色。無儔的爪勁迎面射到。

岳家宇身形一挫，以「鐵牛鋤地」之式，橫掃一掌，那十縷爪勁貼頭掠過。十丈外一塊千斤大石，立即爆炸開來。

「血爪婆婆」其實已是強弩之末，最後施出兩爪，已無力再接岳家宇的一式「鐵牛鋤地」，「咕嚕」一聲，口鼻中又冒出鮮血。岳家宇一掌未到，她已經仰身倒下。

岳家宇連忙掠到爹爹身邊，這時岳家驥已經醒來，睜眼一看，「血爪婆婆」已死，不由大爲激動，道：「宇兒……眞難爲你……你也受了傷吧？」

「還好……爹爹……你不要緊吧？」

「不要緊了！只是內腑之傷，要休養半年之後才能好！紅兒和鈺兒呢？」

「他們也受傷了……」岳家宇走到朱嫣紅和李鈺身邊，爲他們推拿一會，二人立即醒來。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疾掠而至，站在岳家驥身邊，陰聲道：「妹夫，妹妹早就過世了，爲了我今後的安全，我希望你到地下去陪她！」

岳家宇大吃一驚，原來此人正是龐起，原來此賊早已獲知白道與太華幫即將火拚之事，乃隱在一邊俟機而動。

他有自知之明，論身手差得太遠，而且黑白兩道中都有他的仇人，被任何方面捉到，都活不成。

因此，他想趁機混水摸魚，他知道雙方實力都不弱，一旦火拚，可能兩敗俱傷，到時候他再出現，把幾個不容他之人殺死，今後就不必再到處亡命了。

岳家宇切齒道：「龐起，我是你的外甥，爹爹是你的妹夫，外祖母爲你而死，兩位舅母爲你流離失所，你若還有一點人性，就快點滾開，永遠不要露面……」

龐起陰聲道：「我本準備如此，可是老天爺幫忙！『血爪婆婆』一死，陶百壽也活不成，太華幫以下的人物更不必說了，至於白道方面，未傷的只有二三人，其餘的不死即傷，現在只賸下你們父子，是我的死對頭！不錯！我一生作惡極多，但我不想改變自己，因爲改變也得不到任何人的諒解，現在我要殺死你們，可謂易如反掌。」

岳家驥泰然道：「龐起！如果你確有殺我之心，就動手吧！如今『血爪婆婆』已死，太華幫已經消滅，我的目的已達，對這個世界我已經毫無留戀了……」

龐起道：「妹夫，我不得不殺你！因爲我還要生存，但我殺了你之後，仍要斬草除根！」

岳家驥沈聲道：「龐起，我知道你的心意，怕宇兒以後找你報仇，你放心吧！你我的仇嫌就此了斷，宇兒以後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你可以動手了！」

龐起獰笑道：「我龐起一生做事，從不留尾巴，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妹妹地下有知，必能原諒我！」

龐起緩緩提起右掌。

岳家宇切齒道：「龐起，你就是殺了我爹爹，你能逃出我的手法麼？」

龐起獰笑道：「你內腑之傷極重，你再妄用眞力，那是自求速死……」

岳家驥沈聲道：「龐起，我是死定了，你有沒有發現附近有一位高手潛伏？」

龐起抬頭一看，「嘿嘿」笑道：「那一位躲在大石之後？」

一個修長身影一閃而出，道：「龐起，想不到本人會出現吧？」

龐起面色大變，賊眼四掃，企圖逃走。而岳家宇暗暗一嘆，忖道：「此人出現，更無生理了……」

來人乃是左世保，他被副幫主追出華山，進入一片森林，改變方向，向北馳去，竟擺脫了副幫主，恰巧遇上了他們。

左世保陰聲道：「龐起，你我目的相同，都要殺死岳家驥父子，是你動手還是我動手？」

龐起道：「還是你動手吧！在下失陪了！」

左世保迎面一攔，道：「慢着！請你代勞一下，先把他們殺了，我們再算帳，但我可能會饒了你！」

龐起冷笑道：「左世保，你少賣狂，你現在也和姓龐的一樣，天地雖大，却沒有咱們容身之地，黑道不容，白道也不放過我們，你還是考慮一下吧！若是携手合作，對我們二人都有好處！」

左世保道：「你的話也對！就請你先殺了他們，咱們再從長計議如何？」

龐起賊眼一轉，心道：「一個左世保比較容易對付，因爲他有弱點，不敢明目張胆地在江湖中走動，岳家父子却不同，他們俠名久著，白道中人都是他們的眼線，所以非除去他們不可……」

岳家驥見他目蘊兇芒，不由暗暗一嘆，心道：「我本無殺他之心，怎奈他良心已泯，毫無人性，這可怪不得我了……」

岳家驥以傳音入密之術道：「龐起，你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信不信？」

龐起斗然一震，獰笑一聲，也以傳音之術道：「你已受了重傷，武功再高也施展不出來！」

岳家驥道：「我命令你把左世保引到我的身邊，我自能擒住他，我保證不會殺死你！」

龐起不由一愣，冷笑道：「我不信你還能出手！」

岳家驥道：「龐起，你必須相信我，只要你一動手，我就非殺了你不可！你該知道『血爪婆婆』的身手，也死在我父子手中，我此刻雖已受傷，殺你仍是易如反掌。只是怕左世保逃走，不易捉到……」

龐起道：「我還是不信！」

岳家驥道：「不信你就試試看！你要知道，你雖無情，我却不能不義。無論如何，你是我的內兄，看在宇兒亡母面上，我仍是不忍殺你！」

龐起一想也對，「血爪婆婆」身手之高，白道中人，如司馬龍、魏寶初之流高人，都非敵手，岳家驥能殺了她，可見功力非同小可。

龐起道：「好吧！我試試看……」龐起對左世保道：「左世保，他已經不行了，不信你過來看看！」

左世保道：「不管行與不行，補他一掌也就是了！」

龐起道：「左世保，你不敢殺他，恐怕落個殺人罪名是不是？」

左世保獰笑道：「龐起，我知道你有意激我，待我動手殺死他時，你再趁機出手！」

龐起哂然笑道：「錯了，只因他是我的妹夫，無論如何，看在亡妹面上，也不忍在他重傷之時殺死他，如此而已！」

岳家驥慨然忖道：「說的和想的完全不同，此人不可救藥矣！」

左世保恐怕有人追來，也不敢久躭，立即走了過來，道：「想不到你還有這等好心腸！此刻你不殺他，終有一天他會殺你！」

龐起道：「我知道這個道理，只是不忍下手！」

左世保走到岳家驥身邊，龐起退了三步，左世保提掌向下輕輕一按，那知岳家驥隨掌而起，一下扣住了他的脈門。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龐起豈能放過這等機會？集平生功力，向二人各推出一掌。

左世保並非提防龐起，只因岳家驥突然扣住了他的脈門，大驚之下，就慢了一步，「蓬蓬」兩聲，二人同時倒地。

岳家宇雖已重傷，却不禁怒火中燒，一躍而起，向龐起撲去。

龐起得了手，不禁仰天哈哈大笑道：「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人永遠跟著我龐起了……」

岳家宇厲喝一聲，身形搖晃著，劈出一掌，龐起獰笑連連，輕描淡寫地還了一掌。

他以爲只要二三成眞力，就可以擊斃對方，那知「啪」地一聲，他自己反而退了三大步。

岳家宇又吐了一口鮮血，但他知道爹爹九死一生，他絕不能放走龐起。

龐起大吃一驚，這才知道岳家父子的功力，都已突飛猛進。立即提足了內力，

力推一掌。

岳家宇知道這一掌接下來，八成活不了，但自己死了也要使龐起重傷，如果朱嫣紅和李鈺尚能爬行，必能制龐起於死地。他不假思索，閉目出掌，而且停止了呼吸，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轟」地一聲，二人在塵霧中倒下去。原野上又恢復了沈寂，他們都昏死過去。

朱嫣紅爬了起來，搖了李鈺一下，道：「三師弟……快去看看師父……我……我看看師兄……」

二人向岳家宇父子爬去，是那麼吃力，朱嫣紅知道，就是爬到岳家宇身邊，也無能爲力，只能和他死在一起。

她終於爬到岳家宇身邊，只見他面如金紙，氣息似有似無，活命的機會顯然已絕。她不禁悲從中來，伏在岳家宇身上，哀哀悲泣不已，李鈺爬到岳家驥身邊，叫了一聲「師父」！又昏死過去。

原野上只有朱嫣紅的哀號之聲，令人肝腸寸斷。她越想越傷心，終於也昏死過去。

這工夫，兩條人影疾馳而來，爲首的是個老婦人，後面是一個少女，她們乍見這等慘烈的場面，不禁驚噫一聲，愣在當地。

老婦狠狠的道：「一步來遲，大仇竟未能報……」

少女悲聲道：「師祖呵……他們已經死了……」

婦人不由面色一變，道：「我知道你仍是忘不了這小子！」

少女冷冷地道：「不錯！人是感情動物，天長地久，情感自生，況且我知道他是一位君子！」

「賤人！」婦人厲聲道：「不管他是君子小人，但他是你師門的仇人，不能手刃他們，仍算沒有報仇！」

少女吃驚道：「師祖未免太狠心了！難道要毀了他們的屍體不成？」

老婦冷峻地道：「他們還沒有死，此刻報仇，仍不算晚！」

這一老一少，正是谷中蘭和她的師祖，在洛陽設計陷害岳家父子不成，一路追來，在途中聽到黑白兩道火拚之事，知道岳家父子必是趕往華山助陣，也跟了來，却遇上這回事。

谷中蘭道：「他們雖然未死，也僅是多了一口氣，此刻向他們下手，良心過不去，也辱沒了本門的清譽！」

老婦面色一寒，道：「賤人，妳在教訓老身？」

谷中蘭道：「晚輩不敢！只是岳家父子，乃有名俠義之人，我等若是在未弄清楚仇嫌是否是他們之先，而下殺手，未免太辣手……」

婦人面呈殺機，道：「小賤人，妳忘了妳自己的身世，當初若非妳師父可憐妳收留妳，妳這番邦孤兒，那有今天！」

谷中蘭大聲道：「師祖說的不錯！正因爲師父救我之恩天高地厚，所以爲徒兒的要珍惜師父身後之名！現在左世保和龐起也在這裡，而且都沒有死，妳何不先問問他們，是否他們所殺？」

老婦惱羞成怒，道：「這是命令，我偏不問，非殺岳家父子不可！」

谷中蘭擋在岳家宇身旁厲聲道：「師祖，妳若是不顧身份，可別怪我要出手反抗了！」

老婦輕蔑地一哂，道：「番夷之邦，畢竟不如中原禮義之邦，如今妳已露出猙獰面目了！」

谷中蘭大聲道：「晚輩絕無以下犯上之意，只是前輩急怒攻心，行爲失常，有忤常理，晚輩不能做出親痛仇快之事！」

老婦大怒，一掠而至，向谷中蘭劈出一掌。

谷有蘭冷哼一聲，站著不動，回敬一掌，竟把老婦震退一步。

老婦斗然一震，驚怒交集，又是一掌劈來，谷中蘭又輕鬆地化解開去。

老婦面孔抽搐，厲聲道：「原來妳這小賤人早已有反叛之心，不知在那裡學來的怪招來對付老身，老身就豁出老命，也要和妳同歸於盡！」

谷中蘭冷冷地道：「這正是岳家宇的『鶴形八掌』，奉妳之命，騙了七招，但我資質不佳，僅記住四招，想不到今天却以他的絕學，來救他的生命，這也是天意……」

老婦切齒道：「妳不是說沒有騙到手麼？」

谷中蘭道：「那時我已對妳生疑心，妳不叫我殺死岳家宇，却叫我騙他的絕學，我已看出妳的人格並不高尚，所以沒有把騙到手的絕學告訴妳！」

老婦氣得咬牙切齒，厲聲道：「不管妳如何使得，老身還是要殺了妳，妳若是正派之人，就不會用別人的武功來對付自己的長輩……」

谷中蘭冷冷地道：「那要看長輩是否自尊自愛，若一定要向岳家父子動手，晚輩只得甘冒以下犯上之罪……」

老婦大喝一聲，疾撲上來，谷中蘭施出「鶴形八掌」第三式，「蓬」地一聲，把老婦震出五六步，坐在地上。

谷中蘭悲聲道：「師祖妳是何苦？」

老婦再次躍起，如同狂風，谷中蘭施出「鶴形八掌」第四式，把老婦當場擊昏。

岳家宇正好醒了過來，看了半天，才看出是谷中蘭站在他的身旁，立即問道：「谷中蘭……妳……剛才……向誰下手……？」

谷中蘭驚喜交集，淚水暴湧而出，道：「家宇……你……你不碍事了吧？」

岳家宇冷冷地道：「我問妳剛才是誰倒了下去？」

谷中蘭悲聲道：「是我的師祖……」

岳家宇冷冷一笑，口中又淌下鮮血，道：「妳好毒的心腸！」

谷中蘭悲聲道：「家宇……你……你不知道……她……她要趁你父子重傷之時……殺了你們。」

岳家宇冷竣地道：「這雖是不光明的行爲……但是……在妳來說……却不該以下犯上……欺師滅祖……」

谷中蘭本來極愛岳家宇，只是師祖之命難違，才欺騙他，剛才若非她出手攔阻，岳家宇父子早就完了，她想不到吃力不討好，委曲之下，不禁嚎啕大哭。

岳家宇欠欠身，又痛得躺了下去，但他必須去看看爹爹。

谷中蘭悲聲道：「家宇，不論如何，我總是你的妻子……」

「不必了！」岳家宇道：「那不過是兒戲而已，何必認眞！」

谷中蘭大聲道：「你不承認了？」

岳家宇冷冷地道：「妳根本不重視這段婚姻，怎說我不承認了？」

谷中蘭道：「我雖然騙了你，那不過是奉了師祖之命，我……我怎會不重視這件婚事？」

岳家宇厲聲道：「設若你重視這件婚事，何不早說？爲甚麼到了露出馬脚才不辭而別？」

谷中蘭悲聲道：「那是因爲師祖之命難違，而且她暗中强迫我……」

岳家宇道：「那妳現在爲甚麼又向她下毒手？」

谷中蘭道：「我不能讓她殺死兩個不能還手的人！」

岳家宇爬了兩步，又痛得伏在地上。谷中蘭把他抱起來，放在岳家驥身旁，道：「家宇……令尊已經……已經……」她無法說下去，因爲岳家宇斗然一震，又昏了過去。

谷中蘭連忙爲他推宮活血，一邊呼喚。

這時朱嫣紅却爬了過來，道：「這位姊姊，妳和岳大哥是何關係？」

谷中蘭立即說了。

朱嫣紅道：「谷姊姊，不要理他！我認爲妳作得很對！」

這時岳家宇抱屍痛哭，摧心泣血的悲嚎，可傳出數里之外。

山風很大，哭聲和松濤滙成一般悲壯的聲浪，使山野中充滿了悽涼，東方已現曙光，陣陣寒意，逐漸加深。

左世保已經醒來，他自知傷勢太重，五臟都已離位，活不太久，而且江湖之大，却沒有他棲身之地，他已經絕望，而且他體會惡人的結局，大概都是如此。

他吶吶地呼喊著：「岳家宇……岳家宇……」

岳家宇仍在哭嚎，當然沒有聽到，朱嫣紅止住悲聲，扯了他的衣襟一下。岳家宇停止悲泣，聽到了左世保的呼喚。

這時老婦也醒了過來，只聞左世保道：「我作惡一生，死有餘辜……谷中蘭……做得很對……她應該阻止……她的師祖向……岳家父子下手……現在……『血爪婆婆』和陶百壽都……完了……正邪……不能兩立……正義永在人間……龐起和我……都是罪大惡極之人……希望岳家驥割下我二人……的首級……掛在武林盟主府的大旗杆上……以儆來玆……」左世保隨即氣絕。

龐起也斷聲道：「家宇……家宇……我不是人……你應該趁我未死……以世上的最殘酷的刑法……使我倍受折磨……我死之後……希望善待你二位舅母……她們是無辜的……她們自嫁了我……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

岳家宇切齒道：「你自絕了吧！事到如今，我也不忍親手殺你！」

龐起道：「這就是……正邪……不同的地方……我……我會自絕的……永別了……」他伸手向肚上戳去，「卜嗤」一聲，雙掌插入肚中，兩手一扳，腸子冒了出來，寂然不動。

老婦大爲慚愧，長嘆一聲道：「像這等大奸大惡之人，都能良心發現，老身還有何顏面活在世上……」「啪」地一聲，像擊碎一個西瓜，老婦天靈粉碎，倒地而亡。

谷中蘭悲聲道：「師祖……師祖……」

此刻一陣沙沙步履聲傳來，只見十餘個白道高手，抬著傷重之人，向這邊走來，正是司馬龍、梅友竹、魏寶初等人。

他們早在一邊看到了這裡的一切，岳家宇悲呼一聲師父，司馬龍掠過來抱住了岳家宇！道：「好孩子，你的功勞最大！而令尊更是武林中的大恩人，設若不是你父子擋住『血爪婆婆』，武林命脈，會斷送在太華幫手中……」

其中兩個擔架上，是萬紫琴和紀露露，二人傷得很重，已在嚶嚶悲泣。

岳家宇支持著走到擔架旁，道：「萬、紀二位姊姊……我……我很抱歉……」

萬、紀二女悲聲道：「大哥，只要你好好的，我們這點傷算不了甚麼，只是岳伯伯他……」

這時未傷之人都向岳家驥望去，不勝唏噓。

突然「病修羅」冷冷笑道：「岳家驥，你別裝死好不好？」

衆人一齊望去，只見岳家驥睜開眼來，慨然道：「魏兄目光如炬，令人心折，其實我也是剛剛醒來，『血爪婆婆』的『血泣爪』，果然非同小可！可惜已經失傳了……」

岳家宇愣了一下，又發出一聲哭笑難分的呼喊。原野上的歡愉之情，代替了剛才的悲泣，太陽已在東山上露出半個面孔，紅紅的，予人以無限希望。

但在一片歡樂聲中，大家都圍著岳家父子，問長問短。却有一個少女悄悄走到老婦屍身旁，挾起來悄悄下了山坡，淚眼淒迷，芳心已碎。她正是谷中蘭。她知道她自己是最不受重視的一個，況且剛才發現岳家宇和萬、紀二女的親近，更使她無法留下。她迎著朝陽奔去，淚水一串串地淌下，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從，她奔出十餘里，放下屍體，正要設法掩埋，只見後面黑壓壓的人羣，向這邊奔來。

只聞老化子曲志剛嘻嘻笑道：「小丫頭，這地方風水好，可以下葬了！請放心！岳小子不敢不要妳！況且那小子在潭底別府中，得其所哉，左擁右抱，豈能不負責任！」

衆人哈哈大笑。

曲志剛大聲吟道：「潭底別有天，其樂不羨仙！」

只見魏寶初攬著「百鳥娘子」接道：「百鳥雖死盡，娘子陪我眠！」

「哈……」山野中充滿了歡悅之情，連谷中蘭也破涕爲笑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身受重傷的展雲龍在黃妙貞領引下隱身在那流瀉的大瀑布底下的當兒，慘遭戲弄的蔣宗圻、黎冬陽及裴海中因妒恨展雲龍竟能攫取黃妙貞的芳心，加上黃藥師答應若能取下展之頭顱，便將妙貞許配之，所以，三個小子更是尾隨不捨，追殺展雲龍……，盲劍客林森手持一條細細的柳枝，現身於眾小子跟前……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死亡邊緣施援手　以怨報德非君子

盲劍客林森悽然的嘆了口氣道：「雖然我是如此說，但是這世上所有的人，大都是只注重外表，又有誰會曉得一個盲人的痛苦？」

展雲龍不曉得林森為何突然發出如此的感慨，他以安慰的口吻，道：「像你的成就，我想沒有幾個人能夠達到的。」

盲劍客道：「展兄！你可知道我能有今日這種成就，是歷經多少的痛苦？受盡多少的折磨？」

展雲龍想起自己幼時至今所受的痛苦與磨折，不由得對林森產生一種惺惺相惜之感。

他嘆道：「唯有從火裏淬煉出來的金子才是最純的，這世上那一個人的成功不是經過許多痛苦的過程？」

盲劍客唏噓了一下，突然道：「展兄，我們結為兄弟如何？」

展雲龍看到林森臉上那種企望的感情，只覺心中熱血沖激。

他點頭道：「好！我們就結拜為兄弟！」

林森興奮地道：「你的年紀較我小幾歲，我就稱你一聲老弟……」

他話聲未完，臉色突然一變，一把按住展雲龍低聲道：「別說話，有人來了！」

展雲龍一驚，忖道：「他的聽覺怎麼如此靈敏？我在嶗山苦習『天視地聽』之術，都無法聽得清，他却……」

林森輕聲道：「你的傷勢未癒，若是遇到什麼事，有我出面……」他臉上泛上一層煞氣道：「若是有對你不利之事，我今日要大開殺戒了！」

展雲龍親見過林森以柳枝為劍，將黃藥師和黎冬陽擊敗的情形，他曉得林森雖然盲了，但是在劍術上的造詣已經到了絕頂的地步。

據他所推測，天下用劍高手裏，罕見有人能以柳枝作劍，而使出上乘劍法。

是以他感激地握了握林森的手，道：「一切都依仗兄長你了。」

林森道：「等一會我到藥王谷裏採藥草給你，明天你便可摻著露水服下，那時便可痊癒。」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已聽到山坳裏傳來呼喚之聲。「展雲龍！展雲龍！」

林森詫異地道：「是誰在叫你？」

展雲龍詫異地忖道：「到了這裏又有誰會喚我呢？」

林森聽了一下道：「是個女人在喚你？」

「女人？」展雲龍恍然道：「是黃妙貞！」

盲劍客林森道：「她是黃藥師的女兒？」他笑了笑道：「展弟，你真好福氣！」

展雲龍沉吟了一下道：「我不願見她。」

盲劍客林森悽然一笑道：「老弟，你可別太矯情，需知愛情的產生，是由許多機緣所湊成的，若是你放過了一個，下一次也許你會抱憾終身……」

展雲龍冷冷地道：「我跟她並沒有感情存在……」他深吸口氣，極力掃除腦海裏對黃妙貞的那一絲微妙的感情，喃喃道：「我傷好之後，尚有許多事情要做。」

林森沉默了一下，道：「我是不能干涉到你的情感，但是，龍弟，我要勸你珍惜自己的感情，須知時機如流水，一去不再回來了。」

那呼喚聲向洞口而來，漸漸地近了。

林森道：「還是愚兄去喚她進來吧，免得她如此企望的呼喚著你……」

展雲龍搖了搖頭道：「不！我不能陷身於情感的漩渦裏，因爲我就像天上的飛飄浮雲，沒有一定的駐所，我曉得自己會永遠翻滾於江湖中，置身於血腥裏……」

他伸出手去抓緊了林森的衣衫，道：「因爲我知道自己將會一生都纏糾於恩怨仇恨中……」

林森睜開那空洞的眼眶，默默的拍了拍展雲龍的背，低聲道：「老弟，我能明瞭你現在的心情！」

一時洞內又恢復平靜，自蔓藤外傳來的呼喚聲，漸漸來到面前，黃妙貞滿臉淒苦的呼喚著展雲龍，她茫然的站在距離洞口僅七尺之處，茫然地將眼神投落在四週。

展雲龍自那密密的蔓藤間隙中望出，只見她長長的秀髮在落霞的餘暉下不住地飄拂著，在絢麗空際留下了柔和優美的線條……

黃妙貞俯下頭去，喃喃地道：「展雲龍！展雲龍！……」

林森低聲嘆了口氣，道：「你看她對你是多痴心…」

展雲龍木然的望著被微風拂動的蔓藤，喃喃道：「我不能愛她，我是沒有感情的……」

林森陡然轉過臉來，低聲厲責道：「你怎麼能這樣說？世界萬物都有情，人更是富於情感的動物，豈可無情？」

他話聲一頓，低緩地道：「龍弟，我不許你這樣說！」

展雲龍默然地望著林森那消瘦的臉，沒有說一句話，他暗暗地忖道：「你又怎曉得我金魔門僅一支衍化，仇敵遍處？我若是還陷身於感情的漩渦裏，那麼金魔門將永遠自江湖沒落，而不能綿延下去……」

黃妙貞那淒苦而幽怨的呼喚，隨著她跟蹌而去的身形，漸漸地遠了，終至不可聞……

林森嘆了口氣，緩緩站了起來，道：「雲龍，你留在洞裏，我去採藥，等會替你治傷。」

展雲龍感激地道：「小弟一生孤苦，從小就生長在痛苦寂寞中，此次蒙林森兄你救我……」

盲劍客林森沉聲道：「人生在世能得一知己，便已終身無憾，只要你把我當大哥，不視我爲盲人，我便無……」

展雲龍急忙道：「大哥，你怎會這樣……」

盲劍客林森微微一笑道：「我以前何曾是瞎子？若不是爲了愛情上的糾紛，我又怎會自挖雙目？」

他嘆了口氣道：「這事以後你自會曉得，我現在也不需告訴你！」

展雲龍見林森臉上肌肉痛苦的抽搐著，曉得他一定也有一番傷心的往事。

林森洒脫地道：「雲龍弟，等你傷好了，我們到洛水之濱，將我妹妹帶出來，那時我們三人走遍天涯，也要替你報却那血海深仇。」

展雲龍道：「謝大哥……」

盲劍客揮了揮手道：「你我兄弟何需言謝？」

他大步跨出洞窟，撥開蔓藤，飛身躍進殘碎的霞光裏，沒入蒼茫的暮色中。

展雲龍望著那不住晃動的蔓藤，想了一下，也沒有想到爲什麼與林森萍水相逢，竟會拔刀相助？

他喃喃地道：「人與人之間也應該有溫情與友愛的，並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空虛與醜惡，儘是殘殺與血腥。」

他那低沉的話聲在洞裏響起一陣迴音，不住地繞於耳邊。

等到聲音靜止的時候，展雲龍已經盤膝趺坐，緩緩運起內功，調和體內經脈的眞氣運行。

也不曉得過了多久，他自一個痛苦的過程裏，掙扎著醒了過來時，洞外已是一片漆黑。

他擦了擦頭上的汗，悸然忖道：「沒想到我的傷是如此的沉重，剛才差點把督脈傷了……」

他意念未了，突然聽到洞窟裏發出一聲大響，那似是海潮擊岸的聲音，廻震在這僻野的荒谷裏，格外的刺耳。

那陣巨響過去，洞內又回復平靜，可是帶給展雲龍的却是如漣漪散開的疑惑。

他暗忖道：「這個洞窟位於藥王谷北的峭壁邊，應該仍在羣山峯巒間，爲何此刻能聽到有似海潮拍岸之聲？莫非是我傷後耳目失靈不成？」

他便瞑目停止思慮，凝住心神，施出「天視地聽」之法，刹時心頭空靈靜寧，周遭三丈之內的物事都聽得清清楚楚。

此刻已近初更時分，夜霧剛降，四周蟲聲唧唧，加上晚風拂刮草葉之聲，配成一闋極爲悅耳的交響曲。

展雲龍傾耳聆聽了片刻，頹然地吁了口氣，暗忖道：「我若不是身受重傷，只能使出兩成功力，否則十丈之內的風吹草動都可聽得清楚。」

他臉上泛起疲憊之色，方待躺下身來休息一會，却突然聽到一陣金屬響動之聲，那似是一條鐵鏈拖在地上，刮動著岩石所發出的。

展雲龍精神一振，忖道：「這下我可沒聽錯吧！這洞窟深處的確有人！」

他將懷中的金魔指環拿出，套在右手中指上，吸了口氣向洞裏深處走去。

才走了兩步，他立即便想到盲劍客林森，忖道：「他替我採藥去，若是回來不見我在此，他會怎樣？不過我若是早些回來，便不會不碰上他……」

他猶疑了一下，但是終於忍不住的好奇之心，拿著火把向洞中深處行去。

這個洞窟深遠寬廣，兩旁石壁不曉得是些什麼物質，竟然隨著火光的移動，而隱隱發出閃爍的光芒。

展雲龍肅然凝神，目光掃過那閃著微光的兩壁，緩緩的移動著身形。

這些日子來，他連續經歷過不少的事，較之初下山時的魯莽可愼重不少，尤其此時他身上負傷，更是不敢有絲毫大意。

向前走了約有兩丈多遠，眼前一條石柱擋住，道路岐分爲二，向黑暗中延伸到不可見的地方。

展雲龍站在石壁前猶疑了一下，揚聲道：「裏面有人嗎？」

話聲廻盪，久久未散，可是却沒有一個聲音發出。

展雲龍沉吟了一會，伸出右手，將那顆金魔指環在石壁上刮了一個紀號，轉身往右邊的一條路走去。

才走了五步，展雲龍便已見到兩邊石壁上的一排洞穴，他詫異地忖道：「想不到石洞裏還有洞穴！大概是關野獸的檻吧。」

那些洞穴全是一樣大小，每隔五尺便是一個，洞口嵌著一條條的鐵柱，像是牢獄似的。

「哦！眞像是一間監牢。」展雲龍駭然忖道：「有誰會在這裏面設置牢獄？」

他高擧起火把，藉著跳動的火光，仔細的看了看，只是每個洞穴的鐵柵上都掛著一面牌子，牌上的字跡已經因年代的久遠而褪淡不清。

展雲龍將臉湊到鐵柵外，凝神察看著那牌上的字跡，好不容易才看清楚上面的字。

「崆峒雲中子！」

他的目光穿過鐵柵向裏望去，只見一個滿頭蓬亂的老人！正自目光炯炯的望著自己。

他的眼睛一接觸到那雙眼光，心中一凜，忖道：「這人的眼光眞個比野獸還要凶狠，好像我與他有不共戴天的大仇……」

那人眼睛一眨都不眨，呆呆地凝望著展雲龍，彷彿要將他心底都看穿！

展雲龍對於佛門中人都無好感，但是對於玄門道人却沒有惡意，因爲從小他都是處身在道觀裏，對於道士有種親切之感。

他望了一下，道：「你爲何被關在裏面的？」

雲中子凝望著他道：「出去！」

展雲龍咦了一聲道：「你這人怎麼如此不通情理？」

雲中子喉裏發出一陣咆哮，似是野獸般的衝過來，張開著兩臂，作出要抓攫人的樣子，滿頭蓬亂的長髮一陣拂動，有如鬼魅……

展雲龍目光一凜，道：「你待怎樣？」

鐵鏈磨擦石塊的聲音一響，「嗆郎郎」幾聲，雲中子衝來的身形已經一頓。

展雲龍這才看到在洞後有一根鐵鏈束在雲中子的脖子，使得他剛才走到鐵柵邊便不能再向前進了。

雲中子雙手抓住喉間束著的鐵鏈，發出有如野獸臨死前的哀鳴，緩緩的仆下身來。

展雲龍毛骨一陣悚然，忖道：「有誰會把人當猴子一樣的用鐵鏈鬥著，囚在這種不見天日的洞窟裏？」

「前輩！前輩！」他呼喚了兩聲道：「前輩，你能不能告訴我，是誰將你這樣關在洞裏？」

雲中子喉間發出數聲沙啞的咆哮，半彎著腰搖搖擺擺的退了回去，躺在那洞裏的草堆上，不再理會展雲龍的呼喚了。

這種怪異的情形，使得展雲龍心中直打疑問，想了好久，也沒想出個理由來。

他暗忖道：「看來他是因爲被囚過久，所以連說話都不會說了，這眞是人間的大悲劇……」

火光跳動，靜思中，四周突然響起連串的鐵鏈劃地之聲，彷彿在這一刹那間，每一個關在洞裏的人都醒了過來。

洞壁之中傳來陣陣咆哮之聲，雜有呻吟，吼叫，使得廻音震耳……

展雲龍心中疑懼無比，忖道：「這個洞窟之中不料竟會有如此多的人被囚禁著？」

他在那些聲音滙聚的洪流裏，只覺得自己彷彿置身人間地獄，一種恐怖的感覺泛上心頭。

隨著火光的移動，他逐漸向洞中深處行去，愈往前走，他的駭懼也就愈爲增加……

凝望著那些隔著鐵柵，對他發出低吼咆哮，有如困獸聲音的人，以及用仇恨，企望，怨毒的眼光緊盯著他的人，展雲龍驚懼地忖道：「有誰能夠將這麼多的武林高手，用鐵鏈囚在這個洞窟之中？以致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一念剛逝，一念復起，他繼續忖道：「莫非這些武林高手被人用藥物或特異的手法將本身武功廢去，而不能掙脫這小小的鐵鏈……」

他正在忖思之際，耳邊聽得一聲低沉的呼喚之聲，那彷彿是來自幽靈地府，使人有種毛骨悚然之感。

展雲龍吸了口氣，揚聲道：「是誰呼喚在下？」

那蒼老的聽音道：「年輕人，你是誰？」

展雲龍隨著聲音傳來之處行去，只見將至洞底深處，一條石階通了下去，那低黯的牆壁，掛著兩盞油燈，正自吐著綠豆大的光芒，使得整個地洞裏充滿了陰森的氣氛。

那個人沒有聽見展雲龍的回答，又說道：「老朽是在右側第五個囚洞裏，年輕人，你能不能過來看看我？」

展雲龍沉吟了一中，忖道：「這整個洞裏，沒有一個人會說話，唯有這老人能夠說話，他又是何人？」

那個蒼老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唉！老朽被囚禁十二年之久，難道隔著鐵柵還會傷害你嗎？」

展雲龍雖是覺得這個洞窟裏的事，是個奇怪的神秘地方，裏面可能隱藏著無限的殺機，可是却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沿著石階往下走去。

當他走到左側第五個洞口時，裏面發出一聲似是孩子樣的歡呼道：「哈！十二年來我都沒見過火把是什麼樣子，想不到有生之年還能見到……」

展雲龍步下石階，將那些嘈雜的聲音，拋諸腦後，他跨到鐵柵邊，只見裏面一個滿身長著毛的老人，正在盯著自己。

他目光一掃那塊掛在柵上的木牌，低聲唸道：「河洛奔雷搏電！」

「啊！」那個老人高聲道：「十二年來沒人叫過老夫的綽號，今日一聽，眞像故

人重逢……」

展雲龍道：「你為何被囚禁於此？」

奔雷摶電渾身一震，像是整個神智都被展雲龍這句話撞擊得迷糊了，他睜大了眼睛，死盯著展雲龍，喃喃地道：「我為何被囚禁於此？我為何被囚禁於此？」

他的眼光漸漸茫然，空洞地望著那跳動的火光，臉上現出痛苦的神情，那蓬亂的長髮在他微微顫抖的身上，擺動著柔軟的弧線，映著火光泛射出灰黃的縷縷光芒……

展雲龍曉得這個洞裏面必然又是一個絕大的神秘，以致這許多武林人物關在洞裏，而全都喪失記憶與人性。

他以憐憫的眼光望著那枯瘦的老人，正待要說些安慰的話，豈知奔雷摶電急然往前一掙，兩手在空中抓攫了一會，像是突然被雷霆一擊，全身都僵在那兒。

鐵鏈一陣嗆啷啷響動，展雲龍說道：「前輩，你怎麼啦？」

奔雷摶電嘴唇蠕動著，喃喃地說了些話。

展雲龍雙眉一皺，對那含糊而沉鬱的低語根本沒有聽清，他揚聲問道：「前輩，你說些什麼？」

奔雷摶電眼中射出駭懼的目光，映著火把上跳動的光芒，他的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吃力地顫聲道：「金鐘，那聲音之母的滅音金鐘……」

展雲龍臉色一變，腦海裏立即映起慧果在棲霞洞臨死時的情形來。

那時，他記得慧果口裏喃喃唸著的也就是那所謂聲音之母的金鐘，不料現在却又在這深藏地下的黑暗洞窟中又一次聽到了有關金鐘之事。

他追問道：「什麼金鐘？前輩，你說是什麼滅音金鐘？」

奔雷摶電沒有理會他的追問，依然怔怔地望著那艷紅的火花，只見他滿頭汗水，顆顆湧流而下，滑過他糟亂的鬍子而落到地上。

他嘶啞著聲音道：「那口純金鑄造的金鐘，林賢弟，你有沒有看到那滅音金鐘？林賢弟，我們為什麼不把它搶下來？哈哈……」

奔雷摶電發出一陣狂笑，繼續道：「我們河洛雙雄還怕什麼綠林一幫五堡？就算武林九大門派來也不怕，為什麼要畏懼？林賢弟，你既聽說這口滅音金鐘上刻有武林眞訣，學了可無敵天下，又能白日飛昇，還不去取來作甚？」

展雲龍臉色凝重地傾聽著，他記得自己初下嶗山時，曾聽師父血魂金魔提及本門心法與一口金鐘之事，曉得這口金鐘必是近百年來武林的最大秘密。

而自己的身世也與這口金鐘有著微妙的相連，所以他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生恐會驚動那老人的回憶。

奔雷摶電大喝道：「什麼？你說武林中四谷三宮也都來了？」他驚駭地道：「那雲陽谷與千花谷倒還好鬥，惟有帝王谷的鐵皇爺最棘手！至於藥王谷黃藥師却不用怕！」

展雲龍目光射出奇光，知道這十二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秘密已將揭露，他默默地忖道：「帝王谷鐵皇爺，他不就是經常在我家裏走動的人嗎？也就是慧果臨死前提起，曉得我父母死因的鐵皇爺……」

奔雷摶電急促地喘了兩口氣，道：「林賢弟，你且稍候，我看是不是摶命閻羅展嘯天和鐵中錚一起來，想不到三宮也與四谷有來往了……」

「展嘯天！」展雲龍全身一震，喃喃地忖道：「爹爹！果然你是因為金鐘而死……」

「哈哈！」奔雷摶電狂笑道：「展嘯天！你別以為居三宮之首，便可對我奔雷摶電岳洪如此無禮！就算你把金河宮主羅不羣，鎮南宮主劉南人一起叫來，也不能奈何我河洛雙雄！」

展雲龍舉著火把，一手抓著鐵柵，雖是手臂已經酸軟得發抖，但是却不敢變換一下手臂，惟恐奔雷摶電岳洪受驚……

「啊——」岳洪發出一聲驚叫道：「鐵中錚，你殺我兄弟，我與你拚了，啊！林賢弟！……」

他的眼裏湧出淚水，雙手亂拂，鐵鏈鏗鏘，頓時洞中狂飈四湧，風勁嘯嘯，展雲龍手中的火把立即熄滅。

洞中一暗，僅餘掛在石壁上豆大的油燈綠火閃動著微弱的光芒，那岳洪像發瘋似的亂舞了一陣，又放聲痛哭起來。

「前輩！」展雲龍喚道：「前輩，你醒醒！……」

岳洪止住哭聲，問道：「你是誰？」

展雲龍道：「晚輩是來探聽那滅音金鐘之事……」

「滅音金鐘？」岳洪大聲道：「誰曉得什麼滅音金鐘？」

展雲龍濃眉一聚道：「十二年前滅音金鐘出現時，武林中四谷三宮，綠林一幫五堡都已出動，後來沒有消息之事，你是不是親身經歷過？」

岳洪驚問道：「是誰告訴你的？你是誰？」

展雲龍道：「在下是昔日摶命閻羅展嘯天之子，展雲龍。」

岳洪驚呼一聲，立即不再說話。

展雲龍緩聲道：「我只希望你能告訴我當時事情發生的經過，以及你是被誰囚禁於此……」

岳洪像是一隻野獸似的蹲在那裏，鼻息咻咻，那對碧綠的眼珠凝望著展雲龍，裏面儘是恐懼與疑惑的複雜情緒。

展雲龍心想：「他被人囚禁十多年，對於人的信任一定不像以前一樣，我若不許以諾言，他一定不會將以前的事說出來！」

一念及此，他說道：「如果你能告訴我，我一定將你救出去！」

岳洪突然放聲大笑，道：「你要救我出去？哈哈！你還想救我出去？」

展雲龍惱怒地道：「我既然能夠進來，當然也能救你出去，這又有什麼值得你如此的好笑？」

岳洪冷哼一聲道：「在這兒所囚的，那一個不是江湖中傑出之士？他們雖然被毒絕天下的『淬厲毒羽』射中，而致本性泯沒，但是功力還在，難道都不曉得逃離這黑獄？」他反臂把身上鐵鏈一揪，嗆啷聲裏，揚聲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鑄成的？告訴你，這是帝王谷寒波潭裏產的萬

年寒鐵所鑄，沒人能夠掙脫……」

展雲龍濃眉一揚道：「這麼說天下沒有東西可以斬斷這些鐵鏈？」

岳洪道：「除非你有神兵利刄，方始能斬斷這鐵鏈，用人力是萬萬不能的！」

他悽然道：「我雖然沒被『淬厲毒羽』毒性所害，但是却一點辦法都沒有，否則我還會被囚禁於此十二年？」

展雲龍想了一下道：「你不管如何，只要答應我救了你出來，便把一切有關當年我父親之事告訴我！」

岳洪道：「你是否身懷削鐵斷鋼的神劍？」

展雲龍把火把插在腰裏，深吸口氣，雙臂用勁，把鐵栅往外一分，已把鐵栅拗彎。

他長吁一聲，走進石洞裏，道：「雖然我沒有斷鐵斬金的神劍，可是却能救你脫離此處！」他心中突然一動，問道：「現在你能否告訴我當年有沒有佛門弟子參與金鐘之事？」

岳洪詫異地道：「你怎麼曉得？那滅音金鐘傳說便是在佛門之內，後來……」

他話聲一頓，道：「你還不快把我救走，否則等一會巡視之人一來，你我都逃離不了……」

展雲龍想了一下道：「你把頭偏過去，我替你把頸上束著的鐵鏈除去。」

岳洪待得展雲龍走近，突然右臂平伸，斜裏揮出一掌，左掌五指箕張，往展雲龍脈門扣來。

這猝然不防之下攻來一招，使得展雲龍一驚，他怒叱一聲，急亂之間拋肩沉肘，平空移後四寸。

剛避開對方兩招攻勢，岳洪低叱一聲，右腿已悄無聲息的飛踢而出，雙掌劃一半弧化掌為拳依舊斜劈而至。

他綽號奔雷搏電，出掌沉猛無比，變招迅速如電，那雙掌揮出時，氣勁飛漩，仿如雷霆一擊，威猛剛強，使得小小的洞窟裏石屑紛飛。

展雲龍怒道：「你眞不知好歹！」

急勁的拳風捲起他的衣裳，逼人欲窒，展雲龍左掌往下，向對方踢來的右腿脛骨切去。

他上身藉著前仆之式，右掌一振，濺起一片掌影，削向對方雙拳脈門，去勢虛幻無測，有如鴻雁掠空，不知去向。

「啪！啪！」兩聲淸脆的聲音在洞裏響起，展雲龍身形一傾，往後退了四步，方始站穩脚步。

他滿臉忿怒之色的盯著那鬚髮飛揚的岳洪，眉梢凝聚起一層煞意。

岳洪驚詫地道：「你這是什麼招式？」

他摸著脈門剛才被展雲龍那斜伸出的小指所劃中之處，詫問道：「你是誰的徒兒？」

展雲龍沒有開口說話，只是運氣調息剛才被岳洪那洶湧的拳勁所震動的氣血。

岳洪暗忖道：「他的招式雖是神秘奇奧，但是功力却相差太遠，否則我脈門豈不受傷？」

可是當他看到展雲龍那樣子時，他不禁恍然道：「哦，原來你已經身負重傷？」

展雲龍冷哼道：「你以為我身上帶傷，便奈何不了你嗎？我展雲龍照樣的能夠殺了你！」

岳洪忖道：「他大概是經過帝皇谷時與鐵老兒對敵時受了傷，否則不會到這『囚龍居』裏來……」

這個念頭才一逝去，另一個念頭又泛上腦海，他詫異地忖道：「這就不對了呀！他若是被鐵皇爺打傷，又豈能越得過那寬有八丈的寒波潭而走進這裏來？況且看情形谷裏巡門之人並沒有發覺他進入地獄……」

咬了咬厚厚的嘴唇忖道：「莫非這洞窟另有出路不成？唉！這十二年來的囚居使得我的記憶力衰退如此，連思考的能力都衰退不少……」

許多的意念像是電光火石似的一閃而過，他裝出一臉尷尬的樣子，道：「我不曉得你已經受了傷，本來我的意思是想試試你的功力，看看是否有力量救我出去！」

展雲龍寒著臉道：「我不是說過我既然能夠進來，必然能夠出去？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怎能相信你？」

岳洪一看展雲龍神態有點不對，忙道：「我答應告訴你當年令尊如何失踪之事……」

他沉了一下繼續道：「當年是佛門五派中選出的精英，即江湖中所知道的佛門護法五羅漢藉著帝王谷鐵皇爺與佛門三聖中鐵肩大師之助，把搏命閻羅展嘯天擒住……」

展雲龍見岳洪住下口來，連忙追問道：「後來呢？他們……」

岳洪道：「你先替我斬斷這根鬼鐵鏈，我想一想再告訴你……」

展雲龍非常激動的道：「你先告訴我，他們為什麼要將家父擒住？」

他的腦海裏立即映起當年自己幼小時，父親被僧人磨折，自己被毆打的情形，他茫然地道：「家父既居四谷三宮之首，為什麼到了後來好像身無絲毫武功？」

岳洪道：「當年佛門護法五護法雖是各派弟子，却都親得佛門三聖之絕傳技藝，加之帝皇谷鐵皇爺武功絕世，他豈是敵手？」

展雲龍想了一下，雖然曉得當年的大概情形，却依然弄不清楚其中的詳細原因。

他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將你頸上鐵箍除去，但你可要把當初的詳細情形告訴我！」

奔雷搏電岳洪猶疑了一下道：「你要讓我先看看是用什麼東西可以削斷千年寒鐵鑄成的鐵箍？」

展雲龍嘴唇一撇，不屑地道：「我若要殺你，豈不早把你殺了？還用等到現在？」

他把火把舉起插在壁上，打著了火石，點燃了那根火把，藉著火光舉起自己的右手。

岳洪不曉得展雲龍在弄什麼玄虛，他右掌貼著小腹左拳護住前胸，戒備而帶著懷疑的望着展雲龍。

展雲龍冷哼一聲，左手兩指把套在右手中指上的金魔指環轉向手背。

火光映著他白晰的手，手中的指環反射出爍亮的金黃色光輝，閃進了岳洪的眼

裏。

那鬼面獠牙，猙獰無比的金魔之像，使得奔雷搏電岳洪大吃一驚。

他仿如被巨雷一擊，全身一震之下，立即後退了兩步，顫聲道：「金魔指！這是金魔指！」

岳洪深吸口氣道：「原來你是血魂金魔的傳人。」

展雲龍道：「在下血指金魔展雲龍，家師正是血魂金魔！」

岳洪定定心神道：「怪不得你能經過帝王谷重重戒備，越過寒波潭來到這黑獄！」

「什麼？」展雲龍一揚眉道：「你說這是帝王谷鐵中錚所設的黑獄？那麼你們都是被他所囚？」

岳洪說道：「你到現在才曉得？」

話聲未了，洞窟之中突然響起一陣澎湃的水聲，好似千軍萬馬奔騰而至，聲勢極爲驚人。

展雲龍臉色一變問道：「這是什麼？」

岳洪大驚道：「那是寒波潭的潭水！」

展雲龍道：「爲什麼這寒潭水如此急湍？竟然好像海潮拍岸一樣……」

岳洪臉色灰黑道：「那寒波潭裏的水冰寒刺骨，每逢朔望之日便似海水起潮，浸入黑獄裏，每個月我們都要受兩次的浸蝕……」他大聲叫道：「你爲什麼不把鐵鏈截斷？還要等什麼？」

展雲龍沉思了一會，失聲道：「呃！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那些人經過這麼多年的囚禁已經變成白痴了……」

他臉上泛起微笑道：「你雖然沒有被淬離毒羽害得神智不清，但是卻極爲畏懼這冰寒的潭水，是不是？」

岳洪忙道：「是又怎樣？」

展雲龍臉色一整，肅然道：「你剛才說的話裏面有幾句是假的？」

岳洪神色一變道：「我爲什麼要瞞你？」

展雲龍腳下一移，退了三步道：「你說話之時眼光閃爍不定，顯然是有假的話在裏面，你且說當日家父與你有何仇恨？你要參與其中？」

岳洪全身一震，腳下退了一步，顫聲道：「誰說我當日曾經參入，你別胡亂猜測好嗎？」

展雲龍冷笑一聲道：「帝王谷鐵皇爺囚禁你十二年之久，你當年是對他恨之入骨。極欲借我之力將他殺死，以替你雪恨，可是你沒想到當年家父與他結拜爲兄弟，他豈會與佛門護法五羅漢合謀陷害家父？」

岳洪嘶喊道：「那鐵中錚外貌中厚，實則內含狡詐，心計之功舉世無雙，天下有多少的英雄豪傑都被他陷害！」他喘了口氣道：「昔日天下武林之雄的四谷三宮，一幫五堡到現在還賸下多少？他們全都像你一樣，沒有看清鐵中錚的爲人……」

展雲龍心中雖然起了懷疑，可是卻仍舊冷笑地望着岳洪，沒有說話。

岳洪眼中閃過一縷怨毒的光芒，道：「我若不是也相信鐵中錚的爲人，現在也不會呆在這裏了，又怎會受你這後輩的侮辱？」

「侮辱？」展雲龍冷笑一聲道：「誰說我這是對你侮辱？」

海潮之聲急嘯，洞壁之中響起一陣陣迴音，震人耳鼓。

岳洪驚駭地道：「潮聲已經二響！等到第三響時，潭水便會漫延到洞裏……」

展雲龍見岳洪如此驚悸之態冷哼一聲道：「你若要我在潭水湧上洞窟之前將你放了，便老老實實的把經過情形告訴我……」

岳洪見展雲龍以此爲威脅，直氣得滿頭長髮根根豎起，大聲一吼道：「姓展的小子，想不到搏命閻羅一輩子英雄好漢，竟會養這毫無人格、不顧諾言的龜兒子！」

展雲龍叱道：「你若再胡說亂道，我便一走了之，讓你再在這裏囚個十二年！」

他話聲一沉道：「當年家父若非太過忠厚，豈會落得那麼樣的下場？到後來變成一點武功都不會，受盡那些和尚的凌辱與磨折！」

岳洪瞪大了眼，怔怔地道：「他眞的得到了滅音金鐘，怪不得當年鐵中錚會如此客氣……」他似是又回復到當時的情景中，眼光裏泛射出一片凶光，怨毒地放聲大笑道：「鐵中錚你眞正聰明，好一個一石二鳥，竟然瞞盡了天下人的耳目，使武林受到劫難……」

展雲龍心頭一凜忖道：「莫非這岳洪剛才對我說的話全是自己推測之事，直到現在？才證實了當日的結果……」

一念閃過，他已聽到岳洪大聲道：「鐵中錚！你的心計好深，直到現在才讓我看透了你的眞面目……」

他話聲一頓，道：「展雲龍，你放了我！我要把鐵中錚的眞面目向武林裏每一個人揭露出來！讓他們曉得名震天下的帝王谷鐵中錚皇爺跟佛門三聖全都是些沽名釣譽的傢伙，他們從此再也不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了。」

展雲龍決定不下這岳洪所說的話到底有幾分是眞的，但是一聽他提及佛門三聖，立即便想到師父血魂金魔念念不忘之事。

他暗忖道：「我若是放了他，或許能夠藉之打擊佛門三聖，湔雪師父當年被他們圍攻之仇！」

他正在忖想之際，突然那已經平息下去的潮聲又響了起來，仿如千軍萬馬嘶喊奔騰而來，聲勢嚇人！

岳洪臉如死灰，道：「潮聲已經三響，潭水還有片刻便湧上來了！」

展雲龍還未及答話，突然石洞之中響起無數的吶喊，那些聲音仿如一股股的洪流所聚成的，動人心魄。

那充滿了痛苦、絕望、悲淒、求援的吶喊，反覆迴盪在洞中，仿如獸類臨死以前的哀鳴，使人聽了，忍不住潸然淚下。

展雲龍駭然道：「這是什麼聲音？」

岳洪驚懼地道：「那是囚犯聽見三響時發出的吶喊，他們的武功差不多都已失去，忍受不了這冰寒的潭水浸蝕，每次都會死去好幾人，所以他們痛苦的發出吶喊……」

展雲龍悚然道：「好毒的手段，這簡直是地獄！那還是人間！」

他毅然伸出金魔指，道：「你把頭偏過去，我替你把頸上鐵箍劃斷！」

岳洪臉上一片喜悅之色，隨着他把頭一偏過去，展雲龍已用那枚烏金鑄成的金魔指環將束在岳洪脖上的鐵箍劃斷。

一點火花閃出，岳洪雙手一掙，掙脫了鐵鏈的束縛，他怔怔地望了展雲龍一下，不信地問道：「我自由了？」

展雲龍撇唇一笑道：「你已經自由了！我們走吧！」

他向前走了兩步，已經走到鐵柵邊，向下一望，只見沿着石階，一股洪流洶洶地沖激而上。

那陰暗的水中透出陣陣寒氣，使得他站在離水面有四尺之高的地方都覺得有寒凜之意。

岳洪走到他的身邊道：「這石洞後便是那個寒波潭，它位於帝王谷北，有鵝毛不浮的……」

他雙拳陡然一舉，大吼一聲，在不足四尺之距內，連發六拳之多。

拳勁激盪，宛如排山倒海似的，向展雲龍擊去。

展雲龍呃了一聲匆促之間身形剛一轉過，雙袖一拂之際，順着對方洶湧拳勁閃了開去。

可是他沒有料到自己已是站在鐵柵邊緣，這一閃身，便已失足跌下。

「啊——」

一聲慘叫，水聲嘩啦，他已被岳洪一拳打進寒波潭洶湧的水裏。

岳洪眼望水波滾滾，發出一聲長笑，振臂一躍，往洞窟上竄去。

那震天的吶喊夾着潮聲，依舊震盪在這低暗的石洞裏。

澎湃的潮聲，迅速的蓋過了那些吶喊，換來的則是更為淒厲的呼叫……

那是痛苦與絕望所混合而成的呼喊，那是人面臨死亡前剎那的嗥叫……

死亡的陰影籠罩着一片黑暗的洞窟裏，潮水滾滾之聲不住地迴盪……

翻騰滾動的潮流在耳邊不住的響着，展雲龍只覺自己隨着波潮洶湧翻滾，而沒有一絲可以攀援憑藉的東西。

旋轉、不住的旋轉，從心底發出的吶喊，已被狂流掩住，他只有一連串的暈眩，像是將自己的心投置於虛渺的空間，任由狂風吹散遊盪……

自逐漸加深的暈眩中，他觸摸到死神般冰冷的指尖，耳邊的潮流翻滾聲已變為尖細的笑聲。

「死神的嘲笑，生命的諷刺，」他暗中喃喃道：「我怎能現在就死？我要反抗死神的威脅，我要掙脫他的掌握，我不能夠死，我不能夠……」

彷彿在黑暗裏看到了一點螢光，這一閃即沒的意念，激發起他生命裏的潛力，他揮動着四肢，在那激盪的浪潮裏掙扎着。

漸漸，他覺得身外一片寒冷，冷得使他的四肢都凍得僵硬了，他已經沒有一點感覺，那痲木的一偶逐漸地延伸到全身……

他心靈潛在的理智使他保持了一點清晰，可是却立即便被暈眩所取代……

「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求生的意念使他在暈眩與痲木的空隙裏，發出了嘶叫，發出了生之吶喊……

「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我不能夠死！我不能夠死！……」

他也不曉得經過了多少的噩夢，但是在夢中，他無止無盡的向着生命發出呼喚。

那不能記憶的噩夢在他心際逝去，如今他滿身大汗的躺在一間石室中，對着雪白的牆壁，發出同樣的呼喊。

鐵門「砰」地一聲開了，那繚纏得長長的鐵鏈響動，他似乎覺得自己要受到囚禁。

眼前閃動着一張張的面孔，都是在對着他獰笑，那些帶着仇恨的目光彷如利刄，恨不得要把他撕裂。

展雲龍想要問：「你們是誰？」

但是他却不能說出口來，身外湧起一陣狂颷，使得他的身形拋向空中，逐漸向蒼穹飛去……

「啊——」

他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叫，眼睛睜開，却見自己被那股洶湧澎湃的水流沖激得飛出水面。

還沒有想到脫險的問題，他的嘴角僅漾起一絲微笑，便已碰到嶙峋的石筍，那尖細而堅硬的石筍，毫不留情的戮在他的背心。

「命門穴」被擊，他眼前一黑，全身氣血隨着散開，經脈一陣緊縮後放鬆了，身軀斜斜的摔在地下，昏迷了過去。

一切的痛苦與歡樂，哀怨與喜悅，都已離他遠去，他的身軀已經獲得了暫時的安息，精神也獲得了暫時的恬靜……

一縷芬芳似乎來自夢裏的花園，幽香輕颺，虛虛渺渺，飄忽有如游絲，傳進他的鼻息裏。

他伏臥的身子起了輕輕的顫動，臉上有了淡淡的微笑，漸漸地他已自另一個恬靜安祥的世界裏醒了過來。

「哈啾！」他被香氣所刺激，忍不住打了噴嚏。

全身的肌肉受到這個震動，他已經睜開臉來。

放眼看去，面前是一個凹進石壁的穴洞，大概是受着潭水波潮的沖激，所以才會在這堅硬的岩石裏沖出一個窟窿，正好位於潭水暗流的上面。

身邊濕漉漉的，水漬漫漫，沾在身上粘得非常難受。

展雲龍無意地望了望面前深凹進去的一個扁長的洞穴，那裏面幽深黑暗，也不曉得有多深多遠。

耳邊水聲淙淙，時而激打着石壁，發出「啪噠」之聲，濺起一朵朵白色的水花……

銀珠飛濺流瀉散開，展雲龍俯望那怒潮奔流而來，沒入自己存身之處的石洞之下，心中不由起了一陣僥倖之感。

他暗忖道：「我若不是被潮水沖到這個洞穴中，怎麼還有生存的機會，若是被捲進地底的暗道裏，誰都無法脫出滅頂的危機……」

他一面為自己的幸運而感到歡欣，一面也為自己在昏迷中經歷的危厄而感到悚然。

（未完・五）

◎◎◎◎◎◎◎◎◎

上文提要： 石像臉上的咀唇噴出毒烟，太平道長忙叫衆人屏住呼吸，俞劍峯縱至天機和尚與太平道長身前，石像發出暗器傷人，又在口中噴火，大殿已燒起來，俞劍峯見石像額上有一小洞，莫不是「浮雲之鑰」是控制石像的鎖匙，便請天機、太平二人為自己掩護，將小匙插入石像額上的小孔一扭，石像操作之勢登時頓住……

◎◎◎◎◎◎◎◎◎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猶記往日情　捨身救檀郎

岑少風只覺熱血洶湧，大聲呼道：「為什麼要停止這琴音？」

忽然一口鮮血自腹中湧到唇角，他到底功力非凡，立刻將它反嚥回去，一凜之下，他倒清醒了大半，急忙垂目提氣，運起功來。

嘉玲立起身子，低聲道：「你……你可是受了內傷？」

口吻甚是關切，岑少風但覺胸頭一熱，望着她那柔和親切的目光，一時竟說不出來，只有拚命的搖頭。

忽然，他想起一事，便有如被冷水澆頭，恢復了冷靜，暗暗自責道：「岑少風啊岑少風，你糊塗如此，眼下這姑娘便是你的少主人，而你只不過區區一個傭人罷了，適才你想到那裡去了？」

他心潮澎湃不定，耳際聽到老嫗的聲音道：「你內功之高，定力之佳，誠為老身始料不及，那淥水琴五軸同轉，若換了常人怕不已吐血身死，是以你雖然敗了，老身將再與你一個機會。」

岑少風一凜，道：「小人久聞淥水琴乃前朝大內奇寶，『瀚海雁飛』更是曲中一絕，方才少主人彈出第五十三拍時突然中斷，底下似乎必有一調接續，但因先前之音無以為繼，不知不覺令人心中難過異常，以致氣血倒流，未知是何緣故？」

老嫗道：「你從未習琴，這箇中道理甚是深奧，一時也難以說得明白。」

岑少風道：「十餘年前，趙老爺五十壽辰之日，主母在宴席上彈奏的可就是此琴？」

老嫗臉色一變，道：「當然不是，淥水琴乃是用來傷敵，當晚老身一時興之所至，在宴席中用普通木琴彈曲娛客，不料趙鳳豪迂腐如斯，竟以為老身當客奏琴，實同唱工，大損他的面子，老身一時氣不過，便同他吵了一架……」

岑少風不意她竟提起當日與主人糾葛之事，吶吶地道：「趙老爺事後也頗感懊悔……」

老嫗道：「懊悔？哼，就因他沒有一絲懊悔之心，老身率性携琴到各大酒舖彈奏，是時老身只不過是故意與他嘔氣，想不到此更引起他的不諒，於是便由夫妻之親而翻臉成仇，老身被他一掌擊傷，自是而後，老身便發誓報復此恨，遂攜帶玲兒高飛遠颺……」

說到此處，已是激動不能成聲。

岑少風心知主母未嫁入趙家前，本是河洛名家的千金，工於詩詞琴曲，不想與主人決裂後，便流落各地，賴奏琴唱曲謀生，不禁感惜。

老嫗情緒恢復，又道：「岑少風，你雖自稱趙鳳豪之傭，其實已俱門徒之實，老身說過再給你一個機會，若仍敗在玲兒手下，勢必殺了你，以洩十數年來的積怨！」

她向嘉玲打了個手勢，嘉玲略一踟躕，走至岑少風面前道：「蕭嘉玲候教。」

岑少風聞她自報姓名，暗道：「少主人果然仍從母姓，可見主母已把趙老爺子恨到什麼程度……」

他知道此番動手已是不能免，只得打個招呼道：「小人絕非少主人之敵，敢請下手留情——」

嘉玲沒有答話，右足前跨半步，玉臂微抬，輕飄飄拂去。

岑少風只覺一股淡淡幽香進逼而來，他心神一盪，倏覺自己全身大穴已籠罩在她一拂之下，欲待閃退，其勢已不可能，只好低喝一聲，雙掌翻轉連環劈出。

嘉玲那隻葱玉般的纖手不疾不徐的拂了一圈，岑少風頓時發覺劈出的雄渾掌力，如同泥牛入海，全無動靜。

他心中一震，這少主人一出招，武功路數與他完全迥異，掌技似猶在自己之上，只見對方纖軀像游魚一般的滑溜向前，左掌斜起，往岑少風中盤印去。

這一招出手不但快得出奇，而且相距尚有三尺，岑少風手臂就被她的掌指掃得隱隱生痛。

岑少風不便還手，故在對方的攻勢下被迫得節節後退，險象叢生。

旁觀的老嫗冷冷地道：「岑少風你再不還手抵禦，不出十五招必在玲兒掌下鎩羽！」

乍聽之下，口氣似略嫌狂傲，但岑少風心底下明白，主母的話一點也不過份，到目下爲止，嘉玲一共只出了四招，每一招却都迅速凌厲兼而有之，已有武林罕見的高手氣派。

當下喝道：「恕小人放肆了。」

喝聲中，雙掌齊出，拆解了對方綿綿不絕的凌厲攻勢。

嘉玲身軀一縱一旋，黃裳飄飛，足下碎踏蓮步，玉手再度拂去，姿態優雅輕盈之極。

岑少風暗自讚嘆了一聲，右手握掌，從對方拂影中分光錯影攻將出去，嘉玲指戳掌拍，盡將對手雙掌來勢完全封死，一面揉身欺敵。

兩人轉眼間已攻拆了七八招，嘉玲一套輕柔掌法施展開來，綿密非常，竟處處搶得先機。

岑少風見她招數奧妙，步法詭異，心中又急又驚，當下雙掌交合一擊，施出趙門獨傳「雷火掌」來。

「雷火掌」一經施出，嘉玲那連綿的攻勢立時爲之一挫，手脚略呈忙亂，但只一忽就鎮定下來，見隙即入，仍有法子加以凌厲反擊，岑少風雙掌翻飛間，劈打如雷，堪堪禦住對方反擊之勢，然後疾起一掌，將她震得退了四五步之遙。

那老嫗在一旁放聲道：「好掌法！老身倒要瞧瞧趙鳳豪傳授了你一些什麼技藝？玲兒，施出『桂蘭拍』！」

岑少風一凜——

嘉玲點點頭，嬌喝道：「小心了！」

她婀娜前移數步，掌法一變，五指微張作花開五瓣狀，緩緩拍出。

那出手的部位極爲古怪，右掌先出，左手後發，但左手的威力却遠超右掌之上。只見手影重重疊疊，已分不出先後。

岑少風全神應敵，他知道自己面臨重大危機，別說是還擊，就是退守自保都十分艱難。

這當兒，岑少風已全然放棄攻擊，雙足倒踏，不住向後退走。

嘉玲「桂蘭拍」已施到十成力，形成「嗡」「嗡」一片聲響，氣勢的是駭人至極，岑少風神情好不緊張，他每一步向後踏出，恰恰正是嘉玲一拍拍實之際，忽然她左手自橫地裡反拍而上，岑少風只覺一股疾風直逼下來，自己雙足後退之勢，立被封閉。

不容得他有一分一毫之考慮，岑少風右足猛地向右跨了半步，這半步跨得好不玄妙，整個身子呼地轉了半個側面，只聽破空之聲揚起，岑少風已經掠到了三丈之外！

他脫出對方掌拍範疇之外，仍然卓立如故，高大的身子，軒昂的英姿，組成超塵絕俗的風儀。

嘉玲一直迷惘的望着他，雙手緩緩垂下。

那老嫗現出困惑的神情，道：「岑少風，你竟能自『桂蘭拍』下全身而退，趙鳳豪已經把你訓練成第一流了……」

話猶未盡，只聽「吱呀」一響，廟門一開，一個影閃而入，沉重的聲音說道：「不錯，我已把他訓練成一流高手了！」

岑少風望着那如鬼魅一般出現的白影，心中一陣狂跳，登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老嫗臉上神色也自一變，唇角動了動，沒有擠出一句話，却倏地仰天狂笑起來。

笑聲未歇，那白衣人已端端地向前行了數步，說道：「斐音，不要笑……不要笑……」

聲音是出奇的低沉，但却字字鏗鏘有力，縱然是在狂笑之聲的錯擾下，廟中諸人却無不聽得一清二楚。

老嫗笑聲一歛，道：「這便是你十數年來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麼？你的第一句話便是又爲了要干涉我的行動而說的麼？」

那白衣人彷若未聞，只是不住地喃喃：「不要笑，不要在這個時候笑……也不要在這等場合發笑……」

老嫗面色一沉，道：「趙鳳豪！趙鳳豪，老身自家的事，你管得太多了！」

那白衣人果然便是武林第一奇人趙鳳豪，自從他一怒鬥七奇之後，武林中繪聲繪影，早已將他傳說成神仙一般的人物，此刻由老嫗親口說出這三個字，却是別有份量。

岑少風情知自己主人行蹤飄忽，一生難得在江湖出現幾回，不想此刻竟忽然現身在這荒野古寺之中，心中不禁既驚且震，有些不知所措起來。

他正待上前拜見，趙鳳豪却揮一揮手道：「少風可以從權。」

岑少風立刻明白，主人是不欲自己拘泥於繁文褥節，當下無奈只有倖倖退開一旁。

趙鳳豪轉首朝老嫗，道：「走過這一段漫長的歲月，斐音妳的火氣還是一如往昔。」

老嫗道：「趙鳳豪，目下你有資格教訓老身麼？」

趙鳳豪道：「這話是有感而發，豈可言之教訓？」

老嫗冷哼一聲，道：「老身何嘗不知趙鳳豪是口是心非，不錯，事隔十多年了，老身是絲毫未改當年脾氣，但是——但是……」

說到此處，忽然露出激動之色，猛可

一掀衣袖露出左臂，厲聲道：「姓趙的！你瞧清了——」

趙鳳豪聞聲望去，見老嫗那隻胳膊上，竟密密蔴蔴的滿佈了難於數計的啃嚙傷痕，那齒痕凝血之後，早已結成了一塊一塊的黑疤，形狀甚是駭人！

岑少風也下意識的轉過視線，他只望了那疤痕纍纍的手臂一眼，眼光再也收不回來了，滿面都是驚疑。

只聞老嫗淒厲的聲音道：「十數年來，老身每一想及那昔日床頭之人的刻薄寡情，心中的恨意是欲戢彌熾，老身每咬自己一口，讓滴滴鮮血淌下，便彷彿是在咬着那人一般，也就在這時候，方能稍慰於心……」

趙鳳豪顫聲道：「妳，妳又何苦這樣折磨自己？」

老嫗徐徐將衣袖掄下，默然不應，她雙眼一瞬不瞬的盯住趙鳳豪，瞳孔裡射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異采，如果眼神可以殺人，則趙鳳豪此刻也許要死了。

趙鳳豪避開她的目光，轉瞧一旁的黃裳少女，說道：「玲兒，妳長高了，也長得美麗多了……」

嘉玲細步往後退了一步，臉上露出迷惘之色，唇角動了動，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趙鳳豪續道：「當日妳隨母親離家門時，只不過是個不懂人事的稚齡女孩，也難怪妳認不出爲父……」

趙鳳豪聲音甚是低沉，充滿了慈煦祥和，說到後來語調愈是親切，一時之間，嘉玲胸頭一熱，衝口呼道：「爹爹，您……您……」

老嫗神色一變，大喝道：「玲兒！住口！」

嘉玲被老嫗這一叱喝，嚇得閉住了嘴，老嫗說道：「老身還在懷疑，這人爲何只在地上投下一個影子，難道不應該有兩個趙鳳豪麼？只因，只因妳的爹爹趙鳳豪早已死了，現在立在妳面前的，不過是一個十足的陌生人罷了……」

趙鳳豪沉着聲音道：「斐音，妳不要再說下去，帶着玲兒隨我回家吧！」

老嫗目注視了他好一會，突然低首嗤笑將出來：「回家？這天底下雖大，還有我們母女倆的家麼？你這是白日說夢話了。」

趙鳳豪心頭一陣陣絞痛，低道：「爲什麼一個人做錯了一件事，總得不着再試第二次的機會？」

他緩緩抬目道：「斐音，妳就執意不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老嫗臉色一連變化了好幾次，夢囈似地道：「太晚了……太晚了……」

說着一頓，朝黃衣少女道：「玲兒，這裡有位客人，妳快快唱隻拿手的曲子，也好請他賞賜幾個子兒。」

嘉玲期期一頷首，趙鳳豪方自改變了臉上的顏色，立聞「錚」地一聲，那老嫗已將木琴置在身前，彈將起來。

琴聲叮叮的響着，嘉玲隨着琴音，踏着細碎的花步兒，低低的唱出一段慢板：「呀呀……呀……飛過……參花汀——孤雁兒——離不了鳳凰城……」

岑少風聽出，在酒舖裡她唱的也正是這隻曲兒，斯時她那一唱曾風靡了舖內一衆酒客，岑少風本人就曾陶醉在輕妙悅耳的歌聲裡。

夜風在外面呼嘯，琴音在廟殿飛揚，自嘉玲口中迸出的歌聲竟是微帶着一抹愁怨的淒滾：「畫簷間……鐵馬響丁丁，中御楊……冷清清，寒波波……」

唱到此地早已哽咽不能成聲，岑少風凝視着她那愁戚的花容，一顆心彷彿也隨着沉了下去。

老嫗手底下微微頓住，寂靜了片刻，始道：「怎麼一回事？妳……」

兩串晶瑩的淚珠自嘉玲眼睫淌了下來，她尖聲道：「媽[illegible]，我唱不下去！我再也唱不下去……」

老嫗面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立身移步上前，將淚流不止的嘉玲擁在懷裡，愛撫着她的長髮，說道：「好孩子，難爲妳了……」

趙鳳豪深深吸了口氣道：「斐音，妳做得太過份了！」

老嫗聞言大怒，霍地將嘉玲推開，高聲道：「咱們這筆死帳是需要算一算了，趙鳳豪你說是麼？」

趙鳳豪道：「想來這十數年妳沒有一刻將武功放下，而且據我推測，妳似久已練就那內家至極小天星內力……」

老嫗戟指驚道：「你怎得而知？」

趙鳳豪道：「昨夜妳與血巖青狼過掌時，我適在酒舖裡面……」

一旁的岑少風登時楞住，暗忖：「斯時局面糊塗，趙老爺子竟也雜在酒客之中，怎地我却沒有發現？」

只聽老嫗哈哈笑道：「原來那裝作不勝酒力，伏在一角案上的醉漢居然是你，老身倒被你蒙混過去了……」

她狠狠望了趙鳳豪一眼，續道：「既然當時你是在酒店裡，玲兒說的一句話想必你也聽見了？」

趙鳳豪道：「哪一句話？」

老嫗道：「玲兒不妨再說一遍——」

嘉玲一猶豫，道：「若以趙門武學比之母親，前者似秋江垂練，至於母親是舒翰若海，橫無際涯了。」

趙鳳豪淡淡道：「好說，好說。」

老嫗壓低嗓子，一字一字道：「不相信儘可試試，趙鳳豪，你接住這一掌！」

掌聲隨出，一股巨力應手而發，趙鳳豪居然不閃不避，掌力及身，他身形倏地一顫，蹎踣退開數步，「喀」一聲，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老嫗呆了呆，失聲道：「你……功力全失了？」趙鳳豪勉力拿樁站穩，開口道：「一怒鬥七奇，一怒鬥……」話未說完，頂門上汗粒滾滾而落，「砰」地跌坐地上。

剎那之間，岑少風有若被人打中了一掌，全身震動，心中狂呼道：「趙老爺子與七奇之戰後，果然便散了功，他老人家竟而一直瞞着我……」

老嫗垂下手掌，無精打采地道：「這場架，咱們是無法打下去了！」

岑少風正待趨步上前，察看主人傷勢，倏聞「咿呀」一聲，廟門又被推了開來，一人當門而立！

那人方自入廟，一陣陣腥氣立刻衝鼻而至，岑少風瞥了那彪大的身影一眼，心

子一寒，敞聲大吼道：「血巖青狠！你是陰魂不散！」

來者果然便是血巖青狠，他深凹的兩眼射出閃閃凶光，眼珠骨碌碌往廟內一轉，最後視線落在趺坐於地的趙鳳豪的身上，嚎叫道：「趙鳳豪！趙鳳豪！你還沒有死……」

趙鳳豪抬眼望了血巖青狠一眼，冷冷道：「狠兄你既猶健在，老夫怎能遽先西歸？」

血巖青狠嚎道：「眞是個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姓趙的你竟躲在這裏，吱呀！我老狠找得你好苦。」

他邊說邊不住環目四轉，伸手一指岑少風道：「此人自承是你的佣人，姓趙的可敢承認？」

趙鳳豪頷首道：「沒有錯，少風初入趙門時的身份正是個幫傭。」

血巖青狠凝目道：「胡說一氣！咱老狠恁情怎地也無法相信你會調敎出這麼一個佣人啊！」

趙鳳豪壓低聲音道：「英雄不問出身低——老狠你懂得這句話的意思？」

岑少風只覺全身血液在一忽裡都衝了上來，他望望趙老爺子那滿呈肅穆的面孔，內心激動不能自己，這淡淡幾個字由主人口中說出，是格外親切，也格外的顯出其份量，而在另一個角落，嘉玲正用着一種奇異的眼光深深的望着他，就爲了這一句話，岑少風似乎有勇氣去接觸她那銳利如電的視線了。

血巖青狠道：「咱老狠那有興緻與你咬文嚼字，只是趙家佣人的功力尚且如此，那麼主人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趙鳳豪道：「你能想到這點便好。」

血巖青狠道：「揣摩情形，似乎咱老狠十年苦練，仍然不是你姓趙的敵手。」

趙鳳豪道：「揣摩情形，似乎你老狠變得聰明多了？」

血巖青狠打斷道：「不錯，老狠是變聰明了，而趙鳳豪你也未必是傻，必曾想及……想及……」

趙鳳豪道：「想及什麼？」

血巖青狠慢吞吞地道：「老狠既知必敗，何以仍敢踏進此廟？是以姓趙的你必曾想及老狠既然走進了廟裡，必是有十分的把握了！」

趙鳳豪沉聲道：「靑狠你有何把握？十年前老夫那一掌還不夠你受的麼？」

血巖青狠咧着嘴笑道：「那一掌的確將老狠打得骨頭都酥了，但十年河東轉河西，該輪到老狠來奉還這一掌了！」

趙鳳豪道：「血巖青狠，你的狠牙血功練到九成火候了沒有？」

血巖青狠道：「八成。」

趙鳳豪道：「那麼你仍非老夫之敵，更違論報復一掌之讎了，你快滾吧！」

血巖青狠陰陰道：「如此一兩句話就想將咱打發？姓趙的你也未免太小覷咱老狠了！」

趙鳳豪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夫……」

話未說完，血巖青狠已自陰笑道：「姓趙的！還裝什麼鳥蒜！你爲什麼不能站直身子？你那一身駭人聽聞的功力到那裡去了？」

趙鳳豪神色一變，旋即哈哈笑道：「老夫散功之事，天下武林知者寥寥可數，青狠你好靈通的消息。」

血巖青狠道：「非是咱家消息靈通，只怪你們兩口子在廟內吵吵鬧鬧，聲浪太大，咱好奇心動，便駐足旁聽一會……」

趙鳳豪道：「你立身廟外，撇開老夫不談，居然無人能夠察覺，這等輕功也算得是一等一了。」

血巖青狠笑嘻嘻道：「沒話說，自然稱得上一等一。」

他語聲一滯，面色倏地一沉，厲聲道：「趙鳳豪！你還能與咱老狠相抗麼？」

趙鳳豪不答，後面的岑少風倏地一步跨前，說道：「家主人功力盡失，果然無能與你相抗，可是你忘了一件小事……」

血巖青狠一翻凶目，喝道：「忘了什麼？」

岑少風說道：「你忘了還有他的佣人在！」

血巖青狠一怔，撫掌道：「吱！吱！好個趙家佣人！好個趙家佣人！」

語訖，猛一伸掌，撲到了岑少風的身前。

岑少風已是身經百戰之軀，他無時不在極端戒備之中，血巖青狠手掌才揮，他雙手同時一圈，妙入毫釐地拍向對方華蓋要穴。

血巖青狠吃了一驚，敵手應變之快，的確大出他的意料，無奈只有撤掌抽身，向左移開一步。

血巖青狠厲嚎連聲，道：「憑你手底下那兩下子，要替你家主人出頭，只怕力有不逮了！」

岑少風冷靜地道：「岑某但求勉力而爲，青狠你發招吧——」

血巖青狠呼呼作態，再度發動了攻擊，他左掌一吐，岑少風立刻感覺到一股極大的掌力直擊過來，他微一挫步，伸手就拿！

孰料青狠掌勢雖猛，變化却快捷有如閃電，岑少風手方遞出，他已換了一個方向襲來，岑少風橫肘一擋，內力倏發，與敵方硬對了一式。

只聽得轟然一震，兩股內家掌力一撞而着，發出一股强力颷風，嗚嗚怪響，縷縷不絕。

怪響聲中，倏地又一陣急嘯聲起，血巖青狠有如附骨之蛆，疾撲而上，蒲扇大的手掌一拂，一股勁風似刀刃破空襲至，岑少風翻肘轉腕，自下一封而上，又與對方硬碰了一招。

血巖青狠完全料不到這青年小伙子在自己之前，竟敢以硬對硬，絲毫不讓，他暴聲道：「小子！你是自求速死！」

喝聲裡，猛一招掌，一股驚天動地的掌勢突發而出。

岑少風一凜，避開先頭之銳氣，身形斜裡一移，橫跨三步，血巖青狠一掌落空，翻掌借勢便發出第二掌，那收發之間嫻熟自如，也惟有像他這等高手，方能輕易辦得到。

岑少風心中寒意直冒，當强如俞一棋之輩他都能應付過來，而目下這血巖青狠一身功力雖然未必在俞一棋之上，但和他敵對作殊死鬥，却是不住感到驚惶駭然之

意！似此奇特心理，他一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對方掌力瞬即逼體而至，岑少風更不怠慢，身上一旋一錯，一口氣換了五個方位，血巖青猿掌勢所向，也隨之連顫五次，一直不離岑少風胸前要害。

岑少風心知自己若再一味閃避下去，免不了會露出破綻，那麼下面的一招就不好受了，處在這當口，已沒有遲疑選擇的餘地，他一咬牙根，雙掌當胸並排推了出去。

血巖青猿嚎叫不停，倏地改推為抓，五指虛空一彈，一道尖嘯之聲揚起，週遭的氣流像在一時之下被撕裂了！

岑少風大吃一驚，他一掌未及改勢，對方的單爪業已襲到，五指指尖透出森森陰風，罩住岑少風全身！

他急喝一聲，正欲封掌迎上，陡聞趙鳳豪在一旁喝道：「五毒陰魂爪！青猿你敢練這種傷天害理的功夫！」

岑少風乍聞喝聲，心中猛可一震，慌忙仰身倒退，那五道陰風「颼」「颼」自他頭上掃過。

血巖青猿挫手定身，桀桀笑道：「姓趙的，你倒認得老猿這一手的來歷。」

趙鳳豪沉聲道：「為了練就這種功夫，你害了多少人命！」

血巖青猿晃頭擺腦道：「不多，到底有幾十人，咱老猿也記不清了！」

趙鳳豪道：「你有猿牙血功還不夠麼？為何還要傷害人命？」

血巖青猿道：「要對付姓趙的，自然不夠。」

趙鳳豪道：「青猿你是死有餘辜！」

血巖青猿陰沉沉地道：「少廢話，趙鳳豪你就嚐嚐咱家這五毒陰魂爪的滋味！」

單掌張開如爪，虛空向趙鳳豪抓去。

適才岑少風連退之下，距血巖青猿已有十數丈之遙，欲救已是萬萬不及，他方自飛躍而出，青猿那五毒陰爪已堪堪罩到趙鳳豪頂門不及三寸之處！

岑少風目眥欲裂，大吼一聲，電光石火間，倏聞一道嗚嗚怪聲響起，緊接着一抹光影急掠而過，倏忽閃沒，方圓十步內激起了一陣廻旋不已的氣流，震盪了好一會方始歇止。

岑少風驚得呆住了，定睛一望，但見趙老爺子依然好生生地坐在地上，三步之外立着的血巖青猿面呈一片死灰，口中正徐徐的吐出一口濁氣！

血巖青猿左側站立着神定氣閑的老嫗，岑少風只望了場中情勢一眼，立刻了然於胸，心道：「主母終於出手了……到底她仍是性情中人……」

血巖青猿目露凶光，直瞪着老嫗，叫道：「趙鳳豪是妳何人，要妳來架這個樑子？」

老嫗冷冷道：「青猿你氣燄何其肆虐，迫得老身只有伸手管一管。」

血巖青猿適才讓老嫗自橫地裡架了一掌，敢情已吃了點暗虧，心中不禁有了顧忌，說道：「老太婆，咱們是河水不犯井水，妳還是退開一旁的好。」

老嫗道：「老身既下決定，從不中途罷手，青猿你不必徒費口舌了。」

血巖青猿雙目怒睜，形容更加猙獰，道：「妳預備怎麼管法？」

老嫗道：「酒舖中，玲兒早已下過警告，你青猿是遠非老身之敵，哼哼，不用老身出手，你便自作了結吧！」

血巖青猿狂怒道：「老太婆妳一再出言相逼，咱老猿當真如此不濟？看爪！」

「爪」字出口，龐大的身軀突地騰空而起，單掌暴張五指箕張，彎曲如鈎，往老嫗靈台罩去。

此刻他已將老嫗列為生平大敵，是以動手便用出內家陰力中最陰狠的五毒陰魂爪，他單抓猶未罩到，自指尖透出的五股陰風已在空中化成一個半弧狀，一刹之間，絲絲之聲大作。

在陰風籠罩中，老嫗足下倒踏九宮，閃盪之間，只用了一招，連變五種手法，血巖青猿的攻勢為之一滯。

青猿鬼叫一聲，雙臂連揮，他這伸手亂抓，看似凌亂無章，其實爪爪都暗含上乘武學，陰狠之處，直令人難以測度。

老嫗識得對方這一抓的厲害，蹬步後退，退到第七步時，她身子陡地一旋，疾如掣電地抄到青猿身後，悄無聲息的擊出一掌。

血巖青猿料不到敵手身形如斯之速，他猶未及轉身，老嫗的一掌已印到他背宮之上，急切裡，左足一蹬一滑，身子平平飄前數尺，此刻老嫗一掌已然伸盡，平平搗擊而出。

暴響乍起又歛，血巖青猿右掌自橫裡一撥，左手一顫，斜斜反擊而上。

血巖青猿一掌推空，反居於不利地步，他知道生死關頭全在此一擧，當下貫足眞力於雙臂，一上一下交錯擊出。

就在這一忽裡，雙方已虛空對拆了四四一十六掌，到了第十七招上，老嫗低喝一聲，身軀一閃，有如破竹之刃，自對方萬千拳影中一竄而入！

血巖青猿不料敵手竟會完全放棄了防守，他來不及轉過第二個念頭，老嫗的右手二指已接觸到了他的「中庭」大穴！

青猿厲呼一聲，內力盡吐，剎時猝然巨響，整座廟宇微微搖晃了一下，兩人一觸即分。

旁觀的岑少風直瞧得冷汗涔涔而落，方喝了一聲「不好」，那老嫗已一連倒退十餘步，面上慘白無比，一口眞氣濁濁散開，口角邊血漬斑斑，身形一個搖晃，一交跌坐在地上！

血巖青猿靜立當地，自外表瞧不出受傷有多重，他喃喃道：「咱老猿認識妳了，妳是趙鳳豪的妻子……」

老嫗唇皮一動，却沒有說出一句話，血巖青猿目光一振，旋即渙散，斷斷續續道：「趙……家……人……物……果……果然……名……不……虛……傳……」

說到這裡，突然仰天仆到，雙腿一瞪，便自斷氣死去！

岑少風簡直不敢相信這凶名赫赫的血巖青猿，就在這一場血戰中鎩羽，他上前摸了摸血巖青猿的胸口，肯定血巖青猿果是斃命了。

趙鳳豪望了望那業已斷氣的血巖青猿，偏首顫聲道：「斐音，妳受……妳受傷了？」

老嫗閉目無語，趙鳳豪伸手入懷，取出一粒黃色藥丸，道：「咱們原是夫妻，也不須說什麼感激的話，這少林大檀丸妳拿去服用吧。」

岑少風心中一震，心知大檀丸是武林至寶，乃是療傷的神藥，有了這一顆藥丸，主母再重的傷也是無礙了。

詎料老嫗連看也不看趙鳳豪手中的大檀丸一眼，她淡淡道：「不必浪費靈藥了，那血嚴青狠的陰魂爪雖然厲害，老身還是死不了的。」

她長長吸了口氣，勉力撐起，復道：「趙鳳豪，快快設法恢復你的功力，咱們那一筆死帳將來仍然要算的。」

說着，蹣跚往廟門行去，嘉玲踟躕一下，也舉步跟在後面，經過岑少風身旁時，她足步微頓，用着細若蚊蠅的聲音道：「五日之後，在……在隴頭河畔相見……」

岑少風陡然之間，心潮洶湧不止，他還未答話，嘉玲已紅着臉兒隨老嫗之後出廟去了。

趙鳳豪眼望着她母女倆的身影消失不見，唏噓道：「家庭破碎，聚散匆匆……老天的懲罰要到何日方了……」他緩緩立着身子，回首道：「風少，我們走吧。」

岑少風點一點頭，兩人也相繼離開了白馬寺，一路上趙鳳豪不言不語，只是不住長吁短嘆，岑少風見他臉色可怕，也不敢出口打擾。

主僕兩人就這樣默默地走着，爬過一片山坡之後，忽然一條人影自前面小道疾馳而來！

漸漸那人來得近了，將要錯身之際，那人倏地脫口低呼，硬生生止步折身，放大嗓子道：「趙老頭兒！咱們老叫化正在找你！」

趙鳳豪彷若未聞，繼續前行，那人身形一轉折，「虎」一響已攔在道路中央！

* * *

且說俞劍峯與崑崙衆僧等被困在內殿中，正在尋思出殿之法，倏聞巨響揚起，那橫擋在殿門前面的巨大石柱居然被人推出下來。

殿中諸人相顧駭然，每一人心中都有同樣一個想法：「是誰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將這奇巨無儔的石柱推倒？」

轟隆巨震過後，一條黑影出現在廟殿門口，衆人凝目再望，那黑影那裏是人，赫然是一隻巨獸！

衆僧中忽然有人脫口喊道：「青牛……青牛……」

俞劍峯一縱上前，巨獸卻已蹲立在殿門上，在昏黯燈光的映射下，更顯得身軀龐大，遍體都是青色，便如青銅所鑄一般，果然是隻青色巨牛。

他但覺這隻青牛入眼熟稔異常，心中略一尋思，便已憶及自己曾在何地見過牠，剎時一個老氣橫秋，令人發噱的童子影子立刻浮上他腦海。

這刻那崑崙掌教天機和尚亦自移步上前，說道：「阿彌陀佛，老衲窮其一生，也未見這等奇怪的野獸……」

話未說完，那青牛突然一仰頭，對着天機和尚「嘎——」地長嗥一聲。

天機和尚驚得倒退一步，搖首道：「怪哉！怪哉！此青牛似乎生有靈性，那撞倒撐門巨柱，又豈是凡獸所能辨到？……」

俞劍峯回身道：「據小可所知，這隻青牛有個主人——」

天機和尚奇道：「俞施主怎生得知？」

俞劍峯緩緩道：「小可於西行道上，曾遇見一人騎着此牛，向小可問路……」

天機和尚，吶道：「那人……那人……」

俞劍峯道：「青牛的主人是個稚齡童子，自外表模樣觀之，年齡猶未及冠。」

天機和尚神容霍變，口吶不能言，立身天機之後的太平道長卻忍不住衝口道：「青牛童子？你是說青牛童子？」

這四個字說出來，殿中諸人無一不心中狂跳，那青牛童子名垂武林數十載，與桑乾獅王及大禪宗齊名，傳業已功參造化，但天下卻無人能知他的來歷，此刻他的座騎青牛忽然出現於崑崙內殿中，沒有一人不是既驚且震，有些竟不知所措起來。

俞劍峯頷首道：「正是。」

那蹲立殿門口的青牛又「嘎嚕」的嗥叫一聲，晃着頭上兩隻長角，轉身慢步而去。

太平道長朝天機道：「聽說令師浮雲前輩和青牛童子頗有交情，此刻他大約是趕來助陣了。」

天機和尚道：「我們出去瞧瞧——」

太平道長望了俞劍峯一眼，俞劍峯道：「兩位前輩先行，容小可照顧一下顏兄傷勢，再自後趕上！」

太平道長道：「有勞俞道友。」

當下遂與天機和尚相偕出殿，俞劍峯逕自步至顏眞卿身前，說道：「顏兄傷勢如何？」

顏眞卿搖頭道：「不礙事，多謝俞兄關照。」

俞劍峯伸手入懷，摸出一件物事，道：「顏兄請將口張開……」

顏眞卿一楞，見俞劍峯含着神秘的微笑瞧着他，卻不知有何用意，只有依言張口。

俞劍峯屈指一彈，一粒黑丸直射顏眞卿面門，顏眞卿下意識用口一咬，驟覺鼻端一陣清香，那粒小丸已讓他咬個正着。

俞劍峯高聲喊道：「嚥下！快些嚥下！」

顏眞卿不假思索，自喉道一吞而下，只覺口齒清冽無比，竟有微醺的感覺，他茫然問道：「俞兄你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俞劍峯笑笑道：「此丹名曰小茴，除療傷之外兼有助長功力之效，是昔日玄玄郡主所贈，從未派上用場，今日正好讓顏兄試服。」

顏眞卿怔一大怔，立刻將那丸吐出來的衝動，但卻再也辦不到了，他心中忍不住想道：「老天！我竟服下玄玄郡主贈與大哥的丹藥，這難道是上蒼故意安排的麼……？」

他吸一口氣，緩緩道：「俞兄錯了！你着實不應該這麼做的！」

俞劍峯道：「何錯之有？咱們是朋友知交，不是？」

顏眞卿道：「小弟雖是愚鈍，但也猜出玄玄郡主當日贈丹的心情，俞兄將他轉

送他人已屬不當，讓小弟服用更是大大的不當！」

他特別强調最後一句的語氣，卻沒有將理由說出，俞劍峯呆了半晌，道：「顏兄的意思是……」

顏眞卿低聲道：「有關我的一切，俞兄問過太平師兄了？」

俞劍峯心中迷惑，暗道這位顏兄弟還有什麼奇特的身世不成？口中道：「小弟一直沒有機會向令師兄請教。」

顏眞卿面上無端端一熱，期艾道：「俞兄你知道我，我其實是易釵……」

下面「而弁」兩字猶未出口，陡聞殿外傳來幾聲牛嗥：「嘎嚕！」「嘎嚕！」

俞劍峯道：「靑牛又嗥叫了，莫非有警兆不成？」

遂疾步向殿門行去，顏眞卿心中氣苦，一頓足也只有跟在後面！

出得內殿，但見崑崙衆僧穿梭往來於廊道，正忙着料理死傷同門，俞劍峯不禁忖道：「經過這一場大劫，崑崙子弟傷亡泰半，元氣只怕一時不能恢復了……」

他攔住一名僧人問道：「貴派掌門何在？」

那僧人道：「山南發現敵蹤，掌門偕同太平道長追趕下去。」

俞劍峯面色突然之間變得沉重非常，喃喃道：「敵人仍然沒有退走？天機掌教不要中計了……」

一念及此，意態大爲焦急，向顏眞卿打了個招呼，兩人並肩而馳，廊道盡頭便是一片曠地，顏眞卿倏地伸手一指左前方，呼道：「你瞧，那隻靑牛——」

俞劍峯循指望去，見靑牛放足奔馳於前面樹林中，速度好不驚人，倏忽即閃沒不見！

顏眞卿道：「靑牛蹤跡四現，卻始終不見牠的主人露面，這倒奇了。」

俞劍峯尋思一下，道：「小弟跟隨靑牛往那邊看個究竟，至於顏兄——」

顏眞卿容顏一變，道：「莫不是你要將我留在這兒？」

俞劍峯不期然接觸到他那帶有無言祈求的目光，須臾始道：「顏兄請守在此地，提防敵人乘隙而入。」

顏眞卿心中雖然一百個不願意，但他知道目下絕不是感情用事的時候，只有點頭應許。

俞劍峯不再遲疑，身形一展，直向前面樹林奔去。

他身方進得樹叢，一幅慘象又再一次呈現在他的眼底，在間疏的每一株大樹下，都躺着一名身着袈裟的僧人，死態不一而足，只是每一人的腦袋都軟棉棉的垂在一側，五官扭曲，紫紅色的血液從七孔流出，早已凝成血柱！

俞劍峯略一過目，已可揣摩出每一人都是同樣的死法——被一種外家至剛之力活生生震斷頸脈致死。

他不禁爲之怵目心驚，低呼道：「好厲害的掌法！」

繞過樹林，陸續可見到零落的和尚屍體，俞劍峯駭然之情與時俱增，情不自禁怔道：「少說也有三十名僧人在此遭到伏襲，要以同一手法連斃這許多人，委實令人難以想像，此一殺手若僅一人所爲，那麼天機掌教也非其敵了……」

將樹林抛在後面，翻過一個巒頭，山勢漸漸向下坡斜，俞劍峯忽然發現山脊黃土上印着一簇凌亂模糊的足迹！

他略一觀察，辨出那是獸類的蹄印，心念一動，自語道：「無可置疑的，靑牛是已到過此地，然而目下怎又不見牠的蹤跡……」

沿着山坡下行，蹄印突然中斷，俞劍峯正自徬徨不前，一道細微的人語聲就在這時傳入他的耳際：「牛鼻子！你還要苦撐麼？待姓俞的將天機解決之後，便輪到你了！」

另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少打如意算盤，堂堂崑崙一門之長，豈是那麼容易解決的？」

先時那聲音道：「一門之長便待如何？嘿嘿，牛鼻子你還不是身掌武當一脈，怎地卻連咱們都打不過？」

語聲中，還不時夾雜拳脚對拆呼呼之聲，俞劍峯心裡呼道：「是太平道長！」

他再也不敢怠慢，身子一縱，往傳聲之處飛躍過去，轉過一條岔道，果見有三條人影在小丘上兎起鶻落，苦鬥不歇，左邊的是武當太平道長，右邊卻是兩名身着奇裝異服的中年漢子！

俞劍峯暗暗一驚，想道：「這兩人面目甚是生分，裝束又如斯怪異，顯非中原之人……」

他不暇多慮，足底下一加勁，「唰」一響，已掠到了三人之前。

太平道長百忙中轉目一瞥俞劍峯，道：「俞施主來得正好，敵人……」

說到此時，那兩名異服漢子，早已齊齊掄掌攻將過來，太平道長迫得住口閃身後避，如此一來，他前胸登時露出了大大的破綻，那右邊的一名男子適時把握住此一良機，一掌好比出洞猛虎，直拍而前。

太平道長只一分神，立陷險境，正待出掌硬拚，一旁的俞劍峯目睹此景，容不得多加考慮，他飛快一個欺身，一袖拂向那異服漢子全身十四大穴，迫得對方只有撤掌讓身以求自保。

俞劍峯收袖沉聲道：「閣下等可是來自關外？」

右邊的一名異服漢子道：「是又怎樣？」

俞劍峯道：「是的話，閣下二人必爲女眞多爾袞的部下了！」

兩名異服漢子冷笑不語，俞劍峯見對方已經默認，證實與自己所料不差，不由暗自吃驚，忖道：「難怪玄玄郡主會在崑崙附近出現，原來她的九哥多爾袞也參與了這項陰謀，這麼說來，瓦解中原武林竟是女眞侵略大明計劃的一部份了！」

一念及此，便爲之不寒而慄，耳聞太平道長道：「天機那邊的局勢甚爲危殆，俞施主請再往前行，這裡由貧道來應付……」

俞劍峯驟然淸醒過來，他開口應了一聲，足步一擰，朝左方急衝。

左面的一名異服漢子喊道：「攔住他！」

俞劍峯足不停步，倏忽已出五六丈以外，忽見人影閃盪，那兩個異服漢子一左一右包抄過來，雙雙將他攔住。

俞劍峯悶聲不響，一掌硬推過去，同時之間，上半身一弓，整件長衫有如灌滿了空氣，呼地鼓漲起來，口裡喝道：「讓開！」

那兩名異服漢子忽覺對方這一掌之力奇大無比，只有閃身避過正鋒，就在這稍縱即逝的一瞬間，俞劍峯突然一個美妙旋身，「唰」聲一響，自兩名漢子的左右空隙中，疾然穿掠出去。

兩名異服漢子正待追上，那太平道長已迎了上來，脫口道：「該由貧道來陪兩位玩玩拳了。」

他一揮掌出擊，雙方登時又幹將起來。

右邊的一個漢子一掌將太平道長迫退一步，陰笑道：「咱們就這麼乾耗下去，待會兒的人馬一到，你這太平道長可就不太平了……」

此刻俞劍峯已掠到十丈開外，可是異服漢子這句話卻是聽得一清二楚，他心頭重重一震，身形不覺一滯。

霎時他幾乎生了回頭過去的念頭，但旋又念到天機和尚那邊的情勢，可能較太平道長這裡尤爲嚴重，於是他作了一個抉擇——繼續前行。

他的身形又加快了一些，在盤旋的山道如飛而行，繞過了兩條岔路之後，已可聽到隱約的叱喝之聲。

然後，一道陰陰的語聲自下方傳了過來：「嘿嘿，天機，你身中老夫驚風血掌三記之多，還想保得住這條命麼？」

另一沙啞的嗓子道：「師父這驚風血掌當眞已到無堅不摧的地步，强如崑崙掌教，也經不起如此一擊……」

俞劍峯在心中暗叫道：「天機和尚果然遇伏了！」

他身形一長，放盡脚力前奔，前面出現了兩條岔道，一東一西。

往東的一條是迂迴上山，西邊的路卻盤繞下降，俞劍峯略一衡量地勢，舉步往西方的路上馳去。

那隱約的人聲漸漸變得淸晰了——

「老禿驢，你也休想脚下開溜，休說道路前後有老夫兩個徒兒把守，便是在老夫這輕身功夫之下，能讓你跑掉麼？」

「咱將你解決之後，便上去將廟中的和尚殺個精光，天機你還不準備爲你那崑崙的三百子弟唸經超渡麼？」

俞劍峯駭然暗忖：「是紅袍人的聲音！聽口氣似乎他的兩徒兒也在那裡……」

他的身形又加快了一些，沿着山道盤旋而下。

下面的人聲愈來愈近了：「師兄，棋盤老怪及溫世達，預定在上面和那兩名關外的助手會合，不知到了沒有？」

另一道低沉的聲音道：「若沒有意外，是該到了。」

那沙啞的聲音道：「說到意外，雖也不能肯定不會發生，比方咱們處心積慮佈置了那輿轎與那座石像，居然叫那姓俞的小子給破壞了，否則咱們也不必多費手脚，單憑那尊石像，就可滅絕崑崙滿門，還有——」

那低沉的聲音道：「還有什麼？」

那沙啞的聲音道：「還有適才我在崑崙廟殿之前，曾見到的凌亂牛蹄印跡，似乎咱們担心的是那人也來到崑崙……」

那低沉的聲音道：「青牛童子？」

那沙啞的聲音道：「小弟猜是此人。」

那低沉的聲音道：「其實咱們也不用生太多的心，青牛童子出面又待如何？師父自漠北請來的那人，功夫只有在青牛童子之上！」

那沙啞的聲音呼道：「你，你是說落英塔中……」

倏然一陣淒厲的慘呼聲起，打斷了話語，俞劍峯側耳一聽，然而卻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俞劍峯心急如焚，他振臂如飛鳥一般，呼地繞過了一個大彎，眼前呈現了一幕令人難以置信的景像——

只見五丈外的山道上，靜靜的躺着一名老僧，胸前僧袍全破碎，不是崑崙掌教天機和尚是誰？

在天機和尚的四週，則環立着三人，居中一個身着紅袍，其餘兩名正是紅袍人之徒，寇中原與陸三思。

俞劍峯腦子如同被重物敲擊了一下，他一躍上前，適巧那紅袍人也抬起眼來，雙方打了個照面。

紅袍人陰笑道：「小子，你是趕來爲了天機陪葬了！」

俞劍峯心中打鼓，暗道：「天機掌教何等功力，竟讓紅袍人打得躺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難道此人一身功夫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那紅袍人復道：「你三番二次壞老夫之大事，今日恁情如何你再也破壞不了啦。」

俞劍峯沉聲道：「閣下有能耐將天機掌教擊敗，也難怪喪心病狂一至於斯——」

紅袍人道：「擊敗天機，嘿，舉手之勞耳。」

俞劍峯道：「是不是舉手之勞，倒是沒有對證，但是閣下若是要解決區區，只怕便沒有這般容易了。」

紅袍人道：「你以爲自己的功夫高過天機麼？」

俞劍峯道：「閣下會錯了，借令徒一句話來說，區區是『老牛命長』——」

紅袍人冷笑道：「上次老夫在石谷及竹林裡兩度大意，未能將你擊斃，是以你便神氣活現，自認是打不死的麼！告訴你，今日情形不同了！」

他說着，轉首向寇中原與陸三思揮手道：「你倆退後守住——」

寇、陸兩人一個倒竄，分別落到山道兩旁，紅袍人卻是一步跨前，遞掌一招，一股驚天動地的內勁突發而出。

俞劍峯凝神應敵，雙肩一晃間，向左橫跨二步，避開對方雙掌，孰料那紅袍人一掌尚未遞滿，在空中已是連換五式，直拂俞劍峯五大穴道。

俞劍峯雙手一封，雖然也迅速的還了五式，但足下卻是接連倒退，一邊退着，一邊已忍不住直冒寒意，在這四面杜絕援手全無的極劣情況下，卻與紅袍人這莫測高深的神秘人物作殊死鬥，實是不寒而慄。

匆匆過了五六招，紅袍人將俞劍峯逼

得連連後退之餘，忽然掌式一變，從鬥招短攻易而掌力硬拚，虛空出了一記驚風神拳！

俞劍峯見對方終於發出了勁風神拳，知道自己欲避免重蹈天機和尚覆轍，只有以虛避實一途，然而目下的情勢又不允許他作閃避的打算，當下咬緊牙根，將全身功力聚於雙拳之上，一迎而上。

於是一場罕見的大戰展開，俞劍峯掌掌堅守，但他的功力終究遜於對方，在這等以硬對硬的打法下，無形中吃了許多大虧。

轉眼幾個照面過去，俞劍峯已漸呈不支，那紅袍人一掌接一掌的拍出去，冷笑道：「小子，早就與你說過，今日情形已然兩樣，你再也沒有死裡逃生的運氣了！……」

俞劍峯想要改變另一種打法，但卻是心餘力絀，他舉手硬接對方數掌，只感胸中一陣血氣洶湧，幾乎就要頹然倒下，只是他明白，往下一倒，便什麼都完了，天生過人的毅力，使得他在灰心絕望之際，仍能站立當地。

紅袍人微感意外，正欲開心冷諷俞劍峯幾句，忽然一道清的笛聲傳來，俞劍峯驟聞之下，臉色頓時大變。

那把守道上的寇、陸兩人渾身也自一震，寇中原道：「師父，是……是他來了！」

紅袍人掌式一挫，搖頭道：「不可能！說什麼也不可能！老夫請來的那人，不是將他攔住了麼？怎會讓他闖到此地？」

笛聲愈來愈嘹，音調悅耳已極，便如黃鶯試啼百鳥鳴轉，過了一忽，一陣沉重的足步聲自山道上方響起。

那笛聲夾雜在步子聲中，卻是絲毫未見紊亂，一拍一調，有板有眼，漸漸地山道拐角處出現了一頭巨大青牛，上馱一個稚齡童子，正自吹笛自娛。

陸三思脫口驚呼道：「青牛……青牛童子？」

他受驚之餘，居然忘了側身讓道，那隻青牛來到他面前，前蹄一縱，諸人只見得青影微閃，青牛業已馱着童子繞越而過。

那稚齡童子一拍牛背，青牛在紅袍人五步之前立定，仰首「嘎嚕」了一聲。

俞劍峯有如墜入五里霧中，暗忖：「方才青牛數番出現，卻始終未見主人露面，及至目下一童一牛始同時出現，在這中間，青牛童子離開青牛到那裡去了？」

那童子一揮短笛，對俞劍峯一笑道：「孩子，咱們又見面了。」

第一次碰面時，就是因為童子老氣橫秋地說了這句「孩子」，使俞劍峯幾乎忍噱不住，但他生性謹慎，是以忍住沒有失聲笑出來，今日童子再次這樣稱呼他，俞劍峯可是一點笑意甚至受屈的感覺也沒有。

他躬身一揖道：「前輩別來可好。」

那童子笑道：「好，好，我老人家一生無憂無慮，有什麼不好？」

他語氣忽然變得一本正經，復道：「孩子你莫忘了，下次稱呼『前輩』時，莫忘在上面加上一個『老』字……」

俞劍峯道：「是，老前輩。」

童子點頭道：「嗯嗯，這樣令人聽來舒服得多了。」

他只顧和俞劍峯閒聊，似乎把在場的其他人都遺忘了，那紅袍人跨前一步，沉聲道：「閣下便是青牛童子？」

童子望他一眼，道：「怎麼？你連一聲前輩都不會說麼？」

紅袍人乾咳了一聲，道：「關於在下輩份……」

青牛童子打斷道：「你不知尊老敬賢倒也罷了，可不要在我老人家面前斤斤計較起輩份來。」

紅袍人試探地道：「敢問閣下是一路順利到此，亦或……」

他說到此處，故意將語氣一頓，青牛童子接口道：「亦或曾在半途遭到攔截是不是？姓俞的，你能將落英塔中的老朋友請出來做你的幫手，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能耐！」

紅袍人蹬地倒退一步，道：「閣下怎知我是姓俞的？」

青牛童子淡淡道：「左老兒早就向我提過，只是你姓俞的和姓錢老朋友，曾在塔中一起渡過五年歲月——雖然這純粹是個巧合。」

他晃了晃小腦頭，復道：「不過我老人家委實難以明白，錢朋友並非大義不明之人，怎會助紂為虐？……」

紅袍人岔開話題道：「在下亦難以明白，閣下怎樣能闖過姓錢的攔襲？他那一手『天雷氣』……」

俞劍峯砰然心動，暗忖：「『天雷氣』？記得岑少風 告訴我，那少年錢繼原為我療傷，用的不正是『天雷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青牛童子道：「不錯，『天雷氣』乃內家真氣中的頂尖功力，就連我老人家也不見得能在『天雷氣』運發到十成下全身而退，可惜你想差了，錢老朋友並沒有對我發出『天雷氣』——」

紅袍人衝口道：「什麼？他不敢對閣下發出『天雷氣』？」

青牛童子道：「與其說他不敢，毋寧說是不願。」

紅袍人哼一哼道：「不願？哼哼，姓錢的竟敢到時變卦！」

青牛童子高聲道：「姓俞的，錢老朋友可是有什麼把柄落在你手，致受你的要脅？」

紅袍人陰笑不語，青牛童子伸出小手一指躺在地上的天機和尚，問道：「天機是傷在你的掌下了？」

紅袍人更正道：「死在在下的掌下才對。」

青牛童子躍下牛背，哈腰下去，摸摸天機和尚的心口，又把視他的腕脈好一會，喃喃道：「沒有死……死不了……」

紅袍人一怔，道：「閣下是說笑了，從沒有聽說過中了在下六記勁風血掌還能保住性命的。」

青牛童子翻眼道：「我老人家說一是一，你懂個什麼？」

紅袍人眼色陰晴不定，他趁青牛童子心有旁顧之際，悄悄地移前數步，疾起一腳便往天機和尚頸門死穴踢去！

俞劍峯在旁瞧得一清二楚，大吼道：

「你敢！」

一掌直襲而出，那青牛童子卻比他更快，但見他小手一晃，紅袍人一脚去勢一窒，蹌踉倒退。

青牛童子道：「姓俞的，你心術之險爲我生平所僅見，就憑你落井下石這一脚，我是不能平白放過你了。」

紅袍人天性陰鷙，一擊雖未得手，卻並不慌亂，只是靜靜地佇立着，青牛童子沉吟一下，復道：「也罷，我老人家要攻擊你一招，你如能接住，便讓你走如何？」

紅袍人眼中露出又驚又疑的神色，心道：「青牛童子此語太過驚人，我俞某豈有連一招也接不下的道理？不知他用意到底何在？」

當下便道：「閣下吩咐，敢不從命。」

青牛童子道：「小心了！」

他小手一揚，緩緩推出！掌上毫無風聲，看似軟棉無力，那紅袍人眼色卻顯得十分凝重，左手一封，他自推出一掌。

青牛童子原式不變，小手直襲而出，到了紅袍人胸前不及五寸之處，陡然發出「嘶」地一響，那原先掩收在手心裡的竹笛一吐而出，堪堪就點到紅袍人的心口！

這一着的確大大出人意外，紅袍人暴喝一聲，仰身翻了個觔斗，方才避過一笛之險，情狀甚是狼狽。

青牛童子竹笛一揮，一股寒風滾滾襲出，一刹之間，四周激起一層氣團，那等氣勢，强如紅袍人當之，也不由胆顫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紅袍人雙眉微皺，整個人忽然變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分不出他的身影到底是向何方飄動——

俞劍峯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喃喃對自己道：「鬼影子？……傳言中鬼影子那當世無二的輕功，難道又將出現於世了？」

然而令他更驚奇的情景還在後頭，那青牛童子的身子向前一欺，雙足凌空虛點，下盤浮浮實實，有似風車轉輪，只一忽，他已接近到離紅袍人跟前不及三尺，身影也成一片模糊！

俞劍峯失聲呼道：「青牛漫步！……青牛漫步！」

當日俞劍峯就承童子傳授「青牛漫步」身法，並賴以解去一危，此刻見青牛童子親自使出，竟是別有一番氣勢！

只聽到「嗚嗚」怪風亮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壓力，從那掌影中透出，然後風聲與身影俱歛，紅袍人連退十步，身軀搖晃欲倒！

這一切變化太快，直令人目不暇給，俞劍峯猶未瞧清是怎麼一回事，一場人寰罕見的驚世一搏便已過去——

「姓俞的，你雖身受眞氣反襲之力而傷及肺腑，但能接住這一招十八式也是難得。」

俞劍峯這才知曉，紅袍人敢情已受了內傷，自外表模樣卻絲毫察覺不出。

紅袍人喘一口氣，道：「領教了。」

青牛童子復道：「放眼之下，像姓俞的你這等身手要找不出幾個，我老人家着實爲你可惜，你走吧。」

紅袍人道了聲「後會有期」，朝宼中原及陸三思一揮手，三人一轉身，如飛而去，瞬即拐過山道不見。

青牛童子喃喃道：「鬼才！……鬼才！……」

半晌，偏首對俞劍峯道：「日前向你問路，不料你也來崑崙。」

俞劍峯道：「小可身受浮雲前輩之恩，崑崙有難，安能坐視。」

青牛童子頷首稱許，道：「孩子你也姓俞是不？你爹爹可是俞一青？」

俞劍峯惑道：「老前輩又從可得知？」

青牛童子逕道：「這就是了，姓左的老兒要我轉告你，儘速到落英塔去！」

俞劍峯胸口澎湃不止，道：「落英塔？要我去落英塔？」

青牛童子道：「你就不要再蹉跎了，看你曾爲我指路的份上，我老人家便命青牛馱你一程——」

俞劍峯心中遲疑不決，青牛童子一笑，復道：「且莫小覷了這青牛，他日夜行走五百里，速度猶在神行駿馬之上。」

俞劍峯望望躺在地上的天機和尚道：「但是天機掌教未卜生死，還有太平道長那邊……」

青牛童子截口道：「我老人家自會將天機救活，只怕他須落個終生殘廢了，至於與太平道長對敵的那兩個女眞人，已給我打發跑了，我還得上山替天機料理崑崙善後，罷，罷，誰叫當日我爲了喜吃素食，在崑崙讓浮雲招待了半載，安今便爲他的弟子忙得不亦樂乎。」

俞劍峯心中再無罣慮，遂坐上牛背，臨行又回頭道：「老前輩上崑崙時請代向顏眞卿兄招呼一聲，就說我有要事待辦，未能與他作別，請他包涵則個。」

青牛童子點頭答應，小手一搖，那青牛馱着俞劍峯揚長而去……

＊　＊　＊

月兒又悄悄昇上來了，青牛奔放絕塵地往前疾馳，俞劍峯坐在牛背上，只覺風聲斐然，兩旁景物晃眼而過，雖乘奔御風，亦不過其速。

俞劍峯揣摩行程，青牛至少已走了有四五百里之遠，此刻正奔行在一片莽原上，忽見前面樹林中火光閃爍，間而傳出「劈啦」燒物之聲。

接近叢林時，俞劍峯用力一嗅鼻子，果然聞到了陣陣肉香，他暗暗吞了一口唾液，自語道：「我已成日沒有進食了，林內既然有人烤肉，何不進去向他討點充饑？」

遂翻身下地，拍拍牛背道：「青牛，青牛，多謝你載我這一程，咱們異日再見。」

那青牛「嘎嚕」一聲，意頗不捨，俞劍峯復道：「回去！回去你的主人那裡——」

他右手在牛首上撫摸了一會，那青牛倒是善解人意，昂首又是一聲嗥叫，就和俞劍峯互道別意一般，始調轉身軀，放足回奔。

俞劍峯待青牛走得踪影杳然，這才回身向叢林步進。

林木蕭疎，俞劍峯走了一段小徑，驀地眼前一亮，只見前面一小片曠地上，火光熊熊，其上木架交叉，正在烤着獸肉，香甜充鼻而至。

（未完・廿二）